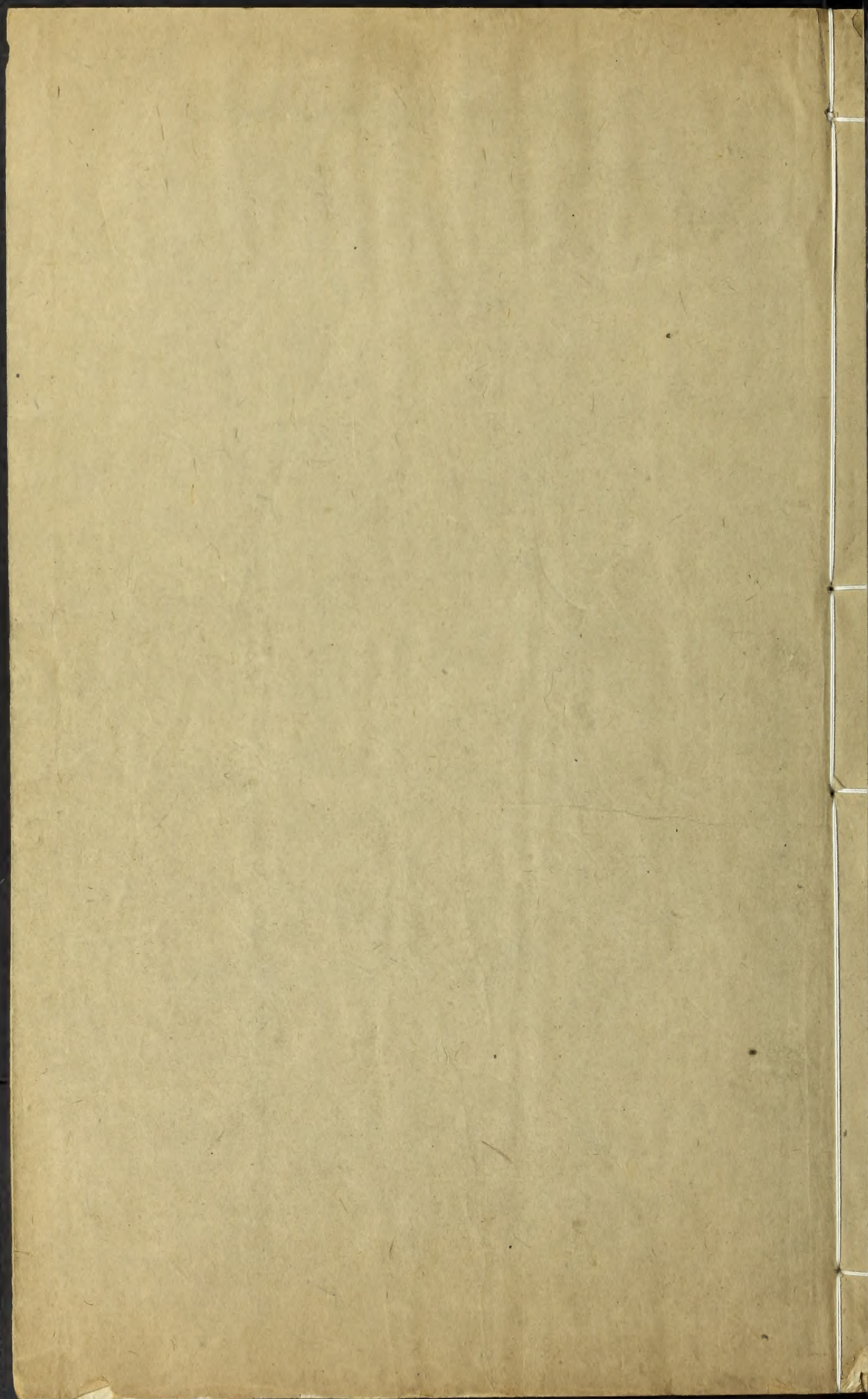


新刻百史上下

二編家藏定本

重刻函史序

宇內日星河嶽之書終無晦
蝕殘缺之理雖秦人一炬典
謨訓誥百有餘篇幾同草木
腐乃壞壁而出者儒口授簡





帙釐然惟周禮冬官稱缺先
儒疑以司空職掌仍徵見於
五官若是則周官六職不可
謂非全書矣經已云然史殆
岌岌乎難言也古今史氏率

倣尚書春秋作者無慮百十
輩往往發其才思各能攄攄
以樹家言奇肆若子長典贍
若子固猶不免譏議於苛索
剏范陳以下瑣瑣縏蕪祇爲

後人唾棄轉聆如遺又何可勝道歟然則史之或傳或不傳固不可與經傳同年語也新之鄧公潛谷酬古邃儒發至光顯爰膺敦召所手著函

史上下編義詳浩博潄滌六
藝牢籠百家一以獨見裁融
有倫有要上下千百年間二
十一史奔赴毫端雖自署史
函乎而稟經著式酌雅富言

詎不謂日星河嶽之文哉酉
戌以還洊遭兵火茲編梨質
強屬爨餘澌滅幾同秦燄年
來漸躋蘇息茲誦蒸與彼名
山寸篋之藏卒難以沉璞匿

釆而先生聚會精神紹衣闡
洛縱横囊括有若茲編可貽
殘缺之嗟耶適約齋羅君備
兵湖東稔知先生之著述得
其曾孫所輯欲予勷助補刻

裒成全帙蓋不忍聽其剝落所爲憫奮嘆與用觀厥成展矣褒崇盛舉也予撫綏江右旣樂先生鴻編復覩又嘉其曾孫應琚克任是役爰述此

編輿廢之由葢爲海內志慶
而匪徒一鄉一國云爾

欽命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
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加二級張朝璘

撰





重刻函史序

史也者翼經之書也孔子作春秋首四時以緯事隱桓定哀而下經藏史矣司馬與西漢間始變編年爲紀傳而經

與史遂分宋司馬文復紀傳爲編年袁鉞於馬益著迨紫陽剛目嚴于編年核于紀事是是非非深于經旨然則古之治史二十一家皆祖春秋

而特變其例鄧公生數千載
之後乃本春秋之義考天人
貞一之宗察古今迕合之變
綱羅百代法戒千秋天經地
義民彜物曲大事則大書小

事則小書取義于經旨言則

史其以師弟子言行與君相

謨猷並相傳列上接孔孟之

緒下沿濂洛之傳故其立言

準經質道亦無不翼經衛道

即史即經此又二十一家所未見者也昔子瞻以起衰歸文濟溺歸道愚謂猶或煩稱聖賢非道不以命文故起衰莫匪云濟六經者文道之共

芟起濟之兼筏也尼父著作
麗日揆天端木文章數語昭
晰聖學其曰文章可聞是謂
詩書禮樂春秋爛然國風王
事孔氏一生用捄之書日披

日煥者也其曰性道不可聞
是謂大易窔然精義幾深孔
氏一生得力之書曰詮曰秘
者也故經學經世莫顯仁於
詩書禮樂春秋莫藏用於易

先生曰易首乾象天春秋尊
王於天詩書禮樂春秋天之
五運乎易秉輿符則其元命
也觀其精知質行廢可以用
中之語眞欲使性道近如布

菽無非體聖學而本天則函史一書實萬世治平之準也予雖不克親挹芳徽猶幸膺
命江右躬履其地且世次匪遥得向曾孫問遺書焉乃兵燹

之餘竟逸去千餘今約齋羅君偺兵茲土揚扢先生令緒不欲湮墜遺編訂予力勸厥美尤幸諸紳士偕曾孫應琚緝補成帙俾先生之書復傳

百世誠知此書不可一日不

流布於天地間也謹序

西江眞指古燕許世昌撰





重刻函史上下編序

史何言函乎潛谷鄧子之意
欲以史治天下也欲以史治
天下則欲以天治天下也非
潛谷先生之意也孔子孟子

之意也孔子作易首乾元尚書表欽若昊天春秋書春王正月而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易者六位時乘呼吸之運上觀百世而准下觀百

世而惟三百八十四爻中自
造物之昉落以要變化之終
凡聖哲之內治外治回遹之
生心害政莫不各赴其象若
懸鏡待物焉故易也者經而

史者也書者一代之史春秋
者一國之史而孔子刪定之
以萬尺今古則史而經者也
皆天子之事皆天之事也二
十一史以及金匱蘭臺之書

縱以編年衡以紀傳皆原于書春秋之意若圖畫之貌物不言妍媸而後人按圖觀之則必有所欣而企焉必有所厭而佛焉其離合隱著之間

亦存乎書者之心之手故有功于天者恒在史獲罪于天者恒在史史難言哉太史公史學之傑出者也乃作論傳致疑于天道之報施善人或

爽何其淺耶讀乾元而知至
善出乎主宰之天先乎形氣
之天矣讀二典而知堯舜性
之也肖乎主宰之天也益稷
三事皐陶一心咸以贊乎主

宰而治乎形氣天其順哉三
王師乎堯舜三王之佐佑師
乎益稷皐陶孔子師乎先聖
先師諸弟子以及後世傳經
講學之儒師乎孔子孟子順

承天意嚮答元善云耳若夫
報施者雖天之賞罰存而君
子不爲賞而後勸蓋以有定
無定一若氣或動志故春秋
書災祥不言應徵焉聖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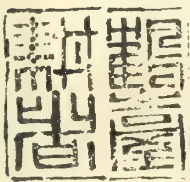
一動氣爲天地維極賢者秉
夫盛則佐佑天子以亮天當
艱步則牽補架漏善不近名
或守經待後寶襲元德凡以
參稽化育不失繼善成性之

指而已且夫三百八十四爻
之位之時莫不有天則焉卽
乎則者表宜而景宜悖乎則
者表衰而景衰聖賢以易治
之于先而以史治之于後此

修道之教所以推本天元也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韓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程子曰儒者本天皆孔子孟子之意哉鄭子之述史而

命以函也則猶夫董子韓子程子之意也函史成于盛明之時沐浴醇化故語焉而不疵荆棘之後編絕摘拆學者無所求鏡焉哲亂茂先氏輿

同志諸君子亟經理之舊章煥然則亦庶幾乎大道行而經學將興之盛也鄉後學熊人霖拜手謹敘





函史序

鄧潛谷先生函史公海內藏名山既多歷季所矣其家鋟摹定本成於有明崇禎閒一時紙貴洛陽不具論

清興暨華邑遺兵燹脫簡千餘篇
先生曾孫應琚商請於余謀為
補刻刻成屬余序序曰函史史
而經也謨紀傳誌大抵規模諸
史及尚書周禮家言至埒師儒

於帝王將相別識弘裁即史遷
芾建母論班范矣益先生之學
浚源六經取精三禮乃周觀萬
物而得其統紀宜其謂麟鳳可
招翔烏鵲之巢可俯而闚也謂

天地陰陽可官府肖翹跂喙之族可畢遂其性也古今御天下者唯道揆法守道法合則君師合道法離則君師分屬其分雖廣廈細旃之上不能留其慶威

曲直之理而布衣常帶乃得以
其學存之以綴屬旣滴之人心
使有守而不狂日月未出群陰
未升十數季閒君子之力也古
之推隆性功莫大於子思思之

言誠明盡之矣是道也上相得之陳謨曰知人曰安民儒者得之輔世曰知言曰養氣其揆一也五帝三王弗論漢唐宋明一代傳其餘緒煥四遠而炳中天

一時學術亦粹然一出於正浸淫五季如羣兒一餅爭獲自矜其所挾以御物者又皆氣燄術數不可再宿之物是以綿曆用希而其禍之中於人心者更易

世而不止王風不絶如綫焉故君子黜五季非惡其弋奪也御之不以其道須臾之不忍子孫黎民有不得其死者矣若四代革命君子豈惡之哉秦之黜也

殘也隋元之黜也荒也雖然亦
痗心於庸主暴主之毒天下也
淺庸主之毒天下也深周亡於
縱横漢唐亡於朋黨宋亡於議
論主德不剛健文明天下各以

其氣競矣嚂口利機餘風未殄彼代興者遺其憂者也不有聖賢天地其亦病矣乎先生深觀乎天人迭合之故以為天地之病由人者也君師亢而張之而

天地之體復矣雖百世可知也
故上下編之中逌逌于天人貞
一之理三致意焉夫一代之興
其氣必有偏病其端先伏於作
始者之一人然而乘機而化劑

之也抑又甚易公旦之策齊魯其可得而預必者特氣之動也苟後有聖人焉為之更化密移則雖公旦之言亦有時而不驗然而幸有伯陽太史儋之徒其

不驗僅十之一其驗常十之九
者先天龍德之大人少也故曰
治亂無定形王霸有定體是則
先生函史之所為作也非通幽
明之故而欲以蜉蝣朝菌之識

推策萬變其不膠而暸者幾希他日先生曰毋變天之道毋易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可思也已

順治丁酉陽月

賜進士禮部觀政同邑後學楊日

升頓首拜譔





外頓首拜譔

亘史序

史以綜時變也天下之變莫大乎陰陽春秋陰陽之著者也庖犧氏受天史於河伯而著其變于九圖不紀春秋而紀晝夜晝夜陰陽之微者也消長之間或扶或抑聖人其有憂乎倉頡氏之爲九史也衍大易而成之者也孔子作春秋首四時以綿事而天人之變著見於編年中憂世擊辭常幽其志于言外則春秋亦以象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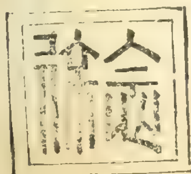
者也司馬氏與西漢間變編年為紀傳而辭文指遠猶有大易之心焉後世祖司馬氏而為史者凡二十家然與春秋之意遠矣司馬再興於宋又變紀傳而為編年歷代興亡隨時敘次而千古之故大周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司馬之因時為變也春秋之志大易之志也我明作者如林然良史之才尙闕雖以北地濟南之傑猶慄慄乎難之乃綜萬象之變端而行以春

秋之法俾易道再興者吾於鄧先生見之先生
悟易於乾而自遯於潛龍之地深山窮谷與古
爲徒左右周旋不離圖史陰陽相禪凡五十年
而後函史之二編始出於是三才之與萬類之
蕃無不彙而包之或象其名或象其物或象其
形體性情其紀陰陽之變備矣而義類幽深繁
而不襍散者連之亂者正之蓋扶陽抑陰之意
往往見于繫辭中噫至矣余攷先生之繹經也

本天以爲教而其作史也獨以人事先之蓋欲天下衆著于民彞也庖犧氏作連山之易首艮而後乾有夏因之而肇建人統先生締三才之變而先人于天其有契於連山之易乎函史始刻于吳中與家藏本小異先生旣老而學日進於是再爲更定而其書始全今之重梓於祠堂者是也

富春陳起龍念徐甫撰





廿一史序

後學涂國門頓首拜譔

三代以前非無史也所著而存者惟經經即史耳三代以後其志繁其例變廣肆而言之其語蔓即號稱良史者自謂源本春秋而不能盡裁彔史之舊亦安在與經合也此通鑑綱目之繼作而嚴於編年核於紀事詳畧是非一以聖人為指歸斯其出之者深乎然一

人之事前後不相聯一代之績彼此不相續而欲其義類弘該情辭典奧編年與敘事雙美書法同紀傳兼行上下千古惟我潛谷先生而已何也他人之文至秦漢止矣進而經誥者誰也諸家之史化裁兩漢易矣就唐宋而化裁之芟猥去重一氣橐籥者誰也昔予先君子嘗取大先生矣親領玄提指示來茲謂先生之學遠宗濂洛近稟陽明以實證爲

躬行以虛見爲狂易故凡所有言總以自爲其心譜而推本六經爲定案今上下二編具是矣謹摭測其所知者如古初帝王之有表也始自太昊遠置盤古據易書詩禮成文而高簡渾灝眞足冠冕諸史周列國之有志也於魯衛諸國分志之於楚吳越則合之燕韓趙魏復合之雖源本左史國策而出入起伏錯宗變化絲貫珠連如出一手以視諸書猶

覺在彼爲煩至聖先師之有表也太史紀年心傷其遇編易年表特尊其統而訓述承傳一以禮爲根宗乃知聖蹤悟入所貴者修不可階升尚彲虚見後世之學者准諸此也至兩漢之史共推子長創議立例獨開前古愛博好奇亦有豐蔀一經先生點綴遂令玄奧悉刮子長復生唐宋之史冶而不質萎而不振龎雜浮淺極費鎔裁乃紛絲一斬千條就緒

大冶鼓鑄凡鐵皆金有若彼都人士衎歸於
周又若禺出泗水鐸啓雒陽雖復異代猶若
琳瑯兩序間也下編之二十一書今在事蹟
掌故互異縱横浩汗約以典常而意在表章
當代穿剔貫串可使一篇如一句可使二十
一篇如一篇經史子集融流筆端典亾善敗
燦若指掌豈與末季類書同日語乎若夫書
不盡言志行辭表學問淵粹措語和平高古

乃其剩枝置義更復淵涵學無心得難與淺窺故先生之自序曰文取裁於史義禀質於經人之道先生孰有如先生之自道也哉經曰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若先生者可謂兼之也嗚呼盛矣史而經矣

𠚍史序

晚生鄧澄頓首譔

邑開未及五百年而有先生有先生之書去先生之四十年曾孫曾有𠚍史之刻刻成問序余歉無能爲先生發其容辭序曰方寓以內千歲之間王路隆汙道術善敗臣品貞邪法度政教之沿革一披覽而瞭然若指掌孰貽之史𠚍之也今也總揭其𠚍之者而大爲

之函撣而攤之隱括而包舉之假溢我而收
之也器小不足以懷大先生安所取囊褚焉
上編編肇於馮翼而終之於胡元之有君下
編首紀在星垣而終之於教典之同異由前
則祖述也遠似別有動華徬徨乎邃古之初
由後則憲章也謹所損益可知恪恭乎周禮
之學兩編合璧如環無端一丸混成渾無牽
合大矣哉括地象包元命爾綸磅礴宙合宇

封寫圓則乎一氣之先恢天綱於八紘之表
前此一二作者非不欲舉數千年之史冊而
歸一人之宰制然體法季編綱提目曆簡人
則首尾衡裂簡事則綱目濶疎以今方古孰
克舉全且先生詎直史焉而已乎蓋嘗於兩
編外尋諸經繹至春秋之通三易之原恍然
見先生之所以爲此者蓋有一自然之函焉
非僅意之而已其象在易其本在一引而伸

之則易之生生規一而圓之則易有太極生生不已儀象八卦展轉因重殊途百慮之憧憧情僞愛惡之攻取朝代所以推移紀載所爲麗牘迺以內之經絡也易反畫前極歸無極并易且不可見因重成列何有參萬世而一成純行險阻而居無事迺以外之包符也諸事辭義例經正典則含吐子長譬若鞄韗緘縢固善迺者所不廢要非其所以迺者矣

是故史之陳治亂也別亟則圓以宛史之析邪正同異也辯亟則深而通亂不與其終亂而冀反之治小人不終絕其爲小人而冀其善反曲成善救防萌謹微盎然太和保合渾渾乎元氣之行恫乎書終秦誓詩亂豳風樂樂自生禮不忘本之思焉歸之春秋表一大周易首乎乾深乎深乎昔河汾著元經扶皇極以相規邵子著經世循元會而觀微其庶

乎嗚呼天下之生久矣吉凶悔吝生而動貞乎一論世者之面也有聖王者作九經三重備而道貫以一經世者之所以面也天人貞一之統先生雅言之統之者面之也是面史之志也

函史序

邑後學黃端伯譔

鄧子隱居三十餘年而函史成歿後四十年而函史之定本始出則同邑諸君子倡之也較讐之役過憲仲與魯嘉甫任之黃端伯讀其書而歎曰大哉鄧子之爲史也其辯統嚴矣古之治史者二十一家皆祖春秋而變其例者也春秋謹君臣之分而首彰律令於春

秋王者何大一統也載事之辭謹奉天子以爲予奪而强有力者不敢姧焉後世史統不明而以浮文相稱於是微言絕而大義乖或失則誣或失則僭雖賢者不免焉先王之王天下也建三統以定時而萬事俱從其朔雖宗尚或異然義類各有所歸也司馬遷深於春秋之旨而特變其文然首提本紀於表書之先而附世家列傳於後未司馬氏之尊天

子於天下也亦春秋大一統之意也乃後之
作者猶謂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則史固難言
也哉鄧子生數千歲之後尚論古人凡爲帝
者若而君爲都者若而國爲世者若而年其
物既繁而其例尤廣是有識者之所畏而辟
也乃本春秋之意而緯以詩書左馬之文章
談義則經立言則史蓋獨包二十一家之長
矣故自著其號曰函史函者萬類之所滙而

歸也而兢兢致愼於君師之統亘挈斯道而予之匹夫誠見夫邃古之時天子以作君兼作師之任故當年後世猶以龍師農師雲師名之禹師陶湯師尹文武師尚父而君師之統始分然其權猶在上也周衰孔子始以春秋行天子之事而萬世之道統尊則師固與君相配者也鄧子上泝洙泗下沿濂雒而以師弟子之法言法行與君相之嘉謨大業竝

傳然後知天下不可一日無政則不可一日無教也乃記事特詳於周秦以後而夏殷之上則畧之其猶有闕文之意乎大事則大書小事則小書而畔經離道者則不書且附女主於帝紀中而元則夷之而爲志也皆辯統之大者也余嘗攷古之良史多世其官或身居史局中親見一朝得失鄧子徜徉林下未入史垣而叙次古今數千年如一日三才萬

物之變無不燦然於指掌中史失而求之野其斯之謂與鄧子往來蕭曲海門之間桅席經史嘗讀至古人快心處踊躍欲狂或遇意所不平則悲歌叱咤恨不即加斧鉞於其人也其性情之激烈如此故文章特肖而傳之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鄧子之事二人生死盡禮而待師友必以誠可謂兼全於春秋孝經之義者矣故平生之著述經有繹

史有亩然孔子之老於洙泗也以春秋屬商而以孝經屬參鄧子之史與經將誰屬也余門人文用昭篤好先生之道將告楊維斗而傳之乃過君斷遒自吳歸遂與涂黃功同舉是役而以曾孫鄧應瑞應琚主其事鄧子之道其終有所屬也乎

而見久之而發於千八也與叢書畫圖□余

其實固然以上千八世紀末不合良才落圖

函史文叙

邑後學過周謀譔

語曰聖人之學天學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是生兩儀天之心性也經也雲漢星辰天之文章也史也孕而爲人廣而爲物動静燥溼族皆有天是故人之族靈爲君爲師爲相各著其業以行世物族雖蠢仍畱君臣父子以爲仁人孝子之導師天之所以教聖之所以學盡是矣

潛谷鄧子懼文明降未能以史翼經尊天學而函史作焉故其自叙曰易晉乾象天春秋尊王於天卦爻體天地之撰範疇畫經世之務三代而上帝王師相曷常不官三才府萬物仲尼觀天於獲麟董江都明天人貞一之統文中子以孝弟爲社稷以不言爲宗廟濂洛諸大儒以太極二五盡神明之容其言曰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至我明仍以道通元命德配天地

命之帝矣故帝以道配天相以道佐王師以道達天儒以道得民傳至良臣貞臣爭臣論諫文學篤行忠節經學貨殖烈女皆本先聖之志而彰志貞教陳天道人事之紀慨然嘆曰得全者全天焉往而不見天地之性終以物族書稱咸若爰及昆虫禮通八蜡不廢貓犬易象萬物孚及豚魚繇是觀之三才與萬類豈非總一本乎天也哉下編之鼇天官本紫宮二十八舍條方

域爲天之河山條紀述人官考也三公論道必始元后法天述時令曆數也天元一氣必後天而奉天時察璣衡以齊七政災祥土田以合天之日月星辰丘陵川澤賦役漕河以合天時地宜人官物曲聖人不居其功而歸之天數神力封建以法星土任官以陟德讓學較以綏帝降經籍之統三極也禮儀之統神人百物也樂律之統天地太和也財賄法天之生刑法法天之

震兵制邊防夷夏法天之　肅輿戒而祕乾坤之
竝載兼覆焉終以異教又曰通天地神明之德
而別分類因物之精而納之極也函史之府萬
物以本天也彰彰可見矣先生讀書南山樓下
念有餘年述撰至富郡守許敬庵公聞於
朝先生奉待詔行殁於時人言先生已矣余生不
同時戊申問憂於閩之大乾見余兄仲憲手持
先生史相示初不解其故越乙卯仲憲兄始旦

暮服習余亦搆善本而間從事焉每恨懸之金陵者非先生易簀定本不足厭海內心自丁卯春復夢先生自吾盱麻姑山來倚杖拜問曰先生之靈在姑山乎先生握手應曰昔人賦兩都得玄晏而不朽張子韶疏論語至夢周公處而別有商量然則先生於余也何專而夢魂相尋乎壬申秋杪歸自吳門寢食是編亟欲訂定以付鐫梓同年魯春嘉甫及先生曾孫應瑞皆向余

商請於諸先達公咸唯唯笑曰思古人而獲我心友人涂黄公踴躍襄厥事會仲憲兄以讀禮歸余敬重其較讐而共嘉甫卒業焉豈知爾者之夢竟成今古一大因緣乎然則函史之重刻先生蓋授之矣先生之精神其在天也夫

觀余詩宜其頌豈而共喜詠田亭棠蔭豈映兩昔
必丈人余貢今尚與其源平今時亮以請益
為詩者情以哉今漸柳入又自思古人而袁之

三修序

予高王父徵君潛谷先生著有五經繹潛學稿史記函史諸書而邑奉常王公首愛函史概捐百金以佐之梓而活板成焉暨崇禎間先大人以先人此書殫費心力數十年不可不流布宇內幸諸老先生暨家侍御來涉公皆爲叙次其首但費用頗繁先大人罄貲外力且不支時則有邑賢涂黃功氏復捐貲數百勷成盛舉一時

人士應之斐然然後函史上下二編有再刻刻
成較舊本爲精詳板藏先祠以羅世守方是時
其書不脛而走海內歷五十年矣酉戌之變其
板稍有亾失時先叔父茂先偕兄弟叔侄深用
痛心又謀修刻修刻之費則有邑紳東曦楊先
生倡其首而函史二編復完深原諸君子所以
爲此者非必有追而後起亦以先徵君殫費心
力數十年以成此書宇宙大文不可湮沒用是

修舉廢緒表章儒先其用意至深遠也迨甲寅
閩變其板又復遺失弘雖少年亦能留心此書
與家公特請魁恭酌修補幸我公特毅然以修
舉廢緒爲已任曰函史固屬先人之心力不可
令其久沒而史記各集今亦殘缺顧可聽其散
佚而不爲之修補乎用是獨任不辭其於函史
五經繹史記潛學稿諸書靡惜重費惟期底成
缺者復補壞者復修矣徵君何幸是書亦何幸

歟昔柳州有云楊雄死而法言乃興馬遷生而
史記未振以今觀之子雲殁未數十年即有桓
君山獨好其書史公亦殁未幾而史記之書巳
有褚少孫其人爲之補續安在斯文之不可復
興也若我公特當此生事蕭條百廢未舉獨爲
所難爲之事於舉世莫爲之日者乎其意深其
功偉矣其所爲修舉廢緒表章儒先視昔人有
媲美也微君何幸是書亦何幸歟爰紀其端末

以誌麟等兄弟叔侄得藉手以告無罪於先人

云

皇上康熙二十年辛酉歲孟春上浣吉旦

玄孫紹弘麟駿偕侄宗濆仝頓首書

函史上編序

予歷世史志載考觀天人貞一之統察古今迕合之
變王路隆汙道術啓敗之故悱然歎之也曰有以也
夫易首乾象天春秋尊王於天表一大於元非以天
統元氣甄陶陰隲難諶而諶靡常而常大一統爲其
貞耶非以合不能無離離必且合即迕不合惟助上
帝者必常德篤忱萃其渙合于一耶洪荒首君躬上
聖神智易貢之德以兆於政化邈乎尚矣三代之英
以亶聰明之資都作君師之任兢兢於欽明抑畏之
本亦曷常不官三才府萬物播九德於六官舉以其

世而奠又之乃其時宗臣王佐四友十亂之倫莽乎和一又何其景附響臻也迨其季葉道隱於耕釣屠在囚奴迸矣既厥終竟集命作命宣訓衍疇以顯也豈非元氣未漓誠精聚合為會之元也與哉周衰王迹熄而道術四裂終莫能宣明仲尼觀天於獲麟觀人於轍環莫遇也於是乎上觀唐虞下釆夏殷西觀周室脩祖述憲章之桊而持載覆焘生長收藏之用一軌於天行其言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以得與於斯文也而繇有周而來帝王歷數代天子民之統終莫之能屬則夫天下之生

久矣代而彌散蓋其離也三代而降受帝天之命能
混一六合以啓統衍世者曰漢曰唐曰宋雖道沿世
降而治以代紀均之作生民命而上下幽明屬焉漢
得天統弘寬簡忠恕之政太宗恭敬溫文有君人之
大德措黎庶於篤醇而惟年久長懼于不終迨彌留
弗替聖統存焉而終巳鮮輔董江都明天人古今之
統劉更生稱其庶幾伊呂而生適後時曾不得一當
王也唐宗起南北六季之後基命昌明成太平之烈
垂意於仁義教化海寓晏然考厥佐命則河汾房杜
魏三豐實佐佑之而用不究於禮樂文中子前見之

欸焉彼其以孝弟爲社稷以不言爲宗廟以五常爲
四國以無不通爲富貴以無不極爲宛生者三才九
疇卒屬之布衣焉已也宋興神器得於掩取禹迹限
於職方雖其本巳淺積百年而仁祖恭儉始幾小康
神宗銳意堯舜三代之理於仁明武庶兼有其資矣
而濂雒諸大儒者作以誠爲本以敬爲門以太極二
五盡神明之容以誠神幾妙性情之德以大學爲户
庭以中庸爲閫奥以不傳之學爲得之遺經也其言
日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懿哉道乎而純公
於裕陵又相見相遇合而竟以中阻也夫非皆五百

歲至精之期會乎而適不相直蓋元氣之散久矣離久而後合雖其合而不免於離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明興

天純佑命光古夏而軼漢配天

高皇帝驅逐裔狄復帝王自有之中國

成祖表章宋哲繇濂雒以上達洙泗納天下人士於理性命之塗懍宣天順之世風俗篤醇言信行質純師純法之儒烝烝出焉

肅皇帝焘意皇帝王師之統澳焉淵衷章施於敬一克復之訓而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以獨知為良以

良知爲聖即博即約即知即行直上附於鄒孟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繇濂雒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五星集於清廟文教光焉乃列代英君誼辟格輔碩臣鍾間氣之英貞性秉道以戴主奠民者雖合離久暫未之能一揆又何驢炳而彪列也此紀謨訓述之所以志也於戲書有之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之言尊也宗也師之言資也亦宗也故道通元命德配天地則命之帝矣建中表正統一三才則命之王矣燮調元化密勿與樞則命之相矣明天地之藏笆君相之業闡理性命之奥作生民耳目爲後世法

程則命之師矣故帝以道配天相以道佐王師以道
達天儒以道得民其分不同其極一也易乾五上治
曰飛于天乾二時舍曰見于田而均象之龍語益德
也屯初宜君曰貴下賤蒙二宜師曰子克家而均繫
亨貞語同道也故帝之有紀明治之有統也翼以謨
而明穆交贊師之有訓明道之有統也翼以述而庚
衍不墜聖賢在上則推而行之在下則述而藏之微
是天莫屬其心民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
裂矣或問之曰惟然則紀謨訓述而足矣它傳志何
爲者也曰贊王統也天一而風雨露雷山川河嶽各

宣其用以有職司於天王一而六官九列百司庶府。各殫其共以有職司於王語曰三十輻共一轂轂其樞乎而微輻則不運在昔名碩靖共爾位一志畢能秉信履義輻輳于其世豈苟而已哉入則効忠出則宣力居則嶽立動則霆擊主孅則順而將之闕則拂而襄之治則張而相之亂不避難不舍勞蹇蹇乎身殉之也此王國之幹也傳良臣貞臣若爭臣論諫焉大者附帝紀中昔先王選建明德庸勳親親分九土五域以爲天下公而王政有根世以丕平王迹熄而一匡九合之勳迄數世終賴秦而下罷侯置守郡國

師帥之選備六官之務齊生民之業撫薦慰安民命
繫焉是明主所與共天下也乃遵法糾俗媮快於功
效孔子所謂免而無耻者哉抑時有用焉帝者得之
以立事而勝姦傳周列國漢而下傳循吏能吏皇造
始基蓋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沉幾密畫鷹揚
燓伐禍亂戡焉以耆定厥功及代承平内靖外攘合
散坊潰緊桓桓赳赳之夫是賴故將者國之輔生民
之衛也故紀附將謨傳列名將述焉夫忠節世道之
所倚也臣𣦸忠子𣦸孝然後人紀立而國統尊故孔
門之敎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上達節下

毀節自志士以至仁人未有不約之于節者而誰能違之激爲氣節下乃狷戾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亾之節也傳忠節其傳經學何也曰先師之志也昔先師章志貞教陳天道人事之紀世爲儀表莫大於六經矣豈無辟儒失道之本眞執方局見支訓蔓辭以離逃其質乃贊者重傳承守家法上闗獻納則明聖之閎議揚于王庭下廣教授則六籍之微言徧于閭宇誦而思行知而乃言進不枉道必以其義退不失義必守其道久相待遠相致久幽而不改其操患難而終相爲死也豈榮貎哉故

兩漢經師之承傳最重而風俗最淳其於經譬則壽

史乎豈必盡天而歷日月星者經莫之能廢也且聖

遠而言湮庸知夫後有作者不信經而尊道乎故傳

經學也傳文學何也曰昔天下之治方術者嘗衆矣

陰陽名法道德各得道之一察以自好而不該不徧

靡敝而莫知其極也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加意乎

仁義深而通薳而不蓁膏沃而光爗各具有其質文

用能上拓典謨下披雅誥晰六藝之歸涉百家之奧

明天下治亂之統紀與故能言其意而必行於遠也

以會歸於聖人論其世而出處語默進退之際可以

弗畔也。亦豈非命世之英。卓然有繫於世路之興替。道術之正反者乎。且文顯而道隱。庸知夫來者不因文而見道也。故傳文學也。昔先師之設科也。先德行。思善人有恒。其品士則行已有恥。使不辱命。於孝弟信果。庸盛而列諸世師。資道缺有間矣。而淑人君子氣鍾其粹。性命於德。篤躬者淳至而淵乎似道也。是百世之儀矩也。何可間也。次者本仁惇孝。率義繇禮。行不越乎矩。立不易其方。辭受取與之際。介乎不屈疚焉。亦先民之有作也。何可簡也。使漸涵於聖門。不有進於首科品之上士者乎。下此則獨行硜硜然。賢

於毀枉者多矣傳篤行義行獨行易有之曰鴻漸于
逵其羽可用爲儀詩有之曰皎皎白駒夫皎皎者儀
之表也將命大謬遯肥于荒深根寧極與時偕藏利
害不滑斂德閟光貞不可亂是微之顯也風之表也
即炳幾遠害蚤見豫待視瀕焉不止者遠矣風貪頑
者莫大是傳隱逸造化物曲之精至微眇難識而占
候卜筮方藥之技稽天驗人顧往往前知命中如影
響蓋其微也雖其小道而贊天生民之事均出於六
官故通其道則聖局其方則惑志方技天生五材帝
用六府民並用之以爲天下公蓋其理也故貨惡其

專之身亦惡其棄於地力惡其盡之人亦樂其效諸
已用大分地而正德以幅之則民生厚焉志貨殖自
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其主德茂也蓋
必有妃匹之助焉乃其燕女溺志淫黷淪斁則覆亾
隨之雖憑賴先德身致鴻業莫能遂也必且受其禍
敗若反中其子孫下至匹庶家道成於女貞民俗風
於閫範以爲是人道終始家盛衰繇焉故詩首關雎
舍栢舟雅美周姜任姒春秋卒宋共姬錄紀季姜其
重也夫述后妃内紀若列女傳書稱咸若爰及昆蟲
禮通八蜡不廢貓犬易象萬犢孚及豚魚明物曲有

性也明乎物曲之性者不敢用非道暴殄之矣志物性終焉總之三代而上可考見於書詩禮易者爲世表系王有年表漢而下各以紀謨訓述傳志次世代科條其文而天人古今之故續備文取材於史義稟質於經去其猥重存其典正其申治也詳其危亂也確其褒貶也周其懲惡也隱辞以周故盡其辭備論其行事以著法隱而確故嚴其斷抉其志不盡其辭俾懲省深痛識早反力無使狎機事萌逸志而滋亂焉蓋黜其不經者取其近經者道其可道者不道其不可道者爲史學要刪乃其詳則正史存焉於戲法

象衡陳於上。晦明否泰。通塞萬變。而不失其常者。天也。九域分布於下。神明冀土。隆汚回易。而不失其方者。地也。五性參兩於中。治亂廢興。進退存亡。紛綸糾錯。而不失其正者。人也。故消息者時。當否者位。卷舒者道。貞一者志。得全者全天。心天而道。不得全全人。畏義而節。帝者之所紀。相者之所謨。聖者之所作。明者之所述。志士之所裁。仁人之所安。達賢之所通。節士之所完。下至幽人貞士。庶婦季女。介乎不欺其志也。焉往而不可見天地之性哉。獨幾者昌。處極致亡。敬明惟理。逸音亦以荒。故明君窒未萌之欲。而聖人譏

未然之防有以也夫用歸於毋逆天道毋絶地理毋亂人紀俾物各得其極而已矣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語處世之有恒度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語吉人之有恒心也詩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感往者之不可及俟來者於無窮期也述函史上編需明哲訓定焉

明萬曆初元盱晩學鄧元錫撰

有其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感往昔之不可及儀矣者

我心匪石不可卷也讀古人之有心者靡不至此

不已讀斯世之有所感觸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風入羅帷物各從其類而已矣詩曰風雨淒淒雞

水濼之所有以也夫用讀物也與逆天道也絕流理

輶讀𦉢史十測

此編之以𦉢史名何也謂其刮經史子集而𦉢之固也天下之賾盡於三才太極以一𦉢三而一行乎天地人之中則𦉢史之以也故其立言無不准經賾道而究其言之垂亦無不翼經衛道斯其本之者深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固貴於身有之也

編之分上下何也司馬氏之作史記也有紀有表有傳此千古事也而漢武當代事蹟難於直指不得已而著之八書則微言之也今上編一變太史舊例惟紀傳尚仍其名夫非以千古還千古乎至下編之二十一書核於考古詳於證今
昭代之監戒
聖神之損益具是也是斯編之極慮也

編之中分紀謨訓述何也君有紀相有謨
蓋本書經以立言非彷史記也若師有訓
弟有述則學庸論孟之遺規而史中之獨
創也雖然將君師遂分兩統乎非也元氣
之合也作君而師道光元氣之漓而欲合
也作師而君道存麟箕子而周公素王之
業隱隱開矣麟董文而周程素王之脈絲
絲續矣此訓述之所以同紀謨而並著也

編之有先書後書大書小書何也非祖綱目也先用編年體春秋之取義也後用敘述體太史之紀事也關天下國家之計則大書係一身一家之故則小書若元兇巨惡又無論矣至元史削紀而獨志宋未亡以前俱小書宋既亡以後大小間書而一統華夷者僅與吳魏五代等且竟不得與魏晉五代等觀天象者知天之所以待夷

狄也函史蓋本天以立例也

編之中爲列傳者多矣而留侯曲逆不自

立傳何也運籌決勝嘗與帝俱鬬楚誑虜

畜爲帝畫此不附帝紀則臣主之相得不

彰矣即其內間有小書視之別立本傳者

非夷而畀之也其小也以附帝紀而小也

後此如李長源趙則平等皆此例也

編之中相有謨而將無謨何也相能兼將

將不能兼相故淮陰大將也而無傳景武
亦一大將更以功名終也而無傳漢壽亭
侯其大節炳爍今古當時稱賢將也而亦
無傳此非畧之也總之附帝紀以自見見
其大者而小自兼舉也故先生之先叙曰
傳將謨末年改本曰紀附將謨此先生之
特例也他諸將之在帝紀中者皆如是也
編之傳方技而廣言醫何也數不依於道

即王郭之精中仍歸無用况星家形家高
禍福以奪人精抑何益乎本軒岐以爲經
集諸子以爲緯內經一書煩者約之亂者
敘之疑信相承前後互徵遂爲醫家一大
定案可謂高出千古前史之所未有也
編之以物性志終何也函史之作不在是
非在古而在參贊將來故志物性而天地
人之功於此成也若曰含育萬物而位天

地無是理也不爾而第如本草炮製諸書祗為醫學用則當次方技而列之豈宜繼貨殖烈女以終篇也哉繹是而益知酉史以經為史也

上編之卷止於八十一何也子雲之作太玄分天地人而玄之玄以八十一首先生之作酉史合天地人而酉之酉以八十一卷蓋一極而為九九其九而天下之故備

一其九而天下之故得此函史之志即太
玄之志也
下編之止於二十一卷何也天官方域人
官爵列而爲三詳之而三其三又詳之而
三三以維其三故先生之自敘曰三而九
又九而大備其大備也與上編之續備相
應也而其推本言之則曰易二象以盡意
噫五行以盡利淵乎深哉讀函史者可以

志於學也

較刻酉史考證

一證之初本初本者王大司成所摹聞先生初脫稿時司成即爲刻萬名摹焉其卷末圖記有念初堂命工鋟刻者是也而後本字句之錯落得初本以改正於今刻不無一助也

司成諱材號推川官南祭酒

一證之京本京本者許司馬張司空王銀臺官畱都即請是編以行今坊間之傳布者是也然與摹本之後定者稍異矣而摹本字眼之差訛得京以改正於今刻又一助也（司馬諱孚遠司空諱檟銀臺諱一言）

一證之再摹本再摹本者同郡有張長卿先生其淳懿博洽與先生契先生一摹本成即郵致長卿商訂而長卿無不發微剔奥

中間有加減更次先生不吝圜轉今家刻
之再摹本與先本互異者則長卿之以也
惟是本雖稍更定未及更摹而先生逝矣
先生曾孫應瑞應琚應璐深心好古不替
家學復與昇兄弟魯汝亨再三研究捐貲
鍥剞而三摹本乃可復成茲一較也得之
長卿先生者為多也

長卿諱梴郡文學

一證之存覽本存覽本者先生應聘之數年取先後摹本時復批閱一字未妥再三更定簡端細書龍鱗鳳爪宛然具在因與開先拂其墨跡更用張本參核復請正格人元夫以訂其是茲一刻也得力於存覽本者尤多也

一證之君大本君大本者以君大爲先生曾閱從遊先生最久凡所口授無不筆之简

中今上編內如惠帝本紀與前刻迥異者
則先生易簀前手授君大者也茲一刻也
藉手於君大本亦多也

君大與先生同姓諱京號存六官北司務

以上五證不敢遺所自始不敢沒所繇
成前贒之不亾後生之責也使後之覽
者共知先生之著述不與天壤俱儆而
三才九疇卒屬之布衣豈獨文中子已

哉萬世爲土因時變易是固先生之字
宙也小子何知謹於披讀之餘從諸君
子告成事而已
邑後學過周孱謀涂大呂仝拜手謹識

于今猶畢而已

由此小十而欲盡以數言之率意而止

然而世之士困而變風雅頌之生人之字

附刻先生當年尺牘有關于由史者二十一則以

見定本與諸本之異其旁及上小字係過周鼎手澤

答傅信吾待御 隆慶己巳

僕山中舊業益覺有端三才九疇六官五典頗親見聖（眞實語）門全體大用之盛同志中亦頗有數人切實爲己無媿舟中淡月切礎者僕嗒然自媿無復外慕殆不知老之將及也 是初著由史時語

答陳一泉書 萬曆辛巳

承諭由史搜括諸書殆盡而邊防墩臺出譚公者獨未之悉甚幸甚幸弟居學窮山如坐坎井借書而覩塗聽

而議又經生白面未嘗得一日在事即欲摟括其道無繇豈謂畧盡哉凡所爲此編者聊以明六官之務皆三才之理繇源而流沿本振末雖起伏萬變而天地自然之體聖賢中正之制未嘗不經萬世如一日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如是而已矣所謂積慮儻在此乎必欲摟括盡事此杜君卿鄭漁仲之任也余則安能大觀廣聞諸可見教者不惜一二指示之則獨學之大願也顒望顒望

謝許敬菴公祖書 萬曆壬午

元錫郡之賤晩也生而蠢愚冥於百務獨竊竊妄意於古

人間修之學乃公祖明德冠冕久宇宙舊矣曩奔走風塵時獲於真州側聞門下挺樹正學招徠同志一經大冶人自矜奮則私心恒嚮往之先者天不鄙夷暫假一麾休鼇荒郡精明之政登第之心具於臨民馭士之中得窺行義達道之實日有喁喁如瞽思起如盲冀燭而自廢以來多病拘攣跬步未能自致又以卻掃日久造請盡絕一旦瞻仰公門失其故武非斂退者之所宜每一念言不能奮飛也顧辱公祖兼照之慈不違幽陋記存之德具於涂馮二生所聞之非久而迺臺獎察之命下矣顧復深厚推挽勤倦且慚且怍竊不自知何以得此

也伏念元錫方髫齔時於師友間獲聞稽山持志如心痛之旨奉以從事日夕兢栗不敢間惰以庶幾不欺其志而以念克念警縱作輟通塞明闇欲成章而靡繇踰冠遊冲玄復眞之間獲從吉中諸先正遊閱其倜倜過沐追琢稽山微言具一二聞之已獲密友洗心求證始知念有警縱心無間續境有遞塞體無去來所謂克念者念此者也忠信篤敬無間容息而有忘有助均之出於人功其後語學者益異詆修學爲下乘篾經典爲贅疣洗滓恣睢澒洞莫測能使人矍然顧化而其言彌高其行彌下其悟彌卓其欲彌縱其心彌廣其識彌隘淺

作畜史經繹根本在此

憂乎王何陸沉之風如是而束書不觀亦爲游談無根
矣顧僩之心既乏懸解而狷介之性多所慚憤因遂掩
關家徒四壁復取聖賢六經之旨循環玩索頗釋然於
天人古今之際始知四時五運四德五常渾淪密察通
一無二而六經者實生成人物之府彌綸造化之書也
間取史傳歷覽古今興廢善敗之迹又知六官之務本
三才之理沿源而流蘇本振末雖起伏萬變而天地自
然之體聖賢中正之制如經川大河無一日不行乎其
間然後知註腳糟粕之言誠聖智者之獨造而凡庸如
元錫者不學牆面終無以見天地之純全窺聖賢之大

方也間有窺測私用劄記此何異鸞鳩之識不踰榆枋蠹魚之性僅嗜竹素他諸蹋涼砰砰之守則又蓼蟲食（此語是）（自得處他人不能代言）蓼與苦甘之非足異也鄉達王司成公悉其年德過意引援愛所爲書序諸肴簡且捐金鍰字行之於是達者（是亦摹本）目爲小廉曠者誚其曲謹約者病其汎涉易者嫌其與澁乃中心營營竊獨內訟褊心薄質猥固莫展離羣索（實修乃有此實）居覘切靡聞事每違心願踰所量所謂天者未孫而人（語竟是實悟）者終莫之能化也茲幸公祖通明淵奧爲世德元而攝符秉契寶斯文宗統敢以蕪編列上門下用代承禀黨辱清閒之燕一寓目焉悼其猖披哀其失路事在悖惑

不足較責芽之獲琉爲幸多矣脫大造之慈終無棄物翕受之度惟舍救人加之督教詔其不逮洞發其蒙蔀抉擿其違繆俾獲省改稍有啓發則甦死肉骴何可云喻然非所敢望也于冒尊嚴臨楮不勝皇栗慚懼之至

答王帶水公別摺 萬曆丁亥春

是說許摹本

函史上編未成之書即摹者中數處尚欲改訂摹補第賓却承尊命先上改訂後更上庶見作者苦心也中目與史不同學者要知尋此方見超出千古處記相類如周列國及孔子弟子列傳乞與史記參互觀之分合異同皆鄙意所存也至太史公一傳推尊揚詡竊以爲頗得子長之心於千載之上東漢後皆筆削

舊史則疣力亦竭矣唐以後未摹今精力如此加之疾病未知能竟成否可信者命可托者天耳季公祖非托延翁轉命欲得臣史上編全稿抄錄而故牘澈垢日敗苦心

賓語此再摹本所以有刻

月訂未敢以上即此數帙亦以當改處尚多故未以賫非謂良工不示人以朴也見閒幸乞秘之毋使謂不肖有固心也至囑

答黃脩吾　萬曆戊子

猥以賤疵上塵　明旨特賜錄用眞浩蕩無方之恩不謂弟幸而犬馬之齒則既及矣多病驟衰既衰彌病鬚髮白盡目光短盡殆不復能自遂又臣史上編摹僅及

居日食九人筒字刻訂日僅四葉又向有緒業不忍使爲未成之書更何餘力可以涉世已具呈送縣求安田里養痾矣醫經云老人能晝瞑不能夜瞑近入丙夜惺然兀坐炯炯達曙時以學庸大易洒濯其心每爲歆然（何等工夫）無復餘羨也

與張秀屛

嚮辱批教函史四冊指劈精到斜發洞貫卽不俊締致雖苦微公亦誰爲發之誰爲詔之哉近敬庵翁有書欲爲不肖刻之南中聞帶水公言兄有批評更索改本然（是以有再摹）方摹上編下編苦無日力刪潤近發憤將批示者改訂

而年力衰邁不復能搆索如异時奈何奈何嗣本更望兄揭塗標蹤以匡其不逮則嘉惠之至也新摹時標公今下編問本之刻有張批數語是也初摹本與京刻俱無之一二語於其間以識不忘末簡欲勒一二銘刻語識之是同方合志之義也

答勺泉

函諸史功力浩瀚三代史漢力止刪敘而東漢後文字無可取材動需潤色又犬馬齒垂及精力衰憊恐前失後時復飜改目光短盡茶爾自疲殊悔少狂之作爲終老累也

答張秀岑書　萬曆己丑

尤上下編
後批亟欲
同刻然尚
需刪潤待
之能者

元錫獲批評函史嗣本而竦踴可知也僕束髮來畢心力於此知甚蕪穢而締造則良苦矣讀者類以讕言覩之不者目爲冗言支言讀未終卷業巳廢擲而誰與謦之賴公愛玉之成規彌其違爲之分更爲之分漏具晰其微旨揚詡其鄙衷而切磋其所不及不獨王勝之趙訥齋未至於此此卽古碩交如晦翁於袁機仲范蜀公於司馬溫國公未或抵此也此其爲賜不可名言之矣上編上左右者尤願留意非敢過貪實以天生陛朋爲夷吾舌一一提命何異指南前軍制一二冊未讀批評輒先摹訂又改悔無及矣故不任望蜀之意

答帶水公

西史改訂殊苦難於剄致恐墮浮沉今蒙示於王簡府所致之大恩可知已僕今衰甚矣血枯成燥發爲瘍瘡自面頸以至腰膂無非瘍者而史編未竟懼貽諸先生異日之勤殫力事之往還盡絕而時有不能已於見者承諭早完豈不誠願而事體重大郎與日競逐然且後之當其困憊殊悔始造端時不慶德量力之害抵此也跋語以日力不給未作又以秀屏丈上編必且有批評統倏其批評竟得作之意爲完也數月上編已摹者改（此家中所以有再摹木）完矣今起手改未摹者即無他妨奪亦尚需一二年後

乃完其感德意惟有卿激

與王崑石

承論三禮編纘書已多何敢更煩第拙稿內編五經纘乃明道術之源與函史相爲表裏庶幾古內聖外王之業於治統道統不無小補又僅數本功力不多倘得入梓尤幸 此先生史郎爲經

答秀屛丈 萬曆庚寅

函史脊冊更辱批評如沃鄙心即已改訂然前寄南都刻行者今已無及矣方搆撰時不得拜命以領繩直逮 此家中再摹本與京本所以不同 領批誨又苦已摹而不及改益鉄陷世界不能圓滿如

意頗如此也柰何柰何今來原本一冊新摹本（是再摹本）六冊上
覽病未即土已堅杜門欲入夏秋完結此事倘得尊駕
一臨桂山中先事刪訂則大願大願然何敢覬也

張秀屏

批評函史三刪附上研究精詳引據備至中所糾發無
不精盡至決傳■刪述之異則子長而來未究此義我
師我保感幸何已也乃公批評自有識者當為異時史
學要刪譬之至寶何可抑壓也少選需之耳數時竭神
力此擬夏秋交或可卒業今尚僅完宋紀名臣及半餘
成恐尚在秋杪冬初也

與張心吾

何辱書惠深感深感河工底績重祿優加郎履聲鏗然上溢於宸聽矣何慶如之日者獲函史下編新刻而喜可知也世有知我者乎庶幾哉少諒其合天人兼述作之心即有罪我諸蹖畧紕繆何所無之亦得藉以聞過爲幸也則公刋布之大賜不可不知矣王君於上編倘有意乎幸卒成之然何敢必也

與秀屛 萬曆辛卯

日承新屛公見枉稱公函史批評訂勘精密足垂不朽甚哉乎其知言也嗣本幸以餘力一二命之弟方拔畢

此是說京刻

矣近志物性考方藥物性彌於天人物我之一體渙然恨不得先稟質也然此貳稿舊稿未有作廣取材終難約守殊費日力非老年精力所宜力小圖大甚悔之悔之耳人便原批評者二冊附上更有批者乞布教幸甚

答敬庵公祖

函史下編嚮蒙恩厚遂獲刻布感何能已家前摹本已罄再摹本復成視前摹刪潤十之四五視南郡本亦十二三敬具以上願公祖存幸之也上編已具脫稿第功力未及摹耳近世學術專於求心視宋學似稍近裏而於聖學本天之旨則已遠矣蕪稿非直爲史於天人古

學者宜細

> 今案列定本盖三摹本也然批評未列以尚需博雅君子再為之

（讀之）今之統庶幾哉粗有發明旨簡不敢他屬實冀公祖一言九鼎爲之光重蒙示終當補之竊伏有私覬私覬焉也元錫終生蹇剝老而彌甚實欲卒業後長揖人世爲五嶽四瀆問壑采藥之遊其走灤壇爲度臘計祈陶鑄則箬寮志之也

張秀屏

前論函史批評後語以編中批評未能具列故不容署題所爲空一行者以蕪稿題跋中省另簡摹署題如旨也倘未即瞑得嗣成三摹本當盡列批評無爲空前行矣邇歲專摹下編今茲補續上編僅摹三冊并原批三

刪訂不放

草也刪入

冊附上乞照入八月間過盱當面承不盡

與章斗津　萬曆壬辰

荊承手教具感具感弟與老丈二毛種種於世態備嘗之寧有他冀念獨欲覓一名山與老丈相對目成以卒生平則志願畢矣函史業已卒工日對古易懇欲從公游也今春有意外之變會泉與焉渠面自能言之不徵汗楮筆也蒙慰丈前寄書令序易原懼不獲其敢有辭第原旨洪淼弟綆短不能汲深柰何柰何卒業後另報乞先致下忱

答聶鳳泉　萬曆癸巳

原先生自謂當刪潤今尚未及刪潤故不敢附入容再酌匕

隹帯拜賜佩昵無斁也函史下二部奉上書雖活字版正刻摹畫不隹終經手竄定覩刊本爲的即南都本必依此改定乃舍諸書摹各一百部故前往者更不可追補以異日後彼此俱不成全帙幸存之憑文尚未至聽之巳耳行止久速自不得彊也

與張長卿

聞入府齊均糧爲貴邑百代計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乎健羨健羨前一帖求教幸批示批評宋臣傳一册附上乞簡入許敬庵督閩中書林在焉函史批訖稍刪潤附去得撫臺片紙公文刻矣恨無鴻便也

答張秀屏

前得告及批史及令弟書物具領具感敝邑洪水百十年未有墻屋具毀先人之坊第巋然邑橋盡圮敝里之新豐屹然又僕起早救豫書籍亦幸完善皆兄大庇也敝邑曩號近古數年來風習大變戾氣充塞以有此變縣後未經水者又延燒六十餘家部檄下僕避親友餞送初二日輕舟間道走饒州辭先隴寓宿崇相寺矣行齎舟未至遲之耳欲依梁伯鸞之志成嶽瀆之游今幸蒙此因得載櫬遂成長往亦與兄當爲長別行期不出十一二兄未往鄉幸少緩尊駕如已往乞遄歸不應不

一爲別也懇懇陳思源乃郎疾愈喜幸可言尤服兄醫入妙郎僕途中藥餌尚仰裁訂函史粗完每初裝訂輒先附上聽質昨報云尚數本未至乞查所未有卷起止見示爲感渴欲一晤伏幸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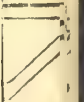
答許敬庵公祖別揩 處前一日書

函史摹成上進覽教學不繇其統而博溺心知在擯斥也張長卿於此書特深爲之分更分漏天人古今之統欲言不敢盡微言不當盡者畢揚抉而攡張之叉糾摘其疏謬其羣從新昇可理數以爲長卿必待此而成名建陽書府實隸撫屬倘下一檄令長卿以其批評者刻

之好古者或有取焉公祖登以考書者流塗天下耳目新之耶不敢請也

先生所著函史其大旨盡載之自序中矣然當年尺牘間有發揮述作之意與刪削改訂之苦曾孫應瑞一一錄出次以年月先後附之序末使知京本與初本異再摹本與京本異而家中手定本又與再摹本異應瑞于先生亦可謂能念爾祖矣後之讀者繇尺牘以窺本序繇本序以窺全編乃知春秋之作信游夏不能贊一辭而筆削千古者非自行其筆削後之人亦何從而觀其至是之是也

哉不肖孱謹拜手識



某年月某謹拜手謹

[illegible]史上編目錄

唐文武宣懿僖昭昭宣帝帝紀

卷之四十二

唐后妃內紀

唐宗室王傳

卷之四十三

唐臣列傳之一

卷之四十四

唐臣列傳之二

卷之四十五

唐臣列傳之三

明史十紀

禮樂志下

卷之八十一

禮樂志上

卷之八十

禮樂志下

函史上編卷之一

明盱郡鄧元錫纂

古初帝王表

自天地載闢馮翼昭冥之故靡可究而原矣二五幹維何本何化即上哲難言之而說天莫辯於易頌稱玄鳥雅詠生民厥神理可著存焉易衡圖儀象生出象化原圓圖象渾天方圖象方輿文王序周易乾坤創闢屯蒙洪荒夫非沕穆渾敦時耶而三才肖君建侯不寧於草昧乎經綸斯時也林總蚩蚩之民穴居而野處汚樽抔飲抔豚而燔黍未有麻絲蒙衣其皮羽蓋需養於飲食

而爭心者與生俱者也爭始以言其究以兵訟若師受焉繇此言之始未嘗不倥侗顓蒙而末乃繁阜挻暴旅距也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舍哉乎尚象之矣又久之有衆有比有畜有履風氣啓而禮義漸昌體元命世之君作而裁成輔相通變神化之業成焉則羲農軒轅放勳重華其人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親親子子輯睦熙雍貨力不私與己也孫於大同仲尼於觀上歎焉以爲三代之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選猶之小康焉未或靚斯盛也豈非運會之元天地交而二氣穌通耶猶與盛矣然盛極且衰矣賢勇智功爲己而王霸功力之

變不可勝紀矣史繁富始此矣周禮外史氏實掌三皇五帝之書比春秋楚史倚相猶能誦習其文世尚多有之而仲尼無傳焉叙尚書獨斷自唐虞其作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詳矣至叙尚書則畧即頗有年月多闕不可錄宰予問五帝德語之曰唐虞三代之事不可勝紀五帝尚矣汝何以稱焉蓋其慎也今學者以道藏之累虛稗官之傳訛尚稽荒忽求多於前聞豈謂闕如哉於是本易尚書禮譜太昊訖唐虞為古初帝王表夏殷事已闕次世表周遺文頗可討述周本紀而表見源委於六經為後史冠冕焉爾雅皇大帝君也呂覽帝者天下之所適王者天下之所往三皇蓋

古初大君也、泰博士議帝號稱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豈遂是與漢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而家語自伏羲而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各往往稱黃帝炎帝史記闕焉、獨紀帝、不著皇、易大傳、稱庖犧氏之王天下、則知皇帝於王號以世異、非有等差也、而世降因之耳、他諸傳記有盤古氏盤古、釋名、盤固也、亦曰渾敦、本非有定指、而春秋緯自開闢迄獲麟、分十紀、有循蜚紀、有號無世、二十氏、循蜚者、言其時德厚信矼、人循其化、速若蜚也、有因提紀、有號有世、凡十有三氏、因提者、言代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有禪通紀、廿九世、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于天也、巳乃有疏仡紀、則始自黃帝、以訖于周、

太昊伏羲氏、亦作虙犧帝、德合上下、曰太昊、取犧牲充庖廚、亦曰庖犧、母華胥氏、行雷澤之渚、履大人迹、有虹繞之而孕、風姓、生於成紀、都於陳、以木德王、**始畫八卦、**易大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由 帝世、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因重爲六十有四焉、**造書**

契。代結繩之政、始教民佃漁。時禽獸逼人、作甲歷。起於甲寅、支于相配爲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重人倫之本、以龍紀官。河中有龍馬負圖、造琴瑟。在位百五十年而崩、葬於陳、史稱傳女媧氏而下十六世、或曰盡其時諸侯、

炎帝神農氏。庖犧氏沒、神農氏以火德王、稱炎帝、起於烈山、亦曰烈山氏、母有蟜氏女、爲少典君妃、以神龍之感而生、長於姜水、姓姜氏、都陳、遷曲阜、始蓺五穀教農。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民知耕稼焉、始嘗百草教醫。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味草木之滋、察寒温之性、得三百六十物、應周天之數、以救時疾、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火紀官。在位百四十年崩、葬長沙之茶鄉、

黃帝有熊氏。少典國君子也、姓公孫、母感電光繞斗而娠、生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國于有熊、號

有熊氏以土德王、曰黃帝。大戴記家語五帝德篇、孔子言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神農氏八傳帝榆罔之代無道、與三戰於阪泉之野、克之、代為天子、蚩尤為亂、與戰於涿鹿之野、戮之。立六相、以雲紀官。風后力牧、其佐也、立占天之官。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命伶倫造律。命隸首作數。命榮猨作十二鐘。命大容作樂。曰咸池、作冕旒、正衣裳。畫野分州、經土設井。正名百物。作器用。作舟車。作合宮。作貨幣。作內經。始教民蠶。當帝之世、風雨時若、五穀豐登、物無疵癘、鸞鳥不搏、猛獸不噬、麒麟游於苑囿、鳳凰巢於阿閣、生二十有五子、得賜姓者十有四人、年百一十歲而崩、葬橋山。按伏羲有河圖、帝復受之、伏羲命朱襄作六書、帝復命蒼頡、伏羲造曆律、帝復作之、豈應時而作、制不相沿與、抑益所未備與、少昊金天

氏。名摯、已姓、黃帝子、玄囂也、母感火星如虹流華渚而生、邑于窮桑、號窮桑氏、國于青陽、號青陽子、以金德王天下、能脩太昊之法、曰少昊、都曲阜、以鳥紀官、作大淵之樂、在位八十四年、崩、葬雲陽、顓頊高陽氏。姬姓、祖黃帝、父昌意、母感瑤光貫月之祥而生、國高陽、號高陽氏、以水德王、都帝丘、大戴記、帝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以斗杓建寅月爲歷元、作承雲樂、在位七十八年、崩、葬雲陽、帝嚳高辛氏。姬姓、祖少昊、父蟜極、封于辛、號高辛氏、代高陽氏有天下、都亳、作九招樂、記稱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隱、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在位七十年、崩、葬頓丘、

帝放勳陶唐氏。帝嚳之子，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號伊耆氏，初封唐侯，帝嚳崩，子摯嗣，無道，立九年廢，諸侯尊堯爲天子，以火德王，都平陽，堯典，稱帝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命羲和定閏。初年。咨四岳舉鯀，俾乂洪水，績弗成。中年。七十載。舉舜登庸。始爲司徒，徽五典，巳宅百揆，巳攝岳，賓四門，流凶族，殛鯀，放驩兜。舜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七十有三載，舜受終。俱見二典。八十載，禹告成功，肇十有二州，封伯禹於有夏，封四岳有呂，封契於商，封棄於邰。見國語。百載，帝徂落。自元載甲辰，至是崩，年百有十七歲，葬穀林，三年喪畢，舜避于南河之南，天下歸之，乃卽位。

帝重華有虞氏。姚姓，帝繫世稱顓頊五世孫，自虞幕封虞，號有虞氏，以火德王天下，都蒲坂，舜典，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載，月正元日，格于文祖，申命九官

十有二牧。垂拱而天下治。禹臯陶陳謨。簫韶樂成。三十有三載。命禹總師。五十載。帝陟方崩。自元年丙戌至是癸酉。南廵狩。至蒼梧之野。崩。年百有十歲。葬九疑。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同。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敎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夏后氏世表

大禹。姒姓。史稱系出帝顓頊。父崇伯鯀。鯀湮洪水而殛。舜復舉禹治。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四

隩既居、則壤成賦、而天下平、舜禪以位、元年會諸侯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皐陶薨、乃薦益於天、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外紀曰、見罪人、下車而流之、左右曰、罪人不順君王、何爲而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太史公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帝啓。禹子、賢能敬承禹道、伐有扈戰于甘、作甘誓、

太康。啓子、逸豫滅德、畋維表、爲有窮后羿所距、不得歸、見五子之歌、

仲康。太康弟、始即位、命胤侯征羲和、有胤征、

后相。仲康子、寒浞殺羿、因羿室、使子澆弒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

少康。少康、少長爲仍牧正、澆求之、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而臯陶之後曰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以滅浞、奉少康立焉、滅澆于過、滅豷于戈、而夏以中興、

帝季杼。子嗣、**后槐。**子**后芒。**子**后泄。**子**后不降。**子**后扃。**弟及**后厪。**子**后孔甲。**不降子**后皐。**子**后發。**子**后癸。**是爲桀、外紀曰、自孔甲後、夏德日衰、桀負恃武力、爲教虐、伐有施氏、得女妹喜、嬖之、

所言皆聽、作瓊室象朝、瑤臺玉牀、爲淫縱、爲肉山脯林、
爲酒池運舟、一鼓而牛飲者千人、關龍逢諫、殺之、伊雒
竭、山崩而夏亾、夏起禹元年戊戌、終桀五十一年己酉、
十七君、十五世、逼后羿寒浞爲四百三十三年、禹之後
分封、以國爲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
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商世表

成湯。子姓、虞司徒契之後也、契母簡狄、有娀氏女、爲帝
嚳次妃、從帝祀高禖、吞玄鳥卵而生契、佐舜禹、敷
五教、封商、傳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
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而生天乙、是
爲湯、自契至于成湯十二世、而八遷、湯始居亳、王商丘、
殷水在焉、亦曰殷湯、爲夏方伯、專征征葛聘伊尹、尹相
湯伐桀、見湯誓湯誥仲虺之誥、天大旱七年、湯禱于桑
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女謁
昌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爲不雨至斯極也、天
乃雨、作大濩樂、三十祀王崩、壽百歲、葬亳北桐宮、太宗
太甲。湯嫡孫、初顚覆典刑、伊尹營桐宮宅憂三年、太甲
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冕服迎歸

即位、作伊訓、尹歸政、陳戒、作咸有一德、沃丁。太甲子、世紀曰、沃丁八年、尹百有餘歲矣、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禮、祀以太牢、太庚。弟、小甲。子、雍巳。弟、中宗太戊。雍巳弟、史記、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夕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王懼而修德、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其佐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諸侯畢朝、享國七十有五年、仲丁。中宗子、遷囂、外壬。仲丁弟、河亶甲。外壬弟、從相、祖乙。河亶甲子、遷耿、圮于耿、徙都邢、祖辛。祖乙子、巫賢相殷、復興、沃甲。祖辛弟、祖丁。祖辛子、南庚。沃甲子、陽甲。祖丁子、史記自仲丁來、廢適而立弟、諸弟子或以爭立、比九世亂、盤庚。陽甲弟、王以耿圮邢湮、復遷殷、國世臣爲浮言、恐沈衆、沮遷、王訓告之、作盤庚三篇、小辛。盤庚弟、小乙。小辛弟、高宗武丁。小乙子、王宅憂、諒陰三年、夢帝賚良弼、乃旁求得說、立爲相、有說命三篇、無逸曰、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享國五十有九年、祖庚。高宗子、祀高宗、有雊雉登鼎耳、祖巳諫、作高宗彤日、祖

甲。祖庚弟、無逸曰、舊爲小人、知小人之依、惠保庶民、不敢侮鰥寡、肆享國三十有三年、**廩辛。**祖甲子、**庚丁。**廩辛弟、**武乙。**庚丁子、史記、王遷都河北、無道、爲偶人、名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不勝、戮之、爲革囊盛血、而仰射、曰、射天、畋河渭、雷震死、**太丁。**武乙子、**帝乙。**書稱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易泰歸妹爻、兩取其歸妹爲象、蓋必有取也、帝長子微子啓、賢、以母賤不得立、少子辛、其母后也、得立、是爲紂、**辛。**有材力、聞見辯捷、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以天下皆出其下、莫己若也、然後好酒色、伐有蘇氏、獲妲己、嬖之、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爲長夜之飲、厚賦稅以實鹿臺、廣沙丘、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及聞東觀其祖伊恐、奔告、猶詫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見西伯戡黎、箕子諫、囚以爲奴、比干諫紂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乎、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之、武王伐紂、紂焚死、商亡、見泰誓牧誓武成諸篇、商起湯十九年乙未、有天下、終紂三十三年庚寅、三十王十七世、享國六百二十有九年、○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

下口殷路車爲綏而色尚白

周世紀 相謨附

周姬姓虞后稷棄之後也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之野履帝武敏歆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辟不踐徙置之林中會伐山林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祥而收之因名棄生而岐嶷少長好稼穡樹藝之事堯以爲農官以元德生民封於邰事見虞書及詩生民閟宮思文諸篇其子孫世后稷以服事有夏及夏衰棄稷弗務周先公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時序其德不敢怠業不

竄子鞠鞠子公劉國於豳豳俗故篤淳公劉柔之以德上下忠敬風最淳古見豳七月大雅篤公劉諸篇後十餘世而有古公亶父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獯鬻攻之事之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乃屬父老告之曰狄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有奉有主則君也遂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而民五倍其初事見大雅緜皇矣諸篇古公子長泰伯次虞仲而太姜生季子歷賢孝友于兄娶太任又賢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後世其有昌乎故名

昌泰伯知古公欲傳歷及昌者天也遂與虞仲亾之荆欲以讓季歷古公薨歷立是爲公季脩行古公之道積德累仁而昌爲文王文王德緝熙敬止穆穆不顯以昭受於天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於閎夭諏於蔡原訪於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之輔億寧百神而柔和於萬民於是伯夷太公鬻熊膠鬲之倫咸自遠慕德而至已殷王紂用崇侯虎譖囚欲殺之西伯文明柔順以蒙難而演易於羑里故文王之聖備見於易詩書事旣解得賜鈇鉞專征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

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
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與讓
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蓋虞
芮質成而文王蹶其興也於是伐犬戎明年伐密須伐
耆又明年伐崇作都於豐當是時三分天下有其二而
以服事殷不衰仲尼稱至德焉及西伯寢疾病謂世子
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
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薨年九十七葬于畢世子發嗣是爲武
王武王旣立以太公望爲師弟周公旦召公畢公之徒
爲輔師脩文王之緒立九年殷益亂乃東觀兵于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又三年而紂殺王子比干囚太師箕子微子抱樂器而奔周太公望曰可矣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罪重不可以不伐十有三年春正月王于征伐商底商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羣后以師畢會東渡河有白魚躍入于王舟中旣渡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師陳于商牧紂率其旅若林朝至于牧野不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卒輻分車瓦裂甲魚鱗下紂自焚死遂平殷諸侯共尊西伯爲天子詳具尚書武成泰誓牧誓諸篇方周師之入也商容與殷

民觀焉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誾誾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内除殘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王既克商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柰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

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孽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如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於是反商政政繇舊視殷民（民字疑誤）如周視殷民如子表商容之廬封比干之墓祀焉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歸頃宮之女而殷民大悅王始入殷訪于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

屏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於席四端於几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豆觴於戶牖於劍弓矛皆為銘儆焉夏四月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乃大

封諸侯先是未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
帝舜之後胡公嬀滿於陳以備三恪旣下車封夏后氏
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皆上公爲二王後
已得炎帝之後封于焦乃脩輔佐功封師尚父於營丘
曰齊封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畢公高於
畢皆留相王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
爲三監三監者制天子使其大夫監方伯之國國三人
者也而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曰衛餘畢以次受封
而姬姓之國五十有三人事見武成康誥酒誥梓材諸
篇旣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貢獒太保奭作旅獒

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至于周日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事出周書隨巢子云夷羊怪物也）蜚鴻滿野（高誘曰蠛蠓爲災）天不享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假寐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維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維邑而後去藎賓始營維居無何王有疾病周公念受殷命未有定爲三壇同墠以珪璧告于太王王季文王祈以身代王瘳又五年王崩（葬于畢）太子誦立是爲成王　成王幼（年十有三）不能涖阼

周公相踐阼而治立之輔拂疑丞以輔王德抗世子法於伯禽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教王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見小戴記文王世子篇、三年王冠。公命祝雍作辭、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頌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命伯禽出就封而周公不之魯輔政管叔蔡叔霍叔顧監殷乃大不說於公爲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告師尚父保奭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乃避位于東以待察東伯禽所封國也公居東二年非成王二年、得流言所自始乃作鴟鴞詩以詒王王疑未盡釋然亦未敢誚公是年秋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盡拔王啓金縢

卜乃得公武王疾病時祈代王死書乃大感親往迎
公于東還輔政天雨反風禾盡起語具書金縢詩鴟鴞
九罭狼跋諸篇於是二叔懼與武庚嬬奄及淮夷徐戎
以叛邦君舊人以四國並起虞艱大欲違卜自守公作
大誥東征又三年而後定東山破斧之所爲作也乃誅
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
于庶人封微子于宋蓋是時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奄
君於蒲姑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釋不誅東遷之雒
作多方庶殷厎定淮奄大同公歸自四征政柄有屬保
奭委公政而求去公留之求助焉作君奭公佐王正治

官作立政詔王任官訓官作周官作周禮定六官之職掌作儀禮盡吉凶軍賓嘉之儀則作曲禮教民動作禮義威儀之節而經制大備表先世房中樂爲風始曰周南召南因列國山川方域禹迹職方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而王朝賓師友燕兄弟洽群下勞使臣以至于興賢育士遣將命戍各次其燕饗樂歌曰小雅王郊祀祈受釐會朝陳戒又原天命祖德作詩樂以格王正事曰大雅而郊廟饗祀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神明次爲頌而睦頌聲興於是時天子德明羣公穆和萬邦與阜九夷八蠻享貢于中國而公亦且老矣念維[illegible]

天下爲土中欲成武王志宅中時乂且毖殷議卜雒蓋
公還王室定禮樂者六年乃卜雒傳所謂六年制禮作
樂者是也至是成王即位十有四年矣春二月命太保
先公相宅攻位于雒三月公至雒用牲于新邑郊社告
庶殷侯甸男邦伯攻雒作多士庶殷丕作太保陳天命
休恤以戒作召誥公獻卜使從王于周曰王其來稱殷
禮毖祀于新邑十有二月王至新邑烝于文武公請老
明農王命公後後毖殷誕保文武受民作雒誥於是公留
後毖殷民訓焉而刑錯不用又七年作無逸而公老於
豐病且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公薨成王

曰公生事宗廟沒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也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之於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周公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君臣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亦以重其國也公旣沒王命君陳尹東郊作君陳王在位三十七年崩命元子釗嗣丕基有顧命康王誥康王十二年命畢公保東郊作畢命蓋自周公毖殷至是歷三紀矣王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有唐虞之風焉崩子瑕立爲昭王王不能自強於政治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人以膠膠王舟王至中流膠液船

昭王及祭公滑焉子滿立為穆王王初德精明命君雅為司徒冏為僕正作君牙冏命其後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好征伐伐犬戎祭公諫見下編戎狄志中已惑志於仙惑西人化人能之築中天之臺見異教考好禱祠得驊騮騄耳之駟御以西遊於瑤池之上樂而忘歸四方諸侯無所請命賓祭於徐子者三十六國而徐子僭王王聞乃嘆曰嗟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趣駕歸還定徐偃王走死於是王饗國百年矣患民多僻作呂刑以誥四方恩保位為艱恐貽世羞欲自儆悟作史記記曰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

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俾戎夫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亾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亾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亾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亾樂專於君則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亾奉孤以專命者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臣挾德而責數以日疏位均者爭平林以亾大臣有錮職譁誅者

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諫而弗誅。諸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將繇之則無天命矣（無字疑誤）不知命者弱小不恭強大扈氏以亡孽子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以亡昔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贒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危

昔有創之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親禁罰不行重氏伐之創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攘疑者危知能對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以亡爵重祿輕取民自成者危昔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刑而[illegible]

者危昔穀平之君愎戾無親破國弗克業刑用國外國相援穀平以亾武不止者亾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亾很而無親者亾昔縣宗之君很而無親從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亾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亾文武不行者亾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西夏以亾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強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

宮室破國昔有維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伐之有維以亾（皆古侯國）君子曰悔舍之端也肆惡之大也王心後幾失國矣比悔而遂明於舍敗與故斯記也如鑄鼎象物然而百物知備也後可為終古鏡鑒悔之力夫故書錄呂刑矣悔過也於是乎王獲沒於祗宮子緊扈立為共王共王崩子囏立為懿王是時周道衰詩人作刺崩王弟辟方立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尊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王始下堂見諸侯周以益衰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好利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

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
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
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
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
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
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
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
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
士王行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
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祖峻切)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幾何王弗聽於是

國人莫敢出言乃相與叛王王出居彘召公周公共和
行國政焉王崩于彘二相乃尊立王世子靖爲天子是
爲宣王王既即位愼微接下用賢使能法文武成康之
遺風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命秦仲誅西戎命尹吉甫伐
玁狁北至太原命方叔征南荆召虎征淮夷周道粲然
復興諸侯復宗周詩人所爲賦六月采芑常武者也後
稍怠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上帝
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
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
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王事唯農是務無敢求利

於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以能媚於神而和於民（語詳見十四志）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困民何以求福王弗聽已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於是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治農于籍獀於農隙獮于既蒸狩于畢時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蓋是時王考室安考牧富侈心生而怠於政庭燎

作巳讒訛得行沔水刺焉自騶作而贊隱黃鳥我行其
野作而風哀王欲殺杜伯左儒諫請從王不聽卒殺杜
伯左儒死焉其後太子晉傷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
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故德貴終也王崩子幽王涅立立
二年而周三川皆震明年竭岐山崩三年王伐褒褒人
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于王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
比而譖太子王遂廢申后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王太
子傅爲作小弁之詩以感王司徒鄭伯友問於史伯曰
王室其弊乎對曰殆必弊者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

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是以先王和土與金木水火而成百物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五體以役心建九紀以立德九臟也合十數以訓百體夫如是故和也於是乎聘后於異姓求財於羣方擇臣於諫爭而講以多物以務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也較王棄是類而剸與同天奪之明能無弊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用用讒慝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

箕服實亾周國有夫婦鬻是器也者而戮之府小妾生女而棄鬻器者收以奔褒褒人獻於王而嬖之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大矣毒之蓄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巳而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求之申不與王伐申申侯從繒西戎以入寇王崩於難於是晉侯衛侯鄭伯共平戎乃即奉故太子宜臼踐王位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王命衛侯和爲公錫晉文侯命周東徙雒邑而以岐豐之地畀秦秦始爲諸侯鄭伯掘突武公得東規鄶虢十邑以益國王以益微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武王伐紂居雒邑

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秦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故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於是諸侯力征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齊晉秦楚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繇五霸諸侯恣行不軌而亂臣賊子滋起矣迨平王四十九年而春秋作傷天下之無王又明年王崩嫡孫桓王林立初鄭武公爲王卿士死幽王之難而鄭伯莊得政巳王奪鄭伯

而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春秋王不書天不書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不書戰不書敗蓋不可道也不道其不可道者道其可道者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已焉曰天子令而臣從猶之君臣之義焉是春秋之志也王崩子莊王佗立初王子克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曰不可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及是欲發難王殺黑肩周公王子克奔燕王崩子胡齊立爲僖王僖王崩子閬立爲惠王初莊王有嬖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傅惠王

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圃怨與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奉子頹以作亂不克奔衛構衛燕入王城立子頹王出居櫟鄭伯與虢公胥命于弭奉王歸于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而定而王太子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愛少子帶（甘昭公）欲廢太子而立之齊桓公及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寧周也王恚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逃歸不盟又明年王崩王世子鄭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明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王世子位定而後發喪王子帶召伊雒之戎焚王

城王討叔帶帶奔齊後十年召而復之十三年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與衛滑也不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

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任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禮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屛周今德旣衰於是乎渝周召而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

夫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已而太叔帶通於隗氏狄后王替隗氏叔帶以狄師伐王天王出居于鄭太叔以隗氏居于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王使告難于諸侯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於是晉文公有國矣及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先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取叔帶殺之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勞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辭請隧焉王

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之。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

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乃不敢請受地而還於是乎晉啓南陽襄二十年夏晉文公成霸以諸侯之師却楚敗楚師于城濮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拜命受策出出入三覲盟於踐土諸侯朝于王所已又會諸侯于溫使言之王王狩於河陽晉侯以諸侯朝王蓋是時晉納王王德晉甚重晉會溫將朝王狩而就見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全天王之行也既為王諱又為晉解春秋之忠恕也襄王崩傳頃王壬臣

王班而弟定王瑜立定王時楚子莊伐陸渾之戎次于雒觀兵於周郊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十有八年晉侯使郤克會魯衛曹之師以伐齊敗

齊師于簟使鞏朔獻齊捷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崩子靈王泄

心主先是頃王時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訟於晉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定王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王孫蘇奔晉簡王時周公楚與伯輿爭政而奔晉至是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士匄聽之王叔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難乎其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篳門閨竇之人其能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刑放於寵官之

不勝其富吾能無蕐門閭賓乎惟大國圖之士旬
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
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
以相王室蓋是時王無政王卿士世爭政交訟外聽命
於霸國而霸主不競霸國之大夫主聽斷焉於是乎春
秋患天下之無霸當是時穀洛鬬毀王城靈王生而有
頿甚神聖無惡於諸侯太子晉賢早夭而母弟貴立是
爲景王景王時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
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
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

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

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媚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蓋是時周人不說學原伯魯宣言于朝魯閔子馬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王子朝有寵於王王欲立之傅賓起嬖實謀之未果而王崩單子旗劉子蚠攻賓起殺之立王子猛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劉以王猛居于皇晉籍談荀躒

納王于王城是爲悼王無何崩毋弟匄立爲敬王尹氏立王子朝辭于晉王出居狄泉晉侯使士彌牟景伯問周故彌牟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乃辭朝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之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將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悅乃徵會於諸侯四年晉知躒趙鞅以大師納王于王城且戍之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奔楚十年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曰天降禍於周

兄弟甥舅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於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昭令名則予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東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不勤國之福也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

天子有命敢不敬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乎在冬城成周十四年王使人殺子朝于楚周儋翩率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王出居姑猶晉復納王而定敬王崩傳元王（仁）貞定王（介）哀王（去疾）而王弟叔襲弑王自立爲思王季弟嵬復弑思王自立爲考王三王皆貞定王子也考王封其弟於河南續周公之官職爲東周君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春秋時晉世爲霸主百數十年據河山之固秦楚莫能難王室賴焉已三家滅智氏而分晉威烈王之世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天下爲戰國秦益大三晉不能有禁禦然猶歷安王（驕）顯王（安王[illegible] 弟[illegible]）

貞王定至赧王延乃折而入于秦。

論曰。周自夏以后稷積德垂千祀。而文武乃興。革命而配天。歷三十有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祀。始武王己酉終赧王乙巳饗國長世之盛。終古一見也。周始分封姬姓之國五十餘。後子孫各以父王父所自出字若官若謚若所居爲氏。至不可勝紀。葢漢興九十餘載。武帝復修周于南君之封。比列侯。奉其先祭祀。

周后妃內紀

太史公言夏后興以塗山。而亾於妹喜。殷人興以有娀。而紂之荒孽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而幽王之

禽也淫於褒姒嗚呼王闈內之德關國興替如此夫蓋
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而娠實生后啓迨啓生呱呱而
泣禹八年於外弗子也塗山實子之時陟嵩高石望禹
因名啓母石世稱啓母化爲石蓋其訛也商有娀氏事
無傳焉周自后稷母姜嫄厥德不回以昭受上帝上帝
依焉實始生周事具世紀中古公妃太姜貞順率道質
於德教遷岐胥宇偕與謀焉蓋世有丕德至太任而益
聖太任者摯任氏之中女也爲公季元妃太任之性端
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寢不側坐不邊立不
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

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故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姙子時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以肖而化也太任可謂知肖化矣及文王娶有莘氏之女曰太姒仁明順道思媚於姜任文王之爲西伯也文母治內進窈窕思賢淑以廣徽嗣關雎作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居內而能念臣下之勤勞咨嗟詠歎風王於禮贊審官葛覃卷耳賦焉而武王有亂臣十人邑姜與在則師尚父女也其後乃有宣王后宣姜宣姜有賢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

王嘗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后出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曰妾實不德使王失禮而晏朝天下見以爲王之樂色而忘於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起當伏其辜敢請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增脩於政成中興之名

史論曰懿哉周王壼內之化也本之躬刑漸自南國而流被乎方夏蓋夏殷未有也故思齊大明雅歌之不衰孔子歎關雎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洋洋乎盈耳蓋歎之也他日訓其子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

而立也與。噫。可貴哉。聖人脩齊之化也。

酉吏上編卷之一終

[illegible]

函史上編卷之二

明盱郡鄧元錫箸

周列國志

魯

魯公伯禽者周文公元子也公文王次子生而仁孝篤敬異於群子及武王卽位公輔武王成武功武王崩公相就成王于德而伯禽封魯及三監叛淮夷徐戎並與公輔王東征魯公誓師于費有費誓王嘉魯公功錫山川土田附庸焉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日生以養周公沒以爲周公主故史稱封康叔伯禽於魯衛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始魯公就封周公戒之曰

行矣愼無以有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相今王親又爾叔父於天下不輕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於是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千百人之中如此乎其難也吾常恐失天下之賢人爾愼無以國驕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土地廣大守之以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人衆兵彊守之以畏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博聞強記守之以約夫是皆謙德也汝必勉之其訓以親親賢賢敬故容衆見魯論魯公既受封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故遲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

[illegible]曰吾從其俗簡其禮周公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於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然齊後世其必有篡弒之臣矣善哉觀國乎於政而知其所蓋見者微也故魯俗漸於周公魯公之化尚禮教崇信義有先王遺風國用久存孔子歎焉魯公傳七世至爲魯武公嘗周宣王時入朝王愛其少子戲欲立爲魯世子樊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順也今天子建諸侯而立少是教之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將王命有壅而行誅是自誅王命也誅之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

王弗聽卒立戲爲魯世子即懿公也後果爲兄子伯御所弒王殺伯御問所立仲山甫曰其稱乎王曰何故對曰稱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是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曰孝公故詩稱樊穆仲補袞之闕此見之矣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惠公元妃孟子卒無子繼室以聲子生子息姑巳室宋女生少子允欲立之未果惠公卒息姑賢而長立爲隱公入春秋公觀魚于棠公子彄諫曰彄臧僖伯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

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辯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及卒公傷之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初衛州吁弑其君介宋公求寵於諸侯且伐鄭宋人來乞師公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公不可固請

而行經曰翬帥師疾之也志擅兵也已而翬請殺公子允以除偪且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子允而弑之寪氏子允立爲桓公桓既以篡奪得國而是時宋華督亦弑其君與夷求納賂焉於是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莫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昭違亂之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三年秋翬如齊逆女齊侯(僖)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春公會齊侯(襄)于濼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瀆也謂之有禮禮父母沒女子子不歸寧坊其瀆也毋易
此必敗不聽齊侯通於姜氏公謫之恚以告夏齊侯饗
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遂賊公公薨于車齊殺彭生
以爲說子同立爲莊公莊元年春夫人如齊經書曰夫
人孫于齊不稱氏絕屬也婚姻之禮合二姓之好以爲
宗廟社稷主爲先祖後妻著姓以其夫屬也姜從淫主
弒得罪於宗廟先君是絕屬也父之所絕子不得而復
屬是以義斷者也而母子之屬天性也不可解詩弁曰
孫厥稱曰夫人以是爲通恩然恩不勝義故絕屬而大
歸爲得禮矣則知文姜孫不可以復入莊義斷不可以

復屬生以其私養可也復而正位宮闈不可也沒以其私葬可也薨而大葬廟祔不可也而載驅猗嗟之辱絕於莭矣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此春秋之義也故莊之不能閑其母也以孫而復焉絕而屬焉故也說者曰莊公哀痛以事父誠敬以事母感刑以督下車馬僕[illegible][illegible]不俟命夫人徒往乎不絕之於父正名之爲母者[illegible][illegible]從又何可得制也故去氏絕屬是聖者權也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齊侯會會益數詩南山所爲刺也而春秋會[illegible]書[illegible]莊公會齊侯狩書齊人甚之也已而齊弑其君諸[illegible][illegible]文姜薨葬以

小君故魯之。世有女禍也。自桓莊文姜始也。初文姜欲魯厚於齊。命公曰必娶齊女。而齊女待年不及笄。蓋公生三十有五年矣。始如齊納幣。非禮也。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明年春刻其桷。以將納夫人。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不聽。夏公如齊逆女。而夫人姜氏入。爲哀姜。公命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繇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不聽。初公有庶弟三人。長慶父。次

叔牙次季友而公以支妾命取哀姜年不適無子而與
慶父通娣叔姜生子開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說孟姚許
立爲夫人割臂與盟生子般長矣公有疾問嗣於叔牙
叔牙曰慶父材問季友季友曰父子相繼禮之大節也
不則啓亂臣以死奉般公患叔牙季子使以君命酖叔
牙而殺之公薨子般立慶父使圉人賊之于黨氏季子
奔陳子開立爲閔公請季友於齊季子來歸已慶父卒
弑閔公季友奉莊公子申如邾慶父奔莒季子奉公子
申入立之爲僖公請慶父于莒縊殺之哀姜以與亂故
孫於邾齊桓公召而殺之以尸歸使高子來盟時魯亂

高子將南之甲以至立僖公而平魯魯人賴之後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而慶父有後於魯曰孟氏叔牙後曰叔孫氏成季賢以有功世得政於魯爲季氏魯於是乎有三家亦曰三桓謂桓公所自出也僖公時齊桓公霸公數征與會盟二十有一年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成風公生母須句出也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封須句是崇太皞之祀而脩禮紓禍也公伐邾取須句明年邾來伐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況國乎弗聽及邾人戰于升陘敗績獲公冑懸諸魚門自齊桓公歿楚爭霸時衛睦於楚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孝公思繼霸討二盟來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

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特此以不恐齊師乃還而公子遂復如楚乞師莊公子東門襄仲以伐齊取穀晉伐衛遣公子買戍之楚救衛懼晉責殺公子買說焉而說楚人以不卒戍爲辭蓋猥甚矣當僖公時頗能遵周公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脩牧坰之政國以富實脩泮宮教焉魯於是乎有頌薨子文公與立二年祫于太廟躋僖公僖兄閔弟故躋君子以爲失禮夫禮無不順

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乎僖嘗閔世實爲臣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久矣居子與臣之節而躋之可乎魯頌曰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
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
謂姊親而先姑也故以爲逆祀文公元妃齊女曰出姜
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
東門襄仲屬倭於遂欲立之文公薨遂如齊以請齊惠公繼
亂故新立欲親魯許之遂還遂殺惡及視而立倭是爲
宣公經書子卒諱也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
曰嗚呼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經書曰夫

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不書孫不絕屬嫌若以罪行者然書歸明之國人謂之哀姜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以夫人至自齊即穆姜也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齊侯會公于平州以定公公子遂如齊拜成立非正故也已莒太子僕弒其君以寶玉來奔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孫行父子文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行父使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

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於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兊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公莫能難於是公室卑而季氏得政宣公德公子遂之立之也任其子歸父與之謀欲去三桓遣歸父聘於晉而薨季孫行父宣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不聽遂逐東門氏歸父還自晉至笙壇帷而復命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公子黑肱立是爲成公成公時晉主夏盟公如晉晉侯不禮焉公欲叛晉即楚季孫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力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雖大非吾族也公乃止時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國公如晉將行穆姜請去季孟公以晉難辭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而後行僑如譖公于晉郤犨且賂焉公至晉晉侯不見公還又從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如初公

又申守而行僑如譖季孫行父于晉請執之而斃孟孫蔑晉執行父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宣公弟叔肹子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惠徼周公之福使得事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後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獲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

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於是晉郤犨及季孫行父盟于扈而還之僑如出奔齊季文子召其弟豹於齊而立之刺公子偃徙穆姜於東宮而季氏益專公薨子襄公午立生四年矣歲奔命於晉九年如晉悼公命之冠冠於衛成宮已晉楚爲宋之盟許以其從交相見也公朝于楚楚子昭卒公會葬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文子子武子、以自封使公冶問公追而與之書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

者也問公冶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先是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孫宿以公姑姊妻之其從者皆有賜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孫紇曰必詰盜紇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臧紇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

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
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
民或爲之是以刑罰加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民
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孫莫能難巳逐臧氏紇
奔邾襄公薨子野卒於毀立敬歸娣齊歸之子公子裯
是爲昭公叔孫豹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
是 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
人鮮不爲患季孫不聽卒立之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
衰於是昭公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以是知其不

鄆也元年叔孫豹穆叔會諸侯于虢而季孫宿伐莒取於是莒人告於會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矣請戮其使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請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豹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鮒請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又可戮乎乃為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盍免之以勸事君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

孫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曾以相恐爲國
久矣恐其外不恐其內何居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
庸何傷賈而欲贏能惡囂乎阜入謂叔孫叔孫指楹曰
雖惡是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
三軍魯舊有三軍後削弱二軍而已襄公時季孫宿欲
一卿主一軍之賦益中軍爲三軍以爲名蓋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至是復毀中軍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
子各一盡征之而貢于公而魯公無民當是時晉趙文
子卒公室卑韓宣子爲政韓起六卿爭於賂魯不堪晉求
讒慝弘多昭十年公會諸侯于平丘且盟用邾人莒人

[illegible]公不與盟十五年冬公如晉見止而季孫意如季悼子紇子季平子也叔孫舍穆叔子昭子、一作婼皆見執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夫人齊歸薨大蒐于比蒲晉士之送葬者歸以告叔向曰君有大喪

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器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器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是時季孫專與諸大夫多怨季公若其庶叔父也亦怨之獻弓於公子務人（公為）與射於郊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皆公庶子也公果公賁以告公公以謂臧孫（昭伯）臧孫以難告謂郈孫（昭伯）郈孫以可勸謂子家羈（襄仲孫歸父子懿伯）子家羈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所乃館于公於是公伐季氏入之意如登臺而

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
上以察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許之政
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
弗可知也衆怒不可畜也畜而弗治將蘊蘊畜民將生
心生心則同仇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
使郈孫逆孟孫何忌懿子時叔孫舍昭子如闞叔孫氏之司
馬鬷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
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
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逐之奔而孟
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外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

臣為叔君者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
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于齊次于揚州
齊侯唁公于平陰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
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
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君胙君不過周公以魯
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
早之晉弗從臧昭伯將率諸從者以盟載書曰戮力壹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
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
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二三子好亾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明年春齊取鄆公至自齊處于鄆叔孫舍昭于自闞歸見季孫意如意如稽顙曰子若蠲我何叔孫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意如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歸意如有異志於是齊於其寢使宗祝祈死後七日卒於是乎内外不通又明年宋衛謀納公請于晉趙獻子取貨於季孫辭以難後又明年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誰

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二十有九年公在晉及居于鄆冬鄆潰不能外內也公如晉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趙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使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

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亾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於是季孫從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亾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退而語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

者脊公不得歸初公子公衍先生務人毋誣告公得易位為兄及是公思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乃黜之以公衍為太子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公薨於乾侯書傷失所也季孫使叔孫不敢成子逆公喪于乾侯且曰子家子亟言於君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敢告對曰若立

志則有卿士大夫若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去之明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公子宋立襄公子昭公弟是爲定公季孫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春秋定元年春王無正月定無正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故無正也若曰不正其即位也爾故定哀之間多微辭主人習其辭而問其傳未知巳之有罪焉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子出其君而民服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

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人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
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魯世從其
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
爲庶主所知也昔成季友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
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
上卿文子武子增其業不廢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嫡
立庶於是乎政在季氏今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能國
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自季孫專國陪臣效
尤而南蒯竇谷以費畔曰吾以張公室也意如卒陽虎

欲以璠璵斂仲梁懷曰弗可改步改玉而季孫斯嗣桓

公山不狃與陽虎比而囚季孫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

懷其後季寤公鉏極與公山弗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

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而已更

孟氏禘于僖公正僖閔位順祀以爲名禘焉將享季孫

於蒲圃而殺之不克戰于國都矢著于莊門脫甲如公

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入于讙陽關以叛

出奔齊已奔晉亂甚矣經不書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

盜而已矣盜竊重器誰之爲也先其本而已矣虎南蒯

犯弗擾未始不以張公室爲口實春秋奪之而不予微之而不著以貴治賤不以賤治貴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故曰是盜而已矣於是季孫斯思難言於定公舉孔子爲司寇攝國政魯以大治定十年公會齊侯景于夾谷孔子相犂鉏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用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慙謝將饗公孔子謂梁丘據曰旣成禮矣而又饗之是

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饗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饗於是齊侯自慙失義來歸魯鄆讙龜陰之田時孔子行乎季孫季孫不違乃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過制請損之於是命墮三都叔孫州仇（武叔）帥師墮郈季孫斯（桓子）仲孫何忌（懿子）帥師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公入季氏之宮登臺焉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不狃奔齊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陽不知我不墮伐之不克無

何齊歸女樂以沮孔子季孫斯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公薨子哀公蔣立立十二年而冉有用於魯有功魯人思孔子迎之衛孔子反于魯十六年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生不能用沒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已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三桓攻公公孫于衛已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公以歸居于有山氏子悼公立三家如君而君畀於三桓之家悼公薨子元公嘉立元公薨子繆一作衍立繆公顯立繆公賢以公儀休為政子

穆子思爲臣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
困匱國稍康然終弱甚不復振也至曾孫平公用樂克
爲政以克言欲往見孟子然竟沮又三傳至頃公乃爲
楚所滅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有四世
論曰昔尼父於魯數數然矣曰吾其東周又歎其一變
至道至觀于杞宋傷夏商無徵曰吾魯何適重之矣及
太史公次魯世家歎之曰何其亂也其揖讓之禮則從
矣而行事何其戾也蓋孔子志周公寤寐六典之行又
世魯人於是乎本魯史作春秋假周公之後而寄之禮
重魯者重周公也

衛　衛姬姓侯爵自武王平殷封弟康叔於殷以靖殷作康誥酒誥歷十世爲武公和德稱睿聖入相王有功風淇澳雅抑初筵作焉子莊公揚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不答於公以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者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卒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巳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

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

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巳州吁弒桓公戴嬀歸于齊

莊姜賦燕燕送焉賦日月終風悼焉而州吁請宋釋憾

于鄭將宋魯陳蔡之師以伐鄭衛人所為賦擊鼓者也

隱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

未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

不戢將自焚也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以大義滅親且也在微能諫卽變知通入老而蟄起而鷹從石子其猶龍乎碏靖伯孫於是衛人立晉曰宣公宣公烝於夷姜生子伋爲之娶於齊而美自取之生壽及朔夷姜縊詩人賦匏有苦葉譏新臺者也宣姜句子伋公使諸齊使

[illegible]之而殺之壽子以告使之行伋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將行壽子飲之酒而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又殺之詩二子乘舟之所爲賦也宣公卒衛侯朔立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朔之立也立公子黔牟朔奔齊齊襄率諸侯納衛朔于衛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殺左右公子黔牟奔周朔何以名絕也曷爲絕之犯王命也而二公子之立黔牟亦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曰本枝百世謂此也自衛莊宣淫溺女成俗耻心亾而淇沬上宮之間風潰

放泆鶉奔桑中作焉惠公卒子懿公赤立白惠公殺伋
得位至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而懿公淫於樂好鶴鶴
有乘軒者狄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位
余焉能戰是以甚敗狄遂滅衛衛思立太子伋之後伋
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
曰黔牟得立出奔周者也其一曰昭伯昭伯已前卒故
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齊桓
公霸率諸侯伐翟爲衛城楚丘文公當滅亡後輕賦平
罪身自勞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與百姓同苦以收
衛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定之方中

于旄所爲賦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十八年邢狄伐衛文公朝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有衆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懼而退其後齊桓公薨宋襄公以曹衛邾之師伐齊殺武孟無虧立孝公邢人狄人伐衛以救齊衛遺禮至以昆弟仕焉從邢子巡城掖以投城外而殺之因滅邢諸侯不生名春秋書衛侯燬滅邢滅同姓也董子曰滅同姓名爲其背本祖而忘先也末年晉文公以公子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焉旣得國伐衛而文公薨矣子成公鄭出奔楚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元咺不廢

命奉叔武以守。已晉人復衛侯。甯武子俞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入。叔武方沐。聞君至。喜捉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元咺奔晉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為坐。不勝。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于京師。深室。甯俞職納橐饘焉。晉人使醫衍酖

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得不死魯僖公爲之請乃釋衛侯衛侯再出而終有衛國武子之力也孔子歎之曰其愚爲不可及焉秋衛殺其大夫元咺成公薨傳穆公遬定公臧獻公衎立衎定公庶子也無道戕孫林父甯殖食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介帑於戚而入伐公公奔齊及境使宗祝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予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予三罪也告亡而已毋告無罪孫林父甯殖乃立

定公弟剽爲君曰殤公後十二年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求復喜曰必子鮮在使公子鮮子鮮獻公之母弟鱄也子鮮不可敬姒命之曰君無信懼不免也強之乃許以公命命喜曰苟反政繇甯氏祭則寡人於是喜弒其君剽而攻孫氏衛侯衎復歸于衛孫林父以戚入于晉晉人率諸侯以伐衛執衛侯已而歸之明年衛侯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止之不可託於木門終身不鄉衛國而坐亦終身不仕穀梁曰子鮮急納其兄而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乃

繼衛邯鄲。其去也有合乎春秋初太叔文子聞衛難曰。嗚呼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弗定必不免矣獻公卒傳襄公靈公而衛有蒯聵輒之亂靈公多外嬖夫人南子淫於內世子蒯[illegible][illegible]奔公命公子郢後對曰郢也不足以辱社稷有[illegible][illegible]之子輒在公薨輒立曰出公晉趙簡子納故太子[illegible][illegible]于戚孔悝開之得立爲莊公已逐悝盡去衛之[illegible][illegible]者而背晉於是趙

轢閭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後復入暴爲國人所弑而復入出公衛益衰不振至戰國自貶號曰君比秦而滅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或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齊　齊姜姓侯爵炎帝之裔也有虞時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姜氏國于呂逮商末而微呂尚德賢聖仰給於屠釣以老困甚聞西伯善養老行歸之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霸王之師於是

西伯出遇尚於渭之陽異其氣貌且老矣與語大說之曰自吾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武王即位師尊之號曰師尚父王伐商皆太公本謀故其詩曰惟師尚父惟時鷹揚亮彼武王燮伐大商會朝清明以佐命功封於營丘國曰齊公就國旅宿逆旅之人相語曰客寢甚安非就國者公聞之攬衣宵行質明而至因其俗簡其禮建國本齊以大治而人民多歸齊子丁公伋見顧命後十二世爲僖公入春秋與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蓋其信也襄公諸兒淫無道殺魯桓公通其夫人

誅殺數不當國亂亂將作鮑叔牙奉次弟公子小白出奔莒及無知弑襄公召忽管仲奉少弟糾出奔魯已齊人殺無知大夫高傒陰使人召小白於莒而魯人亦發兵納糾小白先入得立爲桓公桓公既得國使鮑叔爲宰辭曰君惠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必若治國家則非臣之所任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

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人請於魯曰子糾兄弟弗忍誅也請栽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殺子糾及召忽獨因管仲以來使鮑叔牙逆受於堂阜脫桎梏焉公親迎之郊禮饗之廟而問政管仲對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爲民紀而謹用其殺生貴賤貧富之六柄焉公問何謂成民之事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龎其事易故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

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其斷制。旦暮從事。器尚完利。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觀豐凶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四時。具備其用器。耒耜耞芟。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均種而疾耰之。以待

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脫衣就功茅蒲襏襫沾
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旦暮從事於田野
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恒爲
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
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士則多賢
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
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
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立三官之臣工立三族
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公曰伍鄙若何對曰相地而衰征

則民不移政不遺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公曰善寡人欲修政以干時于天下其可乎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於愛民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善民富以親則可使之乎對曰舉財長工以正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以濟百姓行之無私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

民之道也公曰善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寬征役而敬百姓公曰國安矣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制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

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孝於父

毋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

於境外女三嫁入於舂穀夫是故民皆勉於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若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若爲善於家是故士不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有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蓋管仲相三日而定政三月而論百官乃言曰於今之臣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辟土聚粟衆多盡地之利臣不如寗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鼓之而三軍之士不旋踵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若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

亾不撓富貴臣不如　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於是祿賢
能均力政其下令如源務順人心俗之所欲因而予
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而
國人大説重聘幣親諸侯反四鄰之侵地乃脩封疆南
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革車八百
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先征之而霸功立二年伐譚譚
子奔莒譚無禮也四年滅遂會北杏平宋亂遂不至也
五年會魯侯于柯將盟魯人曹劌登刼盟曰願反汶陽
之田管子顧公曰許諾已盟而悔之管仲曰無已許之
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失天下之諸侯不可

故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桓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也巳宋背北杏之盟公請于王王命單伯會師以伐宋會于鄄宋服也明年復會鄄齊始霸也鄭侵宋桓公以宋衛伐鄭會宋陳衛鄭許滑滕諸侯同盟于幽鄭成也書同盟志同欲也穀梁子曰同尊周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當是時王室多故四夷交侵燕有戎患邢衛有狄患楚僭王猾夏江漢宋鄭之間無慮多楚患而是時魯莊公薨夫人慶父淫於內子般卒閔公弒魯於是乎

驪年無君桓公遣仲孫湫如魯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去之柰何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姑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亾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公曰善於是召哀姜而鴆之遣高子如魯涖盟定僖公而還於是山戎伐燕齊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俾燕脩王貢而還燕伯送桓公遂至于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於是割燕君所至地以畀燕而諸侯益附狄伐邢管仲言於桓

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
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
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遂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逐狄
人具器用城夷儀而遷之師無私焉已狄滅衛公救衛
爲衛城楚丘立衛文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
三千人戍焉歸衛侯乘馬祭服牛羊豕雞狗皆三百歸
衛夫人魚軒重錦衛人所爲賦木瓜者也邢遷如歸衛
國忘亡桓公會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穆
曹伯昭以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
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

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楚未有服辭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楚服已師退次于召陵桓公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公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

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
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而楚平
王世子之母死惠后生叔帶變欲立之桓公率諸侯會
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鄭伯逃歸不盟公伐鄭楚人
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明年復伐鄭管仲曰招攜以禮
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公乃修禮於諸侯鄭子
華聽命於齊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
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臣以鄭爲內臣將許之管仲曰
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
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

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也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會而列姦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公辭焉子華繇是得罪於鄭而鄭伯乞盟惠王崩王世子以太叔之難告桓公會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伯於葵丘盟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

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對曰天威不違顏

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爲天子

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巳王子帶與戎翟謀伐周桓公使

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仲辭曰臣賤有司

也有天子之貳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

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曰督不忘

毋逆朕命仲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於是桓公稱曰寡

人南伐至召陵望于熊山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西

伐攘白翟之地遂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熊耳而還諸

侯莫違寡人聽仲父之力也管子既任政於齊曰吾欲

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癸丘之會宰周公蒞盟還遇晉侯獻晉侯後於盟而懼宰周公曰君無患焉夫齊侯好專務施而不務其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

吾聞惠難徧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勤焉明年楚伐徐桓公合諸侯以救徐伐厲不克救會諸侯于淮而還東畧也迨季年管子疾公問焉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孰能以國寧乎管子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孫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孰其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其不能以國寧何也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屈賓胥無之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屈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

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其隰朋乎公出仲喟然嘆曰天之生朋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存哉是歲管仲隰朋皆卒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始桓公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子十餘莫適立公薨五公子相攻爭立尸蟲出于戶莫爲棺後六十七日無詭立乃棺立三月弒宋納太子昭爲孝公孝公立桓公乃葬孝公卒公子潘殺孝公子而自立曰昭公昭公卒弟商人弒昭公子舍而自立曰懿公懿公驕好兵伐魯伐曹民不附虐邴歜閻職而近之爲所弒齊人立公子元曰惠公無詭孝昭懿惠

皆桓公子然皆立于亂齊以失霸惠公卒子頃公無野
立是時晉主夏盟數世矣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
帷婦人而觀之郤子于躄登婦人笑於房郤子怒誓必報
會齊伐魯北鄙敗衛師于新築衛孫桓子魯臧孫皆如
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
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於是郤克將中軍會魯衛伐
齊陳于鞍邴夏御頃公逢丑父爲右公曰余姑剪滅此
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遂敗績逐之逢丑父與公易
位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免韓厥獻丑父郤子曰人不

難以死免其君殺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免之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頃公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
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郤克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
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君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
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
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之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
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濟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乃許之於是齊反魯衛之侵地服于晉頃公歸弛苑囿薄賦斂賑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國忠敗焉公卒子靈公環立

於晉晉荀偃伐齊靈公登巫山以望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靈公畏其衆也走郵棠太子光與郭榮叩馬諫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不聽太子抽劒斷鞅乃止初靈公旣立太子已嬖子牙立之遂東太子光東垂從之靈公疾崔杼迎太子元而立之爲莊公殺子牙莊公暴伐衛遂伐晉上太行入孟門取晉朝歌又騤湮于崔氏爲崔杼所弒立公異母弟杵臼而相之曰景公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

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乃還已崔杼以慶封滅其家而縊而慶封專齊齊大夫傾其逐之景公[illegible]聚斂然特能聽用晏子嬰之言嬰卒而陳氏得政於是景公立五十有八年老矣惡言嗣事有嬖妾賤無行生子荼欲立之憚發之口諸大夫請立太子輒言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及疾病乃以荼屬國夏惠子高張昭子而立之盡逐群公子景公薨陳乞鮑牧立公子陽生為悼公殺孺子荼及國夏高張奔莒已吳伐齊國人弒悼公以說吳而陳恒弒簡公後三傳而田氏遂卒有齊國

論曰昔太史公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

三千里乃其民闊達多匿知曰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爲諸侯會盟主爾伯不亦宜乎孔子贊管仲曰微仲吾其被髪左衽蓋許之也獨嘗譏其器小乃王心則天而道矣

〇宋　宋微子啓之後也微子殷王帝乙元子紂庶長兄有聖德箕子請立之王不聽而紂立爲淫虐不道箕子請微子曰王子我舊云覆亂子子少去之王子不出國且傾而微子去之周語見尚書微子篇　周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於殷武庚以叛誅命微子爲上公脩殷禮奉其先祀事傳世至宣公入春秋宣公讓國於其弟和是爲穆

公穆公且死召大司馬孔父謂之曰先君舍與夷宣公子、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問與夷其何辭以對請必奉之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穆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使公子馮出居鄭而卒殤公立即與夷、伐鄭以馮故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為宰華督所弒於是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曰莊公莊公卒子閔公捷立宋大水魯遣使來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魯臧孫辰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

其亾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明年宋南宮萬弒閔公公子御說立曰桓公

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請立之公命子魚目夷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不順乃立襄公襄公立使子魚爲左師以聽政故魚氏世爲宋左師時齊桓公薨宋襄公欲合諸侯以繼霸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則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亾國以屬

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不聽已而爲曹南之會求諸侯曹不禮焉公圍曹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其君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不聽十二年爲鹿上之盟求諸侯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亾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公與楚期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吾與之約矣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

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
以至於此子魚曰諾歸設守楚使謂宋人曰子不與我
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曰　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
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
子魚迎宋公以歸公猶不悛子魚退太息曰禍猶未艾
未足以懲君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子魚
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弗聽及楚
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
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襄公違子魚言以卒困於楚而薨子臧公

王臣立君子曰宋襄霸之反也彼其人情烈似義我復

貪信小不恐似仁而施之不當爲悖也成公卒子昭公
杵臼立昭公欲盡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君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君若親之
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
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樂豫舍司馬而讓公子卬
六卿乃和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公子鮑禮
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七十而上無不饋貽也時
加羞焉無日不數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
親自桓而下無不恤也昭公田於孟諸國人奉公子鮑

以因襄夫人而弑之鮑立曰文公昭公子因戴桓莊之族以作亂殺之使樂舉爲司寇以靖國楚伐宋宋懲其賴華元以情告子反而平語具楚事中文公薨始厚葬用殉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矣臣治煩去惑者也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共公固立共公薨平公成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我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出奔晉左師將止之魚府謂左師曰右師反必討討是無桓族也魚石曰六官皆桓族右

師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右師多大功國人與之如不
反吾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雖亡
必偏自往止右師于河上右師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
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蕩澤魚石及五卿出舍于睢
上華元使止之不可自止之又不可則決睢澨閉門而
登陴五大夫遂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
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已平公三年楚子廿六鄭伯成納
宋魚石會伐宋華元如晉告急晉欒黶會衛曹莒邾滕
薛爲宋討魚石圍彭城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人以宋
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伊戾爲太子痤內師而

無寵楚聘晉過宋太子請野享楚使公許之伊戾從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與楚客盟矣公曰我子也何求對曰欲速使視之信囚太子太子縊而死徐聞其無罪也烹伊戾歷其平元景國多難華向桓魋交亂羣大夫出亾又數傳入戰國公偃東敗齊南敗楚西破魏而自王淫於酒婦人齊與楚魏共伐宋曰宋其復爲紂所爲乃誅滅之而三分其地

論曰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三世襄公如脩仁行義欲以求諸侯而竟困所謂仁者非仁而義者非義也天不饗殷乃宋猶列上公有國土茲兹數百年

豈非契成湯之遺烈耶。嗚呼盛矣。

函史上編卷之三終

函史上編卷之三

明 盱郡劉元錫 纂

周列國志

晉

晉武王子叔虞封國也武王崩成王幼與叔虞戲削桐葉爲圭以與叔曰以封若史佚請擇日封叔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封叔虞於唐國河汾之東子燮父以南有晉水改國曰晉自唐叔至于穆侯凡八世晉穆侯娶齊女爲夫人伐條生太子仇後伐千畝生少子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

曰成師成師大號名者命也今嫡庶名逆皆其亂乎後成師封曲沃號曲沃桓叔曲沃大於翼而桓叔好德晉國衆附焉詩人所爲賦揚之水椒聊者也後六十七歲而曲沃武公伐翼弒哀侯代晉武公卒子獻公詭諸立患桓莊之族偪盡殺羣公子而多智好兵闢壤以封國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已伐犬戎得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最後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會晉滅耿滅霍滅魏姬乃賂於外嬖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

埸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使重耳夷吾主
夷與蒲可威民而懼戎矣晉侯曰善城曲沃使太子居
之居重耳於蒲居夷吾於屈惟二姬之子在絳士蔿言
於太子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
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爲吳泰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
與其及也已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冢
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

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退見世子。世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謂廢乎。狐突請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行而安民。子其圖之。不聽。已而驪姬果深譖世子。世子進胙於公。姬毒而獻。公祭之地。地墳。食犬犬斃。姬泣曰。賊繇世子。公信之。遣人殺世子于曲沃。或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

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曰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於是獻公使寺人披伐蒲蒲人請保重耳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得人而較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翟使伐屈夷吾奔梁於是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而立之病且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

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
君殺正立不正廢長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
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
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謀也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
克弑卓子荀息死之於是里克及平鄭召重耳於翟重
耳告舅犯舅犯狐偃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未固終必槁
落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重耳辭焉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
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
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吾子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

孺子其辭焉亡人無寳仁親以爲寳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爲利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於是公子出見客辭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於是秦伯以爲仁諸大夫服其義而夷吾以賂故得入爲惠公惠公許賂中大夫既而殺里克以爲說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謝緩賂私於秦伯請出君而納重耳還弁

其黨殺之方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既復國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穆姬怨之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於是秦伯伐晉戰于韓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子金且召之飴甥教之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

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呂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親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

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必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於是復晉侯巳惠公疾亟子圉質於秦自秦逃歸公卒圉立是爲懷公忌羣公子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巳則不明而殺人以

違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於是
內外皆怨初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賢士之從者五人
狐偃趙衰顛頡魏犨武子胥臣司空季子在狄十二年狐偃曰
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為可以成事也奔而易達困而有
資休以擇利可以戾矣矣戾久將底誰能與之蓄力一紀
可以遠矣齊侯長矣管仲沒矣謀而無正衰而思始以
追前言求善以終皆以為然乃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怒子犯曰天賜也民以
土服必獲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焉桓
公卒國亂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與從者謀

於桑下蠶妾在上聞之告姜氏姜殺之言於公子曰從
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除之矣子必從之自子之行
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
子而誰公子曰吾不動矣姜曰不然書曰懷與安實敗
名昔管敬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
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失道久
矣從者之謀忠矣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
可從子必速行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
曹文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馬二
十乘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

弗及也晉公子離外之患而天未靖晉國殆將啓之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毛羽齒角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之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繇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於是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送公

子干秦秦伯乃納公子于晉立之殺懷公于高梁除呂郤之偪而晉國大定是爲文公蓋是時公亡在外十九年年六十有二矣於是列三等賞從亡之士曰夫道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者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又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又其次矣晉人聞之説明年王室有太叔帶之難王來告難晉侯遂定王于郟語具周紀中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原爲王守不下晉侯圍原命具三日之糧不降則去之三月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寳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

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於是歸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寛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舉善授能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故舊胥藉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良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國以大治四年楚子會陳蔡鄭許之師以圍宋公孫固來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決策功首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晉將中軍即上卿執國政者郤音隙晉公族以采邑爲氏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郤縠卒先軫將中軍隰叔後封于先爲先氏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於是晉侯入曹伐衛宋使如晉師告急齊秦未可公患之於是用先軫計使宋人賂齊秦而藉之告楚執曹君分曹衛之田以怒楚於是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

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戰而後圖之主謀公説乃拘宛春於宋私許復曹

衞而曹衞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師次于城濮楚衆欲止子玉不可進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畮畮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鬭勃請戰晉侯使欒

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
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
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
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
木以益其兵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陳蔡奔楚右師潰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先
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楚
左師潰楚師敗績晉侯館穀者三日而還楚子聞之怒
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文公立九年而薨子襄公驩立秦襲鄭滅滑用先軫晝子墨衰與戎敗秦師于殽語具秦穆事中襄以繼霸而陽處父盟魯侯文公士縠及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敖盟于垂隴實始以大夫盟諸侯六年蒐于夷時先軫死秦師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卒矣公欲使箕鄭父先都將

上軍士穀梁盆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使狐射姑將中軍狐偃子趙盾佐之趙衰子宣子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處父趙成季之屬也黨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盾於是乎得政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必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殺陽處父而奔狄狐氏後不立穆嬴日夜抱太子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

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曰先君奉此子也屬諸子今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之乃背先蔑立世子以禦秦師敗之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盾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晉侯立故也魯侯後至辭焉魯公子遂會盾盟衡雍實始以大夫主諸侯先克奪蒯得田箕鄭父先都士穀作亂賊先克晉殺其大夫先都士穀及箕鄭父滅先氏而召士會於秦實始大夫專殺生已而靈公長不君斂厚而刑淫趙盾士會患之將諫士會曰諫而不聽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曰人誰

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於是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輙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

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而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弑之以迎盾盾未出山而復成公黑臀立文公子靈公季父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邾文公次妃生捷菑晉出也而元妃齊姜生貜且文公卒趙盾以

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曰貴則皆貴然獲且也長郤成子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及楯卒郤成子爲政以勤求諸侯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能勤有繼非勤何以求人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成公薨子景公孺立於是荀林父爲政中行氏楚伐陳圍鄭荀林父將中軍以救鄭敗于邲而楚霸語具楚莊事中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士渥濁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艾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

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何以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潞子嬰兒之夫人。景公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公欲伐之。諸大夫曰。不可。酆舒才。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雖才何益。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

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公從之。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殺酆舒。以潞子嬰兒歸。穀梁子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已士武子會滅赤狄甲氏。景公請于王。以黻冕命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善人遹。則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國無倖民。此之謂矣。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無善人之謂也。士會如周。平王室。定王享之。問殽烝。不能對。歸而講求典禮。脩晉國之法。晉數世賴焉。明年。郤獻子克聘於齊。躄。頃公帷婦人而笑之。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能報。無能

渡河范武子士會召子燮而謂之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老郤克爲政伐齊敗齊師于鞌語具齊事中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而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之免矣當是時晉政多門寺奪無當諸侯多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illegible]饒而近盬國利民樂不可失也

時韓獻子厥將新軍矣公揖而入獻子從立于寢庭公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惡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之數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於是晉遷新田自晉攘楚成霸而兵爭於鄭數世矣至是楚伐鄭欒武子書將中軍救鄭楚師還晉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知莊子荀首范文子燮韓獻子厥諫曰還師全吾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遷而不已又怒

楚師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盍從衆乎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從衆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乃遂還郲之戰楚熊負羈囚知罃（莊子子）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莊子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平）吾不可以苟射故也（使人謂已矢盡不虞射）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還至是荀首佐中軍矣歸公子穀臣與連尹之尸于楚求智罃楚子送之曰子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

外臣首首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厚爲之禮而歸之於是晉楚始平十二年晉始作六軍景公薨子厲公州蒲立而侈楚伐鄭鄭違晉即楚晉侯將伐鄭范文子燮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興師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能也以遺能者若我

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武子不可於是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不聽甲午晦楚晨厭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文子子宣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亦唯天所授何必楚文子執戈而逐之曰童子何知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

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
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
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
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
矣曰虔卜於先君也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
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持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
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告公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
擊其左右左右奔而三軍聚于王卒必大敗矣於是楚

師敗績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戎車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及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無何卒於是厲公乃大侈多外嬖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郤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遂殺郤錡郤犨郤至尸諸朝執欒書中行偃於朝既而舍之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況君乎二三子不

能事君焉用厥也書偃殺胥童遂弒厲公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初晉會諸侯于柯陵魯成公見單襄公朝憂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君何患焉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公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體不相從其心異矣何以能久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

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
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
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
盡言齊其有乎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釁可以取
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明年而晉釁作公孫周者晉襄
公曾孫惠伯談子也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
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
及人言利必及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單襄公疾
病召其子告之日必善晉周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及
是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于京師立之是爲悼公生十

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子周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其而從君。神之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晉悼公既即位。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使士渥濁爲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即賈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欒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

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使韓獻子于厥爲政順德勤事會單頃公合諸侯同盟于雞澤謀不協也公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悼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

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悼公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鄢陵之戰晉呂錡射楚子

中目以鄭故故鄭堅即楚至是楚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於是師于台谷以救宋已伐鄭城虎牢鄭請成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用公子騑晝又即楚晉會諸侯之師伐鄭師于汜鄭又請成知武子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弊楚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將盟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駟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韓獻子

日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息
兵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
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侯歸謀
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
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
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
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一年公會宋公魯侯衛侯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鄭請成乃會于蕭魚於是晉侯赦鄭囚納斥候禁侵掠
悼公之有禮與信也初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絳納虎

豹之皮請和諸戎悼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
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
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衰后羿自鉏遷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
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
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
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娛羿于田而樹之詐慝以取其
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

死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

實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和焉及是鄭人獻女樂於晉公以鄭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

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氏於是乎有金石之樂韓獻子老矣知武子罃爲政專焉而後從事於是六卿大和無何卒悼公蒐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中行獻子伯游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

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世休和可不務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厚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繇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繇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

敝。恒必蹶之。悼公立十四年而薨。子平公彪立。范宣子爲政。士匄諸侯之幣重。欒祁譖欒氏。士鞅爲之徵。宣子子獻子乃逐欒盈。兩會諸侯。盟以錮之。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舒以入絳。宣子懼。欒王鮒曰。欒氏多怨。子在位。欒氏自外。何懼。欒氏所得。唯魏氏。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凶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使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鞅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之驅。僕請曰。何之。鞅曰。之公。范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

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必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北盈奔曲沃而誅初欒黶惡士鞅逐之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王對曰其欒氏乎汰虐已甚然黶猶可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子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曰善爲之請於晉而復之宣子滅欒氏嬉其黨羊舌虎及焉囚叔向樂王鮒見之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繇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大夫老矣。乘馹而見宣子曰。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祁大夫請老、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代、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爲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平十年趙

文子武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或相侵則討
而使歸其地諸侯是以睦於晉於是晉楚搆難數世矣
厭於兵宋向戌善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起宣子曰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
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
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
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
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

至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丙辰邾悼
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
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若能使秦君辱於
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向戌復於子木子木使馹謁
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陳蔡曹許之大夫
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
惡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其若我何將盟于宋西門之
外子木令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

無乃不可乎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信趙孟患之告叔向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且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夏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文子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

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晉楚平而楚卒先晉夷德僭不可邇也經先晉重晉也晉中國也於是宋公平魯侯襄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皆朝于楚從宋盟而春秋患天下之無霸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子木歸語楚子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問之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

一也不欲顯君相遺老盾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
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今七十有三年矣史趙
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亦隱士文伯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矣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
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
多虞不能繇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
謝不才使助為政辭以老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
廢其輿尉魯使者歸告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
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
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

而後可魯襄公薨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
未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晉人讓之曰以
敝邑之爲盟主繕館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對曰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
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
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
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
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
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
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車馬有所賓

從有代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贏（贏受也）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乃築諸侯之館十七年趙孟會楚公子圍及諸侯盟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

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以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懼之。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

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子大叔告人曰。張趯知矣。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不為君譏既而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平公。許之。晏如晉致女而晉築虒祁之宮。諸侯畢賀。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晏子從叔向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咻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肸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而後公室從之、盻之宗十一族、平公唯羊舌氏在而已、盻又無子、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甍傳昭頃而六卿益專、主夏盟平王室亂而晉以法相滅、滅祁氏羊舌氏、分其邑、公室益微、當是時、楚不振而吳強、通於上國、與晉爭諸侯、定公時、趙鞅殺邯鄲午、圍邯鄲、范中行氏相與睦而伐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知伯荀躒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二臣始禍、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與韓魏奉公、以伐范中行氏、荀寅士吉射、較不勝、奔朝歌、復趙氏、而四卿益專、出公之世、知伯瑤專國、與趙韓魏共滅范中行氏、分其地、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反攻出公、出公奔齊、知作乃

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子大叔告人曰張趯知矣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不爲君譏既而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平公許之嬰如晉致女而晉築虒祁之宮諸侯畢賀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晏子從叔向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　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肸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而後公室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平公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薨。傳昭頃而六卿盆專主夏盟。平王室亂而晉以法相
滅。滅祁氏羊舌氏，分其邑。公室盆微。當是時楚不振而
吳強，通於上國，與晉爭諸侯。定公時趙鞅殺邯鄲午，圍
邯鄲。范中行氏相與圍而伐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知伯
荀躒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二臣始禍，獨逐
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與韓魏奉公以伐范中行氏。荀
寅士吉射較不勝，奔朝歌。復趙氏而四卿盆專。出公之
世，知伯瑤專國，與趙韓魏共滅范中行氏，分其地。公怒，
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反攻出公。出公奔齊，卒作乃

立昭公曾孫驕曰哀公傳幽烈孝靜凡四君而韓魏趙滅知氏代晉爲諸侯

論曰晉自文侯王東遷焉依至文公久於外而踐國得士足相故譎而不鷙詐而有章於是乎世爲霸主百餘年宗周賴焉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而禍作後乃六卿權並而爭晉卒以亡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鄭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初封鄭百姓便愛之爲幽王司徒王以褒姒故治多邪桓公憂之用史伯言東徙其民於雒而開虢鄶十邑已而死幽王

之難。鄭人立其子掘突曰武公。公爲王司徒。善於其職。好賢樂善。詩人所爲賦緇衣者也。娶於申曰武姜。生大子寤生。弗愛。愛少子叔段。欲立爲太子。公弗聽。武公卒。莊公寤生立。姜爲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請更之。公曰。夫人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貳爲己邑。至于廩延。公子呂曰。

厚將得衆且奈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已太叔將襲

鄭夫人啓之公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段段

奔鄢經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鄭志也且譏失教鄭伯遂寘武姜于城

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君久之潁考叔有獻

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

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

入大隧逆姜出賦而融泄也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

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莊公性果忍善征，文明於時，與權既克許，則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既敗王師于繻葛，王傷于師，則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吾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逆惡不遂，以能犯大難而竟免其身。莊公卒，子昭公忽立。宋人欲立雍姞之子突，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仲乃立厲公突，而昭公出奔衛。已厲公

惡祭仲專使其壻雍糾賊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櫟昭公復入立爲高渠彌所弑公子亹立亹爲齊所殺子儀立而傳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迎厲公復入而公殺傳瑕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曰必無貳社稷有主而外其心何貳如之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濟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縊而死厲公立四歲亡君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而卒歷文捷穆蘭靈夷襄堅悼瀆成睔之世鄭內多亂晉楚爭成

國無日不受師幾不能自存語具晉楚事中及公子騑
弑僖公髡頑子嘉立曰簡公簡公在位久子展子西爲政
已屬國於子產子產維國以禮寧民以惠以君子之道
輔之而安又國多君子鄭以久存至戰國時乃爲韓所
滅

函史上編卷之四

明盱郡鄧元錫箸

周列國志

楚　吳　越　楚芉氏其先重黎之後也帝嚳命曰祝融夏殷時嘗爲侯伯文王時鬻熊爲文王師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得熊繹而封之楚居丹陽（今荊州枝江）夷王時王室衰而楚子熊渠者甚得江漢間民和自以蠻夷也不與於中國之號謚乃並立其三子爲王至蚡冒大倨自立爲武王傳子熊貲（文王）始都郢伐申伐蔡憑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子熊囏（古艱字）立欲殺其弟頵

成王頵奔隨與隨人伐楚弑堵敖而代之（是爲成王楚人謂未成君曰敖）而鬬穀於菟爲令尹穀於菟緇帛以朝鹿裘以處食朝不謀夕以憂勤于社稷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於苑以爲功使爲令尹而悉以舊令尹之政告之以靖國楚闢地千里於是齊桓公有召陵之師桓公薨楚會孟執宋襄又敗之泓晉文公始霸敗得臣於城濮後楚成爲子商臣所弑（穆王）商臣死子旅立國人所謂楚莊王者也立三年淫于樂不聽正令有諫者死伍舉曰願進隱楚子曰何舉曰有鳥在阜三年而不飛不鳴是何鳥也楚子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

知之矣大夫蘇從入强諫楚子曰若不聞吾令乎對曰
聞之殺身以明君臣之隠也於是楚子乃罷淫樂聽
政任伍舉蘇從以圖政於是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
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
謀徙於阪高蔿賈孫叔敖父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
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
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
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廪同食以伐庸秦人巴
人從楚師遂滅庸舒蓼叛楚楚滅舒蓼而疆之及滑汭
盟吳越而還國以富强若敖越椒作亂滅若敖氏箴尹

克黃者令尹子文孫也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楚子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之姓曰生焉楚子召孫叔敖蔿艾與其政問國是叔敖曰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楚子曰定之當何如叔敖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繇富貴士驕君曰君非我無繇安殆君或至失國而終不悟士至飢寒而終不進則國是無定矣夏桀殷受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危亡而不知楚子曰善願相國與諸侯大夫士共定國

是矣寡人豈敢以取舍自爲是陳靈公宣淫于夏氏夏徵舒弒靈公中國不能討楚子謂陳入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楚子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曰可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

吾未之前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晉主夏盟而賂鄭。鄭受盟于楚。復徵事於晉。楚子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袒肉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得國無赦。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於是晉荀林

父（桓子）帥師以救鄭及河聞鄭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農工商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繇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師遂濟鄭使皇戌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

師驕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

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以好對疏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毋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又使人求成于晉晉乃許盟盟有日矣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克曰二憾往

矣弗備必敗蔿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蔿子不聽已而楚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走晉人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懼楚子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毋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大敗隨季殿其卒而退獨不敗潘黨言

於楚子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盍收晉尸築之爲京觀乎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章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章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爲

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事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作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誰適歸歸於怙亂者夫明年晉殺其大夫先縠楚申冊聘于齊不假道於宋宋殺之楚莊怒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遂伐宋宋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川澤納汙山藪藏

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隕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命考終又何求楚子義而舍之楚圍宋食且盡司馬子

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命于楚子楚子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楚子曰嘻甚矣憊雖然今吾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楚子怒

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乎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乃引師而去之故外平不書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大其平乎已也

楚莊卒子審立共王

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楚莊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子反乃止楚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巫臣使於齊過焉取以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是其自

爲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
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
且棄之何勞錮焉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
臣請於晉得使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教吳乘
車射御教之戰陳吳始伐楚伐徐入州來子重子反於
是乎一歲七奔命楚共伐鄭晉師救鄭晉敗楚於鄢陵
射楚子中目而晉悼公繼霸楚莫能與爭於是楚子疾
告大夫曰不穀不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
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亾師于鄢辱社稷爲大夫憂若以
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所以從

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五命而許之秋楚子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從之子召立康王楚康時公子追舒為令尹觀起寵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楚子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御士楚子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楚子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楚殺子南尸於朝轘觀起於四境三日棄疾請尸楚子許之既

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楚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薳子馮爲令尹而寵於薳子者八人亦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薳子就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矣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薳子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君安之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子木使司馬蔿掩賦甲兵蔿掩

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楚滅舒鳩賞子木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子馮）以與蔿掩當是時子木從宋向戌請與晉成會諸侯於宋曰弭兵矣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子朝子）伍舉將奔晉聲子遇之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聲子曰子行矣吾必復子使于晉還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

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畏刑也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於是述晉大夫析公巫臣子靈苗賁皇自楚往輸忠力於晉者以告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

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若謀害楚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楚康卒子麇立公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子圍殺麇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司馬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不祥莫大焉已圍弑子麇及其二子葬之郟謂之郟敖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叔女齊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

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交相見也必許君矣楚子曰諸侯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楚子曰然則吾所求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於是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楚

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乃問禮於左師子産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使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商紂爲黎之蒐周幽爲大室之盟皆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繇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惡不遠惡遠而後棄

晉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兄之子君而代之。以盟諸侯。使速殺之。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申無宇曰。楚禍始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王心不違。民其有居乎。民不堪命。亂也。

楚使令尹如晉逆女。晉使韓宣子叔向如楚送女。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矣。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

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羣至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以親易怨而未有其備使晉奮武志以報其大恥使羣臣任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乃厚爲禮而歸之四年伐吳七年滅陳九年召蔡侯般伏甲而饗之執而殺之遂圍蔡晉韓起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弑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

蔡而殺其君。雖幸而克。必受其咎。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位小下而暴亟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有五材而將用之。必力盡而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於是楚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楚子曰國有

大城如何。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繇是觀。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已。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陵尹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爲之援。羣喪職之族。矯蔡公命召子干子晳（皆共王子）殺盟之。入襲蔡。奉蔡公棄疾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使觀從從師于乾谿。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楚子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而哭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楚子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楚子曰衆怒不可犯也請入大縣而濟師於諸侯曰皆叛矣然則亡乎楚子太息曰大福不再祗取辱耳於是楚子獨徬徨行山中無所得食僡見涓人枕其股而卧涓人又以土自代逃去乃縊死于申亥之家初楚子之在乾谿也雨雪服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

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
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
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楚子曰昔我皇祖伯
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求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楚子曰昔
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
有勞焉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
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
圭為鏚柲敢請命楚子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
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亦將斬矣楚子出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子革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令能自克豈其辱於乾谿初楚共王無適冢有寵子五人無適

立大有事於羣望而祈焉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序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至是子干入國而不立子比立不終而子棄疾立平王初楚之滅蔡也楚靈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楚子封陳蔡而皆復之蔡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陳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幼養老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理新敘舊祿勳合親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息民五年而後用楚國稱治其後費讒人費無極使如秦爲太

子娶婦美說楚子自娶之絕安幸生子軫而更爲太子娶無極既以秦女自媚恐太子之怨之也日夜譖太子太子母無寵而太子常居外備邊故譖行於是楚子令司馬奮揚召太子欲誅之而因其傳伍奢揚未至先使人遣太子太子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命臣事建如事予奉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日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楚子釋之無極請誅奢二子而以免其父召之宜必來於是楚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者死奢曰尚至員不至（子胥）楚子曰何也奢曰尚

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員爲人好智謀而尚勇功知來必死必不來召之尚果歸并死而員出奔吳奢且死歎曰君大夫其旰食乎於是吳滅鍾離居巢楚懼而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愼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及楚平卒太子軫立昭王令尹囊瓦賂用費無極譖族郤宛殺太宰伯州犂伯州犂之孫嚭奔吳沈尹言於子常曰無極讒人也喪太子

建殺連尹奢屛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恭慈惠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不辜以興大謗必亂子矣囊瓦乃殺無極滅其族

勾吳本太王子仲雍後也太伯以讓國與仲雍逃荆蠻太伯薨無子弟仲雍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乃斷髮文身裸爲飾以說於吳吳人安之蓋其權也傳五世而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後得周章因其故封吳而封周章弟虞仲於夏墟曰虞後十二世晉滅虞而勾吳始大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而壽夢始僭稱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壽夢賢季札欲

立之讓不可立諸樊諸樊卒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讓不立立餘昧之子僚公子光者王諸樊子也則以爲吾父兄弟所爲相致國者爲當傳季子也季子不受國即光父長先立國我之國也僚焉得有之於是陰結士欲襲僚楚伍員之奔吳也說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仇耳未見其利伍員聞之曰彼其方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退而耕於野求勇士待之巳僚使公子蓋餘燭庸圍六灊兵外困於楚使季札於晉觀諸侯之變國無人公子光曰時不可失也乃伏甲士於窟室請僚飲置匕首

於炙魚中弒之光代立是爲王闔廬闔廬旣立以伍員爲行人謀伐楚員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而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歸復出而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克也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楚子子常請其一弗與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止之獻佩馬乃偕出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之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遂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質焉請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辭蔡侯於是蔡侯因吳太宰嚭伯州犁孫以

其子乾與大夫之子質於吳而吳大興師伐楚唐侯從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楚濟漢而陳闔廬弟夫槩曰楚瓦不仁其下莫有死志先伐之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大敗之囊瓦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水名免先濟者後者競濟半濟而擊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及食而從之三戰及郢經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敗績吳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入郢不稱子以班處宮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狄道也反夷狄也楚子涉睢濟江亾入于雲中方寢盜以戈擊楚子王孫繇于以

胥受之中肩乃奔鄖鄖公辛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將弒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且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乃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焉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

申包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復之及吳入郢伍員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包胥使謂員曰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故平王之臣也親北面事之而虐以爲僇何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員復之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公羊子曰事君如事父其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于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楚國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伯哀之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敗吳師會吳有越難闔廬還而楚子復歸徙居鄀方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

從而晉盟主也其以晉辭若何公曰國勝君亾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亾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巳吳侵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還不吉楚子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子西不可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五辭而許之將戰楚子以疾卒于師公子啓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

臣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子章而立之惠王先是有雲如衆赤鳥來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楚子曰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何益遂弗禜及有疾卜曰河爲崇盍祭諸楚子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可謂知天道矣楚惠時子西爲政使人召故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將用之葉尹沈諸梁諫曰不可勝也復言而不慮身愛而不仁詐而不知彊

恐伉義直而不衷周而不慎皆有華而無實也將焉用
之且其父爲戮其心又猜而不潔若以其猜報怨而不
以潔悛德其愛足以得人言足以復之詐足以謀之彊
足以飾之周足以蓋之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若果
用之害可待也子西曰德以忿怨可乎沈諸梁曰不然
唯仁者爲可好可惡可高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
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反之驕有欲焉懼有惡焉
欲惡怨偪蔑能靖矣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爲之關
籥藩籬而遠備之猶恐其至而爲之怵惕可召而近之
乎人求多聞以鑑戒也今子求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

將逃矣子西不從竟召勝使處吳竟爲白公初太子建亾之鄭暴於鄭而死白公請伐鄭許之未出師適晉伐鄭子西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殺爾父平奔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我死且爲令尹司馬何反乎不聽而勝果爲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葉公聞之帥方城之外卒以入及北門遇一人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然盜賊之矢一及君是絕民望也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然時日以幾若見君面民知不死其亦愈有奮心矣乃免冑進遇箴尹將帥其屬與白公葉公曰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與

國人攻白公白公奔而縊葉公兼行令尹司馬之事國以大定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退老於葉是時楚數更亂然亂已旋定後越滅吳而楚乃更大越王勾踐者夏后氏之苗裔也封會稽披草萊邑焉後二十餘世至允常而大與吳爲怨允常卒子勾踐立吳闔廬因伐越勾踐詐敗之於檇李傷而死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詔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對曰唯不敢忘勾踐懼欲及吳未發先伐之范蠡曰不可臣聞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時不作人事未起而創爲之始此未逆天而不和

於人且夫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勾踐不聽師以大敗保棲於會稽謂范蠡曰以不聽子至於此為之柰何蠡對曰臣前言之矣定傾者與人勾踐曰何謂與人蠡曰卑辭崇禮玩好女樂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乃令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請委身為臣妾以行成夫差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後雖悔不可及已弗聽員退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

吳其爲沼乎勾踐既反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嘗膽曰勾踐而忘會稽之大恥耶乃身自耕作夫人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振貧弔死與百姓同患苦就范蠡問計對曰臣前言之矣節事者與地地包萬物而兼其利時不至不生事不究不成因時所宜而定之因男女之功除其害而避其天殃使田野闢府倉實民衆殷時將有反事將有間知天地之制乃可以收天下之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而須之勾踐欲使蠡爲國蠡曰四封之外敵國之利立斷之事種不如蠡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不逆天時不亂民功使五穀

熟而民蕃滋也百姓附親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蠡身爲質於吳二年吳人安之而後歸於是夫差聞齊景公死乃與師北伐齊召魯哀公徵百牢焉晉畧地於齊魯之南明年復伐齊勾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諫曰越在腹心其柔服其求濟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太宰嚭譖之王夫差怒賜之屬鏤伍員嘻笑而罵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乃今以譖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

立報使者曰必抉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句
踐聞子胥死乃大喜以問蠡蠡曰未可也天地未形逆
節萌生事以不成禍受其刑又明年蟹稻不遺種又問
蠡蠡曰天應至矣人事未至也於是夫差乃大後從海
上攻齊召魯衛會槖皐北會單平公晉定公魯侯于黃
池國精兵畢從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以問蠡蠡對曰
臣固將謂之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不可失矣遂伐吳及
郊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遂入吳吳告敗于黃
池夫差懼其聞也手刎七人於幕下將盟吳晉爭先吳
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

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還伐宋既盟殺史夫而囚其婦人歸乃遣使禮請成於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許吳平當是時吳士民罷敝輕銳盡於齊晉國大困而越復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勾踐欲戰范蠡曰不可古之善師者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彼來從我固守勿與毋爲人客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盡其陽節盈吾陰節以奪之因留圍之居久之吳潰越遂棲夫差於姑蘇之山夫

差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曰孤臣異日得罪於會稽。孤臣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而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乎句踐欲許之范蠡曰臣聞之得時弗乘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孰使我早朝而晏罷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非吳耶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王必勿許使毋進益恭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疾進兵謂夫差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夫差謝曰孤老矣不能事君遂自剄且死以袂蒙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句踐乃並吳王誅太宰嚭而歸魏文侯

問於李克曰吳所以亾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戰勝國之福也其獨亾何也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主驕則恣恣則民疲必極吳之亾晚矣方吳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栢舉今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形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今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焉能及我范蠡與越王苦身戮力謀二十年而滅吳還反國以爲大名之下不可以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徒屬乘舟浮海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子何不去種稱病勾踐賜之劒種自殺越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徐州致貢於周王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南渡淮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魯宋而力不能舉江淮以北楚子惠王因得滅陳滅蔡與秦平東侵至泗上楚子卒子中立簡王滅莒卒子當立聲王爲盜所弑子熊疑立悼王聞魏人吳起賢任以政起明法審

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彊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楚子卒因作亂共攻起起走伏王尸衆從射刺之并中王尸王子臧立肅王禽滅殺起者七十餘家楚肅卒無子弟熊良夫立宣王楚宣卒子熊商立威王楚威時越王無彊伐齊與中國爭彊齊使人說越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所待於晉者非藉其汗馬之力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楚三大夫張九軍圍曲沃景翠之軍

扎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而王猶求闚晉晉楚不闘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與兵而伐之大破越殺王無彊盡取吳故地而越以此散諸族子或爲王或爲君濵於江南海上朝服於楚楚威卒子槐立懷王楚懷時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擯秦楚爲從長秦伐齊患楚與從親乃宣言張儀免相使之楚說楚子閉關絕齊請獻秦故所分楚商於地六百里楚子大悅置相璽於張儀曰置酒宣言吾復得商於地群臣皆賀陳軫獨弔楚子曰何故陳軫曰秦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

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於孤國哉且先出
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必且見欺
見欺王必怨而攻秦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
必至矣臣故弔楚子不聽使一將軍西受地儀至秦詳
醉墜車稱病不出者三月地不可得楚子曰儀以吾絕
齊尚薄邪乃使勇士壯辱齊齊君大怒折楚符而合於
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臣有奉邑從某
至某廣袤六里使還報命楚子大怒發兵西攻秦秦逆
擊丹陽斬甲士八萬虜將取漢中韓魏聞楚困乃南襲
楚至於鄧巳秦復使使約與楚分漢中之半以和楚子

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自請復之楚旣至因嬖人靳尙請夫人鄭袖竟言於王而出儀儀因說楚叛從約與秦親久之楚怨秦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秦昭王爲好言約楚子會武關面結盟楚子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秦虎狼不可信也而楚懷稚子子蘭勸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秦伏兵閉武關劫楚懷西入秦朝章臺要以割巫黔中郡楚大臣患之相與謀曰王在秦不得還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而謀楚楚無國矣乃詐赴於齊迎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頃襄秦亟攻楚楚懷從間道亡之趙求歸楚趙不敢納

復之秦憂懣發病卒獨畀歸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而天下不直秦初楚懷任屈平爲左徒與圖國事造憲令甚寵而上官大夫害其能讒之王怒而疏平頃襄立任弟子蘭爲令尹屈平咎子蘭之勸懷王入秦不反也疾之作楚辭怨焉子蘭怒與上官大夫比而短屈平頃襄怒遷之汨羅屈平傷國困辱於秦不能報顧內欲圖周外爲秦所刼迎婦於秦割上庸漢北地與秦秦拔西陵拔郢燒先王墓夷陵則悲懣不自勝眷顧宗國作哀郢懷沙之賦竟抱石自沈淵語具原事中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攻之者名爲弒君然而猶有欲

攻之者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裂楚地足以肥國詘楚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秦白起欲與韓魏共伐楚黃歇恐一舉而楚遂滅也因上書秦王得止兵楚因使歇及太子完質於秦楚頃襄病太子完不得歸而與秦相應侯善黃歇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曰然曰今楚王恐不起疾不如歸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失與國而絕萬乘之歡非計也應侯以聞秦王令楚太子之傅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為太子計曰秦留太子而陽文君子

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亾去
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易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
黃歇常守舍爲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乃自
言請死秦昭怒欲聽之死應侯曰歇爲人臣能出身以
徇主忠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因遣歇歇至
楚而頃襄卒太子立考烈王黃歇相封爲春申君已考烈
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終無子趙人李園乃
進其女弟幸於春申君知有身說春申君進之王王召
入幸之遂生子立爲太子而李園女弟爲王后李園恐
春申君驕軋已遂殺春申君以滅口考烈卒所生子竟

得立爲王（幽王）以是知先王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不下漁色於爲防至遠也楚幽卒同母弟猶立（哀王）庶兄負芻襲殺之自立而秦破楚虜負芻

論曰楚吳越皆神明之胄居方東以南而春秋外之非以夷德輕僭王淫名淹於天子又猾夏始亂耶蓋其妨也二霸衰而楚昌楚不競而吳昌吳已汰而越昌於是乎師命降而兵謀與春秋相始終而天下之大故盡於此

古史上編卷之四終

國史上編卷之五

明旴郡鄧元錫纂

周列國志

燕韓趙魏田齊○韓魏趙本晉三卿其先世皆神明之冑趙與秦同祖虞伯翳伯翳佐虞夏烈山澤焚之以平土者也穆王時造父以善御封趙城為趙氏幽王之難趙帶去周如晉事晉文侯為大夫五世而生夙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夙以魏封畢萬而萬出畢公高韓出曲沃桓叔萬之封魏也卜偃曰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

萬民今命之大而從其盈數後其有興乎夙孫衰與魏武子犨俱從公子重耳亡於外比文公反國以衰爲原大夫犨爲魏大夫靈景之際趙宣孟始專巳趙氏中滅嬰齊同括俱被戮景公疾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韓獻子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因見趙氏孤於公而立之則趙文子武也平公時得政文子孫曰簡子鞅鞅之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無恤母賤將置後莫知所立則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

是簡子以無恤爲賢欲立之乃盡告諸子曰吾藏寶符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無所得無恤還曰巳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無恤果賢立以爲後襄子初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且死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知伯荀瑤專晉請地於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知伯怒師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

從者曰邯鄲之倉廩實襄子曰浚民之膏血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攻圍之三年決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叛意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桓子懼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

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
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
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
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
趨疾知臣之得其情故也知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
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
矣乃陰與相約共伐知伯滅之分其地於是襄子北滅代
南并知氏彊於韓魏至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魏斯趙
籍烈侯韓虔景侯並列爲諸侯而魏文侯斯最賢魏文侯好
學受經藝於卜子夏田子方以爲師客段干木過其廬

必式也四方之士多歸之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
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之無異夫路人反裘而
負薪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傳也今吾地不
加廣士民不加衆而計錢十倍是安所取之取之民也
吾聞之下不安者不可以居上此非所以賀我也文侯
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
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
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翟璜進曰君眞仁君也
文侯問故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
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文

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以伐韓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已而知文侯之媾於已也皆朝於魏魏繇是大於三晉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

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
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璜問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
相果誰爲之乎李克曰魏成子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
以耳目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守吴起臣之
所進也君内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
樂羊中山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
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
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而是時齊大夫田和因文侯請於王亦得命爲諸侯田和者陳公子完之後也陳之先自虞帝武王封虞帝後胡公滿於陳奉舜祀入春秋而陳人殺公子御寇公子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卿敬仲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

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之亡也陳桓子無宇始大於齊其亡也成子得政陳恒成子之相簡公也修僖子陳乞之政以大量貸以小量受以能附國人及旣弑簡公懼諸侯之討乃盡歸魯衛侵地結魯三家晉六卿以爲固已欲威於國乃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

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任焉而齊失政
久惠施民不懷而恒因得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
者國人愈益畏三傳而和遂代姜氏有齊國爲齊太公。
姜齊以亡而趙魏韓魏文侯子武侯擊、趙烈侯子敬侯韓、韓烈侯子文侯、文侯子哀侯、
亦廢其君俱酒爲家人分其地而晉亡故君國之大柄。
不可失也下失則亂以亡此君術所必慎也魏武侯浮
西河而下顧而歎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守起
進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
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繇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巳置相相田文與起不悅與田文論功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魏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去之楚武侯不立太子而卒子罃與公仲緩爭立而國亂韓懿侯（哀侯子）趙成侯（敬侯子）種并兵以伐魏破之

趙謂韓曰殺魏罃立公孫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
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
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衞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
不說以其師退魏惠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
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
國可破也魏侯罃定立國以日削與齊秦趙日尋於兵
使龐涓將太子申爲上將以伐韓韓告急于齊齊宣王
用孫子計擊魏以救韓外黃徐子謂魏太子曰臣有百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豈欲聞乎太子曰幸甚對曰固願效
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

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計獨有還此臣所謂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舍請從公而還矣客曰臣懼太子雖欲還不得也彼勸太子以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將田忌戰敗績虜死於馬陵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孟子之所謂不仁也當是時秦孝公業已用商君計務耕戰彊秦矣商君者衞公孫鞅也事魏相公叔痤公叔病魏侯問之公叔曰臣之中庶子衞鞅年雖少奇才也願君舉國而聽之卽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魏侯出公叔召鞅曰吾先君而後臣

故先為君謀今告子子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豈能用子之言殺臣乎魏侯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誖矣悲夫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誖哉及是商君聞魏困於齊遂伐魏欺公子卬襲執之大破魏師魏侯瑩恐獻河西地於秦以為和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而是時齊威因齊最賢太公和孫桓公午子威王初即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乃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

守阿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擊趙衛敗魏於濁澤魏獻觀以和趙歸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時王室微諸侯莫有朝者齊侯獨往朝天下愈益賢齊侯騶忌子以鼓琴見齊侯齊侯說而舍之右室齊侯鼓琴騶忌子推戶見入曰善哉琴齊侯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釋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臣是以知其善也齊侯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齊侯又勃然不說曰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齊侯曰善見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下邳號成侯當其時齊檀子守

南城而楚人不敢為寇於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東漁於河黔夫守徐州而燕趙之人從徙者七千餘家種首備盜賊而道不拾遺齊侯所自謂四臣照千里者也可謂吾任使矣於是齊最強於諸侯三晉皆朝于齊而三晉惟韓昭侯頗賢侯懿子昭侯請學於申不害以為相申子之學本黃老而主刑名已申子請任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抑將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寡人將奚聽焉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昭侯有弊袴命

韓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然治瑣察適至是而止矣終不過以御秦末年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常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嬴者也故曰不時門成而昭侯卒當是時秦用商君遺法日戰勝攻克眈眈有兼六國幷吞心矣六國自詘不能難衡人說之割地賂秦以求免於是郤陽人蘇秦即說趙肅侯敬侯孫成侯子令約六國從親以擯

秦肅侯說飾車馬金璧貨賂厚資之游諸侯以通其意其大指言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有吞天下之心衡人者務以秦權恐愒諸侯求割地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豈有異於牛後乎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國有秦患而不與其禍此姦人非忠臣也臣以天下地圖案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從親以擯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若趙五國出銳師以佐亦如之不如約者共伐之六國從親則秦甲不敢出函谷而害山東矣蘇秦習揣摩多通於天下形勝阨塞之故甚熟張六國之利便富實以發舒其志氣六國固患苦秦困之顧計無從出聞蘇秦言則大喜過望恨聞之晚願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

從約書於秦秦人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張儀者魏人
也故與蘇秦同學爲權變方蘇秦說趙時秦惠王使犀
首攻魏擒將取雕陰蘇秦恐其且東出也則召儀至困
辱之激使入秦說秦王以寬趙無撓已權儀說行得相
秦則倍之患六國從親則宣言免相出相魏因刼說魏
王背從約以事秦已楚與齊親又患之又宣言儀免相
出使楚許獻商於地使絕齊最後說楚韓齊趙燕令各
連衡以事秦時蘇秦已死儀因得振暴其短以扶其說
指畧言秦地半天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士卒安難
樂死可事也而不可敵也從人多奮辭而少信利說成

封侯日夜搤腕切齒而言從此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不與猛虎而與羣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凡天下共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秦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乃詳得罪出走齊齊王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車裂於市今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傾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六國主固恇怯而儀指從失甚辯羣信之約成而秦惠卒秦武爲太子時不悅儀諸侯聞乃皆畔衡復爲從其時鄒孟子游齊魏說梁惠齊宣自彊於政治推恩行仁務之於保民進之

王陰格其嗜殺人之心皆莫能遵用而儀所依秦以恐喝六國若已中其要害横潰其腹心不復能自振秦得恃險固勝兵以戰攻讐諸侯擒滅之故約從不必能全六國而衡則六國之所以亡也當是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齊阻東海燕負北海而楚介江淮之間爲大國趙武靈肅侯子始立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尊先王貴臣肥義以爲國三老時年八十矣國大事咨焉而後行楚故僭王已齊魏會徐州以相王已韓燕皆稱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父之武靈北略中山至房子遂之代北至

於無終西至河登黄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此四戰之國非習民於騎射變服以便事不足以御難矣且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請於公子成今胡服以朝而出令焉

於是時遍疆於天下 王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公子成再拜稽首而對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

吾固聞叔之疾也、將自往請之、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今叔父所言者俗也、吾所言制俗者也、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先時中山負齊之疆、侵暴吾地、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

武靈立二十七年、傳國於少子何、惠文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治國、而身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以襲秦、於是詐自爲燕使者入秦、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秦昭王不知也、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逐之、已馳脫關矣、審問之、主父也、則大驚、於是主父北滅中山、起靈壽、從代道大通

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忍殺而驕或危肥義使稱病毋與難肥義曰不可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大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且夫貞臣也難生而節著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於我矣雖然吾語在前也終不敢失會主父令王朝群臣而自從隙觀見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主父及王

游沙丘異宮章因以主父令召王相肥義恐有變止王毋入請先入嘗難果見殺王得免難公子成李兌起四邑之兵以距難殺章不禮夷其黨成兌遂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宫人後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探爵鷇食之餓死沙丘宫初主父定立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吳娃死王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亂作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哉　燕召公奭後也與周同姓北封燕僻遠檣告不及於春秋戰國時周所封齊晉諸大國皆已易姓

唯燕存子噲時燕僭王二世矣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而

齊蘇代與交厚爲齊使於燕子噲問曰齊王霸乎代對

曰不能曰何故曰不信其臣代意激子噲以尊子之也

於是子噲以爲信而子之使所善鹿毛壽說子噲曰古

今所以謂堯爲大聖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繇也許繇不

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誠以國讓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子噲因屬國於子之

而子之權大重復令人說子噲曰昔者禹薦益於天而

以啓人爲吏於是啓與其黨攻益而奪之天下謂禹名

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也見謂爲德衰今王屬國

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竊恐天下有以議王也於是子噲收吏印畢以聽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顧爲臣子之得國爲驕虐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於是齊宣威王子辟彊發五都之兵北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子噲死於亂擒子之醢之燕人乃共立太子平爲王昭王諡其孟子書齊宣卒子地立閔王當是時齊爲勝國與秦媾秦稱西帝使魏冉尊齊王爲東帝蘇代自燕還入見齊湣驟問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若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從來也微臣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稱之可也秦稱之天下不安之願必勿稱

以收天下且天下並立兩帝王以爲尊秦乎尊齊乎曰尊秦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利曰伐桀宋利曰然則願王釋帝以收天下毋與秦爭重而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東阿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國門不啓釋帝而代之以伐桀宋之利國重而名尊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使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爲尊也齊乃釋帝號不受而伐宋宋王偃走死南割楚淮陽西侵三晉鄒魯之君皆恐懼稱臣當是時燕昭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其苦卑身厚幣

以招賢者問於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雪先王之耻孤之大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反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請先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燕昭爲隗改築宮師事之士果爭趨燕。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樂毅自魏往而王禮重毅以爲亞卿任國政日夜撫循其人欲因報齊齊湣王既伐宋益驕欲幷二周爲天子以狐咺陳舉直言諫殺之

百姓怨懟燕昭乃陰使樂毅約秦趙連楚魏以伐齊大敗齊師於濟西於是毅還秦師分魏師略宋部趙師收河間而身率燕師北逐齊劇辛曰齊大燕小今獨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收取其邊城以自廣此長久之利也毅曰不然齊王伐功矜能信諂諛黜賢良政令戾虐今軍破民叛而疾乘之乃可圖也不遂乘之彼悔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潛出走齊大亂毅入臨淄整軍禁暴掠禮逸民寬賦歛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大悅乃遣左軍渡膠東定東萊前軍循泰山東至海略琅琊右軍循河濟屯阿鄄連魏師後軍傍北海撫千乘而

以中軍擄臨淄鎮齊燕王乃大喜遣使者齎璽綬即封毅爲昌國君齊湣亡居衛無慘色謂公子丹曰吾所以亡何也公子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顧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天下之主皆不肖而王獨賢故惡王相與合兵而攻之此王之所以亡也齊湣慨然大息曰善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諛之曰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未見其實也王名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克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真其人乎王曰善丹知寡人居衛不遜衛侵之奔鄒魯又倨高鄒魯不納遂走莒楚淖齒將兵救齊遂相齊欲與燕分

齊執齊湣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閒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閒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去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神以告也而王不戒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是時齊幾亡王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而齊大夫王孫賈乃攻淖齒誅之因與齊亡臣求王子法章立為君保莒城以拒燕襄王樂毅圍莒即墨期年而不克乃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勿獲困者賑之使即業三年猶未下或讒之燕曰樂毅

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遂南面而王耳。燕昭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舉國以禮賢者。遺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毒害先王。寡人常痛之入骨。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與其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讐。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相國立毅爲齊王。毅惶恐拜書。以死自誓。不敢受。繇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謀燕者。頃之燕昭薨。其子惠王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齊田單乃縱反間曰。樂

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以齊人未附姑緩之齊惟懼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惠聞之使騎刼代將毅奔趙將士繇是憤惋不和齊田單得敗燕軍殺騎刼而盡復其故地爲齊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樂毅伐破齊燕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人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保即墨燕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單習兵立爲將軍以即墨距燕及燕王以反間故使騎刼代樂毅將燕士卒咸貳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朢見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城中人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立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遂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縱反間曰吾唯懼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

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也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信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燿炫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則大驚以爲神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毅既奔趙趙欲與毅謀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君賢之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於是燕惠王乃悔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毅遺王書報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命

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

不自知自以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棄羣臣之日餘敎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敎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敎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毅復往來通於燕

當是時秦用商鞅范雎畫欲規韓魏折天下樞矣魏安釐時秦拔魏兩城軍大梁予秦溫以和已又拔四城破韓趙魏兵卒十五萬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以

秦蘇代謂魏君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魏君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君不聽卒予南陽以和已齊楚攻魏秦救之得解於是魏君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曰不可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讎敵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

近秦患臣甚惑之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附彊秦親之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則非魏無攻已異日者秦在河南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況又使秦有鄭地無

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無日矣臣
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
故地韓必効之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而又無彊秦鄰之禍也王聽之而韓存趙惠文
時廉頗趙奢爲趙將良頗破齊取陽晉拜上卿以勇氣
聞諸侯趙奢將擊秦閼與下大破之賜號馬服君其後
有藺相如以勇力著趙以不困趙得楚和氏璧秦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與璧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不與與起怨求可使秦者宦者令繆賢言相如得見問之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趙趙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諾顧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於是趙遣相如奉璧西

入秦、旣至秦獻璧、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今臣至、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矣、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破璧、乃辭謝、請召有司案圖、指畫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送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趙、秦王齋五日、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趙弱、大王一介

至趙、趙立奉璧來、誠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哉
臣欺大王罪當誅、王與群臣相視而嘻、然念殺相如、終
不能得璧、徒絕秦趙之歡、乃禮而歸之、相如歸、趙以爲
賢、使不辱於諸侯、拜爲上大夫、其後秦王告趙願爲好
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
行、示趙弱且怯也、王乃行、相如從、廉頗居守、送至境與
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三十日
不還、請立太子、絕秦望矣、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
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
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
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爲一擊缶、而罷酒、終
不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爲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
功大、拜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
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我上、吾耻之、豈言見相如必
辱之、相如毎朝常稱病、不欲與爭列、出望見頗、輒引避
其舍人羞之、請辭去、藺相如止之曰、公視廉將軍孰與
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
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
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

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孝成時。惠文子與秦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魏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者孝成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孝成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

小弱小弱顧能得之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黨倍戰者裂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趙豹出孝成召平原君與趙禹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能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孝成曰善乃令趙勝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世爲侯吏民皆益爵賜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不義一矣不聽主令入之秦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於是秦遂伐趙拔上黨上黨民走趙趙使廉頗軍長平按據之秦王齕擊趙趙敗困

樓昌請發重使於秦以求媾趙使至秦人尊顯之示天下秦之媾於趙也於是諸侯不救趙秦乃急攻趙趙將廉頗壁不出又失亡多趙孝成怒嗤讓之應侯乃使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於是孝成以括代將括母聞之上書言括不可使孝成問之對曰括父存時括與父談兵父莫能難然不謂善也妾問其故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括爲趙將破趙者必括也且括父爲將時身所奉飯進食飲者以十數所友者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

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歸藏于家買利便田宅父子異心必願王勿遺也孝成曰母置矣吾已決矣母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孝成許之秦聞括將乃大喜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戒軍中毋泄泄者斬卒射殺括大破趙趙卒降秦者四十萬武安恐其反覆爲亂乃挾詐盡坑之長平趙幾亡應侯害武安功用韓趙間爲秦君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休士卒而趙郝勸孝成割六縣而媾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亦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孝成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

王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歸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趙君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秦來年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王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而王獨取攻於秦此其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趙君以告虞卿虞卿曰郝言不媾秦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郝媾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即雖割六城何

益故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吾國尚利孰與坐而自弱於彊秦哉今剌曰秦善韓魏而攻趙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勢必無趙矣無何秦復伐趙圍邯鄲趙使平原君勝求救於楚魏秦使使者讋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有敢救者已下趙必移兵先擊之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也仁而好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下之以故能得士而公子姊爲趙公子平原君夫人數遺魏君及公子書請救魏君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名救趙中憚秦實觀望

令毋急前平原君使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君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君終畏秦不肯聽公子度終不能得之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往赴秦死趙過夷門見所善侯生初生隱大梁年七十家貧爲夷門監者信陵數往請厚遺之終不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觀公子公子色愈

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耳而公子親枉車騎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過之嬴欲成公子名故久立公子車觀市中過客欲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而公子數往請朱亥朱亥故不復謝及公子欲死趙過夷門見侯生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吾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問計生屏人語曰公子喜士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獨欲赴秦軍譬之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尚安事客嬴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

如姬父爲人所殺自王以下求報其父讐莫能得公子使客斬其讐頭進如姬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則得虎符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大喜再拜謝侯生從其計果得晉鄙兵符矯魏君令代晉鄙將救趙

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送公子

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而侯生所進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之公子遂將晉鄙軍。

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擊秦、大敗之

邯鄲下、秦軍解去、遂存趙。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先是、秦昭公以范雎怨魏相魏齊、欲爲必報讐。魏齊匿平原君所。秦昭誘平原君至秦、止之、謂魏君必得魏齊。魏齊夜亡、見趙相虞卿。虞卿虞卿度王中備終不可諫說、乃解相印、與魏齊俱亡。念諸侯莫可急抵者、乃復走大梁、見信陵君。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侯生時在坐、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蹻擔簦、一見趙君、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愛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故人未易知、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慙、乃駕如郊迎虞卿、而魏齊聞信陵難見之、已自剄。趙君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

公子。客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

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
矯魏君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信有功矣於魏則未
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
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者趙君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
負於魏無功於趙趙君侍酒至暮口不忍言獻五城而
罷以公子退讓也蓋公子留趙十年不敢歸秦日夜發
兵東伐魏魏君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王之怒之
也誡門爲魏使通者死公子客皆背魏之趙莫勸公子
歸趙有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平原君莫知

也。公子至趙。乃徒步往從此兩人游。此兩人乃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天下。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燒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於世乎。語未及卒。公子心大動色變。立趣駕歸救魏。魏君抱公子與相泣。以上將軍印授公子。諸侯聞公子復將魏。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晋鄙客。令日夜毀公子。魏君意不能無信。忌公子。公子傷不能自明。且懼誅。與賓客爲長夜飲。竟病酒卒。於是秦滅韓。已伐趙。

多與趙嬖臣郭開金譖其良將李牧殺之遂滅趙虜王遷又明年引河溝灌大梁魏君假降殺之遂滅魏燕太子丹故嘗質於趙秦王政生於趙少相驩也及政立爲秦王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怨而亡歸求所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而秦日出兵山東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尤患之問其傅鞠武鞠武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左殽函民衆而士厲意有所出長城之南易水之北未有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

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
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委肉當餓虎之蹊也既必
不振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迹請西約三晉
南連齊楚北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
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
軍窮困而歸於丹丹終不以迫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
是固丹畢命之日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
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一人之後交而不顧
國家之大患此謂資怨而速禍也夫以鴻毛而燎於爐
炭之上必無事矣太子終憤憤欲舉事得當以報秦於

是武乃言田光先生田光先生言燕人荊卿太子見荊
卿厚事之荊卿乃為謀持燕督亢地圖及樊將軍首陽
為好入秦見秦王欲刺之事發不中秦王乃殺軻而益
發兵伐燕燕王恐斬太子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卒滅
燕荊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
劍蓋聶怒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聶曰試往
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卿已駕而去榆次使還報蓋
聶曰固也吾曩者與論劍有不稱目懾之游於邯鄲魯
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
不復會既至燕愛燕狗屠善擊筑者高漸離與日飲於
燕市酒酣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
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燕處士田光先生智深而勇沈善
待之知其非庸人也會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秦因其
傅鞠武請交田光先生先生造焉太子則逢迎却行為導
跪而蔽席坐定屏左右避席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
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

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

消亡矣。光不敢以圖國事。雖然，光所善荊卿可使也。太

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出，太

子送至門，戒之曰：丹所報先生所言，國之大事，願先生勿

泄。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

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

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

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

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

者國之大事，願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

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

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死。荊軻見太子，言田光已

死狀，致光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

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

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

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所

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

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燕小弱，數

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

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誠得

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彼秦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荊卿辭讓，丹前頓首固請，荊卿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供具。久之，荊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之秦王，必說而見臣，臣乃得有以報也。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也，乃遂私見樊於期，言之。於期偏袒扼腕而前進曰：嗟乎，此臣之所日夜切齒而腐心者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裝爲遣。燕有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令爲副。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荊卿。荊卿怒叱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泣。又前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

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去
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爲
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
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給貢職如郡縣恐懼不敢自
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上唯大
王命之秦王聞之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
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
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
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
奏秦王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
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引去袖絶拔劍劍長
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王環柱
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
者不得持尺寸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
得上爭以手共搏之秦王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曰王
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
擿秦王不中中銅柱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罵
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
是左右前殺軻秦王爲不怡者良久於是益發兵伐燕

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言彼有善有不善從者告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漸離念久隱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坐客皆驚下與抗禮爲上客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鐵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不中於是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聞荊軻之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時天下大亂人習

戰攻輕死氣激肆故能奮一旦之決如此齊王建初立

秦日夜攻三晉楚燕五國各自救而齊東邊海上不被兵后勝相多受秦間金賓客使者又多爲秦內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亡秦兵卒人臨淄民莫敢格者約王建降封

以五百里之地建降遷於共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論曰自周東遷晉主夏盟屏周者二百年已六卿擅國更相吏而三晉之形成於是乎天下之樞折而秦猖燕齊阻山海楚擁江湖與三晉地各方千餘里誠令修政治自立保生民而王孰禦焉而務諼詐尚攻戰日糜民於兵衡主事秦從主合諸侯擯秦如偏劍然更相笑而不知其反也悲夫

函史上編卷之五終

衡[illegible]西[illegible]數[illegible]三[illegible]

東[illegible]二三[illegible]

舍自[illegible]百[illegible]

古[illegible]

以上[illegible]

函史上編卷之六

明 盱郡鄧元錫纂

周列國志

秦○秦嬴姓伯爵其先虞伯翳之苗裔也出帝顓頊方虞時伯翳佐禹烈山澤焚鳥獸有功已主畜調馴鳥獸畜多息以居嬴得賜姓嬴歷商世為諸侯其後有飛廉善走及犇馬與子惡來俱以材力事紂助為虐誅死失國周穆王時有造父者御王行遊天下樂忘歸聞淮徐亂則疾駕一日千里長驅歸亂平得封趙趙其後也周孝王時有非子主馬汧渭之閒馬蕃息得分土為附庸

邑之秦至秦仲始大實始有車馬侍御絲竹之華國士女務車馬勇公戰詩車鄰駟鐵小戎之所爲作也至幽王犬戎之亂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周東徙維平王封襄公爲諸侯且命之曰戎無道侵奪我雍岐豐地秦能攻逐戎者聽兼有之於是秦遂有雍岐豐之地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萌焉至穆公任好益盛而百里奚自晉入秦秦穆公召與語而大說授之政秦人號之曰五羖大夫以微時嘗爲人飯牛而牛肥得五羖皮爲資也或稱晉遺媵穆夫人奚恥之亡走宛楚人執之焉穆公因其賢以五羖皮贖於楚而得之於是百里奚言蹇叔於穆公迎以爲上大夫晉獻公薨死穆公納晉

公子夷吾夷吾許歸河外列城五而背之許賂內大夫丕鄭則殺丕鄭鄭子豹亾之秦說穆公曰晉君爲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穆公曰百姓不親何能誅其大臣能誅大臣始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晉荐饑來乞糴秦伯問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則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巳秦饑乞糴于晉晉弗與於是秦伐晉初繆公亾善馬於岐之野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捕論繆公曰奈何重畜而輕人乎

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遣之是役也三百人皆請從而秦繆公爲晉所圍窘乃馳冒晉軍卒脫公而生得晉侯於是天子爲晉君請穆夫人晉侯女兄也衰絰跣以太子罃女簡璧登臺履薪焉子桑曰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秖以成惡史佚有言曰無始既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歸晉侯而質其子圉於秦已而晉惠公卒圉亡歸自立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爲晉文公已將兵助文公納襄王又助圍鄭然無意於諸侯獨闢壤以自封晉文公薨杞子自鄭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
主備之毋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不聽問百里
奚奚曰不可又不聽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
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
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
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
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
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
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

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遽使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至晉晉師禦之師覆于殽晉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三帥乃免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明年春孟明視及晉師戰于彭衙復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晉成季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

不怠其可敵乎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爲三日哭作秦誓悔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爲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蓋公用孟明而霸西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及穆公薨葬雍以子車氏之子三人奄息仲行鍼虎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

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並建聖哲樹之風聲予之法制告之訓典使衆隸賴之而後即命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其後歷康共桓景而哀公之世救楚敗吳師後九世數易君多亂至獻公而始昌獻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孝公生周太史儋見曰周故與秦合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焉其時乎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將卒子渠梁立爲孝公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雒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以南有巴黔中周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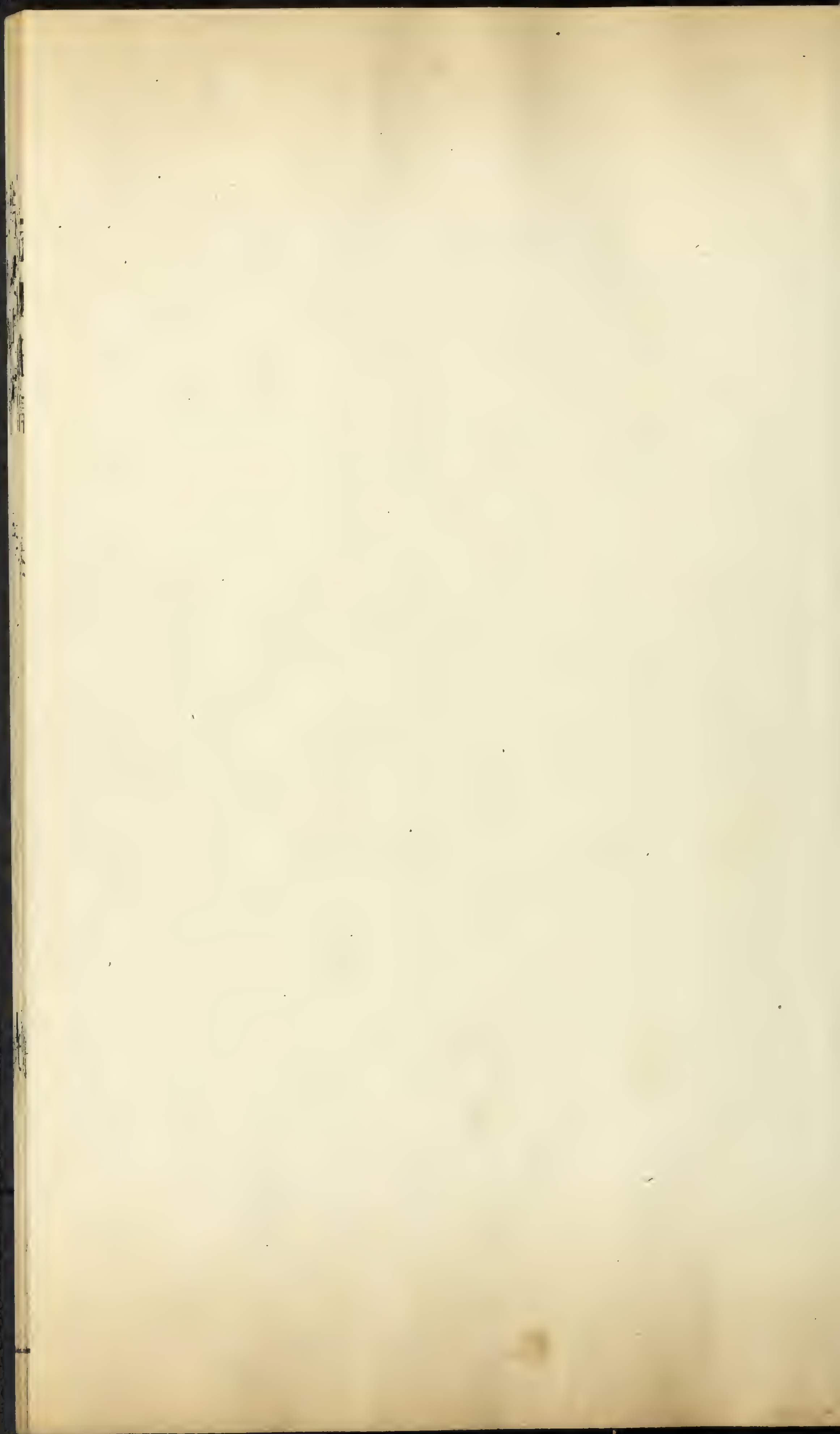
徵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德施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畢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鞅聞之西入秦因景監以見公大說與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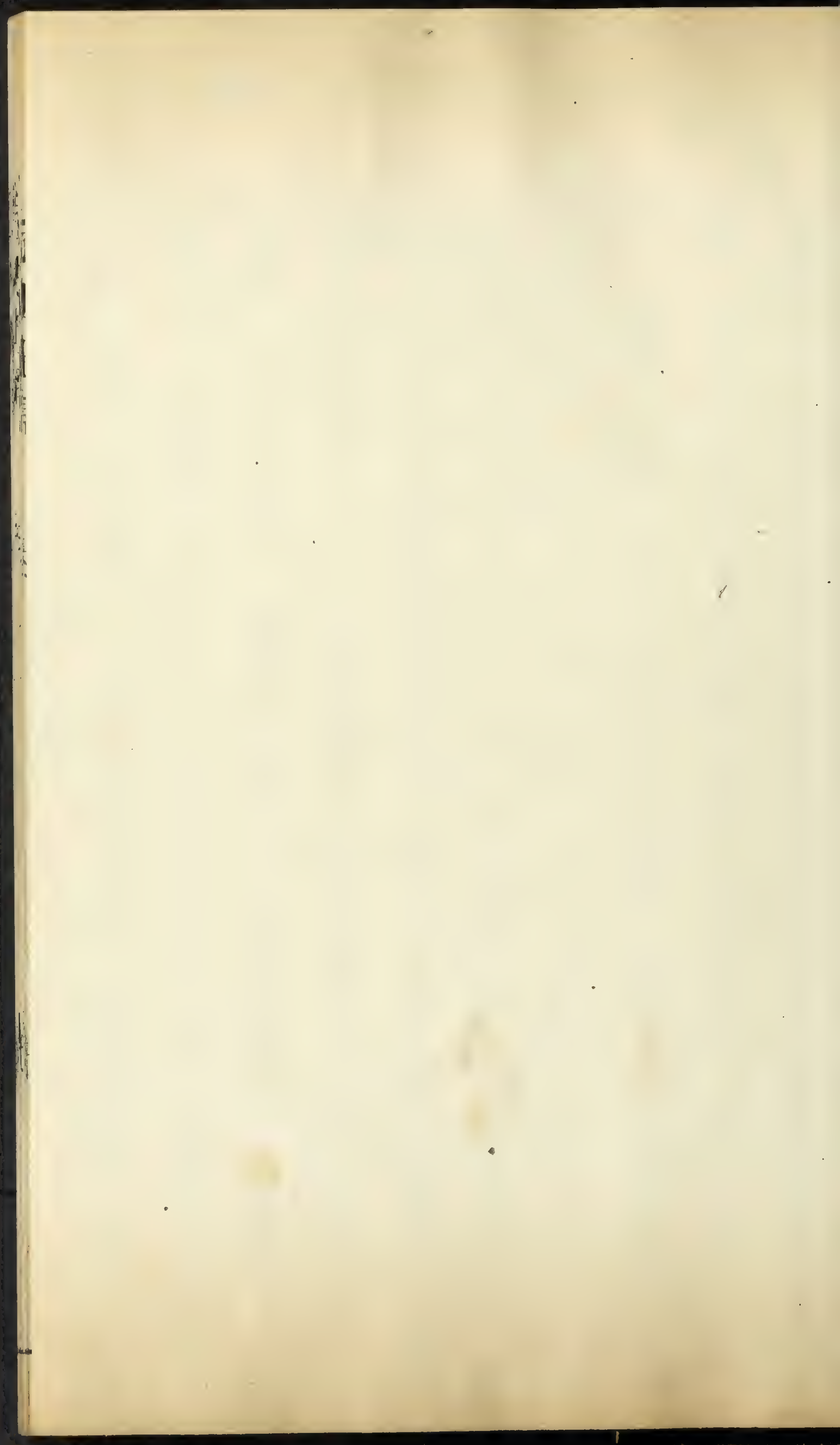
國事。是歲、彗星見西方。鞅之言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彊國、不法其故。苟可利民、不循其禮。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灋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灋、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灋、功不十不易制。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灋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亾。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此與趙武靈胡服答問同、霸下而強一時、橫決語類如此

乃定變法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

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邊其後民莫敢議令已作咸陽築冀闕其中秦自雍徙都之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爲田開阡陌封疆令畢田更賦法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以富強於是鞅言於公曰秦之有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





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默然居五月而難作孝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變灋八年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十年鞅爲大良造伐魏安邑十一年圍固陽降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馬生人惠文王既誅鞅因用其法爲富彊張儀相時時宜言免相相魏相楚說楚魏六國連衡以事秦六國益屈語具六國志中巳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

令於天下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
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
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
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
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逐
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
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
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亂止暴之
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周天下之宗室

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而王弗能止也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秦穆公已用此術、故無意於會盟、卒伐蜀遂定蜀而秦益以富厚輕諸侯惠文世初稱王而再稱元年前後二十八年卒子蕩立爲武王

惠文元年、楚韓趙蜀來朝、二年、天子賀、五年陰晉人公孫衍爲大良造敗魏師、取雕陰、六年魏以陰晉爲和、實華陰、命曰寧秦七年、虜魏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十年、張儀伐魏、取蒲陽、復與魏、魏納上郡十五縣以謝張儀相、十一年歸魏焦曲沃、十三年、張儀將兵取陝、出其人與魏、更以十四年爲元年、三年、張儀出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儀使秦伐魏取二邑、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將、斬首八萬二千、八年、魏求成、張儀歸相秦、

九年、滅蜀、伐取趙中都西陽、十年、韓太子來質、伐韓、取石章、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張儀相楚、擊楚丹陽、虜將斬首八萬、又取楚漢中、置漢中郡、十四年拔楚召陵　秦武自爲太子不悅於張儀元年儀之魏死於魏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相秦使甘茂約魏以伐韓使向壽爲輔行魏聽如約茂使向壽還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秦武迎茂息壤而問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之積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尚織自若頃又一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垣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

其母之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閒之秦武欲罷兵茂曰息壤在秦武乃悉起兵佐茂遂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王好武力戲舉鼎絕臏乃遂死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

燕母楚人芈氏故號芈八子。秦女官號母異父弟魏冉當惠武時任職用事乃遂與國人迎稷而立之爲昭襄王昭襄年少母芈號宣太后太后治事而魏冉專用爲將軍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必不服作亂誅滅之而悼武后孫于魏冉威振秦國薦左更白起使將兵歲伐楚韓魏有功而冉封穰侯當是時天下諸侯日救旣不給謀臣策士僅各爲其主說秦嫁禍他國聽少割冀須臾後亾以爲功而昭襄明果善聽納熟於知計善用人秦白起欲與韓魏共伐楚而楚使黃歇適至秦聞之恐壹舉而滅楚也乃上書說秦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

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休甲息衆二年而後用之又幷蒲衍首垣割濮磨之北注燕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而王之威亦單矣王若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使兵革之強而欲以力臣天下臣恐其有後患也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身首橫分者

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而王信韓魏之善王也資之與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因說秦攻韓魏以寬楚昭襄曰善乃止白起謝韓魏受楚約而楚使歇與太子完質於秦穰侯將兵攻魏圍大梁魏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悉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計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七仞之城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至于今未嘗有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亾則前功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

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魏之先己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魏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效單父而秦兵可全願君熟慮之無行危穰侯曰善罷梁圍

昭襄初立欲附龍諸侯三年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四年彗星見取魏蒲坂晉陽封陵取韓武遂五年魏王朝應亭復與魏蒲坂六年伐韓取穰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取重丘日餌晝晦七年拔新城八年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斬首三萬九年奐攻楚取八城殺將軍十一年楚懷王入朝止之秦王聞齊田文賢請於齊以爲相或間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則囚欲殺之得脫歸怨秦十一年以齊韓魏宋中山五國共伐秦敗秦軍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乃退彗星見楚懷王死歸葬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十四年左更白起敗韓魏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取城六十一十八

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十九年王爲西帝已去之趙拔梗陽二十年攻魏拔新垣曲陽二十一年魏納安邑河內以和秦敗韓夏山二十二年蒙武擊齊拔九城秦會楚于宛會趙于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燕樂毅韓趙魏共破齊濟西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取魏安城至大梁冉病免二十五年拔趙二城二十六年冉復相二十七年起攻趙取代光狼城斬首二萬地震壞城錯發隴蜀師攻楚黔中二十八年起攻楚取鄢鄧西陵楚納漢北上庸二十九年起攻楚取郢至竟陵爲南郡燒夷陵起爲武安君三十年會趙澠池三十一年起伐魏拔兩城三十二年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韓師斬首四萬魏納八城以和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溫以和三十三年起攻魏卷蔡陽長社破華陽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六年攻齊取剛壽當是時昭襄同母弟公子市公子悝封涇陽高陵君芊太后弟芊戎封華陽君穰侯相三人更將私家富重於王室於是魏人范雎從謁者王稽西入秦而秦昭襄立已三十六

年困天下、諸侯地闊壞進戰勝意得厭天下辨士無所

信矣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辨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知之、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得此也、既歸告魏相、魏相魏齊大怒、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許守者金、幸出我、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人鄭安平遂操雎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請夜與俱來、既得見、王稽知其賢、與私約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稽辭魏去過載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甚盛、雎問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謂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獨見事遲、鄉者疑車中

有人恐索之於是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王弗信使舍食草具賤待命歲餘不得見乃上書自請曰臣聞明君立政賞功而官能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而有能者不蔽今陛下誠以臣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臣聞善厚家者取之國善厚國者取之天下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賞必加毋恐弗予曰割榮良醫知病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斷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書其淺者又

不足聽也臣之胷不足當斧質而要不足待鈇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無乃言臣者賤而不足信耶自非然者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不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乃大說謝王稽而召范雎雎得召待命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也者。而入其中王來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襄昭襄至聞爭言不怒趣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巳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

見者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
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
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睢曰。非敢然
也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
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其言深也故
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今臣羈旅之臣也交
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
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臣
非有畏而不敢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
後然臣不敢避也臣死而秦治是臣之死賢於生秦王

跽曰先生是何言也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秦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

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故齊所以大破者以伐楚而肥韓魏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乘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王曰敬聞命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居久之日親幸說用乃因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

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攻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

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王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乃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拜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聞秦且東伐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驚曰范叔固無恙乎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

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相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入秦相府，府中望見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與我載而入者，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楚昭王時，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歸須賈，須賈辭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

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欲爲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乃入秦見昭王。王與飲數日，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仲父也。范君仇在君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魏齊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今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相印，與魏齊亡，閒行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見，魏齊怒而自剄。趙卒取其頭予秦。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事不可知一也；君卒然捐館舍，事不可知二也；臣卒然塡溝壑，事不可知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卒然

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入言於王曰非王稽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相爵列侯王稽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秦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爲將軍范睢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當睢相時計不下席坐制諸侯決爭勝之險塞太行之道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而謀秦棧道千里通於蜀漢白起者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善用兵與應侯內郤既破趙長平圍邯鄲韓趙使蘇代說應侯曰武安君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必亾秦必帝則武安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

得乎不如因而割之無爲武安功於是應侯言於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而武安君意大恨無何復攻趙武安君病不任將他將攻邯鄲少利王欲使武安君代將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諸侯之救日至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必矣持不行王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王使王齕代將及魏公子戰而却武安君幸其計中有後言秦昭怒免爲士伍遷陰密使使者賜之劒武安引劒將自裁曰我何罪至此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

戰趙卒降者四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居數年武安君既死而應侯所任鄭安平王稽皆敗。坐法誅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收三族秦昭恐傷應侯之意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罪死而加賜相國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昭王中御乃臨朝而嘆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王嘆臣敢請其罪秦昭曰吾聞楚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

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燕人蔡澤聞之、乃西入秦說應侯、令去位。睢乃薦蔡澤、令代相、而老。初澤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至是西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辨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之位、應侯聞、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長揖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四時之叙、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為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繼統守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世世稱之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欲困已以說、復

謂曰何爲不可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固有殺身以成名者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親忠臣不忘舊故孰與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也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知伯之知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

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有時用之有制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夫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計不出廊廟坐制諸侯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分功之時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

應侯因謝病歸相印蔡澤相秦數月謝病去秦昭時西

周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納之秦周民東亡九鼎入秦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郊見上帝於雍三十八年滅義渠四十一

年、范雎相、攻魏取邢丘懷、四十二年、宣太后薨、葬芷陽、四十三年、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陽攻韓絕大行道、取南郡、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四十七年拔野王、起坑趙降卒於長平四十餘萬、四十八年、韓獻垣雍、分三軍、王齕將伐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齕代將、五十年張唐攻鄭拔之、益發卒軍汾城旁、齕攻邯鄲不拔、奔汾軍從唐拔寧新中、更名安陽、五十一年、摎取韓陽城負黍、斬首四萬、取趙二十餘縣、首虜九萬、立五十六年而崩子柱立孝文元年辛子楚立莊襄遷東周君陽人四年卒元年蒙驁伐韓韓獻成皐鞏、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拔魏高都、汲、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蝕、子政立是爲始皇帝立二十六年初幷天下又十五年而崩子胡亥立爲二世皇帝三年而天下叛秦秦亡事在後秦志中

論曰予讀詩秦風歎焉曰商風也夫秦僻遠在西翟襄公定王以王命得兼有岐雍穆公定晉雖無意於諸夏之會盟而據形便蓄力廣土恢恢乎有并吞囊括之風故春秋錄秦僅於吳楚等而書錄秦誓詩秦風次魏唐知微也夫夫秦風西風也西風商風商風作蕩六合矣故終以水德并宇內

酉史上編卷之六終

函史上編卷之七

明盱䢴鄧元錫纂

至聖先師孔子年表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宋出自虞司徒契敷五教見尚書至成湯有天下曰殷殷亡微子封宋宋襄公生弗父何其後世宋卿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生孔父嘉義形於色事殤公死華督之難者也其後以王父所賜號為孔氏至防叔畏華氏之偪而奔魯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鄹大夫叔梁紇妻生九女而無子其妾有子曰孟皮躄於是叔梁

紇求婚於顏氏。顏父曰：鄹大夫雖父祖士耳，然聖王之裔也。今其人孔武，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以少女妻之。顏夫人既歸孔氏，以夫年大，懼不時有男，乃祠祀於尼丘禱焉。靈王二十有一年，魯襄公二十有二年，庚戌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頰，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然此特言其形爾，豈能得聖人之真哉。三歲，父鄹大夫卒。子爲兒時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甲子，孔子年十五，志學，有覺乎德

行。聞叔孫昭子之殺豎牛也，喟然嘆曰，叔孫之不勞，不可能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以好禮聞、

景王十二年魯昭九年，戊辰，孔子年十九，娶宋开官氏，朞而生伯魚。伯魚生，適君賜鯉，榮君貺，名鯉，子時仕魯，爲委吏，料量平，爲乘田，畜蕃息。

景王十七年魯昭十四年，癸酉，年二十有四歲。有母顏夫人之喪。夫子少孤，父殯於五父之衢，人皆以爲葬也，其實殯也，至是問鄹曼父之母，乃知之，奉以合葬於防、

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丙子，孔子年二十有七。博學無方。郯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退而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從師襄子學琴，十日而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子曰，丘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問之，曰，丘得其數矣，未得其志也，有間，又問之，曰，丘習其志矣，未得其人也，有間，孔子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其爲人也，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奄有四方，將具文王乎，師襄子避席而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蓋其精如此。

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

己卯。孔子年三十。觀周道於周。初昭公如楚。鄭伯勞于梁。孟僖子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歸病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何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宋而授厲公。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後必有達人。其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及是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欲觀周道。乃往觀於京師。南宮敬叔言於君。而從君資之車一乘馬二疋。既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位。察廟朝之度。得周禮學焉。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於是乎夢寐周公。萇弘謂劉文公曰。仲尼有聖人之表。洽聞強記。博物不窮。而躬復謙讓。其聖人之興者乎。蓋自周反魯而弟子益進。

敬王三年。昭公二十有九年。

甲申。孔子年三十有五。昭公孫于齊。魯亂。孔

子適齊。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至於此也，於虞帝樂而化夫，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侍之以季孟之閒，晏子學墨，以爲周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脩之，當年不能殫其學，累世不能窮其禮，殆難爲用哉，於是景公意沮，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敬王五年。魯昭二十七年，孔子之嬴愽之間。延陵季子者，吳賢人也，聘于晉而子虎，葬嬴愽之間，孔子聞之曰，吾聞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盍往觀焉，旣而曰，於禮也合矣，盍孔子每自言好學，言好古敏求，而是時列國君大夫有疑事奇物，每咨以其所不知，其應如響。

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年，辛卯。孔子年四十有二。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明王道爲教。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益衆。時昭公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太子，立公子宋，或問孔子曰，子奚爲不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是時魯無正，陪臣陽虎，因桓子，執國政，欲見孔子，歸孔子蒸豚，孔子時其亾而往拜之，語具魯論中，然竟不仕也。

敬王十八年定公八年，己亥。

孔子年五十。欲往公山弗狃召、不果。公山弗狃以費叛、欲張公室、以爲名、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僅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然卒不行。

敬王十九年定公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爲中都宰。子宰中都、一於禮、申養生喪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行之三月、男女別於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行之一年、四方則焉、定公曰、擧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宜、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敬王二十年定公十年、辛丑孔子年五十二相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鄆讙龜陰田。夾谷之會、孔子相、請於公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兵以從、請具左右司馬、果已齊難、語具魯志中、於是齊侯歸、大悔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於是歸所侵魯之田以謝過、

敬王二十有二年魯定公十

二
集、癸卯孔子年五十有四爲魯司寇魯墮郈墮費圍成不克。爲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令令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上敎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始爲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之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尤、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侈踰濮、及是沈猶氏朝不敢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寔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三家四分公室、公無民而家臣內叛、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費叛、季孫叔孫內患之、於是孔子言於公、謂過制之邑、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欲以張公室、叔孫氏墮郈、弗狃畔襲魯、伐之北、遂墮費、圍成、欲墮之不克、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甲辰。孔子年五十有五以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季

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適衛。時魯國益大治。齊人聞而懼。以爲魯必霸。而齊日爲之弁也。選國中女子美好者八十人。衣文衣而舞康樂。并馬三十駟。遺魯。欲間之。季桓子不悟。受之。與君往觀游。怠於政。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子曰。魯今且郊。吾職相禮焉。已。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乃遂行。適衛。主顏濁鄒家。說蘧瑗、史鰌。主伯玉家。衛人致粟六萬。

敬王二十有四年魯定公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有六。自衛適陳。畏於匡。反衛。衛夫人南子使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答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子曰。吾向爲弗見也。見之禮答焉。然夫人有淫行。子路以爲屬不說。而靈公問陳。去適陳。絕糧。過匡。顏刻爲僕。象暴陽虎。嘗暴於匡。孔子貌狀類陽虎。又刻僕。匡人圍之五日。弟子懼。子稱斯文命於天以信之。已。甲者知其非虎也。圍解去。過蒲。月餘反衛。

敬王二十有三年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孔子年五十七。去衛過曹。魯定公

麓。孔子適宋及鄭。至陳主司城貞子。爲陳侯臣。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大惡欲殺之伐其樹孔子行門人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去適鄭弟子後獨立於鄭郭東門外子貢至鄭人謂之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要而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

敬王二十有七年魯哀二年戊申。孔子年五十有九。去陳。如衞去之晉。至河而反。去陳過蒲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儒者賢有力以私車五乘從歎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矣夫吾寧闘而死也闘甚力蒲人懼要孔子盟必無適衞而出之孔子竟適衞子貢曰如盟何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衞靈公聞孔子來喜而郊迎無何去衞西適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乎子貢趨進曰何謂也子曰吾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於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

也、而殺之、吾何行乎哉。作臨河操傷焉、反息乎陬、已自陳遷蔡。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六年

壬子孔子年六十有三。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往。困於陳蔡。昭王以兵迎。子至楚。定聘孔子、子往應聘。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久留陳蔡之間、吾屬所設行、非孔子之意。楚大國也、孔子用於楚、吾屬危矣。於是發徒圍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乃嘆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夷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入、子復歎、子貢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爾之志不遠矣。顏淵入、子復歎、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巳大脩而不用、是有國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子欣然曰、有是哉、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昭王聞孔子厄陳蔡之間、乃興師以迎、乃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

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臣使諸侯有如端木賜者乎曰無有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將帥有如仲由官尹有如冉求者乎曰無有曰如此則楚危矣夫楚始封號子男地五十里文王在豐武王在鎬方百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從而封之賢弟子爲之佐楚安得堂堂世有數千里之地乎昭王乃止又會昭王卒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顏回卒喟然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在陳與歸歟之思在衛答子路正名子貢曰夫子不爲衛君也

敬王三十有六年魯哀公十有一年

丁巳。孔子年六十有八。自衛反魯。叙書。記禮。刪詩。正樂。作周易十翼。先是季桓子疾病輦而行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弗興也顧謂康子曰我即死爾必爲政其必召仲尼居無何卒已葬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沮之乃召冉求時冉求從子在陳子貢送之曰即用必召夫子至是冉求爲季氏將有功季康子問之曰子於軍旅誰學曰學之孔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以道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曰欲用之如何則可對曰求之遂道

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求之以道雖疏食飲水夫子豈少之哉子必召之必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會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適康子以幣逆孔子孔子乃自衛反魯蓋孔子去魯至是十有五年矣魯哀公問政告之以九經季康子問政告以舉錯退而作丘陵之歌流涕焉是時夫子尊重於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夫子自賓階升命以席問政子對曰政莫大乎使民富且壽公曰爲之柰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然吾國貧不能及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是時公問儒服對以儒行公將昏問大禮對以親迎公頗已重告以愛敬及四海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復求仕序書斷自唐虞本精一之統欽明之德以爲世儀極下述殷周之盛帝王統紀燦然可施行式正經曲之禮而申重於周官詔太師摯以樂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晚而好易作彖象傳繫辭上下傳說卦文言爲十翼弟子自遠至者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自餘如顏濁鄒之倫頗從問業者甚衆

敬王三十有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庚申孔子

年七十有一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焉醫而角以爲不祥賜虞人仲尼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起隱訖哀舉十二公當世之故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之徒以文學名者不能贊一辭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弟子從受春秋喟然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歲齊陳恒弒君子請討魯三家不可

敬王四十有一年魯哀公十有六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子卒。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驚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魯君大夫舉國莫不哀弟子相與葬孔子於魯城北泗上心喪三年喪畢相向哭乃去子貢獨廬塚上六

年乃後去弟子往從冢上而家者百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冢諸儒生時時講習儀曲禮其家迄漢世不衰蓋夫子生鯉曰伯魚伯魚生伋曰子思者夫子嫡長孫也伯魚蚤死子思幼夫子擇弟子道通者使子思受學焉屬曾參參授以誠明之奧襄之以弘毅行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於書取虞夏數篇以爲殷周而下效堯舜言耳不足學也子思曰事變有極道以時行堯舜周公易時則皆然胡可不學哉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費乎子思曰書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之所以爲典也昔魯委巷人有如君之言者假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然非道之病也樂朔不悅退其徒圍子思宋君救之乃解子思嘗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何繇子曰繇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雖

諸方其爲臣衞有齊寇終守死不去曰如仮去君誰與守至爲師於魯穆公亟問亟餽以友士則不説君無人乎其側不能安也宛尼父仕止久速渋矣語具孟子書子思居貧有饋之粟者而受獻尊酒弗受也或曰辭少而受多於義無名於介不全子思曰受粟爲周乏也酒脯爲宴飲也方困於乏而宴於飲非義也仮非爲介者也去之衞益貧縕袍而無裘田子方遺之狐白之裘曰吾假人也遂忘之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仮聞之妄取之謂盜妄與之謂棄誠棄之不如遺諸溝中仮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卒不受謂子上曰人有公侯之尊而富

貴人衆不與焉其唯志乎成其志者唯無欲乎知足則不欲不欲則不累志矣嘗言曰吾富貴甚易而人莫緜不取於人之謂富不欲於人之謂貴胡毋豹曰子之道大世莫能容盍隨時求容乎子思曰所爲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爲乎道不見容命也毀道求容惑也吾弗能改矣蓋其毅也子思言苟變於衞侯以爲材可將五百乘也公曰吾誠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桐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不棄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

禦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矣衛侯言計非是而
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
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
謀況和非而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讚己闇
孰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孰甚焉君闇臣
諂以居民上民不與也乃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
非矣公曰何故子思曰有繇然也君出言自以爲是卿
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士庶人莫
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
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

子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已道既尊又
聖人之後益尊重於魯繆公欲大用子思老萊子曰子
事君死君乎子思曰君子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
道不行言不聽則不能事君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
易墩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自曾子以弘毅自
力直躬以為行晉楚之富藐如也傳子思孟軻世守焉
以能自立於戰國子思既卒不用乃述父師以來道學
相傳之統作中庸發天人誠明之奧繇下學以上達天
德學聖者得有宗焉子思生白曰子上子上生求求生
箕箕生穿字子高當子高時趙人公孫龍之屬善小辯

為堅白異同之辯與子高論臧三耳辯甚晰子高弗應平原君問之子高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從其易而是者乎亦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詘子高生斌曰子順魏王聞子順賢聘爲相子順謂使者曰王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願之若徒欲制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乃之魏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器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

用遂謝病人曰行乎子順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伐趙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不勝可乘敝而擊之勝則服焉國未有損也子順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則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呴呴然樂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巳也今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巳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生鮒爲陳王涉博士死陳難無子以弟子騰爲嗣騰字子襄値秦難藏其家書于屋壁中

比漢世裔孫臧卓武帝爲太常安國霸爲博士霸授太子經元帝立封褒成侯子光爲丞相封博山侯終東漢仍平帝時封世褒成侯唐宗封褒聖侯玄宗封孔子文宣王因世襲文宣公宋初因焉已封衍聖公至

國朝世嗣衍聖公公舉其族賢者世爲曲阜令於戲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皆當時而榮沒則已焉孔子以布衣歷千百世學者宗之自王侯中國四夷言道術者取衷於夫子乃施及苗裔縣縣有爵也謂之曰自生民未有諒矣

論曰昔孔門高第弟子推夫子於日月於天不可階而

賢於堯舜可謂日知也至矣而尼父莫我知歎焉知德者鮮又歎焉無亦以不怨尤而下學以上達也庸言庸行不敢盡不敢不勉以慥慥也自十五志於學憤發忘食樂忘憂不知老將至以學也閒閒勿勿非人所及知及信耶而求之已高今表其年考觀其行事歴歴可表見者如此亦足以明聖人之行於人乎同倫矣乃顏子淵喟然之歎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欲從而末由曾子稱江漢秋陽以濯以暴直信其皜皜乎思子贊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於川流敦化之德同其淵浩也斯學之以上達也哉故曰仲尼不爲已甚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時中噫可以志於學矣

孔門弟子述

昔太史公作史記於孔門弟子列傳畧節論語中所載荅問數言而止何闕也豈非尊信聖賢自附於闕疑之義加重慎歟然它諸稱摭古今人言行多旁引泛述又何詳也堯禹雖神得九官岳牧而道行夫子至聖待四科七十子而道尊郊禋之禮泰昭坎壇王宮幽宗諸無文咸秩則何可簡也故叙次孔門諸弟子言行見他書有益敎學者于篇爲務學者著前路焉

○顏子淵魯人名回顏路無繇之子也路少孔子六歲

孔子始教首受學焉已遣回事夫子回質美明睿而將之以深潛孔子告之克己復禮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回以速化所謂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者也其與言終日默成而信如愚若虛淵乎其受道焉其自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竭才不惰如此故喟然之歎於道爲獨親其問爲邦也夫子語以四代禮樂著春秋之用焉淵家貧屢空然所自得者無不足而樂也夫子歎之曰賢哉回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又亟稱其賢又稱其庶乎言在道也其沒也哭之慟至以爲天喪予焉亡矣猶薦其好學於君大夫曰不遷怒

不貳過今也則亡贊易於復繫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宅書所記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蓋信許如此當其時高第弟子如子貢子路之倫至才辯語及淵嗛嗛讓自以爲不如也戰國蒙莊之徒於孔子猶時肆𧦝侮顧獨推重淵稱其心齋象其坐忘蓋夫子之教首德行而淵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倫咸以德行稱。

○閔損字子騫魯人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衣之以蘆絮父知之欲出母母時生三子甚少損跪請曰母在一

子騫母去三子單父惻然而止故損以孝稱於外內無閒言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夫子切磋之以至道而裏之於孝德觸豢之色盎如也得深巳唯是不仕欲隱約以明道季氏召爲費宰弗往故不言而存言而時中焉○冉伯牛名耕仲弓名雍蓋同族魯人也伯牛靖無欲孔子節小物必以伯牛侍曰吾以自厲也雍重厚簡默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其閒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巳所不欲勿施於人其自言曰居敬行簡凝於德矣故孔子許其可南面南面者官人使人者也非官於人使於人者也然

孔子在當時於門人最屬意子羔子賤南宮敬叔之贊

○子羔姓高氏名柴齊人也高敬仲傒之後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目嚴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蓋愿而近仁孔子欲進之大道砭之曰愚懼其仁而不好學也子路使之仕孔子恨其未學以爲賊人之子重學也如是後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其感者素也成人爲之語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之妻葬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

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吾聞之爲政
者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進於達節矣之衛爲士師刖
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子羔逃之至郭門刖者門焉謂子
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
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焉乃入門啟而出子羔將去謂
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
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也門者曰斷足吾罪也昔君
之治臣也以法臨當論爲臣惻然豈私臣哉天生君子
其道固然此臣所以悅君也子羔出遇子路曰盍行乎
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不可食焉不避其難子羔出子

路入而死孔子聞衛亂謂人曰柴其來乎由也死矣及闈門者之言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

○宓子賤字不齊魯人爲單父宰問政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迎而距則自閉望而許則失守譬則高山深淵然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是爲政之道也瀕行過陽晝曰子有以送我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知釣道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味薄而不美有若來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

而厚味子賤曰善行未至單父冠蓋而迎者接於路子賤曰是所謂陽橋者也旣至請其耆老賢者與共治焉而單父大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矣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不齊父事之三人兄事之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其一人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下賢優於天下惜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子賤在單父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繼之以星出

以星入親政而後治問子賤曰子何道而逸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孔子謂子賤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子賤所著宓子十六篇

○南宮敬叔者名縚又名括孟僖子子也居南宮稱焉敬叔旣以父命事仲尼日三復白圭孔子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魯繆公之世辛寛見於公曰昔大公望封於營丘阻山海之固齊日廣而隘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其地四達魯日削而替意者先君周公仁矣未若太公望之智也辛

寬出敬叔入公以辛寬之語告敬叔曰君未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日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後有德者易興無德者易崩天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無道哉小人哉寬也其入見夫子薄羿奡而尚禹稷孔子歎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故孔門薦子賤南宮括爲君子其所尚者德也

蓋昔者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曰必也狂狷乎狂者進趣狷者有所不爲也而曾點與琴張牧皮之倫並稱狂上焉

○曾點名晳魯南武城人蓋與漆雕開子若俱渙然於

性之體而通於大道矣若性純質近中行故益求自信自信者明無疑之盡也晳高明能不疑所行洞然於素位無不足之理故言志不願外而聖人喟然與之而行有不掩不掩者志嘐嘐古人而行不盡違焉者也　琴張字子張一字子開或曰即琴牢也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子桑死琴張孟之反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曾晳亦曠然於晝夜死生之一致故季武子死大夫弔晳亦倚其

門而歌夫子思狂思之者思裁之也見大心泰矣懼失則蕩裁之使之志於學也皙言志化而知裁矣齊豹薦宗魯於公孟爲驂乘及齊豹作亂欲殺公孟謂宗魯宗魯曰子行子之事我必死之亂作宗魯死琴張往弔蓋其度也齊是非也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　牧皮力牧之後與張及曾皙爲友孔子之所謂狂也而原憲子思者宋人或曰魯人於省克至嚴節狷者也不屑不絜能有所不爲故問恥問克伐怨欲不行而孔子歎其難進之於仁原憲居魯處環

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孔子以爲寠，與之粟九百，猶介然而辭，其狷如此。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客，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慚色而去。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性警悟，善說辭，能方人。孔門自

顏子而下。敏達莫及焉。故孔子器其材。曰瑚璉。而每黜
其辯。數進之以顏子。蓋欲其默識也。其於道也達。見禮
知政。聞樂知德。其信仲尼至深。孔子曰。自吾得賜。而遠
方之士日至。然獨推之神化。信其立立道行綏來動和。
不可階而升。乃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之實。未喻也。故歎
欲無言。歎莫我知。發焉。末年幾矣。故聞性與天道。比夫
子沒。築場者六年。然後歸。於繹思深矣。定公十五年。邾
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
俯仰。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已邾子及於難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乃史載其亂齊存魯彊晉敝吳使吳亡而越霸則儀秦流矣記之者過也孔子曰美言傷信慎言哉齊景公嘗問於子貢曰子何師對曰師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景公曰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事仲尼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已譽耶子

貢曰賜何敢譽適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亦奚益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子貢倦於學願息於事君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事親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願息於朋友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乎子

曰有焉皇其壙睪如也視其封塡如也察其從隤如也

所以息也明學之不可息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

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

賜也悅與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

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

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

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慎其所與處

者明學之不可虧也子貢後相魯衛卒於齊是時宰我

以言語與子貢並稱焉孔子以爲賢於堯舜而夫子嘗

告之以鬼神之情狀亦通明之才然晝寢而息故行不力而見責史稱其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孔子恥之然呂覽則言陳恒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則予非助亂者也死於亂者也或曰闞止字子我與恒爭寵爲恒所殺誤以爲宰予益以知君子立身必慎於豫也禮家記其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又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警焉

○冉求字子有仲弓族人學文博藝省物而勤巳然聞大道而畏不敢當故孔子每强其志而責其退其行恭老慈幼溫然退讓焉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即攝

東帛乘馬而將之蓋其周哉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後爲季氏宰齊伐魯及清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康子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二子不可曰不可則君無出帥師背城而戰有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一車優矣二子之[illegible]欲戰也以政在季氏也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孟懿子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强問之對曰吾儕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動者也懿子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胥

遁。是役也冉子用矛於齊師。入其軍。於是季孫益倚信冉有。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貧鄰國。難以言智。季康子乃言於公。迎孔子歸魯。而孔子請老。君大夫時訪諮焉。今記孔子與哀公康子問答及旅泰山伐顓臾。蓋其時事也。季孫嘗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三發而不對。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敝而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能足乎。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又何訪焉。已求頗為季氏使而賦粟倍他日。孔子至鳴鼓攻焉。故斥以具臣。具臣

者不以道事其君者也

○子路魯卞人仲由也性伉直有勇力不爲不義屈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豭豚杖劒而舞之曰君子亦以劒自衞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衞不出環堵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以忠化之有侵暴以仁固之何待劒乎子路默然良久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因門人委質爲弟子孔子誨以學子路曰學奚益哉孔子曰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胡可無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

厲之其入不亦深乎問勇夫子誨以義於是勇於義有聞未之行唯恐有聞以敏於行故其自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而孔子亦許以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蓋行顧言也故群賢畏焉然强弗友終行行難變嘗侍鼓瑟孔子曰由之瑟乃於丘之門何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在察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於心暴厲不動於體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象殺伐之氣是衰亂之風也昔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

之詩。故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音。故亡也。忽然今由也匹夫也。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至於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進矣。子路居於魯。而忠信直義聞於鄰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叛其君而以地來。是不臣也。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魯有溺者。子路從拯之。勞以牛。辭。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

生物爲心。豈圖報哉。孔子曰。善爲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寛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孔子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閑暇。羣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是三善也。已。孔子去魯。子路從。困於陳蔡之間。有慍色。孔子絃歌不輟。曰。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之。三終。乃出。明日。免於厄。巳。困於

匡。子路欲鬬。孔子止之曰。德義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修古學而爲咎。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辭而退。孔子行游天下。子路執轡。問津於所如。畢從。故乘桴浮海之歎。獨許之。又直諒不撓。阿於見南子。則不說。佛肸召欲往。則不說。於衛欲正名。則質以爲迂。及死衛輒之難且死。曰。君子死而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甚痛惜之。是之。若喪子而無服。曰吾無從聞過也矣。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篤雅有節。優於禮樂之事。孔子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其於

赤也夫。

○言偃字子游。吳人。慕聖人之道。自吳如魯受學於孔子。學禮達其原。通於體。又明於變與情。每侍。輒以禮爲問。襲裘而弔。曾子屈焉。故偃爲習於禮也。然譏子夏之門人末而無本。其論禮也。曰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得禮樂之精。其治武城也。武邑之人皆絃歌。蓋其化也。子游既深通於禮樂之意。又甚嫺於文。故夫子與於蜡。畢。游於兩觀之上。喟然上世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言偃侍問焉。孔子爲備言大同大祥大順而極於大成。官天地。仁鬼神。明天治人之道大備。偃退而記之。今

禮運篇是已與卜子夏以文學並稱

○子夏衛溫人也名商篤信謹守始頗病狹隘夫子漸之學而深通嘗讀詩畢作而曰詩之於事也昭乎如日月燎乎如星辰堯舜之道三王之義粲如也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亦可以發憤而忘食矣孔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蓋濬之便深也子夏於是而深於詩其閒居而侍也子語之以禮樂之原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敢問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蓋精言微言子夏知不可以言求也問何詩爲近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子

孫。蓋欲其深而通。抑啟予之歎。問詩知禮。其會通久矣。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請曰。夫子何歎。子曰。夫自損者必或益之。自益者必或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學不可益乎。子曰。道彌益而身彌損。故虛以受人。天道成而必變。堯居天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逮下。凡持滿而能久者。未之有也。子夏曰。商請志而終身。後其自言亦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於小人儒遠矣。故孔門自曾子而下。篤實稱子夏。而文學大著。序詩傳禮。而孔子又嘗屬其傳易春秋云。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之上。教授焉。西河之人。嚴事之如夫子。

魏文侯師尊之已哭子喪明曾子往弔之曰吾聞之朋
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
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
罪三也爾焉得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
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故索居者易泰自古患之
今日學可以不講無爲師友者過也時陳人巫馬施子
期者嘗與子路薪於韞丘陳富人脂車百乘觴於韞丘
之上子路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有

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願之乎子期喟然曰吾何願焉吾聞之夫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亦爲不知予矣期於聖門豈亦篤信者歟　樊須字子遲亦專篤而愿故問崇德脩慝辯惑問仁智不達不止問稼圃欲以力穡爲學皆其篤也故孔子進以大人之事戰稷曲也能用命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未之知也而滅明脩行甚嚴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庶於行已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幾失之子羽矣孔子没南遊至於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今吳地有澹

臺澗。卒墓在豫章城東。

○司馬牛。宋桓族。桓司馬魋弟也。事夫子問仁問君子。魋有寵於宋公。害於公。牛常內自憂難作。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來奔。牛又致其邑而適吳。不說於吳而又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不往。卒于齊。葬于丘輿。

○顏孫師。陳人也。有容貌。寬沖博接。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敖無告。是其行也。然而未仁。晩德進。且死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謂哭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朋友之義。於天倫

等。豈謂弔哉。是子張之終也。

。左丘明魯人。爲人信直而文。蓋恥尚得所者。故孔子稱之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蓋信之也。傳春秋述國史事。辭表屬辭之本。而時發經旨。語約而志。傳文緩而旨遠。將令學者原始反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游自求。饜飫自趨。以爲得也。其發凡言例。皆周公之垂法經國之常制。其時有論斷。必歸之君子。亦足徵其重慎之至矣。彼義釁而論繁者。臆經者也。彼執史之文謂傳豔而富爲巧言。非孔子所謂丘明者。誣傳者也。而七十子

之徒有公孫尼子者。史稱其撰次樂記。而劉瓛以為戴記緇衣篇。本其所作也。則言爛然於六藝之文。論語書。諸門人獨有子曾子以子稱。蓋其賢也。亦顯二子弟子所次云。

○有子名若。性沖純。行粹。故言行似聖人。孔子沒。子游子夏子張皆聖門高第弟子。至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其人可知矣。語為仁本孝弟。語禮和而節。語言行先謹始。學皆近質。而記稱其不信速貧速朽之言。深於道。動子游歎焉。乃史記其不能答月離畢不雨及商瞿曾子之問而避位。蘄侮者之言也。

○曾子名參字子輿子皙之子也子皙性高明旣洞然於日用卽道之旨爲孔子所與然行時不掩參最晩出又頗魯而循循於反躬日省將之以弘毅卒能唯一貫而誠明達天德也以爲聖學宗故曰參也魯竟以魯得之蓋毅本近仁也後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歎之曰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吾主言其幾不出而死乎參敬以請具告之至語明王之至德要道順天下約之孝孝約之愛敬具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推之孝治天下嚴父以配天天地爲明察焉故仁以爲己任而弘其後時其欲達呼而告之曰參

乎吾道一以貫之即應之曰唯蓋敏於化也及退答門人之問直指之忠恕可謂一貫矣伯魚先孔子二歲卒其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衆然孔子獨遺伋事曾子卒以聞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旦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君子博學而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故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不絕小不殄微行自微也不微人故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禍之所繇生自孅孅也故君子夙絕之君子恭而不難安而

不留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後直而不徑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故亂言弗殖神言弗致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近於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近於不說其言殆於不以身近之也殆於不以身近之殆於不身之矣其溥至如此故能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學士先生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浩浩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指誠意為

主本而約之毋自欺毋自欺也者不欺其獨知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必自慊之謂也學問自脩恂慄威儀潤德潤身以極於盛德至善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省括於慎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坊其辟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坊其危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絜其平于矩懼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道也曾子少至孝而貧能養父之志嘗芸瓜誤傷其根子晳怒援杖擊之仆有頃而蘇蹷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敎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之知其平也

孔子聞而責之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故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於暴怒以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夫子之不責子皙不責之責也曰瞽瞍責之至也此行不掩之一也及父卒事母孝呼吸通於親嘗出薪於野而客至母以手搤臂而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以呼汝耳後二親既沒讀喪禮必流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及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釜而心樂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仕而得重祿北向涕泣非爲賤也悲不

遠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亨熟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憂其親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

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是一貫之道也始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哉後道既尊而諸侯交賓曾子以仁義爲富貴不答也失其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聖君也以後妻殺孝巳尹吉甫良臣也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吉甫庸能免於非乎終不娶及寢疾謂曾元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夫華繁而實寡者多也言多而行

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爲卑而橧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繇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

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亦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氷每履每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未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未見好教如食疾子者矣吾未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未見孜孜而學過而能改者矣比其病也謂門弟子曰啟余足啓余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今吾免乎没之夕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曾西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

簀。曾元曰。夫子之疾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宣最深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繇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亂之所繇興也。繇己爲無咎則寧。繇己爲賢人則亂。父母所憂憂之。父

毋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毋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非為人子之道也問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為己望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問使弟有道乎曾子曰弟之行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誥事兄之道道之若不可然後舍之矣蓋日切磋於倫物不舍也如此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

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正子春事親孝侍親疾加一飯親脫然愈損一飯亦然加一衣親脫然愈損一衣亦然則心誠求之故也及親歿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汝之問也善如汝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
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
是以有憂色也
○孟軻鄒人也受學於子思之門人聞仲尼之道願學
焉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故道性
善稱堯舜述誠明皆本之曾子子思其命氣曰浩然曰
至大至剛則弘毅之極也曰直養則自反之縮也其論
性善直指人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爲人所必同
而要於察識擴充即耳目鼻口聲色臭味之嗜好爲人
所必同而約之於然理義驗好惡相近於平旦之氣驗

怵惕惻隱於赤子之入井。驗良知良能於孩提之愛敬。見良心所同而以信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其言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故其學簡易直截。求之親長。求之行止疾徐。求之四端使人自得其本心。雖其精義之盡。不外於無受爾汝之實無穿窬之心而得之也。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天下方騖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本道德之意。卽所見自

名學競稱述古往而期於反世易俗爲也於是孟子憂之乃述堯舜湯武行政施仁之道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經之於井田農桑學校禮義辯楊子爲我墨子兼愛以爲生心害政作政害事至目之無父無君辯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爲外義爲禍仁義辯許行齊物並耕以爲率天下而路亂天下也論戰勝攻取約與國之倫則以爲民賊以爲服上刑爲今之諸侯之罪人於是議者翕翕訿訾之自以爲好辯而孟子斤斤侃侃正人心息邪說閑先聖之道自以承三聖逾競以力也巳年尊德邵從學者日益衆行游四方所至率數十百人

車數十乘。與諸侯分庭抗禮。上說下敎。而竟莫之能用。時魏惠王。齊宣王。各以方千里之地。卑禮厚幣招賢者。志并兼。而齊稷下之遊士特盛。故孟子之魏。惠王問何以利國。說之以仁義。問雪恥。說之以行仁可王。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也。會惠王卒。見襄王。語不合而退。因適齊。見齊王。以為王足用為善也。則三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曰。我先格其非心。非心格而王可正。正君而國可從定也。於是即王不忍釁鐘觳觫之牛太息將謝。以為可保民而王。諸好勇好色好貨好樂之私。皆引之以與民同。是格心也。宣王初甚尊禮之。館之雪宮。就見焉。

有疾則使人問疾醫來後以爲客卿會母喪孟子歸葬魯魯平公欲就見不果而孟子已卒喪後如齊則齊王既沮於王驩淳于髡之倫意稍稍怠矣孟子見於崇不合則欲去會齊人伐燕復爲卿不受祿居久之度王終不能用也乃致爲臣而歸孟子嘗之薛之宋於宋見滕世子語以性善堯舜世子大說之既得國而孟子之滕勸之行經界井田之事而國弱小介於齊楚之間齊楚惡而交伐之卒莫能有施用也於是孟子喟然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夫乃退與其徒本仁義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既沒而其言大行然其學卒莫能

有傳也。其徒樂正子克深粹爲最賢。克虞陳臻屋廬子。

知學近質矣。餘萬章公孫丑之徒。猶聞見莫之能自反

也。蓋孔子之道傳五世而漸以微。豈非天哉。孟子後有

趙人荀卿。明於禮樂之事。

論曰。自虞廷都俞交贊下逮於孔門。蓋宇宙僅再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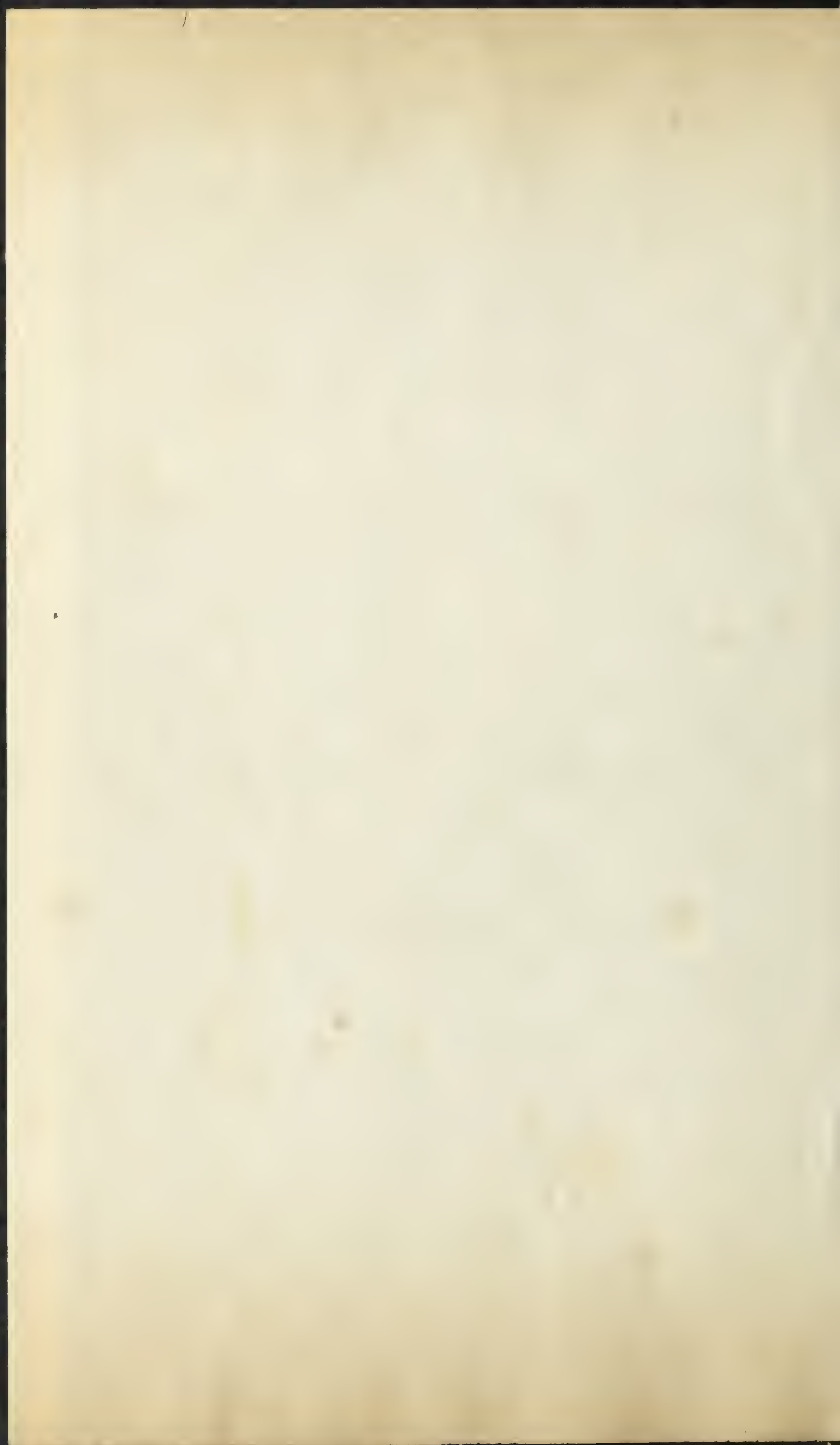
性命道德之懿。庸庸翼翼雍雍。咸在其君臣師友間。何

其盛也。蓋三數傳而孟軻氏擇精言詳。得其宗。夫洙泗

從受學者三千。而七十子最賢。亦眇矣。至於今爲烈。豈

非難哉。微至聖孰能鼓陶甄育之至是乎。

函史上編卷之七終



函史上編卷之八

明盱眙鄧元錫纂

周列傳 大臣 良臣 爭臣 忠節 行義

王季子定王之母弟也曰劉康公定王八年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君必君為臣必臣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以保本肅以濟時宣以教施惠以和民故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可以長保民矣敬以承命恪以守業恭以

給事儉以足用承命而不違守業而不懈以能寬於死
而遠於憂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庇
二子者侈侈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且夫人臣而
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
叔孫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
侈泰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
毒則必亡已而子家宣伯皆出奔簡八年及成肅公會
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

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禮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

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

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秋成肅公卒于瑕

○單襄公朝其先食釆單 善 以爲氏定八年聘于宋假

道于陳以聘楚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

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 天根亢氐之間本

見而草木節解 本氐也 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霜故

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

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

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
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
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
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
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
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
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
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
也周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

徒其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朝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

王之教茂帥其德猶恐隕越若廢其敎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國何以守君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八年陳侯弑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十年晉侯使郤至來告捷語驟稱其伐襄公曰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也惡蓋人也人性陵上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禮在敵三讓故獸惡網羅民惡其上今郤至位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況侈卿乎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而至佻天之功以爲已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天棄人叛其何以久明年會諸侯柯陵語魯成公買

君與三郤當必䟽其疾也。命子頃公告之善晉周語具

晉志也。

○司空季子。晉大夫胥臣也。邑于白曰白季。始從文公於外。有功城濮之戰。以下軍佐從楚。楚遺嘗使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皐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

夫箕之蒐成子為卿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
缺子之功也公將使陽處父傅太子問於李子曰處父
其能教誨驩也使之善乎對曰是在驩也蘧蒢不可使
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
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
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若其質有違教將不
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
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慈惠二蔡刑于太姒比
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
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詢于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

闕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
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怨
神罔時恫若時則文王非專教訓之力也公曰然則教
無益乎對曰教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益公
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蒢蒙
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聵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司
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若川然有原卬浦而後大
○司城子罕宋大夫樂喜也出戴公平公時爲司城樂
轡與華羽少相狎長相優巳相怨也以弓梏華羽於朝

公逐華豹子罕請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大辠
也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而後行子罕善之如初
已爲政寬而有制仁而不殘國以大和鄭賂宋求尉氏
司氏之盜以馬四十乘以師茷師慧師慧過宋朝溺其
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
焉若其有人豈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子罕聞之
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
曰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
爾以玉爲寶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君子曰
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其知彌精其取彌觕其知

彌捔其取彌精子罕之所實者精矣皇國父爲太宰爲公築臺妨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黚實尉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向戌合諸侯弭兵以爲名旣事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于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所以晉楚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叔之謂乎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實覘國子罕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之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從之曰吾恃輓而食三世矣今徙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

也吾將不食是故不從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
利故不禁也士尹池歸曰宋不可攻也其君賢其相仁
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天下其孰能攻之楚釋宋而攻
鄭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歸
以告曰宋不可伐也仲尼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曰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晏平仲嬰萊維人晏桓子弱之子也以節儉力行重
於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至爲相食不重肉妾不衣
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
順命國無道衡命以此顯名於諸侯崔杼弒莊公晏子

立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已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慶氏之亡也景公與晏子握

殿鄙六十，弗受。或曰：富人之所欲，何弗受也。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亡無日矣。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過則爲敗。吾不敢貪，所謂幅也。晏子宅近市而湫隘，景公命更之，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時刑繁，有鬻踊者，因對曰：踊貴屨賤。景公於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

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毀之謂其里人曰諺有之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卒復其舊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齊有欒高陳鮑之亂欒高氏伐虎門平仲端委而立於虎門之外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欒高乎曰何愈焉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及陳鮑敗欒高而分其室晏子謂陳桓子曰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能讓謂之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爲愈義利之

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乃致諸公而老焉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
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
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若適遇淫君外
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
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
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
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
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
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

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
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
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不更，淫
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
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景公田於沛，還，坐於遄
臺。晏子侍。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
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音闡）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乖民無爭心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杜註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東竹東南木南絲西南土北金西北革北在東北匏）四方之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侍宴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樂當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又因之而後太公有焉古而無死則爽鳩之樂也非君之願也三十有二年彗星見齊分公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若德無穢無事於禳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
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
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
不亡則國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
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
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
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順婦聽禮也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

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順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禮之上也。對曰：禮，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晏子聘於魯，堂上則趨，授玉則跪。子貢異之，問孔子曰：晏子焉知禮？孔子曰：其有方也，我將問焉。晏子至，問之。晏子曰：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敢不趨乎？君之授幣也卑，敢不跪乎？孔子曰：善乎！禮中又有禮焉。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

之以儉國儉儉則示之以禮蓋晏子儉不爲禮而母之族衣食靡不給妻之族無凍餒齊國之士待之舉火者三百有餘家太史公歎以爲令晏子而在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衛獻虐孫林父謀出君私焉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從近關出獻公自齊告甯喜許之賂甯喜欲納之告伯玉伯玉曰瑗也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靈公立乃反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

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申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蓋是時伯玉之賢行乎於國公亦知之以夔於彌子瑕不能用也史鰌亟言於公公不聽鰌且死謂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生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豈以死而可成禮乎哉我死必置尸牖下無殯矣公往弔怪之問焉其子以父且死之言告公戚然改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而使伯玉爲政晉聞之寢

兵焉。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年六十。而六十化。孔子嘗主焉。嘆其君子。

○北宮文子佐公族北宮懿子孫也。相衞侯如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故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衞詩曰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
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
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
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鄭子產國僑穆公孫鄭大夫子國子也簡公初鄭侵
蔡獲蔡司馬鄭人皆喜子產尚少憂之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也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晋師必至繼
自今鄭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叱之曰爾何知國

有大命有正卿童子言之將爲戮矣而晉楚果爭鄭已子駟當國惡尉止黜其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以作亂攻執政于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如北宮子西子駟子聞盜不儆而出入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則臣妾器用多喪矣子產聞盜置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愼守藏成列而後出以兵車十七乘攻盜于北宮國人助之盜乃盡死已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諸大夫門子弗順子產請焚書子孔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乃焚書衆而後定久之子展子
西因國人之怨殺子孔而當國立子產爲卿晉楚欲彌
兵以爲成楚伐鄭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楚是以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
性釁於勇嗇於禍以快欲而求名非國家之利也若之
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子展卒子皮當國罕虎鄭饑而未
及麥民病甚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
得鄭國之民如晉葬平公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
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至而不行必盡用之用千人而
國不亡幾矣不聽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而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公孫黑與良霄相攻人謂子產盍就直助彊子產曰孰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姑成吾所而已歛良霄人之死者而殯之而遂行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自止之子產入已而良霄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自墓門之瀆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誰與歸從天所與而已伯有

尸於羊肆子產襚枕之股而哭斂而殯諸市側葬諸斗

城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已而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皮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人得其欲以從其事而我

要其成成將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公孫黑與公孫楚爭室橐甲以見欲殺而取其室楚執戈而逐之傷子產曰直鈞然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必速行放游楚於吳巳而黑復作亂傷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夫謀其心焉子產聞之亟使人數之曰伯有之事以大國之事未爾討也爾有亂

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爾罪一也昆季爭室爾罪二也薰隧之盟汝矯君位爾罪三也爾有死罪三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汝汝罪之不恤又何請焉乃縊于周氏之衢加木焉蓋因衆如此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乃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民不可逞

度不可改吾不遷矣蓋信於義如此是時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猶防川然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既而子皮使尹何爲其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

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覆厭是懼何暇思獲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皮曰善哉虎聞君子務知其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其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簡公之喪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定五年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裨竈請瓘斝玉瓚以禳弗許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屛攝至于

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
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使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
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
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
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秋大祓已簡
兵大蒐明年禆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又不許子太
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中不與亦不復火是歲鄭大水龍鬬于洧淵國人請

榮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覿也龍鬬我何覿焉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始子產為卿范宣子聽晉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曰子為晉國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也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

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及爲國晉盟諸侯于平丘令日中造于除子產命外僕速張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未張也使速往則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乃許之既盟或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

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方災鄭子產授兵登陴晉人讓之曰鄭國有災寡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今執事僩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僩何板反子產對曰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其敢有二心晉不能詰駟偃娶晉而生絲偃卒父兄立乞子產以為弗順弗許亦弗止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乞欲逃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弱其一二父兄懼墜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夫實剝亂是吾何知焉今大夫問故寡君實不敢知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二三臣即世者晉專制其位是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韓宣子來聘子產戒有位於朝者必恪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謁焉子產辭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

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者非不能事大字小
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
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
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韓子奉命
以使而求玉焉貪矣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
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買諸賈人請曰日起請環
執事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請
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
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

信也。曰爾無强叛我無强賈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敎敝邑背盟誓也。無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韓子懃謝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及辭。六卿餞韓子。賦我將。子產拜。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子產致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女。子產使子羽辭焉。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而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

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以懲諸侯使莫不憾而距違君命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北宮文子相衞襄公以如楚過鄭羽段逆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出言於衞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以政猶熱之有

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當是時鄭介於晉楚二大國而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難以禮與辭子產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子羽能知四國之爲而辯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適野以謀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鮮有敗事北宮子之所謂有禮也蓋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闔道不拾遺田器不歸五年士

無尺籍晷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女婦相弔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

相鄭之三月輿人歌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政成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太叔當國不忍猛而以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言不及此興徒兵以攻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

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子產博學多通仲尼歎以為有君子之道四其適鄭凡事之備善也夫子太叔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嘗如晉問晉侯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

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繇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初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適晉趙簡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厲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

明。匹夫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
我先君穆公之冑也。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
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
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死能爲厲。
不亦宜乎。蓋通鬼神之情狀如此。
○子太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鄭簡公
時。子產爲政。治游楚之罪。咸將放之。咨於太叔。太叔曰。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
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放也蔡叔。夫豈不
愛。治王室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簡公之

器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徒執用[illegible]以立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不毀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子產乃使辟之巳會于宋諸侯朝楚鄭子太叔往聘楚人還之太叔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楚子欲逞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以快楚心楚不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太叔如晉告將朝于楚而子產相鄭伯以如楚會晉頃公薨太叔弔且送葬晉人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禮也

聞之禮小事大大字小小之謂也事大在其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饗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大夫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晉人不能詰及子産卒子太叔爲政會于黃父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内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

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能自曲直以赴於禮者謂之成人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及太叔卒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也何敢忘

○叔孫穆叔魯大夫叔孫豹也初叔孫僑如亂魯出奔季文子反自晉召豹於齊而立之自是叔出季處穆叔以其身衛社稷語具魯志中襄元年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

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問焉。曰。古之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齊慶封來奔。後齊人來讓。亡之吳。富於其舊。子服惠伯曰

天殆富淫人乎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殃之殆將聚而殲諸已而慶封戮於楚齊求崔杼尸將戮之不得穆子曰必得之昔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卒得之會諸侯澶淵還語季孫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人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可以樹善晉君失政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季孫不從已趙文子卒晉公室卑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是以有平丘之會昭公初立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

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焉是逆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已穆叔嬖竪牛牛屏其左右饑而死子孟丙仲壬皆爲牛所殺立子婼而相之是爲昭子昭子朝號其家衆曰竪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而立庶又披其邑求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竪牛懼奔齊爲孟仲之子所殺昭公築郎囿季孫欲速成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亟成勤民無囿可也無民可乎二十三年武城覆邾師邾人愬于晉昭子如晉晉執之使與其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制

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
周制故也乃不果坐䏳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
求貨於叔孫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申
豐以貨如晉叔孫曰必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閉之
明年士彌牟逆叔孫將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
曰余左顧而欬汝殺之右顧而笑汝止叔孫見士伯士
伯致禮乃笑受禮而歸吏人從昭子居於箕者請吠狗
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
墻屋去之日如始至二十五年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禮也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
其宗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已而右
師奔是歲昭子如闞公孫於齊昭子欲歸君不獲使祝
宗祈死而卒
○師曠晉樂師也晉侯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
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
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
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

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
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
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
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補
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
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
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
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公問咎犯與趙衰孰賢對
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舅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

逵之不知其他時晉大夫多爭師曠曰公室懼日卑矣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巳侈能無卑乎

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暮矣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明壯而好學如日中之明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明也孰與以昧昧行乎故君子哉子野也出君之對則知君知天矣

○鍾儀楚樂官也鄭獲以獻之晉景公觀於軍府見之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焉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而歸之

○左史倚相楚人也楚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於倚相曰吾有妾而原欲笄之可乎倚相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

子曰遠而道穀陽豎憫子反之勞也獻飲焉而斃之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而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不欲其從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遠若敖之欲以之道吾子經楚國而欲以羞薦于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宮之奇虞大夫也晉獻公志滅虞以及虢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志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居久之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下陽

後四年又假道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之族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尚猶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

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今君施所惡於人而以賄滅
親援其本矣何以能久去三月而虞亡
○季梁隨大夫也楚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楚子毀軍
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
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
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
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
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

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
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
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
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
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
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
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論曰世春秋而王教湮矣格卿碩士覊臣瞽師猶能徵
典質禮秉信持義以庇國而定身後世有是夫先師之
所父事於衛貞惠文子所兄事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

鄭子産以爲是王教之所存也爾乃劉康公語中語命。晉司空語敬語學北宮文子子太叔論威儀論禮懿哉粹乎於道也篤矣故教先王之所以化也平仲薦夫子。稱其學若禮也而廢今史沒其情悲夫

○魏獻子晉大夫魏舒也將中軍分祁氏田爲七縣分羊舌氏田爲三縣以賈辛爲祁大夫子戊爲梗陽大夫他縣大夫皆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謂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兄弟之國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主近之矣。所及其遠

哉。賈辛辭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

從收罷者而往。立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

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貌少不颺。若無言。吾幾

失子矣。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舉汝。行乎。敬之

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戊也。以爲義。聞其命賈

辛也。以爲忠。其有後於晉乎。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以獄上。其大宗以女樂賂。獻子將受之。戊謂閻沒女寬

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

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獻子

曰吾聞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
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
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
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
人。

○番吾君者趙人也趙烈侯好音說歌者槍石二人賜
之田人萬畝相國公仲連諾而不與屢問稱疾不朝未
有以奪也番吾君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
所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
侍以仁義烈侯逌音由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

待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説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田子方魏人也師事卜子夏魏文侯尊事之文侯與子方飲鼓鍾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武侯爲太子時出遭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

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計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懃謝之

○知國荀氏之宗士茁范族也知伯宴三卿於藍臺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進曰主不備難難至矣知伯曰難將繇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曰郤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祁叔之愬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孰不可懼乎蠭蠆蚋蟻皆能害人況君

椐乎不聽知伯爲室美士茁夕知伯曰室美乎對曰美
則美矣抑臣有懼也知伯曰何懼曰志有之曰高山峻
原不生草木松栢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
安人也不聽
○屠黍晉大史也見晉亂以圖法亡歸周周威公問焉
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故對曰臣比
在晉不敢直言以職官示晉公以日月星辰之行不當
也曰何能爲語人事不義百姓鬱怨也曰何能傷又語
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也曰何能害是昧其所以亡者
故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

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
有別人之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
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無休息康樂歌謳靡靡以風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三年
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
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懼問故對曰君見善而不能
用也威公乃大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
史驎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屠黍曰
其及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
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從諛之士是君之所以

存也威公薨周乃分爲二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騶忌子相齊淳于髡見之曰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敎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閒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騶忌子封髡遊梁梁相悅之見之魏惠王惠王屛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王怪之讓相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相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王王志在音聲是以默然稍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

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覩，會先生至。後先生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遂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不仕。

○觸龍，趙左師也。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怒，明謂左右曰：有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觸龍請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少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

不欲食乃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使勿反豈非爲之計久長欲子孫相

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之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陳軫齊人也楚昭陽旣勝魏又移兵伐齊齊王患之陳軫見昭陽說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

之、昭陽曰、官上柱國、封上將執珪、陳軫曰、國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君令已爲令尹、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客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蛇先成、舉酒起、既而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其酒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又移兵而攻齊、攻之勝、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此畫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之、君子曰、人臣利社稷則擴死以守之、軫爲昭陽謀不忠、然善說哉、固持滿之道也、

○田贊、楚人也、楚王好兵、贊衣敝緼而見王、王曰、先生之衣何惡乎、對曰、衣有惡於此者、臣衣不惡也、王曰、可得聞與、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曰、甲、冬衣之則寒、夏衣之則熱、惟無衣、衣之則折人之首、剄人之脇、墮人城郭、係人子女、衣無惡於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意者其爲義耶、則名甚不榮、意者其爲利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竊爲大王不取也、王無以應

○虞卿趙人見趙王立賜白璧一雙卒以相者也主爲從以抗秦闞衡人甚辯語具六國志魏請趙爲從孝成王召虞卿謀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之小國與大國從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其後虞卿旣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

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貂勃齊人也襄王既以安平君守即墨勝燕得復國或惡安平君撫百姓懷戎翟結豪俊志欲有齊也王果疑安平君安平君免冠徒跣肉袒進請死五日乃得謝罷貂勃使於楚反王觴諸前曰召相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不若也貂勃曰昔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來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復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棧道木閣迎王於咸陽今國已定矣民已安矣而王曰單來臣竊爲王惑之也王乃殺譖安平君者而益安平君封

○貫珠者齊人也亡其名安平君出見老人涉淄寒不能行解裘衣之王聞之曰單將欲以取吾國乎貫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相國收食之寡人憂民之寒相國收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相國憂之稱寡人之意相有是善而王嘉之相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賜單牛酒乃布令求百姓饑寒者收穀

之、國人聞之、相與言曰、安平君之愛人、噫、王之教也、
○李同者、趙邯鄲傳舍吏子也、秦圍邯鄲急、同前說平
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且爲虜、何謂
不憂、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食子、而君後宮以百數、被
綺縠、餘粱肉、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
自如、使秦破趙、君安得久有此哉、君誠令夫人以下編
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以饗士、士方危苦
時、易德耳、於是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卻秦軍、
○毛遂者、趙人也、秦圍趙、平原君求合從於楚、約與食
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不外索、平原君
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
下、必得定從而還、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
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
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
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
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
勝之門下三年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也、先
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
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未發也、平原君與楚王言

合從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堦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曰，客何爲者，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者，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乃今於

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公孫龍、能爲堅白同異之辯者、趙人也、虞卿欲以信陵君存邯鄲、爲平原君功、請封、公孫龍曰、不可、夫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智謀、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而封君、非以君爲有功也、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君受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報、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平原君曰、善、遂讓不受封、

○靖郭君田嬰者、齊威王少子、宣王庶弟也、相齊、封於薛、富不好士、其賤妾有子曰文、承間問其父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穀、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聲聞於諸侯、於是嬰以諸侯請、立文爲後、號孟嘗

君孟嘗君好士士無貴賤賢不肖多歸之孟嘗亡擇食客常數千人孟嘗君畢善遇之每賓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吏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則使使存問遺獻其親戚矣已見危於齊卒以客免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遣登徒直送之登徒直不欲行獻寶劍請公孫戍說焉止無行戍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致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辭不受戍趨出未至中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而志之揚也我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馮驩齊人家貧好書躡蹻而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一月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車輿矣五日復問傳舍長答曰客又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使人給其母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居朞年驩無所言時孟嘗君相齊封於薛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貸錢於薛歲

餘貸者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憂之問左右可使收
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狀貌甚辯長者無伎
能宜可使孟嘗君乃請驩往收債如舍長言至薛得息
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為期日召諸取錢能與息者
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來合之於是殺
牛置酒酒酣合券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
其券燒之曰凡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貧者為本業也
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令富者以要期貧窮者
燔券書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
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使召驩驩至望之馮
驩曰君勿異也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
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
多急且以逃亡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民下則
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屬士民彰君聲也今焚無用
不可得之虛券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君何疑焉
孟嘗君曰善已齊王用譖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馮驩
說王召復之遣驩逆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曰文好客遇
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
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位客何面
目復見文乎如復見者必唾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

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
言失也、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
知也、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冨貴多士、貧賤寡交、事
之固然也、君獨不見朝趨市者乎、旦明之市、側肩爭門
而入、日暮過之、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
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
路、願君遇客如故、孟
嘗君再拜、曰敬受命、

論曰自春秋以文告辭命御邦交至戰國益騖於說辭
然訓典亡已獨氣縱橫能聳人聽聞高者漸漬不驟能
令人自屈必從也亦間有昌詞今取其不詭事倫者附
焉

○孫武者齊人也著兵法十三篇其始計篇曰兵者國
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

事較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陰陽廣狹死生也將者仁智信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彊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以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

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其作戰篇曰凡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必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

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兵役財力屈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兵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彊故

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其謀攻篇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

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

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巳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巳
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巳每戰必敗其軍形篇曰昔之
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巳可勝
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
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
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
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
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
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
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無智名無勇

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灋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其兵勢篇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

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

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其虛實篇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

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夫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

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
死生其軍爭篇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
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
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
而爭利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
至五十里而爭利者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
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
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

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

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其九變篇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繇。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

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其行軍篇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

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黄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絶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鋭者。

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强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益多也。雖無

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其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

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

已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其九地篇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之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繇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

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繇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鬭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

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

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

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巳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其火攻篇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

取而不脩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明主慮之良將脩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愼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其用間篇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

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

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生間可使之如期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至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吳王出宮女百八十人試勒兵孫子分二隊令之以王寵姬二人爲隊長皆持戟令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乎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視背皆應曰諾令既布乃設鈇鉞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令之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令既已明而士不如灋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

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亟下令救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二人爲隊長於是復鼓之而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律於是闔廬知孫子善用兵卒以爲將凡闔廬破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有力焉其後世有孫臏孫臏與龐涓俱學兵灋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忌之乃召至則以灋刑斷其兩足而黥之令終身廢棄齊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威王欲以臏爲將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將而孫子爲師坐輜車中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大敗梁軍後魏與趙伐韓韓請救成侯鄒忌曰勿救田忌曰不救韓且折而入於魏必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陰許韓使而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

而東委國於齊齊起兵以救韓直走魏都龎涓聞之去韓而歸齊既過而西矣魏人大發兵使太子申將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自刎死齊乘勝大敗魏軍虜太子申以歸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灋治之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秦伐韓軍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矣王乃令奢將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軍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

來奢善飮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問則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卒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陳以待之趙奢曰謹受令許歷曰請受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立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擊大破之秦軍走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論曰春秋之師命蓋先王之遺也戰而猶有禮焉逮戰國而師命亡用民如草芥不啻矣彼善於此其惟奢牧乎蓋師猶之律也乃起翦服上刑矣牧事見戎狄志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歸焉西伯卒世子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者也以下篤行

延陵季子者吳王壽夢季子札也王壽夢賢札欲立之札辭乃立長子諸樊諸樊既除喪致國於季子又辭棄其室而耕諸樊曰今驟而予季子國季子終不受也請

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國必及季子季子
無容辭矣於是餘祭餘眛立欲以次及札餘眛死而札
竟辭立以亂君子曰是有咎者之罪也定于立長則諸
樊可也定於立賢則季子可也欲兄弟相及而致國是
基亂之道也季子嘗聘於諸侯至魯見叔孫穆子說之
謂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子
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請觀於周樂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
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歌秦曰此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之則明王也爲歌唐曰思深哉其陶唐氏之遺民乎何憂之遠也爲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無邑

與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衞說蘧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衞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孫林父在戚）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也君又在殯可以樂乎遂去之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說叔向謂之曰子勉之君侈而國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季子初使北過徐。徐君見季子劍。欲之。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也。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劍繫徐君冢木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子尚誰遺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而倍吾心哉。其喪子將葬之嬴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合矣。先是魯宣公有弟曰叔肸。宣與弒而非之。或曰胡不去也。曰。

兄弟也何去如之與之田不受與之財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於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書公弟叔肹卒賢之也曹宣公有庶子曰欣字子臧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爲成公子臧不義也將亡之晉焉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晉執成公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忘守乎亡之宋及成公反國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

○鄭公孫黑肱者鄭公子孔孫也有疾歸邑于公召室

老宗人立段而黜官蕭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君子曰善戒。以下行義

○甯嬴晉逆旅大夫也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悅陽子而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予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明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越石甫齊人也。纍於晉。披裘負芻。息於途。晏子之晉。見之。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對曰。齊人之纍也。晏子解左驂而贖之。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請絕。晏子攝衣冠謝之。曰。嬰未嘗得交也。免子於患。子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者。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我知也。夫子旣以贖我。是知我也。知我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起謝過。遂禮以爲上客。

○介子推。晉人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

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母曰，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矣，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後文公圖其功，使召之，則亡矣。求所在，聞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持高節而不肯仕宦任職游於趙秦圍趙邯鄲魏使新垣衍至趙欲尊秦爲帝冀綏兵魯仲連聞之往見平原君曰梁客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見之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觀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今諸

侯之於秦畏之矣魯仲連曰嗚呼子信以為梁之比於

秦若僕耶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

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

納筦籥納袵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巳食乃退而聽朝

魯人投籥不果納將之薛假途於鄒鄒君死湣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人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

北面位於南方鄒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劔而死因不

敢入於鄒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

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遂從而帝之

是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必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矣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會魏公子無忌救趙却秦軍秦遂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終不肯受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

辭平原君而去之終身不復見

○欒共子晉大夫欒成也曲沃武公之入晉也止欒共子無死曰吾以子見天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成敢以私利廢人之道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死之以下忠節

○王蠋齊畫邑人也樂毅破齊聞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蠋曰

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

○狼瞫，晉人也，戰於殽，獲秦囚，晉襄公使右萊駒斬之，囚呼失戈，狼瞫奪戈，遂斬囚，公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死乎，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為汝發難，瞫曰志有之，勇而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之謂勇，死而不義，非勇也，非勇而黜，黜乃宜知我矣，子姑待之，戰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獨行，

○先軫，晉大夫也，代郤縠將中軍，敗楚城濮，合盟踐土，文公薨，子墨與戎，敗秦師于殽，皆軫本謀，殽之役，文嬴請秦三帥而免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朝不顧而唾，既而悔之，戰于箕，先軫曰，人臣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程嬰者晉大夫趙朔之友公孫杵臼者其客也晉屠岸賈有寵於靈公景公時為司寇將作亂乃追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後韓厥曰靈公遇賊盾實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釋不誅今諸君誅其後非先君之意是謂妄誅妄誅謂之亂臣且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遂攻滅趙氏趙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而匿於是公孫杵臼謂程嬰曰朔不死乎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索之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謂杵臼曰一索不得後且復必復索奈何杵臼謂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勉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杵臼負之衣文褓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能與我千金吾告趙孤處諸將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若下宮之難不能死今又賣趙孤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孤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諸將不許皆被殺諸將以為趙孤良死皆喜然趙真孤乃在程嬰與居匿山中以居後十五年

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請立趙後乃立武復田邑如故於是程嬰乃言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趙氏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趙武為之服齊衰三年

○豫讓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尊用之及趙襄子滅智氏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智伯知我我為報讎而死則魂魄不恨矣乃變姓名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索之則讓也徒服而秉持兵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之報讎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釋之去居頃之讓漆身為癩呑炭為啞使形狀不可識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趙孟趙孟必近幸子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至橋馬驚曰必豫讓也問之果然於是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乎智伯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事之今智伯死獨何以為報讎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亦足矣子其自爲計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君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致報讐之意死不恨矣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襄子擧衣乃使人持與豫讓讓拔劍三躍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死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焉

○縮高安陵人也子仕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爲五大夫執節尉而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所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敎子倍何以事君敢辭信陵君怒謂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無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不可縮高聞之曰信陵爲人悍猛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矣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魏使者舍刎頸而死

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函史上編卷之八終

函史上編卷之九上

明盱江鄧元錫纂

周末諸子傳

老子周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史也。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孔子適周從問禮焉。老子謂之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失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蓋老子修道德。無爲自化。淸靜自正。故聖人歎之。老聃之徒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語其徒南榮趎者。全形抱生之道。而惑。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雞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機語南榮趎瞿

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子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又因汝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繇入可憐哉南榮子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出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

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
行者乎南榮子曰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
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
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
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
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
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
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子曰是至
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
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于天不以入物利害相攖不相與

為徑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衞生之經已曰至乎曰未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楊朱南之沛遇老子於梁郊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吾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朱至舍進盥漱脫屨戶外膝行而前以請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
舍者與爭席焉居久之老子見周衰乃遂去至關關令
尹喜迎而請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著書
八十一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其書曰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常有名萬物之母常無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第一章天下皆知美
之爲美斯惡美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illegible]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illegible]

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治第三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常生常化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第五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第六章天長地

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乹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乹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乹載營魄抱一○神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乹三十輻共一轂○當

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實腹）故去彼取此○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若汝也、敬身亂寵辱爲患）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何寵何辱）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天下○（公其身於天下、視天下爲寄託、則得失儻來、何驚何忘、）○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微此

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在上不皦在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忽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善濡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敬儼若容無事渙若冰將釋化敦兮其若樸誠曠兮其若谷虛渾兮其若濁混同孰能濁以定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不敝不新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常知常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太上不知有之(忘)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帝力何有)○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醲)我獨泊兮其未兆(淲)若嬰兒

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也爲]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不離於宗○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

矣。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〇希言自然。理本無詁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衍蔽會人同信不足焉。有不信焉。〇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

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以爲官長故大智不割○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以喪禮處之殺人衆者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

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執大象。天不往。往而不害。安太平。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無爲○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將恐蹷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致譽無譽數車無車人閒器之非主器不欲碌碌如石珞珞如玉○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轂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

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咎欲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常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

名不爲而成。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
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
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
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
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而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
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入軍不被
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
何故以其無死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

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

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
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
此。○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攫。鷙鳥不
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以
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
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

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孰知其極。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
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治人
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
德則無不克。無不克莫知其極。此謂深根固柢長生久
視之道。○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
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
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大國者下流。天下之牝。常以
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
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

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起於足下。為

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

病病。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夫唯不狹，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
貴，故去彼取此。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
網恢恢，踈而不失。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常有司
殺者，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不
傷手矣。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
之有為。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賢
於貴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

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堅强處下柔弱處上○天之道其
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
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天下柔弱莫
過於水而攻堅强莫之能先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
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
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安
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
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
之器而不用使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

有甲兵無所陳之使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蓋著論深質如此當是時偏得老聃之道曰楊朱取爲我蓋依於心腹志骨以無知無欲而民自正自定以化無所事人爲也曰墨翟美兼愛以後身外身以其身爲天下而身先身存朱之言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故不爲名所勸不

爲形所役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嗇以自務禽子問之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也願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得濟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笑弗應禽子曰審弗濟當如天下何楊子曰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其要言曰信命者無壽夭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逆順信性者無安危太古之事滅矣沒矣無與爲志之矣三王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古至於今日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獨遲速有間耳矜一時之毀譽焦苦其形神要

數百年中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翟之言曰昔者禹湮洪水決江河而通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親自操槖耜而斜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而置萬國焉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於是以畚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南方之墨者苦獲巳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天下嚮焉乃楊子泣岐墨子悲絲則皆以仁義爲多端而反素抱一爲

其道。孟子所謂充塞仁義者也。語具孟子書。而宗耼。韻
益漫衍。其言盡博大眞一之變。有列禦寇莊周之倫。楊子
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
亡一羊。何追者之衆也。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
曰。亡之。曰。奚亡之也。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以不知所
之。楊子戚然變容。不言不笑者竟日。弟子孟孫陽曰。羊
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楊子不答。孟孫陽
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入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
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歸而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
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
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
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濵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
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
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
子默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
也。吾惑滋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
喪生。學非本不同。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無得喪
子遊夫子之門。習其道而不達其況也。哀哉。　墨子見

染素絲者愀然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
變其色亦變五入而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始學於壺丘子林壺丘
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
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
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在物而不在我此之
謂持後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
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
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
與凡人所玩亦恆玩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
故務外游不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

身。耿足於梟。游之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居久之。有神巫自齊來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者焉。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衆雌無雄。而又奚卵焉。且而固得道與。而以道與世抗。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止。是見吾杜德幾也。德之幾閉不發亦嘗又與來。明

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吾見善者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見吾杜權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見壺子。出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以報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所親雕瑑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封哉壹以是終列子師老

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始其學之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老商氏始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氏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氏始一引與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老商之爲之師伯高之爲之友與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所謂乘風其

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

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

莫能若能聽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其設言湯之問夏革也（湯革夏命託以爲名）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禦寇操術與

莊周同莊頗揭摭其語以著書加恢奇文焉

莊周者蒙人也常為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歸本老子之言楚威王聞其賢使厚幣往迎之使二大夫先焉周笑謂使者曰吾聞楚有神龜死者三千歲矣王

巾笥而藏之廟有諸曰有之周曰嘗試言此龜寧其死而留骨於廟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周笑曰公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竟終身不仕著書十餘萬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大抵率戹言也皆空語無事實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正語故以戹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不譴是非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窈而肆於宗也可謂調適而直遂矣其著書雖䛐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難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其書內篇七篇篇各以篇首一章爲宗後巵言寓言暢之獨內篇神奇活變爲莊文無疑其外篇時有昌辭餘於雜篇論者謂多後人所附會非盡莊所論著殆其然乎蓋世遠久矣內篇首逍遥遊觀性命於大化之原不以有巳小知爲知而與遊乎無窮其書曰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河漢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象天地於一氣一鳥象六月於一息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萬微一息適天之大化一息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無極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培風以載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音謁而後乃今將圖南達天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則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大小長短其化無窮各不相知湯之問棘也是已。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

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次二齊物論謂無已以觀衆妙齊死生是非物我而一之於天其書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無已之盡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乎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

音偨佳音萃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鷄似圈

似臼似洼者似污者山木衆竅激者謞音哮者叱者吸者叫者

譹者宎音杳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聲泠風則小

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形聲相軋而獨不見之

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括上人籟則比

竹是已笙簧之類人籟不言問者自舉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一天大知閑閑小

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

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

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烝成

菌（譬）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能止乎能已乎）

旦暮得此其所繇以生乎（極狀性術萬變即人即天）非彼無我非我

無所取是亦近矣（目睫）而不知其所爲使（芒然）若有眞宰而

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所繇以生）

（有情實無形聲）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

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時爲君焉而誰爲獨親乎）其有眞君存焉

直指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雖眞者無得喪而以已日闘雖生既死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天人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成心非心因形成心隨而師之此有已之根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惟無已即無成心齊是非夫言非吹也

比竹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爲異於鷇音音殼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重言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繇而照之于天因是巳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

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諭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不住自彼以彼明自以自明彼易地皆然曰照之以天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

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其次以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虧愛之所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

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故聖人懷之衆人辯之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繇來此之謂葆光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

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蜩翼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次三養生主言養所受之生虚以遊世依大理以應物不以無涯之智勤其生其書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言格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者人身之中脉起於尾閭循至斷交上貫泥丸故督訓中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

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音畫然嚮然奏刀騞音麥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唯然以其出世者涉世。無嬰於世患。則仲尼其極也。次人間世第四。其書曰。顏回將之衛。見仲尼請行。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量國中前後死者無筭。若澤中之蕉。與史谷量牛馬句同。回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

憂憂而不救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音控)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其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

采色不定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彼實不德欲以德感也實難日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無知無思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

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雜固無罪然止是爾矣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有心）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言得備使令）未始有回也無已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世網）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

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邵子云以物觀物不以我觀物）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曰凡事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無後患者惟有德者能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且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間世爲人臣子者固之大順有所不得已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何憂乎內熱

夫子行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必相靡以信遠必忠
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
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
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
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
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
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易以
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繇因也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
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苟為不知其然。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溢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莫若為致命。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恃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

盛溺適有蚉䖟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可不愼耶○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唯然德充美於委化心止於符外形骸忘得喪以保始而守宗次德充符第五

書曰魯有兀者兀刖通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師尊之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將不與之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若然者

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心遊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是聖人也常季曰彼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人則從是彼且何肯以物爲事唯然則知天知人之盡一死生法自然而登假於道次大宗師第六其書曰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肅誼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謨事、古字通用、）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心屈即言吞吐嗌咽）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頯（音仇、無慘蹙貌）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其狀義而不朋（不黨）若不足而

不承（無顛外）與乎其觚而不堅也（方必稜廉易劌）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虛必浮華鮮實）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似喜利濟而闕然後應）滀乎進（句）我色也（色日充晬）與乎止（句）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不可犯）謷乎其未可制也（二句一意）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形爲體綽乎其殺也（日損）以禮爲翼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土高）而人眞以爲勤行也（行無行）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是之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與也人特以父爲天而身

猶愛之而況其卓乎特以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

況其眞乎（卓於父眞於君自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

兩忘而化其道（化於道日登假）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

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特犯人

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

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

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吾師乎吾師乎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在太極之先而不

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

上古而不爲老。蟄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余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余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余何惡、浸假而化余之左臂以爲鷄、余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余之右臂以爲彈、余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余之尻以爲輪、神以爲馬、余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自解、物有結之、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哭之、子犂往問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以汝奚爲、將以汝奚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今

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鎁，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其應帝王篇第七，說者曰言聖人之道合如是也，其書似有缺有間，而重言有之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天下治矣，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其外篇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鐃

其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澹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於天地之德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此之謂天樂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澹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

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

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繇其名語大道者五變而後刑名可舉九變而後賞罰可言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應帝

王之說也其秋水篇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

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

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正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繇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

之識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比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

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

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繇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以捕鼠不如貍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亦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大小

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

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夫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當周之時天下爭於戰攻孫臏吳起之流淫於兵曰極宋鈃尹文之倫傷世之急禁攻寢兵上說下教而終不能已而時之盜

儒言堯舜而身桀跖以六藝交奸而無所用聦周著論欲移其意而窮其情令可一笑而悟汗背面赤斷舌而自廢也其書曰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

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實之君以意在察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惠子入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

所譽也道堯舜於戴與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其刺儒曰儒以詩禮
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
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
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噦儒以
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蓋莊生以其無方
無盡無端崖之見應於化解於物而其燗於辭故其書
深閎浩肆加恢奇如此○其後有騶子之屬騶子名衍
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
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
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
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
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

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乃不能行

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受業焉。築碣石宮。身往師事之。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於世。主言治亂之事者。不可勝數也。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爲之語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而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有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齊阿有吁子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爲鄭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

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著書二篇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申韓之學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自莊生來緣道德絕聖棄智絕學無憂之旨益詭其辭以逾(?)[illegible]自適絀儒學掊仁義禮法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非聞其風而說之游其心於虛靜無事意慹然無所制而以刑為體其言曰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能使輕靜能使躁此道之宗也乃物有常容因乘而導之凡誅廢舉用大小輕重一因名㮣實尊事責功破朋黨而裁之於法以為是萬物者芻狗而無事

煦煦然仁爲也非疾世之儒者好稱先王之仁義藉以飾說而時異事變不可遵而行也治國者不務明修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求人任賢以富國彊兵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悲知能廉直之士不容於邪枉之臣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其書曰上古之世人民不勝禽獸蟲蛇之害有聖人者作搆木爲巢以避害而民悅之以王天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腹胃民多疾病聖人者作鑽燧取火化腥臊爲其脆而民悅之以王天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苦於洪水而禹決川瀆近古之世桀紂

爲暴亂而湯武事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之道欲行於當世者必且爲新聖笑矣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是守株也儒墨者之言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聞死刑之報君爲之流涕以爲君民如父子然則國治信斯言也是世無亂父子也夫人情性莫親於父子父母雖厚愛其何遽不亂不才之子父母怒之鄉人譙之師長教之弗爲動州部

之吏操官兵推公法求索之則恐懼變節而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而必待州部之吏民固驕於愛而聽於威也且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聽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是以賞莫若厚而信罰莫若重而必法莫如一而固語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何也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罰不必行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

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漸之勢異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術矣又曰境內之士皆言治管商之法家有之而國愈貧士皆言兵孫吳之書家有之而兵愈弱何者言耕者衆而執耒者寡也言戰者多而被甲者少也百人事智一人用力事智者衆而用力者寡也此世之大蠹也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貞信之行必行其志信其勇而不可攝以法者也今釋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

不用。而慕上智之所不知不明。信賞罰而高其輕世。多
其有勇。是使民勇犯上法。而吏不能勝也。離法者罪犯
禁者誅。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禮之。是法之
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雖十黃帝。不能
治也。又曰。羣臣之言外事者。不從則衡矣。從者合衆強
以攻一弱。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皆非所以持國也。
言衡者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事大而舉圖委地效璽
請兵則國安。大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弱。名
卑政亂。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言從者曰。救小而抗大。
則得天下心。得天下心則國存。夫救小未必能存小而

國微矣。抗大未必能敵大。而國折矣。救小爲從。未見其利也。事强則說者藉外權而市官於內。救小則說者因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私家富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此國之大蠹也。人主誠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地力以多其積蓄。致人民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利少。攻其國。則傷大。萬乘之國。皆恐懼息心。而不敢謀。豈有亡哉。舍內政之修。而道必滅之事。不可振矣。其孤憤書曰。智能之士。必遠見而明察。法理之士。必强毅而勁直。明察。用必燭重人之陰情。勁直。用必矯重

人之姦行。智能法理之士用。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此不可兩立之讐也。夫重人之擅事要也。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左右不因。則不得近幸。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祿薄而禮卑。故學士爲之談。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讐。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其臣。故人主愈輕而大臣愈重。當塗者之於人主。必其所信愛也。不然。必習故也。若夫阿主意與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處勢卑賤。

無黨孤特。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此其數必不勝也。操五不勝之勢。又數歲而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得關說於前。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不可被以罪過者。私劍而窮之爾。豈有幸哉。齊晉之亡。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其說難篇曰。凡說之難。非吾知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

佚

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

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說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

乃自以爲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

辭悟言無所擊排得曠日彌久周澤既渥乃後申其辯知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此說之成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以其子妻之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

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怨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非

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憤發著書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歎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遂自殺秦王後悔使使赦之非死矣

論曰。周衰。先王之四教四術廢。而諸子之文倡則文窮而變。變極而窮。大失其歸也。乃孔子見老子。嗒然猶龍焉。非以其得易之體於常無常有之本洞然耶。莊縱觀於大化。爲洸洋無端倪之言。以盡易之變。欲學者調適直遂以無束於教。其弊也傷教。其究也爲申韓。彼其初詎不謂空虛不毀萬物也與哉。而激肆加之。則孟子之闢楊墨。惟極於無父無君。無遺力餘勇。有以爾。聖者言之曰。絜淨精微。易教也。絜淨精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教之至也

○子華子。名本。程氏。晉人也。與孔子同時。孔子行於郯

之野。與傾蓋而語者終日。有閒。孔子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贈先生矣。子路不應。有閒。又謂之。子路對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無禮不野合。今有贈是野合也。野合何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見。適我願兮。夫子之謂也。於是而不贈。懼不繼見也。故世稱程孔傾蓋而定交焉。子華子居於莒塞。趙簡子使使者幣聘焉。子華子沒階而趨再拜曰。主君之民。本未有職業於朝也。有惡疾。不堪君之命。拜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裝絡而行。北宮子曰。主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

曰噫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憒於外矣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必有以處我矣爲人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日者上之召孔子也孔子轍環於河濟而弗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夫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仲尼之所弗至是我之所以行也明日入見趙簡子簡子迎禮之請致邑子華子曰臣不武年運而往矣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君有四圉以扞四方臣弗堪也又明日子華子行趙簡子怒燭過曰必失之遺燭過子華子去茶寒五日矣簡子愀寓書招焉子華子拜肅使者於庭曰主君

之亡臣本。不能東脩越在諸侯。以爲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托。士局於所宗。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爲執事者之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貍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中。魚鱉安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途之人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款御至。以承主君之令。聞豈惟亡臣。亡臣雖野死。以塡溝瀆。其敢忘主君之惠。簡子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使我得罪於程子。吾死。汝必黜之。子華子既去趙適齊。善晏平仲。景公問爲國。子華子曰。國至大物也。人主者。

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則愚拙者請矣。愚拙者請則巧智者退矣。退多則請者多。請者加多。則無不請矣。主雖巧智未能無不知也。以未能無不知而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上而類窮於下。何以君人。窮不知其窮。又自以爲多。上有諂言之心。下有苟且之俗。賓客左右僮夫豎隸。臚然知公上之有慆心也。爭爲諛頌以蠱君心。君心泰矣。是之謂壅塞之國。夫以君之明。疏淪底滯而聞之於道。夫誰能禦之。公曰善。晏子問政。子華子曰。天下有隱戮而人莫之知。大夫聞之乎。晏子曰未也。願聞之於子矣。子華子曰。天之生才也實難。其有所生也。必

有所用也如將壅之蔽之使不得以植立此天地之所大忌也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花落而類圮敗而族是之謂隱戮晏子怛然變乎色曰嬰也願遂聞之子華子曰人之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敗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悋固之心焉天之生才也實難甚愛之甚惜之其亦有悋固之心世人莫之知也恃其胷腹之私與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訿訿巧詆而深排規以幸人之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鑑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使氣沮志奪怫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通厄歷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

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爲巳傾。以兩手揜人之聰明。而自以爲得也。悲夫。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聞之曰。聖人上儉也。有諸。子華子曰。然。是聖人之所寶也。晏子曰。嬰聞堯茅茨土階。而舜器械塗髹。其尚儉乎。子華子曰。儉在內。不在外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蕩。神化回潏。齊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夫視人以爲出處氏之職業也。操盈而制餘。商賈之所治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大器也。柰何以閭里之所志。商賈之所治。處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郯子以達禮聞諸侯。子華子從聞禮焉。既見而退。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以羅之也。所以閑之也。非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旋激相生之聲窮。而八音汩。陸有羅罝。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所幸其生。今郯子非徒摧之。又從而暴之。亦異乎吾之所聞矣。肅駕而起。遵途而歸。

孔子之弟子曰季沈。

問於子華子曰自吾之從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不適於夫子之量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子華子曰仲尼天也其可遺物而實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逭宇宙四方必迷所向矣季沈曰然則吾子之不試何也曰本也何足以望仲尼仲尼軫方而轂圓若也將無乎不可我則有所不可也北宮子將仕於衛辭於子華子曰噫未得以卒業也惟是樵蘇之不繼糊其顚頻於人謹志其欲於善而遠於惡敢問庶幾於完乎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噫是何言與吾語若天下欲以有之於己而卒於喪己欲以達之於人

而卒以失人凡以欲遠者衆故也而又奚欲焉又奚潰焉。北宮子曰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心中虛圓不踰寸。神明舍焉事理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火如水矣所謂神明者若之何而堪之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與而弗受歸而弗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敵矣以矜愿之意而接忿悁之心何爲而不鬬鬬且不止小則嚣凌詬誶大則辟首穴胸殆矣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

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天下而皆載其所欲遠其爲
銖兩者倍矣。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烏
得直。子謹志於堯舜叉奚以欲遠爲哉。毋務滋從子華
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
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
持者。汝知之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悠焉以逝。而所謂善
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矣。然
子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汝之後夫擇也。其將有剽汝
之外邪。而自築其宮廷者。有矣。登汝之車而乘之以馳騁
於四郊者矣。取汝之所以爲壁者。毀裂而五分之矣。天

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汝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閒然矣

留務滋築室於五源之溪居焉有閒使其徒公子賓胥謁於子華子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敢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窮處也聽吟而馳啼旦曉昏而日昳也薈薈蹢躅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兌說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之於灌溉其蘋藻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恭顧於斷蹊絕壑之上雲雨之所出也其石皺疊斕如擁薆藹草之芳從風以揚墾耕溪畝為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向以供億今之諸侯地相埒而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之之乎子留子使賓胥也敢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月胐而日明先生豈無意乎子華子曰爾歸而語於而夫子矣而所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我之心毋毋如也吾聞太上遠世其次遠地其次遠人而之所志其遠地矣乎

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即死，爾必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苍塞之下。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長志之所存，雖逖而覩，蠅蚋而成，齏裂壞斷，不吾闇也。今而後吾之神爽，坐馳於五原之間，何必往也。噫，來賓所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其去就有度如此。

子華子通於道之大宗，而切磋於至聖，言乎粹閎深。其言曰：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閡，無所於忤，虛之至也。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如縣衡然，平之至也。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又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包含徧覆，天之所以爲大也。明昭顯融，帝之所以爲則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跂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

此心之弗失可以事帝可以格天可以入道此心之弗
存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遣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
兹心爲慈如心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善夫又曰
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辯也水氣之
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
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智事脾者宜誠實
而不欺五物各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於其所宜外邪
之不入内宼之不洩夫是之謂善完曰朱明長嬴不能
盡所以爲温也隨之以揫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沍陰不
能盡所以爲寒也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

天也。然且不可盡兒於人乎。好盡物之情而執其極。其受禍必酷矣。日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爲樂也。隱憂者臨之而愈悲。鬱謳行歌。促絃急彈。所以寫憂也。安恬者得之而逾歡。憂樂不主於音故也。內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不之知也。其觀諸水乎。觀水者與水俱流。目運而心逝矣。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深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

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

物芳。其行潔。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後懷王聽秦昭王請爲好。會武關。屈子諫毋行。王竟行。客死於秦。頃襄王立。聽令尹子蘭譖愬。放流之湘沅。事具楚志中。平既放流。睠顧楚國。繫心不忘。欲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南郢沅湘之間。俗信鬼而好祠。其祀祠。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原爲定著其辭。曰九歌。觸事成聲。作惜往日。悲回風等九章。其存君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卒不可以反。而王終不悟

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邪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原離騷經一篇九歌九章各九篇與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凡七題二十五篇爲詞賦者祖焉其離騷經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

願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謇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
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
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
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
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
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
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
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
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
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
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
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
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
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
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
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
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

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

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

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
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
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
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
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
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
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
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
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
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
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
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
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
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其九歌
祀東皇太一辭曰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
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
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
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
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雲中君曰浴蘭湯兮沐芳華

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湘君辭曰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夫人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

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大司命辭曰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一陰兮一陽眾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少司命辭曰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

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媺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
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
獨宜兮為民正。東君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
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
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
人，觀者憺兮忘歸。縆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鷈兮吹
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
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
杳冥冥兮以東行。河伯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
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
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
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
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
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
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

志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國殤辭曰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禮魂辭曰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三百篇後入春秋飯牛歌采葛婦及孺子滄浪歌漸變為楚聲至離騷而大昌而統於騷經九歌九章皆本騷經為辭九歌則楚調曲之所始也惟天問橘頌依於古詩卜居漁父馳騁於古文云宋景文公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其卜居篇曰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

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迎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

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
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其漁父篇曰
屈原至於江濱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
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
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
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
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何故深
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

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拂道遠忽兮曾唫恒悲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歿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自投汨羅江而死楚人聞之莫不流涕悲哀傷焉原內潔修有遠志能放言極論譬罩思於悲憤冀罔象推冥昭曹闇之故

及於天地山川神靈物怪之事以爲莫可得而原也作天問以自廣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欲浮游八極後天而終以閱反復無窮之世變賦遠遊以見意其辭突梯滑稽曭莽漫衍光怪怳忽未可以情測也而遠遊殆於有所聞者其辭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省惟

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繇。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
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
兮美往世之登仙羽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
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
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
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
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春秋忽其不
淹兮奚久畱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
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
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

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

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涉青雲以汎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

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屈原既死其弟子宋玉傷其師以忠放逐而卒以死也託於帝命命巫陽以下招作招魂原初見放時託於悲秋氣凜烈以傷之作九辯而楚人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咸祖原以賦稱其後荀卿雜陳古今治亂與亡之効託聲詩以風若將爲工師之誦旅賁之規者作成相三章及佹詩詞亦放於楚後數十年楚竟爲秦所滅後百十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忠節 文學

荀卿趙人也名況學於孔氏門人馯臂子弓見孝成王而論兵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

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狃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繇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國若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

子不孫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毋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

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故順命者生傃刃者死犇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義又何以兵爲哉荀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古者之

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下應之如影響。有不繇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皋人不尤其上。知皋之在巳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繇其道故也。故繇其道則行。不繇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荀卿子既五十去趙。游於齊。齊稷下之列大夫多死。而荀卿爲老師。三列祭酒。後去之楚。爲楚蘭陵令。因遂家蘭陵。荀卿嫉世混濁。亡國亂君相屬而爭

於戰攻鄙儒小拘而莊周等放言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之爲書其論學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

力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名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鱓之穴無所託其身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

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君子之結於一也又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智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慤而法見繇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傾而僻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繇則悅而倨見閉則險而怨喜則輕翾憂則挫懾通

則驕而偏窮則棄而塞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怨人之賊己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患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繇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是治氣養心之術也其論敘曰問楛者勿告也

楛苦同

告苦者勿問也說苦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

也。故必繇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躁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或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毀。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弓調而後求勁。馬馬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能。馬士不信慤而多知

能讐之豺狼不可邇。其論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人駭政。則君子不安政。馬駭輿。則莫若靜之。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誼。收孤寡。補貧窮。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三者君人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靡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法者治之端。君子者法之原也。合符節。別契券。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所以爲公也。上

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量所以爲責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懸而平不事斗斛槩量而責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

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歛忘費。事役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與汙邪之人疑之。夫貞靜之女。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惡也。修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惡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亂莫大焉。古之人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較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智。是以萬舉而萬不

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使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孰得而誣之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惑矣。夫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能積微

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其論事
君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事
暴君有補削無撟拂迫脅於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
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
所短以爲成俗詩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是故恭敬
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
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
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
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
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

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
其道與將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
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其論禮曰人生而有欲欲
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
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乎物
物不屈於欲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
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
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
也疏房𥳑第几筵所以養體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
辯也曷謂辯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

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寑兕持虎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儒者將使人兩得

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社至於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

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鍾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

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其要言有之曰眞積力久則入曰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荀卿患世主欲富强而不知其本也爲言曰觀國家之强弱貧富有徵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必則兵弱將卒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

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財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財之流也故明王必謹養其和開其源節其流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十年旱而天下無菜色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鄉愚世主務計數小察而不知其要爲言曰王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百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明則幽者治主能當一則百事正故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是

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察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過也不能治近而務治遠不能察明而務見幽不能當一而務正百悖也過猶悖也故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而觀其成者也相者列百官之長聽百事之要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佚於使之荀卿悼戰國之主不務自强於政治爭割地事秦皆折而入於秦不繇其本也爲言曰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

之以貨寶則貨寶殫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地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故明君不道也必將修禮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彊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故曰使彊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鄉見世之人不能盡已格物苟以其知計決事也爲言曰冥冥而行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

百步之溝以爲跬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
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
漠漠以爲哅哅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若羊而求
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
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
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月星人不以
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
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不必當安能無過乎病世
以其智自足而不說學也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
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

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其非諸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此數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

蔽塞之禍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故治之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道？曰虛一而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不以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不以不一害夫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

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所蔽哉。心者形之君。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自使。自奪自予。自行自止。故口可劫而使語默。形可劫而使屈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其精之至也。不貳。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故知者擇一而一焉。其非鬭曰。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謹愼利也。鬭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愼而無鬭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鬭也者、忘其身忘其親、忘其君者也。行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然且爲之、是忘

其君也、自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則是人也、曾狗彘之不若、豈不哀哉、凡鬬者、必自以爲是、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忿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所謂以狐父之戈斸牛矢也、以爲智耶、愚莫大焉、以爲利耶、害莫大焉、以爲榮耶、辱莫大焉、以爲安耶、危莫大焉、豈不過甚矣哉

論曰、子華子於道論至深、而動適事會、言中幾中倫。而氣優游不怒也。謂之至也。屈子傷宗國之亡、至抱石沉淵、忠成性矣。而遠遊天閒。窮化原而冥道宗。明之盡也。孫卿明王道禮樂之大體。當於事倫。於儒也醇矣。適不免小疵。以時有激言。至命性爲惡。又歷詆子思孟軻以自是。殆其憤書哉。何言之不類也。

明盱郡鄧元錫箸

後秦志

秦始皇帝政。莊襄王子也。莊襄爲秦質子於趙。見趙賈人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邯鄲。年十三。莊襄王死。政立爲秦王

初秦昭王太子死、次子安國君爲太子、有子二十餘人、有甚愛姬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子楚、母夏姬、無愛、爲秦質子於趙、車乘進用不饒、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以五百金爲進用結賓客、後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悉以其物獻華陽夫人、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偏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因使其姊說夫人立以爲適嗣、子楚定爲嗣、不韋取邯鄲姬絕好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與韋飲、見說之、起爲壽請之、不韋陽怒不聽、已乃獻

之至期生子政。昭王薨、安國君立爲孝文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王薨、子楚立、爲莊襄王、尊王后爲華陽太后、母夏姬爲夏太后、不韋相、封文信侯、莊襄薨、政立、是時秦地已南幷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王年少初立。呂不韋相。稱仲父。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幷天下。元年。晉陽反。蒙驁擊定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驁擊韓。取十二城。四年。拔魏暘有詭。是歲蝗蔽天。五年。驁取魏酸棗二十城。置東郡。七年春。彗星見東方。又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冬。復見西方。八年。河魚大上。民輕車重馬就魚食。嫪毐封長信侯。九年春。彗星見。竟天。夏四月。寒。民有凍虎

者。於是王冠帶劒。雍雄倩習事矣長信侯毐作亂覺誅族坐誅死廢徙者四千餘家。毐階不常進得私於太后烝生二子不常見

遷國。遷太后雍萯陽宮。十年。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楚人李斯上書諫說之。拜客卿。罷逐客令。說魏人尉繚畫以為國尉。斯楚上蔡人少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度六國弱不足事將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秦王欲吞天下而帝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其志願如此惜心見

矣、至秦為文信侯舍人、得說秦王、因瑕釁而遂忍之、用升天下、拜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作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言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書言、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繇余於戎、東得伯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灋、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四君皆以客之功、繇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踈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閒韶虞象武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之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王說止逐客令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視諸侯譬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閔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

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也、王說見尉繚與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王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之、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趙九城已幷爲一軍攻閼與橑楊翦將軍歸十八日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徙蜀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呂不韋者籍其門視此是歲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不雨

初秦王殺太后所生兩子、遷太后於雍、誅嫪毐舍人、皆沒其家、遷之蜀、王欲誅不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不致法、獨免相歸食邑河南、下令以太后事諫者戮、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請諫秦王、使使者問焦曰、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焦曰、見之、顧

臣願見陛下盡一言死不恨王召見置鼎鑊其前胥之
焦入大言曰陛下車裂假父囊撲兩弟遷母咸陽戮
諫士有桀紂之行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將何以
立人上乎語畢脫衣就烹王乃悟自迎太后歸咸陽立
茅焦爲傅爵之上卿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爲文信侯請
者相望於道秦王恐其爲變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
秦封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
家屬徙處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見誅乃飲酖而死十三
年齮攻趙平陽殺將斬首十萬春正月彗星見東方十
四年齮取趙宜安平陽武城韓使非使秦殺之雲陽十
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
年魏獻地置麗邑十七年騰攻韓得韓王安盡其地爲
郡曰穎川地動民大饑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翦將上地
卒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卒圍邯鄲十九年滅趙得趙王

遂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有怨者盡阬之母太后崩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民大饑二十年破燕易水西二十一年得燕太子丹首大雨雪二十二年滅魏二十三年翦擊荊虜荊王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爲王二十四年翦武擊破之昌平君敗死項燕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滅燕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二十六年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於是秦盡幷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馮廷尉斯等言古昔帝王地方

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爲郡縣法令繇一統自上古以來所未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改歲首朝賀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

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專決於法刻削無仁恩義和然後合水德之數 丞相綰 王 等言諸侯新破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惟上幸許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不能禦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

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鍾鐻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當是時秦地東至海暨

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戸北據河爲塞並陰山

至遼東於是始皇自以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

侔欲夸宮室苑囿廵觀明得意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

二萬戸秦每破諸侯冩放其宮室作咸陽北阪上南臨

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

美人鍾鼓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廵隴西北地出鷄頭

山過回中歸作信宮渭南已更命爲極廟自極廟通驪

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巳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乃遂上泰山禪梁父並渤海而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焉而去南登琅琊刻石所為刻石者命從臣頌秦功德也石各有辭始皇既并天下意大得念獨在長生惑方士言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大悅之遣齊人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從市入海采藥求神仙乃西南渡淮之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不得渡始皇問博士言湘君何神也對曰堯女舜妻於是始皇大怒伐湘山樹赭其山而還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三十二年燕人盧生以鬼神事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

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爲
桂林南海象郡。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
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
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偪逐之。謫徙實之。三十
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頌始皇威
德。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
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
聞也。始皇以問羣臣。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

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避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如此而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雜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

下日不燒。縣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三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湮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閒皆帝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巔以爲闕。作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或作驪山。關中計宮五百。關外四百餘。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

自用已并天下意得欲縱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
獄吏得親幸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
上不聞過而日驕自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事倚辦於
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息貪於權
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大怒曰
吾所招文學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術士欲練以求奇
藥今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終不能得藥徒姦
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
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御史
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

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恐天下不安始皇怒斥扶蘇北監蒙恬兵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隕於東郡化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遣御史逐問石旁居人莫肯服盡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眞人詩所行游令樂人弦詞之以遣意三十七年冬始皇出游行雲夢浮江下丹陽至會稽望于南海立石並海上北至瑯琊西至平原津而疾疾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令與喪會咸陽而葬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天下有變乃秘之

不發喪。棺載轀輬車中，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趙高與丞相斯謀，留始皇賜扶蘇璽書，詐為書賜扶蘇及蒙恬死，而矯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生隱宮，母被刑世卑賤。始皇愛其彊力，舉為中車府令，而蒙恬大父驁、父武，世為秦將，恬將三十萬衆逐北狄，有功成，振匈奴，始皇甚尊寵之，而弟毅親近為謀臣。始皇病，遣毅禱山川，未反，而賜扶蘇書在高所，未授使者而崩。高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為帝，而子無尺寸之地，且奈何？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見丞相斯曰：今上崩，未有知者，而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此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恬，而君何責之深也？高曰：高固內宦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罷免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

長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
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
亥學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
於心而詘於口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願君
計而定之斯曰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高
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
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通侯子孫皆至尊位
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忠臣不避死而
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臣各守職而已君其勿復言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
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
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
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
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
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國為丘墟三者逆天宗
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
長久君聽臣計郎長有封侯喬松之壽孔墨之智釋此
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
乃仰天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已不能死安託
命哉於是斯乃聽高詐為丞相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曰扶蘇與將軍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餘年矣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誹謗我爲人子不孝其賜劍自裁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皇帝璽封其書賜扶蘇於上郡而遣御史殺蒙毅於代、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今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必復請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陽周竟死而胡亥至咸陽發喪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初始皇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藏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穿過者輙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

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油爲燭

燭之至是葬令先帝後宮非有子者皆從死死者甚衆

葬巳下即盡閉工匠其中於是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

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廵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

內今晏然不廵行即見弱無以臣畜天下元年春東行

郡縣盡爲始皇帝所爲至遼東而還巳召高謂曰人生

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决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

心志之所樂長有天下以終吾年可乎趙高曰此賢主

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臣竊有慮請言之不

敢避斧鉞之誅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

諸公子皆帝兄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今陛下初
立此其屬皆怏怏不服恐且爲變臣戰戰栗栗懼於不
終陛下安得高枕而爲樂乎臣愚以爲宜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連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然後收舉
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遠者近之則德歸陛下害除
而姦謀塞陛下高枕肆意寵樂矣二世曰善於是以罪
過相連坐始皇皇子六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
杜獨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內宮議罪獨後已二世
使使令之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
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

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吏致法他不得與謀將閭乃仰天大呼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中廐之寶馬皆得賜之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二世得書大說召趙高示之高曰今人臣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又作阿房宮治直馳道賦斂愈益重秋七月楚戍卒陳勝吳廣並天下憤怨競起

兵亡秦。自置爲侯王。勝爲張楚王。廣爲假王。勝、陽城人。廣、陽夏人也、時謫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行至蘄、天大雨、道不通、度失期、失期法皆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楚項燕、爲天下倡、宜多應者、於是殺所監者尉、召徒屬令曰、公等遇雨、皆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聽、乃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尉、徇蘄以東郡縣、皆下之、入據陳、陳中豪傑父老、說陳涉、宜爲王、陳涉問魏人張耳陳餘、兩人對曰、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絕人社稷、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體、陳涉不能聽、自

立爲王、號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法者、皆刑其吏、殺之、以應渉、立吳廣爲假王、監周張等諸將、西擊秦、楚

遣陳人武臣狗趙、臣自立爲趙王。陳餘說陳王曰、大王擧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尉、予卒三千人、行畧趙、令汝陰人鄧宗狗九江、令魏人周巿北狗魏、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說諸縣豪傑、得兵數萬人、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然後畧地、攻然後下城、過矣、今范陽令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欲先下、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之、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而令令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燕趙見之、皆毋戰而降也、所謂傳檄而定千里也、武臣從其計、遂下趙三十餘城、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至戲而卻、又聞諸將爲陳王狗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說武臣自立爲趙王、西使人報楚、陳王怒、欲誅武臣等家室、柱國房君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其家屬於宮中、趣趙兵亟入關。

已沛公起沛。項

梁起吳田儋王齊。儋狄人，殺狄令，自立。趙將韓廣行畧燕，遂王燕。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楚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廣至燕，自立爲燕王。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王而相之。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乃迎魏公子甯陵君於陳而立之。二年。秦嘉起郯。巴張楚假王敗而武信君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王。韓公子成爲韓王。陳涉遣周章等西至戲，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授兵，使擊盜，破周章軍，殺之，楚將田臧等，矯陳王令，殺假王廣，而章邯擊殺臧，進軍擊陳，大破之，陳王死城父，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方陳王發難時，起兵會稽以應楚。陳王敗，梁召諸別將會薛計事，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

戶亡秦必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敗固當今君起
江東楚蠭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楚將為能復立楚
後也於是項梁求楚懷王孫心民閒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都盱眙而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從沛公之薛
說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
益樹黨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齊
王儋魏相市魏王咎敗死而儋弟榮逐田假立儋子市
為齊王相之始二世聞陳楚亂謁言反謁者使從東方
來以反聞輒怒下之吏劾妄言諸博士儒生言反者皆
捕論非所宜言於是後使者至問東方事輒曰羣盜鼠
竊狗偷郡守尉今逐捕行盡得無足憂乃喜及亂益急
不可諱二世乃誚讓丞相斯居三公位柰何令盜如此
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稱引申韓勸

二世以天下恣睢而必督責以求容。書畧言、夫賢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行督責之術者也。申子曰、有天下而不以恣睢、顧以其身勞天下如堯禹然、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夫以人徇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爲人所徇者貴。而堯禹以身徇天下也、可謂桎梏矣。是以明君獨斷、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然後能明術修法而必督責。必督責則主嚴尊、主嚴尊則天下安、天下安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欲無不得。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良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死人日積於市。二世喜曰。此可謂能督責矣。而趙高愈益親。高恐大臣之毀惡之也。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以但聞聲。羣臣莫得而見其面也。故自號曰朕。先帝

臨制天下久故庭見羣臣而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何渠能盡天下事乎而日坐朝廷見羣臣譴舉一不當則見短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故莫若深拱禁中與臣等及侍中習法者居以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不坐朝廷於大臣閒疏丞相斯頗以爲言趙高欲因遂傾之乃好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大臣宰相之事君何不強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諫久矣今上不坐朝廷居深宮中今有所言者不

可書傳也。欲見無間。且奈何。趙高曰。今請爲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側。則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詣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方燕私。輒來。豈少我哉。亦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事。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欲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繇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守不肯擊。乃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不審。

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乃自恨爲趙高所賣因發憤上書條高罪且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田常淖齒是也今高以内臣居中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可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易心絜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顧深危之何也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而列勢次上貪欲無厭求利不止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高恐李斯殺之以謂高趙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會斯與右丞相去疾將軍刼並進諫言關

東盜大起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皆以戍漕
轉作事苦賦稅大故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
轉以拼難二世乃大怒曰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巳
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君觀先帝功業有緒羣盜並起不
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
盡忠也下斯去疾劫吏去疾劫以將相不辱皆自殺斯
請因二世屬高治於是高案丞相斯與子三川守繇謀
反狀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然自負其辯有功無反
心幸得上書自陳乃從獄中上書書辭甚哀辯趙高使
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巳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

爲御史謁者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使人痛搒之
後二世更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
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而高前遣案三
川守者比至則項梁已擊殺之高乃令妄爲反辭聞二
年秋具斯五刑論要三族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
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腰斬咸陽市趙高爲中丞相事
無小大決於高高自知權重恐羣臣有貳於已也者試
嘗之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
鹿爲馬問左右左右皆言馬阿順高二世大驚以爲惑

召太卜卦之太卜曰春秋郊祀奉宗廟齋戒不明故至此可依盛德而齋於是二世入上林齋然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射殺之高乃曰天子無故殺不辜此上帝所禁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宮方獻鹿時問有言鹿若默不言者高畢中以危法自後羣臣咸畏懼屏息莫敢言三年楚將項籍破秦軍鉅鹿下虜秦將王離章邯軍數却而燕趙齊楚韓魏皆從楚西擊秦項梁起東阿至定陶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弗聽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大破之項梁死懷王恐從盱眙之彭城并項羽

呂臣軍自將之而高陵君至見楚王曰前宋義爲臣言
武信君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夫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
可謂知兵矣王必用之時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
地兵不足憂北伐趙趙遣使求救於楚楚懷王召宋義
與語而大說以爲上將軍以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
北救趙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
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
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
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
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
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
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
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
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
攻新造之趙其勢必無趙矣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
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於是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帳中斬宋義頭令軍中曰宋義與齊
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諸將皆慴服莫敢支吾相與

共立羽爲上將軍，使人追殺義子，使桓楚報命懷王，北救趙。項羽悉引兵渡河，既渡，乃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秦將王離。當是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憚秦兵，莫敢鬭。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項羽已破秦軍，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二

項羽繇是爲諸侯上將軍，與章邯軍相持於漳南。

世數使人讓章邯：將重軍，何令盜如此？章邯恐，使長史欣司馬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趙高不見，又弗信。長史欣恐，間道亡走其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疾吾功，必誅；不能勝，亦誅。於是邯乃使人約項羽求成。羽亦以食盡，遂聽約邯。乃以秦軍降諸侯。章陳

餘遺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坑馬服，攻城掠地，不可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胡，開榆中地數

千里，竟斬陽周。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用事日久，今事急，恐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更使人代將軍以脫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獨特孤立而無黨，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鑕，妻子為僇乎。邯得書，狐疑未有定，而項羽疾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於是邯與諸侯盟洹水南殷墟上。已盟，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為前行，至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秦吏卒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必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當奈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羽。羽恐為變，乃召黥布、蒲將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於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司馬欣、都尉董翳西入秦。於是高恐二世誅之，乃稱病不朝見。而二世使使讓高，高懼，乃質其壻咸陽令閻樂

毋於家，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縛斬衛尉，令衛士皆却走，遂入宮。前即二世數之。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丞相何可得復見。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得萬戸侯。弗許。又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麾其兵進。二世乃自殺。閻樂歸報，趙高乃召將相大臣，告以殺二世狀，皆惕伏。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齊廟見受玉璽。齊五日，高使人請子嬰數輩，不行。乃自往請子嬰，子嬰遂刺殺高於齊宮。族高家。子嬰

爲王四十六日降沛公霸上居月餘項籍入殺子嬰
秦諸公族屠咸陽分天下王諸侯而秦竟滅矣後五年
天下定於漢嗟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孝公據殽函
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
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
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
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王武王蒙故
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
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
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

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

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淺國家無事及至始
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槁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
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
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
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
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
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
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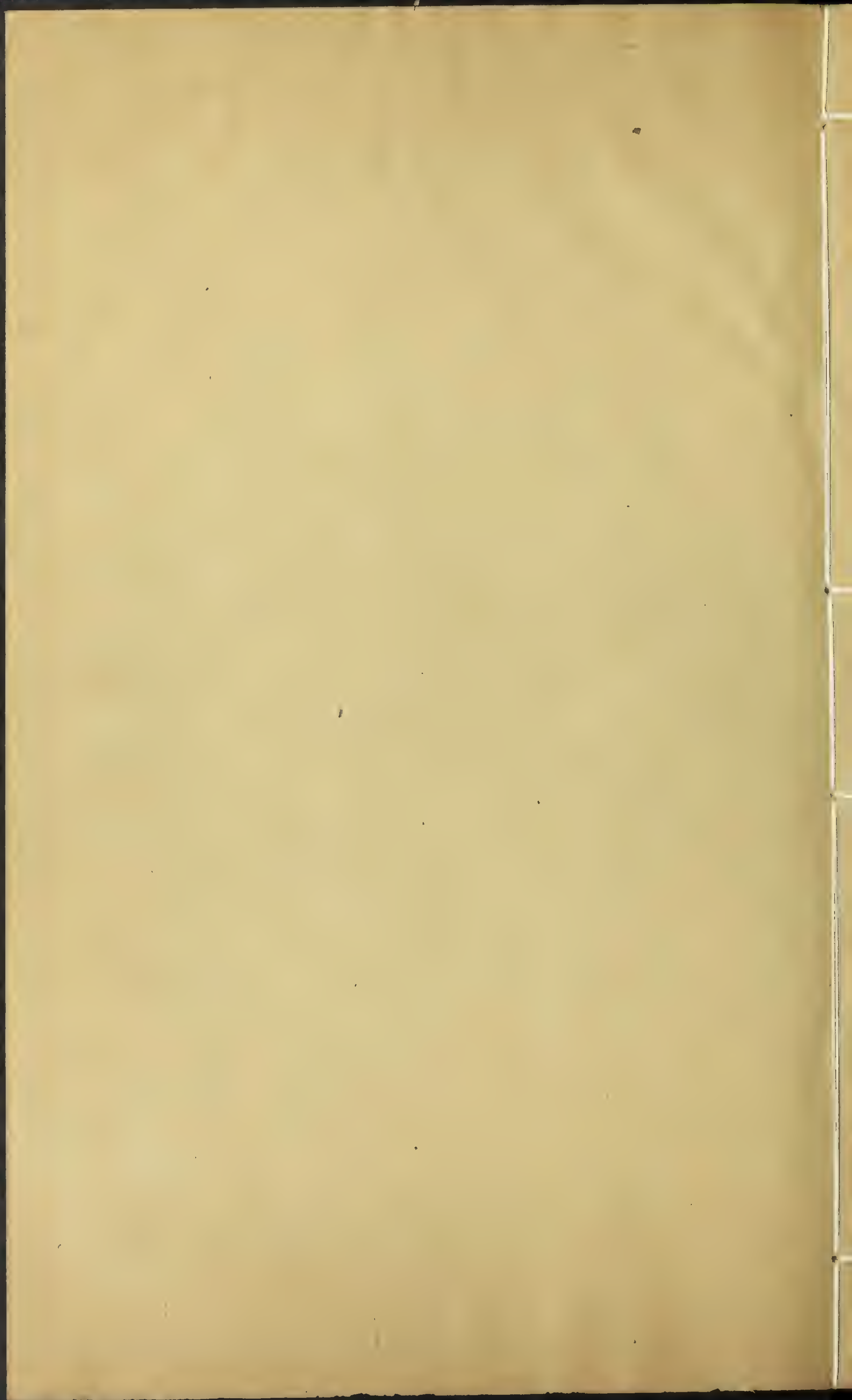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

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論曰予讀秦紀歎之曰嗟伯翳之功大矣佐禹渉九州奏庶鮮食竟秦成帝業也而悲其遄亡讀詩晨風權輿黃鳥爲掩卷而興哀曰微乎斯陰始凝履霜哉讀斯諫逐客書曰使人入矣猶之似義也至請燔書請必督責書則利口截截善諞言而秦坑儒咸陽閉工驪山公子

女盡矺死。而冰澤腹堅。易有之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語兩敵其傷也。六國卞而秦竟與之俱斃。豈不哀哉。或曰。天有殺幾焉。伯翳烈山澤焚鳥獸。而造父非子以善御蕃馬。封國于秦趙。既兆之矣。





國史上編卷之十

明盱郡鄧元錫纂

漢高皇帝帝紀

將相諸侯謨關天下興亡者附

漢高祖皇帝沛人也。劉氏諱邦。字季。秦帝天下多暴民。莫必其命。天用厭棄。豪傑竝起。乃眷南顧。而帝自布衣起沛。屬張楚。帝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媼。媼嘗息大澤之陂。大雷電。夢與神遇而娠。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有大度。喜施。意豁如也。不事家人生產。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夜止飲。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當夜徑澤中。前行者還報曰。有大蛇當徑。願且還。高祖被酒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從蛇所來。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

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因忽不見、秦始皇常曰、東南有天子氣、因東游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芒碭山澤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等起蘄、郡縣響應、沛令欲以沛應之、主吏掾蕭何曹參說令遣樊噲召劉季於外、以威衆、季至、令中變、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季帛書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且至、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應諸侯、卽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殺沛令、開門迎請立季、季讓不能、而蕭曹等聞季平生有異徵、當貴、卜筮之占、於是高祖祠黃帝、蚩尤于沛、爲沛公、巳秦破張楚、楚懷王心從盱眙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而議遣將西擊秦、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殺其季父梁、奮願西入關、楚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

賊攻襄城襄城無遺類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僄悍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於是楚王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北救趙而遣沛公專將西伐秦約先入關者王之當是時沛公衆已得沛人蕭何沛豐人曹參爲股肱得韓人張良用之爲腹心謀議矣張良者留侯子房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弟死不葬悉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時六國亡滅天

下甫定于一尊、而良首發難、秦皇帝大驚、令天下大索十日、急求賊必得、然竟莫得也、良乃更名姓匿下邳以居、間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良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常習誦讀焉、其後景駒自立爲楚王在留、良欲往、謁道遇沛公、與語大說之、遂屬焉、良以太公兵法爲他人言、皆不省、說沛公、沛公常善之、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不去　沛公軍既西戰士毋鹵掠、聽高陽人酈生計下陳留、聽宛人陳恢請下南陽宛、皆不殺、所過城邑畢開門迎沛公、沛公撫循之、

巳趙高弒二世使人來約分王關中不許子嬰既誅滅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用子房畫擊破秦嶢關軍得遂先諸侯軍西入關。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爲里監門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生深自藏匿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眞吾所願從游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生者爲我先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烏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生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於諸侯。當是時，張良業已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矣。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秦將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略潁陽。南陽守齮走保宛，沛公欲引兵過而西。張良曰，沛公雖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驚，欲自剄。舍人陳恢止之，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堅守乘城。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而後有彊宛之患。此危道也。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使止守，而引其甲卒與俱西。諸城未下者，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

厲[illegible]、於是沛公封守嶢殷侯封帙千戶因遂入武關、徐擊秦嶢下軍、張良曰、秦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使辯士持重寶啗秦將、將果畔、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之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再敗、遂至咸陽。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沛公兵入秦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沛公釋不殺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而殺之不祥以秦王屬吏至咸陽欲止宮休舍急、人心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欲爲富家翁耶今臣從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而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之所以亡也願沛公急還霸上。

無畱中。沛公意猶豫。張良從容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曰善。乃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諭之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

酒饗軍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
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盖戰國生德盡至是始愷然有
顧帝恤民之心焉已項羽既破秦河北軍率諸侯兵西
入關聞沛公則已先入關定秦毋納諸侯兵則大恚攻
破關欲因擊沛公軍沛公聽張良謝羽鴻門下將軍噲
譙羽事得解羽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陳兵戲下大
饗士旦日合戰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
軍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軍霸上力不敵會
羽季父項伯善張良夜馳入沛公軍私見良具告之欲
呼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
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以不告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
大驚良曰誰爲畫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
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王自料士卒足當項王
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今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
項伯言沛公不敢背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良

日、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臣、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伯、伯入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戒沛公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具以沛公語報項王、且曰、沛公不先破關、豈能遽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祥、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旦日沛公從百餘騎來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聞小人言、令將軍乃督過臣、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因留沛公與飮、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飮、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

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
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
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
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
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
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
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
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
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
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
心殺人如不能擧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
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
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遣
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
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臣恐天下解心
疑大王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
公起如廁樊噲出從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令張良留
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
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良曰謹

當是時、項王軍去沛公軍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還其軍、謂良曰、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至軍、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歸至軍、立誅曹無傷、是日微噲犇入營譙讓羽、事幾殆、噲沛人、微時屠狗、娶呂后女弟爲婦、又與帝俱隱芒碭山中、故最親、居數日、羽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掘秦始皇冢、取貨寶女婦而東、使人致命於懷王、王報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己與沛公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怒曰、懷王者、吾家所自立耳、何得專主約、召諸將相謂曰、本披堅

執銳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古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王王長沙都郴羽終疑沛公然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曰巴蜀亦漢中地也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申陽河南王王雒陽（陽張耳嬖臣先下河南郡迎楚）趙將司馬卬為殷王（定關內數有功）徙趙王歇王代立張耳為常山王王趙（耳趙相素賢又從入關）布九江王（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芮衡山王（鄱君吳芮率越從入關）敖臨江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徙燕王韓廣遼東王立荼為燕

王（燕將臧荼從救趙入關）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立田都齊王（從救趙入關）齊王建孫安為濟北王（以濟北數城降）而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擊秦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羽素聞其賢有功在南皮因環封以三縣而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夏四月諸侯王各罷戲下兵就國當是時羽大制天下政鄙羽巴蜀道險遠秦遷人實居之而沛公王巴蜀意怏怏欲攻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今衆寡不敵而戰即百戰百敗此死道也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

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楚與諸侯王人慕從者又數萬人從杜南入蜀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良至褒中因說王諸所過棧道輒燒絶之備諸侯盜兵且示羽無東意漢王至南鄭諸將卒皆謳歌思歸道亡者數十人都尉韓信亦亡丞相何素奇信聞信亡不及聞帝自追之或言相何亡王大怿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來謁王且喜且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臣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

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聽之擇日齋設壇場具禮如何言諸將聞且拜將人人喜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禮畢延上坐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幸教寡人計策信謝讓因問王曰今東鄉與王爭權天下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其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歸逐其王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刧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

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今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不及今因其鋒用之天下已定人自安難動矣於是漢王大喜自以

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留丞相何撫蜀、收巴蜀

租給軍。信、淮陰人、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然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屬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之、不用、乃亡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呼曰、王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壯其言、釋不斬、言之上、以爲治粟都尉、而見知於相何。五月、漢引兵從故道還襲雍、擊雍王軍陳倉、破之。

遂定雍、東至咸陽、圍雍王廢丘。二年冬十月、漢東畧地。

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陽皆降、而韓信擊虜韓王昌。王

如陝鎮撫關外父老。當是時。漢故有蜀漢。巳旋定三秦隴西北地上郡。燊盡有異時彊秦所稱雍州之地。亦天下形制之勢矣。而諸侯王多望楚宰天下不平。齊田榮并二齊地。自立爲齊王。陳餘請齊擊常山王耳。破走之。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餘爲代王。臧荼弑燕王廣并其地。以故項羽不得西距漢。而由北擊齊。羽欲西距漢。而張良至韓。韓王成已爲羽所殺。因遂亡歸漢。且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則以齊反書遺項羽。楚以故無西意。而擊齊。遂破齊。殺齊王榮。盡燒夷城郭室屋。皆阬其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而田榮弟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據城陽。十一月。漢徙都櫟陽。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令諸侯將有能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

河上塞故秦苑囿園池皆令民得入田之二月令除秦社稷立漢社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士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脩行能率衆爲善者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敎復勿繇戍以歲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得楚亡將陳平使參乘監諸將兵平、武陽人、少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兄伯耕、縱平使游學、及平長、富人莫妻也、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有喪、以先往後罷爲助、負見之喪所、偉視之、平亦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妻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

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誠之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張楚發難平乃前謝其兄伯往事魏王咎或讒之亡去歸項王將軍有功拜都尉賜金居無何間行亡渡河歸漢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知其亡將也意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平乃解衣裸而佐刺船乃免至脩武因魏無知求見帝與語說之曰子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即拜平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或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家居盜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殆反覆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上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利國家否耳盜嫂受金何疑乎王以諸將語召讓平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任愛非諸項即妻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大王能用人乃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

計畫有可采。采之使無可用金具在。請封驗官。請賜營骨歸。王乃謝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當是時項羽遷義帝江南。弒之江中矣。籍使人趣義帝行趣郴、大臣猾稽叛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攻擊殺之江中、漢王行至洛新城三老董公遮道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弒其主此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因三軍之衆為素服發喪告諸侯以東代此三王之舉也漢王聞遂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弒義帝于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時項王北
擊齊。楚與齊連兵。欲遂破之而距漢。以故王得從五諸
侯兵破楚。入彭城。當是時。天下幾定。會王意少懈。收其
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還軍擊漢軍睢水上。大敗
之。王幾殆。會大風從西北來。揚沙石。發屋折木。逢迎楚
軍。天窈冥晝晦。楚軍亂。漢王乃得間亡去。之下邑收軍。
審食其御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項王乃得
之。常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皆去
漢。復為楚。塞王欣翟王翳皆亡入楚。五月。漢王至滎陽。
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

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王擊楚騎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倉敖粟六月王還櫟陽立子盈爲王太子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下令言吾甚重祠而敬祭上帝及山川之神當祠者令祠官各以時禮祠之關中饑令民就蜀漢食八月漢王如滎陽令丞相何侍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令皆集櫟陽爲衛方漢王敗彭城而西也至下邑憩乃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時關西盡屬漢）張良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今與項王郤彭越

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喜。立遣使使越。令下濟陰以擊楚。念欲致九江。謁者隨何侍王。顧左右而歎。欲以激使何。隨何進曰。敢問何歎。王曰。無能爲我使淮南。令發兵倍楚者。誠且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能使之。乃遣何至九江。說王布。令背楚歸漢。何至九江。說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之強爲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戰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而撫萬人之衆。

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
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
而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
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
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
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
不動、進不能攻、退不能解、故楚兵之強不足恃也、楚不
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
亡之楚、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
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取天下可以萬
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
況淮南、淮南故大王有也、故漢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
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然未敢宣言叛楚也、楚使
者在傳舍、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
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
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
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
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

王在滎陽、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

河津反。爲楚王遣酈生往說令下漢、不聽、遣左丞相信
將曹參灌嬰兵俱擊魏。王問酈生魏大將誰也。對曰柏
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
是秦將馮無擇之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
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知彼知己時魏盛兵蒲坂塞
臨晉。信陳船示渡臨晉。而奇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
安邑。擊虜魏王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於是韓
信使人白請、帝願得精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
絕楚糧道。與王會破楚。漢王壯而許之。遂聽信以張耳
怨趙又故王趙盡熟其地形道耳與信俱北擊代、破代

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而令信耳行收軍擊趙三年冬十月左丞相信將兵下井陘設奇大破趙禽王歇斬代王餘遂定趙遣使還報漢請立張耳爲趙王塡趙移軍燕遣使北徇燕遂定燕

成安君餘聞漢且襲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之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必爲二子禽矣成安君儒者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實不過數千又千里而襲我已罷極今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待之將諸侯謂我怯而輕伐我不

聽、韓信使人間視知之、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而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壁空、則疾馳入壁、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還歸壁、見壁皆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以得趙矣、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之、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能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得之、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臣等不服、然竟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於是信問廣武君

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虜也何足以權大事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爲禽矣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日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燕聽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

口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當是時漢有全秦又指趙魏燕以與信既舉之而天下畧定矣獨患羽剽賊善戰於是收關中卒從諸侯軍滎陽成臯間按據羽令毋西楚與戰常入保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王趨刻印將遣食其行立之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趨銷印又聞陳平從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酈生言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秦伐諸侯滅六國後以故亡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受印其君臣戴德皆願為臣妾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趨刻印先生行佩之矣未行張良從外來謁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曰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為大

王籌之、因以箸指畫天下大勢、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度能得紂之頭也、今大王能得項籍之頭乎、武王入殷、式商容閭、釋箕子拘、封比干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休馬放牛、示不復輸積、今大王度皆能乎、如不能、今柰何效之、且大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為分也、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事去矣、乃罷行、已、漢大困成臯間、遣使約割滎陽以西為漢、東為楚、范增勸楚王必毋聽漢約、王患之、問陳平、平曰、項王骨鯁臣、獨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疏其君臣、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如此、而楚因可破也、王立出金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楚使者來、為太牢具、舉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項王使、更持去、以惡草食項王使、使者歸報項王、乃疑范增、與漢私、稍奪之權、增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夏五月、漢將軍紀信死難、脫王出滎陽至成皋。楚圍益急、信奮曰事急矣、臣請以死誑楚、王可間出也、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十八人、信乘王車出、曰食盡、漢王降楚、楚軍喜呼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跳、身遁、楚烹信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間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得少休、如此則楚備多而力分、使韓信等得輯河北、連燕齊而來、君王乃復走滎陽、合而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度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楚軍、項羽使終公守成皋而自

引兵東擊越，漢王因得聞擊終公，破之，得復軍成臯。羽已破走越，則引兵西還，拔滎陽，烹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遂復圍成臯。當是時，韓信、張耳北破趙軍，脩武矣。漢王急跳，獨與滕公載，北度河，馳韓信脩武壁，將其軍。時信、耳尚未起，即臥內操其印符，易置諸將。使張耳守趙地，使信收趙兵未發者行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臨小脩武南，高壘不戰，而遣將將軍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壞其業。越因下梁地二十餘城。捐之越項羽復引兵東擊越，使海春侯守成臯。四年冬十月，漢王破海春侯兵汜水上，鍾離眛滎陽東。羽聞引軍還，漢即走廣武壁不戰。羽聞彭越下睢陽，謂海春侯曹

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欲與戰、愼勿與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既東、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汜水擊漢、半渡、漢擊、大破之、咎自剄、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還、盡走險阻、時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老弱罷轉餉、項羽不勝忿、速願身獨與漢王挑戰、漢王曰、吾寧鬭智不鬭力、因數羽曰、始吾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王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救趙當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秦始皇冢、盡私其財物、罪四、殺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令臣下爭叛逆、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相擊殺、何苦乃與公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王傷胷、乃急捫足曰、虜中吾指、張良強請王起行軍、安士卒、毋令楚得乘勝於漢、於是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皐

以其閒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令軍士不幸死

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瘞之留四日復軍曹是
時大將軍信非擊齊襲歷下睢水軍破之定齊地矣漢數
困滎陽成皐閒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食
其說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
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
轉輸久矣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
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天所以資漢也方
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
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
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
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
之口守白馬之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
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
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
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
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王曰善乃復
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粟而酈生使齊說齊王廣曰王
知天下之所歸乎齊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則齊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下井陘、誅成安君、北破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而韓信渡平原、東擊齊、聞齊為漢、欲止軍、時辯士蒯通、欲信背漢、乃因激信曰、將軍受命擊齊、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何

爲轉毋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顧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領渡河襲破齊歷下軍遂薄臨菑齊王以酈生賣己怒罵之曰若能止漢軍吾活汝不者烹酈生度信欲就功不能止漢軍乃復罵曰舉大事者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終不爲若更言齊王乃烹酈生走高密而使使之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二十萬以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勢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乃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外叛勢無從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也何爲止乎遂戰與信夾濰水而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之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因遂破平齊　乃遣使還報漢且自請曰夫齊多變詐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得爲假王以塡之

時楚漢爭權於滎陽方急王聞怒罵欲無許張良陳平伏後躡王足因附耳語曰以今日之勢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乃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即遣良操印綬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因遂立黥布為淮南王於是梁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而齊王信既定齊又進兵擊楚軍四合而北貉燕遣使致梟騎助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罷食絕大患之漢乃遣陸賈侯公相繼說項王求成請太公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

皆呼萬歲。項王嘗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怨耳、項王從之、以得全、約成項羽引兵東歸、王欲引而西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不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乃還兵五年冬十月追羽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信越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從容對曰楚兵且破諸侯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夫齊王信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

以魏豹故，獨拜越相國。今魏王死，越亦望王，而不以時定。此信越所以不至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以畀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畀越。信故家楚，意欲復得其故邑。誠出捐以與此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可立破也。王曰。善。立發使使齊魏，如張良策。而信越兵皆會戰垓下。羽大敗自殺，而楚亡。本所為破楚者，上用張良畫，捐天下信及越布之力也。觀宇內以為然，借勝於無形。齊王信將三十萬當羽，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中，漢王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卒可十萬。齊王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敗。齊王信復乘之，遂大敗。圍四合，羽聞垓下中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忼慨泣數行下。從騎數百人，潰圍走。漢兵追及，乃自殺。楚地悉

定。獨魯不下。漢王怒欲引兵屠之。行城下。猶聞絃歌聲。乃太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因持項籍頭示之。乃降。以懷王封項籍爲魯公。及死。魯又爲堅守。以魯公禮葬羽穀城。親發哀哭之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罷其軍。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恤楚衆。定其地。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其以魏故地王之。爲梁地。都定陶。詔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王公卿百官表固請帝即尊。乃即皇帝位。而天下

大服、楚王信、韓王信、淮南王布、梁王越、衡山王芮、趙王敖、燕王荼、昧死再拜言、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定關中、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得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王謝讓不敢當、諸侯王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滅秦、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居帝位甚實宜、於是太尉綰等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擇良日、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更王后呂氏曰皇后、王太子盈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王長沙豫章吉林象郡南海立粵王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夏五月、罷遣兵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十二歲、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奴婢者

皆免爲庶人。賜吏民爵有差。軍吏卒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士大夫以上皆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身及戶、勿事。故齊王田橫亡命海中。召入朝。橫自殺其客皆自殺田橫者、故齊諸田宗也、爲齊王廣相國韓信破齊、齊烹酈食其、廣死、橫自立爲王、及楚滅、橫懼誅、與其徒五百人、亡居海島中、帝以爲橫兄弟本定齊、齊賢士多附、在海中不收、恐後爲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其弟商爲漢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願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上詔衛尉商、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族、乃復持節召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乃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命、無動、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爲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貌耳、今陛下在洛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馳奏之、帝

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而兄弟二人更王豈不賢哉為之流涕因拜其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大驚以為橫客皆賢遣使召其餘五百人來至則聞田橫死皆自殺於是乃知橫兄弟能得士也

召楚將季布為郎斬楚將丁公。初布為項氏將數窘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乃說布令自髡鉗衣褐衣為奴置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為布也買而置之田誡其子與同食飲而自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言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將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布何如人滕公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帝乃赦布召見得拜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可相戹哉丁公還至

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重論之

六月定都長安幸長安封婁敬奉春君婁敬齊人戍隴西脫輓輅衣羊裘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帝召見

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請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紂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輔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四方諸侯納貢職道里均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方周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以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陛下起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

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多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從容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於是即日帝西都關中。秋，燕王藏荼反。

帝自將擊虜之，立盧綰為燕王。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十二月，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是日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當侯。吾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以故犯法，大者至死，吾甚憐之。其赦天下。信至楚，行縣多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問陳平，

不辭謝。因問帝曰：人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
信知之乎？曰：不知也。平乃言曰：陛下精兵孰與楚？帝曰：
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過信者乎？帝曰：莫及也。平
曰：今兵不如楚精，將不及信，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
也。帝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
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
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而陛下因禽
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用其計，果得信，定楚地。於是
齊人田肯入賀帝，賀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
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
焉。地勢便利，以下兵於諸侯，猶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
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
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帝
曰：善。賜金五百斤。春正月，分楚地爲二國，立從兄賈爲荆王，弟
交楚王，子肥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帝還雒。赦韓信，封
淮陰侯。始剖符封功臣爲列侯，定元功位次。首一丞相何 且何讓嬰

帝已封功臣，主者論功，爭未決，未行封，功臣頗人自疑。帝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耦語，問留侯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帝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以軍吏計功，天下不足徧封；畏陛下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與我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帝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罷酒，群臣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

夏五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大夫

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時帝以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禮。顧未有號名。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上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後帝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帝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帝乃上尊號，而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起朝儀。（具禮儀志）韓王信反。降匈奴。七年冬，帝自將討信。（信及匈奴陽敗走致師。）師困於平城。七日解。（具戎狄志）留樊噲定代。還長安。（帝至長安，見丞相何營作未央宮闕壯甚，怒謂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定，故可因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示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帝說，自櫟陽徙都長安。）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置宗正官。八年冬，帝擊信餘寇於東垣。十二月還京師。（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停具葬。）

之春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illegible]首終身九年
勿事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illegible]罽操兵乘馬
冬。徙故六國宗後及豪桀名家實關中。時匈奴強若邊用婁敬說結和
親敬還自匈奴為帝言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
里輕騎一日夜可至也秦中新破民少地肥饒可益實
蓢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都
關中而東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
枕而臥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
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強本弱支之術也帝曰善於春正月。廢趙王敖為
是徙從者十餘萬口與利便田宅
宣平侯。更代王如意為趙王。帝討陳豨過趙趙王敖尚
魯元公主朝夕袒韝蔽自
上食執子壻禮甚卑帝箕踞嫚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
年六十餘皆蓢王耳客生平為氣皆怒請殺之敖嚙其
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
秋豪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午等相謂曰乃吾等
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獨吾等義不辱何乃汙王為乎
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之耳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帝

避欲留宿心動問縣爲何曰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於是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詣長安與有詔趙群臣賓客敢從王者罪三族客田叔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髠鉗爲王家奴從王來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高事辭聞帝曰壯士誰知者以其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邑中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帝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耶泄公與勞苦如平生與語問趙王果有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家族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其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泄公以報帝爲赦趙上賢高能立然諾赦之使泄公具以告曰張王已出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上多足下義并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夫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天絕吭遂死帝大驚賢趙王諸客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

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是年夏六月晦日蝕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崩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代相國陳豨反赦詔曰豨嘗爲吾使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反劫掠代地代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冬帝親征求樂毅後得其孫叔封樂鄉號華成君帝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其守尉帝曰守尉反乎對曰否帝曰是力不足無罪盡赦之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自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乃可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不敢起已各封千户以爲將左右諫止之帝曰非汝所知今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之心乎又聞豨將皆賈人帝曰吾知所以與之矣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十一年冬帝在趙呂后殺淮陰侯信帝自趙還雒陽方楚漢爭時信平齊威震天下項王使盱眙人武涉說信令背漢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

將軍印與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信我而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以相人術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蓋萬不失一也信曰先生相寡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乃請間屏左右深語勸令背漢自立毋後時且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欲持是安歸乎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曰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義乎通謝去不復見及天下定徙王楚信既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項王將鍾離眛家伊廬素與信善楚滅亡歸信詔信捕眛會有上書告信反者天子用陳平計稱游雲夢告諸侯會陳實襲信信弗知斬眛首謁帝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帝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以爲淮陰侯信嘗稱病

不朝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常過樊將軍樊將軍噲
拜迎送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
生乃與噲等伍蹤此日怨望帝嘗從容與信論諸將能
將兵多少因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十萬帝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帝笑曰多多益
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
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
代相監邊行辭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臣仰天而歎
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言豨曰唯將軍命信曰公所
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人言公反陛下
必不信再至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
下可圖也陳豨曰謹奉教而豨反信陰使人之豨所而
與家臣謀詐赦諸官徒奴欲襲呂后太子其舍人上變
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
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武士縛信斬之長
樂鍾室夷三族已帝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
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之計高祖曰
是齊辯士也詔捕通通至帝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
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令自夷於此如用臣計陛
下安得而夷之乎帝怒曰烹之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又得盡烹之邪帝曰置之乃釋通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為國頗取山南太原地益屬代代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寇宜少擇可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以帝子恒請詔立為代王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給獻費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上丞大縣

令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
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
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
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
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
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
老癃病弗遣梁王彭越廢徙蜀役之夷三族帝擊陳豨徵兵梁梁
王越稱疾使將將兵詣邯鄲帝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
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爲禽不如反越不聽梁太僕得罪
亡走漢告之帝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赦爲庶人傳處
蜀至南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爲呂后泣自言無罪
后與俱至洛謂帝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
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

頭雒陽下詔敢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從使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帝召布怒罵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帝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能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後復爲燕相有恩燕齊之間皆爲布立社號曰欒公社　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夏五月詔曰粵人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民實南方三郡與百粵雜處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爲南粵王使陸賈即授

璽綬佗稽服稱臣事具戎狄志中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帝親
征立子長淮南王上問諸將滕公嬰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帝召見問布何自反薛公曰
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自疑禍及身故反爾帝曰今當何如薛公曰使布出上計
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
陛下高枕而臥無事矣帝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
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上計也東取吳西取
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中計也東取吳
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下計也帝曰是計將安
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所謂為身不慮後者
也必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已而果然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
西布亡走誅死帝還過沛留置酒沛宮燕故人父老子
弟復沛豐民世世無所與高祖遂歸沛悉召沛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
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
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

和習之帝乃自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帝欲去沛父兄固請留帝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帝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劉會孟云自韓信彭越死黥布反同時諸將皆盡於是四顧寂寥傷心語雖壯而意悲自是亦道痛矣○楊慎曰看他從沛中兒教歌至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展轉泣下纏纏不絕俯仰眞至直到空縣出獻已去復留諸母故人道舊故又隹對父老說豐呪事又隹古今文字淋漓盡興言笑有情少可及此太尉勃誅陳豨定代地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十二月詔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秦皇帝守

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還宮帝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道病甚，呂后迎良醫入請治，帝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不治病，賜金罷之。還宮，閉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大臣絳灌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入，帝獨枕一宦者臥，噲見帝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今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乃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耶？帝笑而起。

徵燕王綰不至，使侯噲以相國將攻燕，赦燕吏民。

已命絳侯勃代將，行定燕。有告燕王盧綰反者，帝徵綰，綰稱疾不至，帝怒，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赦燕吏民與反者。帝大怒，召絳侯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即斬噲頭以來。二人馳傳未至軍，計之曰：噲，帝故人，功多，又乃呂后女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上以忿怒故欲斬之，後恐悔，寧囚而致之上，上自誅可也。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絳侯勃

代

夏四月帝崩于長樂宮。平還、聞帝崩、恐呂嬃以執噲故讒之、馳傳先歸、逢使者詔平出屯、平受詔、立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故久、呂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帝、親暱、讒乃不得行、五月葬長陵。年六十三、高祖寬仁愛人。知人善任使。性明達。好謀能聽。見善如不及。用人如己。從諫如轉圜。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識。事授幾輒斷。決無留行。無慮顧。卽不說學。有聖者之度。性諸天也。以能盡群雄之力。群策畢舉。而天下歸。而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而天下順流。遂與之更始。始平項。時置酒雒陽南宮。帝曰。列侯諸將。無或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前對曰。陛下

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群臣説服天下既平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誓丹書

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弘遠矣

論曰易天地之解以雷雨其繇曰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秦項之際蹇難至矣高祖滎陽成皋間身險中而指關以東與信布越三人若共焉動險外也哉約法弛禁與天下休息乎無爲利西南來復矣乃五日櫟陽七日長安三入淮陰侯壁奪其軍又何夙也若漢祖可謂善用解矣

孝惠呂后紀

惠帝呂太后子也太后高祖故微時妃高祖爲漢王后在楚軍中及即位爲皇后希見上益疏而定陶戚姬大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雖得立爲太子。然爲人仁高帝以爲不類我欲廢之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位數矣御史大夫周昌爭之强。帝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笑而罷呂后聞遣人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太子傅叔孫通爭之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詐立胡亥自使滅祀自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莫不聞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何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

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帝佯許之曰吾聽公言然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使呂澤劫留侯曰公爲上謀臣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强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生平所不能致者天下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常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璧玉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使辯士固請宜來

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知
爲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
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黥布反帝病
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
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
不益無功還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
天下梟將也令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
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
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帝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
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

帝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
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
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帝雖病。强載輜車中。臥而護之。諸
將不敢不盡力。帝雖苦。爲妻子自强。於是呂澤立夜見
呂后。呂后承閒爲帝泣涕言。如四人意。帝曰。吾惟豎子
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帝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
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帝曰。臣宜從。病
甚。楚人剽疾。願帝無與楚爭鋒。因說帝令太子爲居守。
監關中兵。帝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
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已帝既擊破布軍歸。疾益甚。

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生綺里季夏黃公帝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帝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爲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而主矣戚夫人泣帝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

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奈何。
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嘘唏流涕。帝起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本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太子既
定立。帝時時獨心不樂。悲歌。侍臣莫測也。符璽御史趙
堯侍。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者。非以趙王少而戚夫人
與皇后有郤耶。備萬歲後趙王不自全耶。帝曰。然。我私
憂誠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強相。爲皇
后太子及群臣素所敬憚者可矣。帝曰。然。念如是群臣
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堅忍伉直。自皇后太子及大
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帝曰。善。於是召周昌謂曰。吾欲

固頗公。公彊爲我相趙王。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
獨奈何中道而棄之諸侯王乎。高祖曰。吾極知左遷。然
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
史大夫昌爲趙相。既行。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
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御史大夫。高祖崩。呂
后與審食其謀。諸將故與帝爲編戶。與今北面爲臣。心
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或以語酈將
軍商。商往見食其曰。吾聞帝已崩。不發喪。欲盡誅諸將。
如此者殆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
十萬定燕代。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攻關中。大

臣內畔。諸侯外反。亡可翹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太子即位。尊呂后曰皇太后。赦天下。賜中郎、郎中、外郎、及宦官、武士、御驂乘、爵有差。賜給喪事者、視作斥上者、將軍、二千石、六百石、至佐史金有差。減田租。復十五稅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官而帝知名者、有罪皆頌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詔曰。吏所以治民也。吏能盡治。則民賴之。故重吏祿。所以為民也。今六百石以上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令郡國各立高廟。群臣言。先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高皇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歲時祀。制曰可。

元年冬。太后殺趙王如意。春。城長安。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乙亥夕不見隴西地震夏旱秋七月相國何薨葬蕭文終侯平陽侯參爲相國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春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五年冬十月靁桃李華棗實夏大旱秋八月相國參薨葬曹懿侯九月長安城成六年冬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太尉從高祖遺命也夏留侯良薨葬張文成侯良常在帝帷幄畫策爲謀臣常沉默不先事言言當幾時發發必中蓋能轉帝心如戶樞帝常師友遇之不名也與高帝從容言天下事甚衆皆天下所以興亡故故列之紀中及天下大定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祖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留侯。留侯性多病、從入關、即道引不食穀。及從高帝擊代還、乃稱曰、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結客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及惠帝立、呂后德留侯爲定太子畫策、彊食之。留侯不得已、乃復食。及是薨、哀榮始終焉。

七年。春正月、日蝕。夏五月、日蝕既。秋八月、帝崩。年二十四。九月、葬安陵。帝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太后立所名子、曰少帝。

太后臨朝稱制元年。冬十一月、徙右丞相陵爲帝太傅。左丞相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故得幸太后、爲左相不治事、如郎中令、監宮中。太后追尊父呂公爲宣王、兄澤悼武王。立兄

子台產祿台子通並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立張敖子偃爲魯王。二年。春正月羌道地震武都道山崩夏六月晦日蝕。三年。夏江漢水溢漂民舍四千餘家秋星晝見。四年夏太后廢帝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以太后稱制不改元。六年春星晝見夏城長陵匈奴寇狄道。七年冬趙王友幽死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恢自殺八年。春封中謁者爲列侯諸宦者令丞賜爵關內侯江漢水溢漂萬餘家秋七月太后崩太后性鷙忍高帝時誅韓淮陰彭越之倫名其力惠帝立欲甘心趙王。使使召趙王趙相昌令王稱疾必無行使者三反固不遣於是高后先遣使召昌昌至怒罵曰公顧不知我銜戚氏耶汝何能全王於是復召王王果來惠帝知太后

之怒之也自迎王霸上與入宮挾與同臥起飲食太后不得閒會帝晨出射王少不能起太后即使人酖殺之帝還王死矣太后乃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居厠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問知爲戚夫人也則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齊王來朝帝燕飲以爲王兄也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王起帝亦起取卮俱爲壽太后恐乃自起泛孝惠卮罷酒齊王覺乃大恐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罷解歸張后魯元公主女

也無子太后以重親故萬方爲求子終無子乃取他人子名爲子帝崩所名子立爲帝而太后哭不哀留侯子辟彊年十五侍中謂相平曰太后獨有帝哭不哀君知其解乎平曰不知也辟彊曰帝無壯子大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產爲將將南北軍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太后哭乃哀巳太后欲封諸呂王問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非功臣君上所置而侯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説問相平太尉勃平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不可者太后喜罷朝王陵讓平勃曰始與高

祖唼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祖崩太后今欲王呂氏諸
君縱阿意背約異時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於
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後全社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
於是徙陵爲帝太傅奪之權陵病免而諸呂益王少帝
稍長聞母死非命奮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
壯壯即爲變太后聞廢帝幽死之復連殺二趙王及燕
王建丞相平常燕居深念陸賈時往請丞相不時見直
入坐請見見之陸生曰君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
念陸生曰足下位上相食三萬戸侯可謂極富貴無欲
矣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即天下有變權不分臣常欲謂太尉太尉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深交驩太尉將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兩人深相結而呂氏謀益衰已高后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㦸后掖忽不見卜之趙王爲祟遂病掖不能興命趙王祿爲上將將北軍呂王産居中將南軍誡之曰我即死帝少謹擁兵衛宮毋送喪爲人所制后崩遺詔産相國立呂祿女爲少帝后於是諸呂擅軍國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於是齊王遺諸侯書言高后春秋高

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惑亂弗聽今高后崩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呂產聞遣頴陰侯灌嬰將兵出擊齊頴陰侯至滎陽與諸將謀曰諸呂擅兵欲危劉氏而自立今破齊還報此獨爲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如約嚴兵待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皆名少帝弟及魯王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祿產握重軍。

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絳侯勃名太尉，不得入軍中主
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
謀，使人刧酈商，令子寄徃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
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
告布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
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故爲大臣諸
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趙王歸相國
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
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使人報呂產，猶
豫未有决。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旦入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數產曰：王不蚤之

國令雖欲行尚可得耶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事告産且趣産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太尉尉將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而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呂祿趣之國歸將印不然禍且起祿以爲酈兄不欺巳遂解印屬典客而太尉得入將北軍太尉旣至軍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左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産殿門呂産不知呂祿巳去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太尉恐不勝尚未敢訟言誅之也獨遣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

侯請卒予卒千餘人日餔入未央宮門擊產格殺之郎中吏廁中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謁者不肯從與載因節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馳還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捕諸呂祿通等無男女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偃遣朱虛侯告齊王令罷兵潁陰侯亦罷滎陽軍而歸於是諸大臣相與謀所立曰少帝及梁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皆詐名他人子不當立齊王高帝適長孫當立然母家駟鈞駟鈞惡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淮南王少母家又惡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

聞天下太后家薄氏謹良立長順以仁孝聞賢當立乃相與陰使人召代王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皆疑之勸代王稱疾毋往以觀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叛諸呂卒以滅之此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

使其黨寧能專一耶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
楚淮南瑯琊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
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
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有定
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天子也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迎立王意昭還報無可疑者於是代王命中尉昌參乘乘六乘傳詣長
安至高陵休止使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
以下皆出迎昌還報王至渭橋群臣拜皆稱臣王下車
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

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代邸
議之遂行至代邸群臣從至丞相平太尉勃大將軍武
御史大夫蒼宗正郢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典客揭皆
再拜請王即天子位爲高帝嗣代王謝讓不佞不足稱
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群臣皆伏固請曰臣等伏計大
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
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謹奉天子璽符
再拜上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於是入未央宮即
天子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爲郎中
令行殿中詔赦天下而漢祚復安方高祖疾病時呂后

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陵少戇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可令陵助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故孝惠時蕭曹相繼爲政王陵守正平勃深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本高皇帝置相之力也論同下

漢孝惠帝紀 呂后稱制八年附

孝惠皇帝諱盈高帝太子也即位尊皇后呂巳皇太后赦天下賜中郎郎中外郎及宦官武士御騶乘爵有差賜給喪事謁作斥土者將軍二千石六百石至佐史金有差減田租復十五稅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而帝知名者有罪皆

頌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詔曰吏所以治民也吏能盡治則民賴之故重吏祿所以爲民也今六百石以上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令郡國各立高廟群臣言先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高皇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歲時祀制曰可元年冬太后殺趙王如意徙淮陽王友王趙春城長安二年冬齊王來朝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乙亥夕不見隴西地震夏旱秋七月相國何薨葬蕭文終侯平陽侯參爲相國三年和親匈奴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帝冠赦天下省法令

妨民者。除挾書律。立原廟。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未央宮凌室火。丙子。織室災。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夏大旱。秋八月。相國參薨。葬曹懿侯。七月。長安城成。六年冬。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夏。留侯良薨。葬張文成侯。

良常在帝帷幄畫策。為謀臣。常沉默不先事言。言當幾時發。發必中。故能轉帝心如戶樞。帝常師友遇之。不名也。與高帝從容言天下事甚衆。皆天下所以與亡故。故列之紀中。及天下大定。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祖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留侯。留侯性多病。從入關。即道引不食穀。及從高帝擊代還。乃稱曰。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結客為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及惠帝立。呂后德留侯為定太子畫。慰藉彊食之。留侯不得已。乃復食。及是薨。哀榮始終

焉。七年。春正月，日蝕。夏五月，日蝕既。秋八月。帝崩。年二十四。太后名他人子為太子

太后稱制。立所名子為帝。使呂台呂產居南北軍。九月葬安陵。時海內甫離戰爭之若。適帝恭己而天下晏然。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元年。冬十一月。太后徙右丞相陵為帝太傅。左丞相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故得幸太后。為左相，不治事，如郎中令監中宮。追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悼武王。立兄子台產。台子嘉。爲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立故廢趙王宣平侯張敖子偃爲魯王。二年。春正月羌道地震武都道

山崩。夏六月晦日蝕。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入宿衛。三年。夏，江漢水溢，漂民舍四千餘家。秋，星晝見。四年。廢帝。帝稍長，聞母死非命，奮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爲變。太后聞，廢帝幽死之。立常山王義爲帝。先是常山王不疑薨，以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至是立爲帝，復更名弘。以太后稱制，不改元。六年。春，星晝見。夏，城長陵。匈奴寇狄道。七年冬。趙王友幽死。徙梁王恢王趙。呂王產王梁。趙王恢自殺。進封武信侯祿爲趙王。春，封中謁者爲列侯，諸宦者令丞賜爵關內侯。漢水溢，漂萬餘家。秋七月。太后崩。太后。高祖故微時妃。后父單父呂公，好相人。善沛令，避讐家沛。沛豪吏聞令重客，皆往賀。高祖與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引入坐，因獨留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女即呂后也。生惠帝及魯元公主。高帝爲亭長時，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老父過請飲，曰：夫人天下貴人。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

也老父去高祖從旁舍來呂后具言老
父間之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
高祖乃謝每言自負秦始皇帝嘗稱東南有天子氣因
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芒碭山澤岩石間后與
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故從往常得耳高祖心益喜秦二世元年陳涉兵起蘄
沛吏蕭何曹參等聞季平生有異徵遂因父老殺沛
令迎季起兵屬張楚已與楚項俱而高祖先入關高
祖為漢王后在楚軍中及即位為皇后希見帝益疏而
定陶戚姬大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雖得立為太子
然為人仁高帝以為不類我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
我戚姬幸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位數矣御
史大夫周昌爭之彊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
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

期不奉詔帝笑而罷。呂后聞。遣人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太子傳叔孫通亦爭之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
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
詐立胡亥。自使滅祀。自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莫不聞。皇后與陛下攻苦食淡。何可背哉。陛下必欲廢
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曰。公罷矣。吾直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
天下爲戲。帝佯許之。曰吾聽公言。然中未能得堅決者
也。呂后使呂澤刼留侯曰。公爲上謀臣。上欲易太子。君
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

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强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生平所不能致者天下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璧玉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知爲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

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還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帝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帝雖病彊載輜車中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帝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帝涕泣言如四人意

帝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帝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帝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帝令太子爲居守監關中兵帝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已帝旣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帝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

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帝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爲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而主矣戚夫人泣帝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帝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本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太子既定立帝時時獨心不樂悲歌侍臣莫測也符璽御史趙堯侍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者非以趙王

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耶備萬歲後趙王不自全耶。帝曰然我私憂誠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爲皇后太子及羣臣素所敬憚者可矣帝曰然念如是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堅忍伉直自皇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帝曰善於是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諸侯王乎高祖曰吾極知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爲趙相既行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不可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御史大

夫太后悻鷙忍高帝時誅勠淮陰彭越之倫多其力欲
芉心趙王母子久矣惠帝立使使召趙王趙相昌令王
稱疾必無行使者三反固不遣於是高后先遣使召昌
昌至怒罵曰顧不知我銜戚氏耶汝何能全王於是復
召王王來惠帝知太后之怒之也自迎王霸上與入
宮朝謁訖挾與同卧起飲食太后不得間會帝晨出射
王少不能起太后即使人酖殺之帝還王死矣太后斷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居廁中命之曰人彘
召帝觀帝問知爲戚夫人也則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

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已更幽殺趙王友王恢齊檄所謂殺三趙王也明年齊王襄來朝帝燕飲以爲王兄也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王起帝亦起取卮俱爲壽太后恐乃自起泛孝惠卮罷酒齊王覺乃大恐聽長安內史士計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罷解歸方高帝崩時太后與審食其謀欲盡誅諸將閉不發喪謂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已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或以語酈將軍商商往見食其曰吾聞帝已崩不發喪欲盡誅諸將如此者殆矣陳平灌嬰將十萬

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攻關中大臣內畔諸侯外反亡可翹足待也食其大言之乃得不誅張皇后者魯元公主女也以重親故得立爲惠帝后顧無子太后萬方爲求子終無子乃取美人子殺其母名爲太子若淮陽王彊常山王不疑襄城侯山軹侯朝壺關侯武平昌侯太皆名爲帝子及惠帝崩所名太子立爲帝太后念所立帝非眞惠帝子恐大臣諸侯不服又春秋高諸呂無在勢者乃臨朝稱制而朝夕哭不哀留侯子辟彊年十五侍中謂丞相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哀君知其解乎曰不知也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

太后兄子台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太后哭乃哀。而諸呂權繇此起。已又欲王諸呂。問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非功臣若上所置而侯。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不可者。太后喜罷朝。王陵讓平勃曰。始與高祖啑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祖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阿意背約。異時何面目見高帝地下。平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後全社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徙陵爲太傅。奪之權。而諸呂益王。

呂氏益擅權用事當是時朱虛侯章宿衛京師忿劉氏
不得職常憤慨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
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
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笑曰顧
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章曰臣知之太后
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
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
劍斬之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左右大
驚太后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章雖大
臣皆依朱虛為強而丞相平患諸呂不可制為廟社憂

又恐身及於難常燕居深念陸賈時往請丞相不時見直入坐
請見之賈曰君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
曰足下位上相食三萬戶侯極富貴無欲矣念不過患
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即天下
有變權不分臣嘗欲謂太尉太尉太尉與我戲易吾言君何
不深交驩太尉將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兩人深相結
而呂氏謀益衰已高后後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
撠后掖忽不見卜之趙王爲祟遂病掖不能興命趙王
祿爲上將將北軍呂王產居中將南軍誡之曰我即死

帝少謹據兵衛宮毋泄喪爲人所制后崩遺詔產相國
立呂祿女爲少帝后於是諸呂擅權國爲亂而漢祚幾
移當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
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於是齊王遺諸侯書言高后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
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惑亂弗聽今高后崩帝春
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擅自尊官聚
兵威刼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
兵入誅不當爲王者呂產聞遣潁陰侯灌嬰將兵出擊
齊潁陰侯至滎陽與諸將謀曰諸呂擅兵欲危劉氏而

自立今破齊還報此獨為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
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
如約罷兵待時淮陽常山濟川諸王皆名少帝弟及魯
王偃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祿產握重兵列侯群臣
莫自堅其命絳侯勃名太尉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
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謀使人刼
酈商令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
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
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
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中故為大臣諸侯所疑足

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呂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使人報呂産猶豫未有决

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且入見相國産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數産曰上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其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事告産且時襄平趣産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太尉、

侯通尚符節乃令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而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呂祿趣之國歸將印不然禍且起祿以爲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太尉得入將北軍太尉既至軍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

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
產不知呂祿已去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
入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太尉恐不勝。尚未敢訟
言誅之也。獨遣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予
卒千餘人。日餔入未央宮門。擊產。格殺之郎中吏廁中。
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謁者不肯。從
與載。因節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馳還北軍。報太尉。
太尉起拜賀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
分部捕諸呂祿通等。無男女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偃。
遣朱虛侯告齊王。令罷兵。潁陰侯亦罷滎陽軍而歸。於

是諸大臣相與謀所立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皆許名他人子不當立齊王高帝適長孫當立然母家駟鈞駟鈞惡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淮南王少母家又惡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聞天下太后家薄氏謹良立長順以仁孝聞賢當立乃相與陰使人召代王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皆疑之欲王稱疾毋往以觀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

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耶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彊高帝子獨淮南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有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以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天子也大王乃遣太后弟薄

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迎立王意昭還報無可疑者於是命中尉昌參乘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使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出迎昌還報王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代邸議之遂行至代邸群臣從至丞相平太尉勃大將軍武御史大夫蒼宗正郢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典客揭皆再拜請王即天子位爲高帝嗣代王謝讓不足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群臣皆伏固請曰臣等伏計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

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願大王幸聽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王西向讓者三南
向讓者再乃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
不敢固辭遂即皇帝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東
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即皇帝位即夕
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爲郎
中令行殿中詔赦天下而漢祚復安方高祖疾病呂后
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
其次曰王陵可陵少戇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可令陵
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

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故孝惠時蕭

曹相繼爲政王陵守正平勃深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

本高皇帝置相之力也

論曰方太后廢所名子帝時稱制言凡有天下治爲萬

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權心以安百姓百姓

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失惑惛亂

不能繼嗣奉宗廟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頓首言皇

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謹頓首奉

詔書嗚呼於天道君職也曠然亶其深夫其廢趙王恢

責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廢弗嗣何謂非夫也獨不勝

妒忮心快忿於諸姬諸王。剗宗以危其能政不出房闥

而刑罰罕用。天下晏然。於唐武為獨贊乎。諒矣。

此一紀覩摹本多而更定取兩本互閱之史法瞭然矣善已摹行之後先生手定而授之余從子司廳京過孝廉周屏從京錄得之者刻行特出貲屬孝廉汝亨參訂授木而屬余識其所以云　鄒澄志

蕭曹二相讃

蕭相國何沛人少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及高祖起爲沛公常爲丞督事沛公入秦至咸陽諸將争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秦丞相御史府收律令圖書藏之及咸陽燒屠而漢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戸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及羽倍約以沛公爲漢王王巴蜀王怒欲攻羽何説王必就封且日漢稱天漢名甚美王乃就國以何爲丞相進言韓信以爲大將本漢所以定天下者以王能自屈王漢何賛之入舉韓而襄之出也漢王既引兵

出東定三秦何留巴蜀鎭撫諭告使給漢軍食漢王與諸侯東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輙奏帝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帝輙以便宜行帝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以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嘗興關中卒輙補其闕帝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而何益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出詣軍帝既定天下論功行封以蕭何功最盛封酇侯所食邑最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

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
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
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
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何可忘群
臣乃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
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帝已撓功臣
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
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
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

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帝大喜曰善於是乃令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帝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陳豨反帝自將往擊中內誅淮陰侯本何爲畫也帝聞使使拜丞相何爲相[illegible]益封五千戶。

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何用召平畫讓封不受悉家私財佐軍帝大說方何益封時諸將皆賀召平獨往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者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侯新反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讓封勿受悉家私財佐軍相國從其計黥布反帝復自將相國爲帝在軍故勉拊循百姓悉所有佐軍如異時已聽客說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汙帝罷軍歸民遮道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十萬帝至相國謁帝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爲乎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禽獸食帝大

怒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帝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

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茆何置田宅必居窮

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

所奪卒謚文終後嗣以罪失侯者數四世絕天子輒復

求其後紹焉

○平陽侯參秦時為沛獄椽高祖起以中涓從自漢中

定秦以將軍中尉從漢三年以假丞相從韓信下魏得

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得五十二城賜

食邑平陽已從信定齊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廣漢王

為皇帝立子肥為齊王參為齊相國時天下初定悼惠

王富於春秋而齊所治七十城參至國盡召長老諸生

問齊故俗若所以安集百姓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見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安推此類具言之參爲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用黄老術齊賢士衆附國以安輯稱賢相惠帝二年召入爲相國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所以幷容也今擾之姦人安所容吾是以先之參爲漢相國一遵前相國約束務清靜寧民如治齊時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名聲者輒斥去之卿大夫以下及賓客見參不

事事皆欲有言來者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關說以爲常專務掩覆人過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相國子窋時侍中帝乃謂窋曰君歸試私從容問而父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歸洗沐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豈若所當言至朝時帝而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乃前問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安敢望先帝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

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且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徐廣曰顜古項反一作較索隱曰明直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薨諡懿侯初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病孝惠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陛下得之矣臣死不恨矣所推賢惟參及何卒參聞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後世侯至曾孫襄中絕哀帝時復紹封迨東漢不絕云

上編十卷終



明　盱郡鄧元錫纂

漢太宗文皇帝及景帝紀

太宗文皇帝諱恒。字常之、高帝中子也。母薄太后。高十一年封於代。惠帝崩。大臣定策迎即帝位。元年冬十月朝見于高廟。論平諸呂功。太尉勃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大將軍嬰為太尉。各論功益戶有差。平以太尉勃誅呂氏功多。欲尊讓勃。乃謝病。帝初立。怪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乃有是命。而賜平金千斤、齊楚王為諸呂所奪地。皆復如故。徙封瑯琊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車騎將軍昭、迎太后于代、十二月

詔丞相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衞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之有司奏言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帝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春正月有司言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帝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嗛

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師古曰。安徐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帝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於朕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唐虞揖讓遺意。萬古僅見。雖竟難施行。而至意藹然。

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建國。治安皆千餘歲。立嗣必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國始受封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正義帝乃許之立子啓為皇太子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薄昭軹侯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皇太子母竇為皇后帝乃言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

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一十斤酒五斗九十已上加賜帛人一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者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帝從代來初即位既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驩洽乃修從代來功封衛將軍昌壯武侯從來六人官九卿乃益列侯

吏二千石及守相曾從高帝入蜀漢者封。益淮南王齊王舅父封。秋八月。右丞相勃免。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洽背。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苟各有主者。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大稱善。勃大慙。出讓平曰。君何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耶。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或說勃久處尊位。禍且及。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奉職貢。具戎秋志。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徵雒陽生賈誼為太中大夫。時吳公守河南。治平為天下第一。故召。而吳公為帝言洛陽賈生年少有俊才。以故徵。二年冬十月。

丞相平卒葬陳獻侯絳侯勃復相初高帝封功臣封平戶牖侯平辭讓曰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此魏無知功非無知臣安得進帝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已高帝自代還行過曲逆登其城望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曲逆侯盡食之平自初從子天下定後常以護軍都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及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平皆從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疾病日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興以吾多陰禍也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竟不得封

帝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懽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

一月帝日朕聞之天生烝民爲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誡不治乃十有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匄音蓋乞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勅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憪下夾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

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今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其開籍田朕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帝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皆有功可王乃立辟彊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城陽王東牟侯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太原王揖梁王夏五月帝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

誹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
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
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
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秋九月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以發兵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
食十一月丁卯晦月食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
所重其爲朕率諸侯之國絳侯勃免相就國徙太尉嬰
爲丞相罷太尉官夏六月匈奴入盜邊幸甘泉發邊騎
八萬五千丞相穎陰侯嬰將擊之幸太原召見故群臣
舉功行賞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濟北王興

居反棘蒲侯武柴將擊之秋七月帝還自太原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四年冬丞相嬰卒夏張蒼為丞相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秋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赦出之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令引以自明會皇太后謂絳侯必不反帝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作顧成廟五年春二月地震六年冬淮南王長謀反廢處蜀道死以

列侯禮葬雍置守冢三十家事見諸侯王傳七年冬十月令列
侯大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大吏二千石毋得擅徵捕夏
四月赦六月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列
侯有長星出東方九年旱春大十年冬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
殺昭殺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乃自殺十一年冬
幸代秋匈奴寇狄道詔募民徙塞下從鼂錯策見邊防志十二年冬河決東
郡春賜諸侯王女食邑各二千戶出孝惠皇帝後宮美
人還家聽得嫁除關毋用傳帝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
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
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

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導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又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民之師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十三年春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具禮儀夏四月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福繇

德興。百官之非。宜繇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無乃朕之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於勸農之道
未備其除田租稅賜天下鰥寡布帛絮各有數十四年
冬匈奴大閱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遣三將軍軍隴西上地北部衛將軍車騎將軍軍渭北帝親勞軍申教令賜軍吏卒焉春帝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事上帝宗廟十
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
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生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
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
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春帝如雍郊見五帝

下名山祠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秋。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親策之。十六年夏四月。郊祀五帝于渭陽。分齊淮南地。立悼惠王子六人。厲王子三人。皆為王。後元年。帝十七年。春三月。惠皇后崩。帝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

蘖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後二年夏幸雍棫陽宮匈奴和親帝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方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在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諭朕志于單于

今單于友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秋丞相蒼免申屠嘉爲丞相三年春二月幸代四年夏幸雍四月晦日食赦免官奴婢爲庶人五年春正月幸隴西秋幸代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遣車騎將軍屯飛狐將軍屯句注屯北地以禦胡又遣將軍次細柳次霸上次棘門以備胡夏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壽四十六遺詔曰朕聞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

甚不取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奉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修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乃今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悲哀之有[至德至言]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孟康曰徒跣也]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

哭臨宮殿中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以下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歸自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帝溫文謙抑道虞帝之道存周文之心禮賢異相惠鮮懷保恩施于細民虛懷盡下太公無私每朝郎從

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也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納用太子家令錯上書言兵帝下璽書答言皇帝問太子家令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深自捲如此然知錯刻深終帝世不大用丞相平勃嬰蒼等相繼殁以皇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者久之念不可曰吾恐天下以吾私廣國而高帝時大臣皆多死餘無可者乃以故安侯嘉爲丞相群臣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釋弗

治發御府金錢賜之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敦之于禮義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常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山不起墳嘗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安之還其馬及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邊獨令邊備守不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將軍陳武等言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未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及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弊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戈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縱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鄙爲功多矣且

無議軍蓋漢興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帝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斗至十餘錢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皇太子即位制詔御史言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繇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用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

旣不敏不能勝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明象乎日月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立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祖宗廟郡國諸侯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請著竹帛宣

布天下制曰可

論曰昔周自文武以元聖受命周公佐之陳禮樂敎化太和洽焉後五百有餘歲而素王之業成至文皇帝又五百餘歲矣敬明自虔溫恭愛人迄彌西弗懈仁育宇內德及夷狄禽獸三代而還未獲際斯者也今讀其帝制恭敬而溫文或曰成周之制作不具曰漢得天統也以忠且夫禮理也必有疏而理之者噫非賈鼂所及也

孝景皇帝諱啓 字曰開 太宗太子也母竇皇后後七年夏六月即位尊皇太后 薄 曰太皇太后皇后 竇 曰皇太后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春詔郡國或磽陿 磽苦交反陿音狹 民無所

農桑繫畜。或地饑廣薦。莊周云、麋鹿食曰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赦民田半租。秋定吏受監臨飲食。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者令。語具刑法志。是歲遣御史大夫青至代與匈奴和親。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春立皇子五人爲王。夏四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嘉薨。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遷隊率爲都尉、爲淮陽守、孝文時、封故安侯、已爲相、嘉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常燕飲其家、居帝旁慢褻、嘉朝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自歸上、帝曰汝第往、吾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行斬之、通頓首、首血盡出、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乃遣使持節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

至，並日，丞相幾殺臣，相五歲，帝崩，孝景即位，內史鼂錯幸用事，多所請變更，嘉自絀，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明日朝，嘉奏上，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嘔血死。開封侯青陶為丞相。秋，衡山雨雹。三年冬，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閒，歲星逆行天廷中，長星出西方。吳王濞楚王戊膠西王卬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合兵反。赦天下，殺御史大夫錯，諭七國解兵，不受命，遣大尉亞夫大將軍嬰分將兵擊之。二月晦，日蝕。吳楚攻梁，大尉出雒陽壁昌邑，按據之，絕吳楚饟道，吳楚困，退走，破平之。膠東菑川濟南攻齊，將軍布救齊，擊破三國兵，及[illegible]

侯寄擊趙，遂破趙。七國滅。吳王濞者，高祖兄子也。高帝既破英布兵，惠吳會稽輕悍，諸子少，無壯王填之，而沛侯濞以騎將從有功，乃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召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西南有亂者，豈若耶？天下同姓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謝不敢。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拊循其民，而吳鑄銅山為錢，煮海水為鹽，國益富饒。文帝時，吳太子入朝，皇太子與爭局戲，怒，提局殺之。吳王濞恨，因稱疾不朝。文帝寬，賜王几杖，老不朝。與更始時，鼂錯為太子家令，言吳過可適削，文帝不聽。及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帝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以前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命，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帝曰：「善。」於是楚王朝，錯因言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詔赦，罰削東海郡。趙王有罪，削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六縣。而錯請帝因遂削

吳會稽豫章郡。更制諸侯王令三十章。要束之下列侯公卿宗室雜議。群臣憚錯寵。莫敢難。獨竇嬰持不可。於是諸王皆驟見譴削。各懷冤遺兵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內史悍。皆以諫被殺。濟北王。以城壞未完。兵。爲郎中令劫守不得發。齊王而聽約。後中悔背諸侯爲漢守。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淄。趙王遂與匈奴連兵。吳王悉甲士二十餘萬。從閩東越。起廣陵。渡淮與楚戊師合。遺諸侯書。罪狀錯。欲誅之。兵乘勝銳甚。而帝與錯議軍。錯勸天子自將兵。而己居守。徐僮旁。吳所未下者邑。且予吳。帝心恨之。錯素與袁盎不相能。盎嘗相吳。數言吳不反。錯欲因誅之。語頗聞。盎急。乃夜見竇嬰。求見。一言吳所以反狀。嬰爲言。得召。錯不知也。方與帝調兵食。見盎入。愕然。帝問盎吳事。盎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帝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不發。何言其無能爲乎。盎對曰。吳銅鹽利誠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得豪傑。必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亡命姦人。故相聚爲亂耳。時難方急。錯見帝心頗自危。聞盎語殊喜。曰。盎策之善。帝問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帝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屛錯。錯人恨。然無可如何。帝卒

問盎盎以吳楚相遺書聞因曰今計獨斬錯發使赦諸侯復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何愛一人不以謝天下乃拜盎太常裝治行使吳而使丞相廷尉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而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與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腰斬錯殊不自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意欲以解難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先自軍中來謁帝問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兵當罷否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意豈在錯哉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此萬世之利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拜鄧公為城陽中尉條侯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絳侯子勝之以罪失侯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吏士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帝至又

不得入、於是帝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
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
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
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
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
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
之、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至
是詔條侯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
將軍欒布救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條侯乘
六乘傳將會兵滎陽、因自請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願
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帝許之、發至霸上、趙涉遮
亞夫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
人於殽澠阨陿之閒、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
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二日、直入武庫、擊鳴
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雒
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諸
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
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

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度淮與楚遂西敗梁棘壁軍乘勝前薄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數使使請條侯求救條侯不救乃使人數惡條侯於帝帝使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肯行已而梁使韓安國及其死事相弟張羽爲將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郎走條侯軍欲戰條侯入壁守不肯戰吳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糧絕卒饑乃引去條侯出精兵追擊大破之越人斬吳王頭以來楚王戊自殺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詔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徙爲濟北王徙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濟北王志爲菑川王

三王之圖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天子天子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破吳楚令至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者數重劫之盟曰若反言漢已破宜趣下路中大夫至城下望見齊王大呼曰漢已發兵擊吳楚破矣方引兵救齊必堅

守無下、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路中大夫來、乃復守、而欒布兵亦至、擊破三國兵、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布引軍會酈寄攻破趙、趙王遂自殺、濟北王以嘗墜言於吳、許合從事、辭聞、欲自裁、齊人公孫獲走梁、說孝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地、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故墜言於吳、而中持不下、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破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兵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楚失與、而無助、敗破而不救、功義如此、然且見疑於上、臣恐藩臣守職者自疑矣、料今能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恩加無窮、惟大王留意、於是梁孝王爲上言、濟北得徙封、

立楚元王子禮爲楚王、立子端膠西王、勝中山王、後頗聞齊初與七國謀、王將閭懼自殺、天子以齊經迫脅、非其辜、召立其太子壽爲齊王、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夏四月、立皇子

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冬十月、晦日食、五年春作陽陵。帝壽陵。

夏募民徙陽陵。遣公主嫁匈奴單于、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

薄氏廢。七年冬十一月、晦日蝕、春丞相青免、條侯亞夫爲丞相。

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夏四月立皇后王氏。立膠東王徹

爲皇太子。事具內紀、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中元年夏。改元、赦。二年春三

月臨江王榮徵詣中尉自殺。榮坐母栗姬怨懟故廢、坐侵太宗廟壖垣爲宮、徵對

簿、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中尉郅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閒與之、王因得爲書、即自殺、太后聞之泣、深恨都、以

危法中都、殺之、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爲王。秋九月、晦日蝕、三年夏、地震、旱禁酒

酺、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是月晦日蝕、丞相亞夫免。桃侯舍劉爲丞相。立

子乘清河王。四年夏、蝗、冬十月、朔日蝕、五年夏立子舜常山王。大水、

秋八月未央宮闕災九月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諸疑獄雖文致於法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讞魚列反六年冬幸雍郊五時春三月雨雲梁王薨分梁爲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爲王夏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更減笞法定箠令秋七月晦日蝕是歲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殺吏卒二千人後元年春詔曰獄重事也人有

習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者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夏五月地震 秋七月晦日蝕 前相條侯亞夫下獄死先是栗太子廢亞夫爲丞相固爭之不得繇此疏而梁孝王恚亞夫擊吳楚時委梁以難不急救常短之太后太后爲帝言皇后兄信可侯也帝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太后曰人主各以其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不得侯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謂丞相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軍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而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發怒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五人爲列侯丞相因謝病免頃之召賜食禁中獨置大胾無切㱿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尚食取箸帝嘻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起趨出帝怒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買尚方

甲楯五百被可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
官器也、怒而上變事、連條侯、詔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
對、帝聞、怒曰、無以對爲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何謂反、吏侵之益急、亞
夫不食、嘔血死、丞相舍免、建陵侯綰衛爲丞相、以吳楚攻侯、二年夏
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
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饑寒並至、而能
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
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
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
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
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

益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
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
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
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
以上乃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
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毋令廉士
久失職貪夫長利焉秋大旱以歲不登內郡食馬粟沒入之是歲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戰死之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
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

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甲子帝崩于未央宮在位十二年壽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二月葬陽陵

史臣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施大德天下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風移俗易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西史上編卷之十一終

明盱郡鄧元錫著

漢武帝帝紀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母王美人七歲爲皇太子母爲皇后卽位尊皇太后竇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建元元年冬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春赦賜民爵一級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夏詔民年九十以上復子若孫令得率妻妾遂供養之事五月詔祠官修山川之祠由加禮赦吳楚七國帑孥輸在官者夏六月丞相绾免魏其侯嬰爲丞相二年丞相嬰免栢

至侯許昌爲丞相。春二月朔日蝕、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帝壽陵、
三年春、河水溢、平原大饑、人相食、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秋閩越圍東甌遣大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
還九月晦日食、起上林苑帝始爲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騖禾稼詈、更表十二所、又除上林苑、屬之南山、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五年
春置五經博士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五月太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秋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
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將兵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
還元光元年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夏舉賢良
文學親策之秋七月、晦日蝕、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始

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立太一祠。事見異致考、大行王恢議

誘致匈奴單于襲擊之不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具戎狄志、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夏決濮陽發

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四年冬殺魏其侯竇嬰相蚡卒事見后妃內紀中。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

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夏發巴蜀治南夷道發卒治鴈門

阻險秋大風拔木、皇后陳氏廢捕爲巫蠱者皆梟首、詔太中大

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

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六年冬初筭商車春

穿漕渠通渭。夏大旱、蝗、幸雍是歲匈奴入上谷遣車騎將軍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

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逐
之、青獲首虜、賜爵關內侯、敖廣失師、論死、贖爲庶人、元
朔元年、十三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
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
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
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
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
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
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

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春三月立皇后衛氏赦是歲匈奴入遼西將軍青出鴈門息出代擊逐之東夷薉君降置蒼海郡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春正月詔諸侯王願分封與子弟國邑者聽朕將親定其號名事具封建志。三月晦日蝕夏募民徙朔方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從之募民徙者十萬口費數十百鉅萬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偃又言天下豪傑幷兼亂衆之民皆可徙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所謂不誅而害除從之。是歲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青將軍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封青長平侯三年春罷蒼海郡夏六月皇太后崩四年冬幸甘泉是歲匈奴入定襄上郡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

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弘、齊菑川國薛縣人、少爲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失旨、病免歸、元光中、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讓、當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上弘、弘至太常、對策、第居下、策奏、天子親擢弘對爲第一、召見、狀貌甚麗、拜博士、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爲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又緣飾以儒術、大說之、擢御史大夫、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帝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廷詰弘、誠中臣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位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而下、至於小吏無差、

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相、漢與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春、大旱、夏六月詔勸學興禮太常為博士置弟子員諸其學較者史六年是歲春、大將軍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殺都尉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定襄雲中鴈門、夏四月、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益封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脫身自歸、贖為庶人、置武功爵寵戰士、秋、匈奴入代、元狩元年冬幸雍祠五畤、獲一角獸、以燎以天瑞改元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竟治黨與誅死者數萬人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詔曰朕聞君者心也民猶支體也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也詩曰憂心慘慘念國之為

慶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使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

五月晦。日食。

始通滇。復事西南夷。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大宛諸國。多珍貨。而兵弱。貴漢財物。而大夏有邛竹杖。蜀布。去蜀徑。當可通。天子欣然。復事西南夷。

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有郤者。雖佯與善。必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其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而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得奉祿。盡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附焉。病甚。上書請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詔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

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
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治者、君宜知之、君子善善
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
病、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
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賜牛酒
帛、年八十、卒於位。○是歲、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
皐蘭、復及公孫敖出北地、過居延、多斬虜還、益封、衛尉
張騫、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廣亡軍、敖、騫後期、當斬、贖
爲庶人、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來
降、置五屬國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三年、春、有星孛于東
方、夏、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列侯、秋、匈奴入定襄北平、山東
大水、徙其民關西朔方、詔郡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
名聞。○發謫吏穿昆明池、四年、冬、造白金皮幣、置鹽鐵官、
算緡錢、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是歲、
大將軍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青
至幕北、圍單于至闐顏山、去病戰左賢王、封狼居胥山還、
詔青去病並爲大司馬、前將軍廣、將軍食其、皆失期、廣

自殺、食其贖庶、五年春、丞相蔡自殺。李廣從弟、坐侵孝景園壖地、夏、以莊青翟為丞相。帝如甘泉、祠神君。六年、冬、雨水、無冰、夏、立子閎、旦、胥為王。王齊燕廣陵、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為民師、舉獨行君子、徵詣行在所、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為便民者、上丞相御史以聞。貸治郡國緡錢、秋、大司馬去病卒。元鼎元年、二十五年夏、赦、二年冬、御史大夫湯有罪自殺、丞相青翟下獄死。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時帝方鄉文學、湯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法、即帝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上意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

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幸上財察、往往釋湯所言、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雖文深、然得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遷御史大夫、會漢大興兵代四夷、禱祠土木、縣官空虛、承帝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出告緡錢、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御史中丞李文與湯郤、湯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事頗聞、帝問變事蹤跡安從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湯嘗排趙王、王求湯陰事、得謁居病、湯往視、視爲之摩足、上書告湯大臣親爲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連其弟繫導官、湯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佯不省、謁居弟弗知其陰爲之也怨、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告李文、下減宣、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帝使湯案丞相湯欲致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素怨湯欲死之、時湯奏請賈人田信等與關通、輙先知、居物致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劾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吾所欲為、賈人輒先知居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會臧宣亦窮竟謁居事、上帝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之、湯不服、趙禹後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事、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為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帝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盤高二十丈、大七圍、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長生、

以趙周為丞相三月、大雨雪、夏、大水、關東人饑死、

秋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

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以聞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夏雨雹關東郡國饑人相食四年冬十月幸雍郊五畤十一月詔曰朕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得孽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立子商泗水王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勒邊兵而還十一月辛巳朔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帝親郊夏南越相呂嘉反見戎狄志夏四月晦日食秋嘗酎列侯坐獻酎金不如法奪爵者百有六人丞相周下獄死以石慶爲丞相樂通侯大坐誣罔要斬見異教考六年冬擊南越定越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擊

西南夷定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遣將出九原、命居擊胡、出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實之、擊東越、元封元年三十一年、冬十月帝巡邊師十二部將軍行自雲陽縣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還祠黃帝橋山遷東越民於江淮間虛其地春幸緱氏登嵩高遂東巡海上還登封泰山是行周迴凡萬八千里。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改是歲爲元封元年二年春幸緱氏宿留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負薪塞河隄築宣防宮、見溝河志、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立越祠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觀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秋作明堂泰山募罪人擊朝鮮擊滇置益州郡、三年十二

月雷雨雹春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是歲擊樸蒲車舊降朝鮮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四年冬十月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抵代還春幸河東祠后土夏大旱民暍死是歲匈奴寇邊五年冬行幸南郡望祀虞舜于九疑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北至琅琊竝海禮祠所過名山大川春還泰山增封祠高祖明堂配上帝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夏大將軍青卒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域國者六年春作首山宮幸河東祠后土赦秋大旱蝗以宗室女爲公主嫁烏孫太初元年三十七年冬十月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明堂益遺方士

入海求神僊。柏梁臺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正月。還。受計于甘泉。二月。起建章宮。見異敎考。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秋八月。幸安定。蝗從東方飛至敦煌。是歲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春。丞相慶卒。幸河東。祠后土。以公孫賀爲丞相。頁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是歲浚稽將軍趙破奴出朔方。擊匈奴。敗沒。三年春正月。東巡海。夏。還。修封泰山。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壞光祿諸亭障。又張掖酒泉殺都尉。益發兵從貳師圍宛。宛降。獲汗血馬以來。封廣利海西侯。四年秋。起明光宮。冬。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給關吏卒食。天漢元年。四十一年。春兩[illegible]犛尾。夏。大旱。赦。發謫

戍屯五原。二年春，幸東海，還幸回中。山東群盜蜂起，遣直指使者分部捕逐。是歲，貳師將軍廣利出酒泉，因杅將軍放出西河，騎都尉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戰單于，斬首虜萬餘級，軍困敗，降虜。三年春，初榷酒酤。幸泰山，修封，還幸北地，祠常山。夏，赦。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四年夏，立子髆為昌邑王。秋，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是歲，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從貳師將軍廣利騎六萬、步七萬人出朔方，將軍敖將騎萬、步三萬人出鴈門，將軍說步三萬人出五原，擊匈奴。族李陵家。

太始元年四十五年春，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二年春，幸回中。秋，旱。穿白渠。募死罪入贖。三年春，幸甘泉，饗外國客。五八，幸東海，獲赤鴈。至琅琊，禮日成山，登之罘。音浮罘浮海，皇子弗陵生。以趙亡人江充為水衡都尉。四年春，幸泰山，修封

夏，幸不其，祠神人交門宮。秋，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闘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晦，日蝕。幸雍，至安定、北地。征和元年，年四十九。冬，發三輔騎士大索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日，巫蠱起。二年春，丞相賀下獄死。劉屈氂為丞相。夏，幸甘泉。大風發屋折木。秋七月，治巫蠱使者江充部胡巫入皇太子宮，發蠱，太子白皇后，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屈氂戰長安，敗，出亡。皇后自殺。八月，太子自殺于湖。癸亥，地震。是歲，匈奴入五原、上谷，殺略吏民。三年春，幸雍，至安定、北地。夏，丞相屈氂下獄死。秋，蝗。是歲，匈奴入五原、酒泉，遣貳師將軍廣利將騎七萬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騎二萬出西河，重合侯馬通騎四萬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多斬虜，通至天山，虜引去，降車師。而還，廣利家以巫蠱收繫，降匈奴，族其家。四年春正月

幸東萊。二月、隕石于雍二、聲聞四百里、三月、耕鉅定、還泰山、修封、罷方士候神人者、夏六月、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秋八月、晦日蝕、後元元年五十三年、春、幸安定、秋、地震、泉湧出、二年五十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甘泉宮、幸五柞宮、立子弗陵爲皇太子、大司馬大將軍光、車騎將軍日磾、左將軍桀、受遺詔輔政、崩。葬茂陵、始漢承秦滅學之後、高祖綏纂、文景務清靜寧民、至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帝實始好儒、始即位、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策之廷、嚮用其俊茂、表章六經、罷黜其治申韓蘇張言亂政者、下詔言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輔世長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

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詔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省萬人罷苑馬賜貧民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皆以儒親用薦其師申公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申公以來爲大中大夫與興學明禮修郊祀議明堂律歷改正朔服色事而太皇太后竇好黃老言不悅儒綰臧欲政令一於天子議請毋奏事東朝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譲帝下獄自殺所興爲皆廢太后崩策賢良方正下制言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惪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惪澤施方外延及群生復下册言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朕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又册言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

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蓋垂意天人古今之統如此。當是時。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而天子所說。儒獨便文靡辭。借六藝以緣飾政治。爲美觀。而志奢多欲。中不能自制。申公以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對不説也。無何謝罷歸。大儒董生以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對不說也。以爲江都相。中尉汲黯至憤發。面質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帝怒甚。變色而罷朝。雖隱忍不加罪。而終已不能用。當是時。讚

興既七十有餘歲矣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
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
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
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
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
恥辱焉高文極盛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
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
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衰端物盛而衰固其
變也數年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音刓弊以巧法財賄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綱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

不通蠻夷因以數反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而滄海郡人徒之費朝鮮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至於此其後漢遣大將軍仍歲出擊胡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

不同道而王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
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滯過無所
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有司請置賞官命
曰武功爵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
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
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
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
江都王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
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
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

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俗鶩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旣至厚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先是往十餘歲河決梁楚之地緣河之郡隄塞河輙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括河渠書天子爲代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

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音膾）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劉氏曰廢出賣居停蓄如淳云居賤物於邑中以待價徐廣曰有所廢有所居皆乘時射利）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商賈盛洪）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自

孝文更造四銖錢縣官往往即銅山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今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請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

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爲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咸陽齊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而是時出擊胡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

所縣僅咸陽乘傳舉行之而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多賈人矣商賈以幣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異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緡

國商令楊可主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於是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以助邊不報罷歸則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給徙民於是天子召拜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以風百姓而孔僅拜大農列於九卿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通貨物矣自造白金五銖錢天下無慮皆盜鑄金錢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終廢不行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犯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

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
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
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長
以廉直遷至九卿帝造白鹿皮幣以問異異曰今王侯
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
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人有告異以它議下湯治異與
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有腹誹之法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
式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獨

上林三官專鑄錢。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盜鑄者計其費不能相當。而鑄錢益少。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於是楊可告緡錢徧天下。天下中家已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甚壯而天子意慕仙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繇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諸官益新置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或富人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辱之而入財者得補郎郎選益衰是時山東被河菑又數歲不登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詔饑民得就食江淮閒遺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賑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

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
食。隴西守自殺。於是帝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
勒邊兵而歸。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既
得寶鼎。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
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
南越反。西羌侵邊。於是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
萬人擊南越。發三河以西騎數萬人擊西羌。又數萬人
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
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
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

官兵罷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
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
有畜牸馬歲課息於是齊相卜式上書言臣聞主憂臣
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佐縣官之用今天下不
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
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而列
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
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
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

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因頗以爲言上繇是不悅式明年旣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乃言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市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反於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抑使平名曰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而道

梁臺災用越巫言大起屋厭勝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漸臺蓬萊方丈瀛州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複道相屬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邊餘穀及諸物均輸帛餘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

兩天漢中海內盆虛耗法刻深吿緡均輸盆急泰山琅琊群盜並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至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帝使御史中丞丞相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興擊所至得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年乃頗得其渠率卒散亡阻山川復聚者往往而群合無可奈何乃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皇太子據者衛皇后子也帝年二十九太子

乃生。衛后方寵甚愛之太子性仁恕溫謹少壯愛公
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愛穀梁及冠就宮帝為立博望
苑通賓客從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太子每諫帝征伐。
帝笑曰吾當其勞欲以逸遺女不亦可乎居久之皇后
寵衰。太子常內不自安帝覺之以謂大將軍青曰漢家
庶事草創加四夷交侵朕不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
討伐。中國不安凡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
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求守成之主
孰有踰太子者聞皇后有不安之意信然耶卿可以意
曉之。時帝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委皇后平決

還白其最重者。時不省也。然帝用法嚴。太子寬。多平反。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不悅。背毀之。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焉。帝頗不悅。或以謂太子。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會帝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帝嘿然。及太子至。帝察其貌有涕流處。而佯語笑如平時。大憐之。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嫌。久無寵。尚被禮遇。初帝有惑志於僊。祠神君。內中悅李少君能使物卻老。受其方。立太一祠。解祠。冥羊。馬行。山君。地長。陰陽使者等祠。又作甘泉宮。畫天地太一諸鬼神。祠祀之。已見方士

欒大而大誣，拜五利將軍，妻以公主，佩四印，封樂通侯，常夜祠其家，神未至而百鬼集。說齊人公孫卿拜爲郎，使候神太室。既封禪泰山，滅南越，用越巫言，立越祝祠，鬼安臺饋於神如此。括封禪書 又誅殺果必橫死之厲，多有而方士及諸女巫聚京師，得出入宮禁，教宮人埋木人祠祀之，爲度厄，已更相告訐，以爲咒詛。將帝春秋高，意多所忌惡，嘗坐建章宮，見男子帶甲入中龍華門，索之無獲也。又嘗疾晝臥，夢木人數千持杖來掩擊，大惡之。於是丞相、列侯、皇后、女二公主坐巫蠱事夷死矣。江充者，本邯鄲人江齊也，得過趙太子，更名充，亡詣闕告趙

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帝見充貌魁岸被服輕靡與語大悅之拜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近臣充劾貴戚子弟罪得則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見帝爭叩頭求哀願入錢贖者數千萬帝愈益信用之從帝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帝曰爲人臣者當如是矣及巫蠱事作命窮治充見帝年老體不平恐晏駕爲太子所誅欲遂傾太子以爲功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故染汙令有迹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因言宮中

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次及后太子宮云於太子
宮得木人尤多又中有帛書言不道當奏將帝疾避暑
甘泉宮獨皇后太子留太子懼不知所出問少傅石德
德懼并誅因日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衞氏皆坐此念
無以自明不知實有乎將巫置之也可矯以節收充等
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
不報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事乎太子曰吾
爲子安得擅誅不如自歸命謝上可幸無罪將往甘泉
而充持之急懼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詐爲使者收
捕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

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自衛。黄門蘇文懼，亡走甘泉，白帝言狀。帝曰：太子獨恐懼，又忿充等，故至此。尚無意深罪之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帝乃大怒，發三輔近縣兵，詔丞相將之。賜璽書曰：捕斬反者，法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亦宣言帝病困，疑有變詐，發兵備非常，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與丞相戰西闕下。帝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illegible]軍民間皆讙言太子反，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南奔覆盎

城司直田仁部閉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
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
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丞相釋不斬帝聞乃大怒下吏
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仁要斬方急
時太子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命受節
入閉門不出帝聞以爲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亦
要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斬隨太子發兵者
畢以反法族帝怒甚群下恇懼不知計所出壺關令三
老狐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
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

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相疑積毀之所生也繇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不得見若父退困於亂臣獨抱寃結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

心詩曰營　月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然未嘗顯言赦之也太子亡匿泉鳩里主人家主家貧常賣屨給太子事覺吏圍捕主人格鬬死太子距戶自經二皇孫皆遇害久之巫蠱事多不驗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帝大感動

召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已帝憐太子無辜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班史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始終悲夫倉頡作書止戈爲武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明年帝修封泰山還坐明堂見群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進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帝

日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時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弘羊言輪臺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屯田請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昧死請帝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筭口轉增三十錢、是至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數萬人王各自將乃其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

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貽發酒泉驢橐駞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軍強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斷留者甚衆師古曰言前後離斷不相反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卿大夫與兵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諸大夫乃至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不足者視人有餘縛馬欲見強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及太卜龜蓍治星望氣皆以爲

吉句　必破時不可失也又曰北伐行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匈奴聞漢軍當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上及水上以詛軍縛馬者詛軍也又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復請遠田輪臺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之所弗為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逢火乏失後降者來若捕

生曰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爲農田明休息思富養民也蓋漢制重丞相常以列侯有功乃得相及帝之世高祖之列侯功臣嚮盡而天子方垂意文學魏其武安雖以外戚顯皆適好儒而武安巧於文辭以得相其後得菑川人公孫弘儒雅博文又善迎帝意逢之而躬節儉固恩於是布衣起徒步之不數年得相以相得封侯自弘始後踵爲故常而天子所招延文學士嚴助吾丘壽

王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倫竝侍中待詔每大臣奏白帝
令援經書古法雜難之與相糾詰而相弘亦承帝指開
東閣延文學之士與上章造令求得當於天子即不稱
見詰輙謝讓以爲誠臣愚不及是也能以恩禮終巳帝
盆斤斤明察鋭意於武功防猜丞相御史所爲擅國柄
自予也於是桑弘羊孔僅等以興利張湯杜周王溫舒
之屬以峻法與所招文學士竝列爲九卿更進用事丞
相徒齷齪取充位又性嚴峻多誅殺相御史而下往往
得重譴坐誅公孫賀以太僕引拜相頓首涕泣不肯受
印綬廂　　、

此漢法丞相見天子天子御坐爲起在

輿爲下至是賀蒲伏泝哀請自免帝意忤自引去不顧賀不得已退受命蓋體貌薄甚而賀終以巫蠱族也比泉鳩之變帝中內悔可間因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閱勞特以一言寤主數月取丞相封侯前世未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相始帝尚武功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其後霍光以大司馬領尚書輔政雖付託得人而相權視高文景時盡奪矣

論曰傳有之禮樂歷百年而後興漢興至孝武時合矣卓然表章六經疇咨俊茂廣厲儒學之路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十　一代遺風而功不濟於斯民則多欲之爲累

也。天子不遵孝文明恭儉之德。內欲熾然。海寓燔燬。盜賊繁興。而兵禍中于子孫。悲夫。微輪臺痛悔。霍光知時變。與民休息。殆矣。故驕泰。禮樂之所從失也。

孝昭皇帝紀　博陸侯謨附

孝昭皇帝諱弗陵。河間趙婕妤子也。師古曰。婕音接。接幸也。妤音余。美稱。初戾太子死。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宿衛。帝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乃果有爭心。斬其使。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動作無法。多過失。蓋是時鉤弋夫人子。妊十四月而生。生七年。壯碩多奇異。帝欲立為嗣。以年稚母少。猶與者久之。已察

群臣奉車都尉光忠可任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賜焉光驃騎將軍去病母弟也河東平陽人以驃騎任爲郎侍中出入禁闥二十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明年帝疾病在五柞宮霍光侍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用臣是使匈奴輕大漢也乃立弗陵爲皇太子八歲明日命大將軍光受遺詔輔政車騎將軍日磾左將軍桀副焉又明日帝崩皇太子即位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共養省中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追尊母婕妤爲皇太后起雲陵始元元年秋車騎將軍

金日磾甏　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母閼氏，弟倫，俱爲昆邪王所得，以來，輸黃門養馬，時十四矣，久之，

武帝行觀馬，後宮列侍，日磾與群從數十人俱牽馬過殿下，衆莫不竊視，獨日磾不敢，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帝異而問之，具以對，即賜湯沐衣冠，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賜姓金氏，已益親近，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篤敬，未嘗有過，帝甚信愛之，日磾母教二子甚有灋，上嘉之，病死，詔圖畫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乃去，日磾子兩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弄兒或自後擁帝項，戲，日磾在前見，目之，弄兒啼走曰，翁怒，帝謂日磾何怒吾兒爲也，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惡之，遂殺弄兒，帝聞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帝爲泣下，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善，衛太子兵時，何羅何羅弟通力疾戰得封，後帝察知太子冤，族江充，何羅兄弟懼及，謀爲逆，日磾察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陰獨伺其動靜，與俱上下，故久不得發，會帝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兄弟乃矯制夜出發兵，明旦，帝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觸寶瑟，僵仆，驅

日磾得抱何羅大呼曰莽何羅反帝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帝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縛之窮治皆伏辜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遺詔以捕反者功封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薨謚敬侯子賞要大將軍女霍氏事有萌芽賞上書去妻得不坐傳國者七世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冰二年春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秋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冬十一月朔日蝕四年春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辭訟在後元二年前勿聽治秋十　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

其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日作馬上弩機關孟康日舊馬高五尺六寸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詔日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儋耳眞番郡六年春上耕于上林罷鹽鐵榷酤夏旱大雩不得舉火詔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煖爲泗水王戴王前薨以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奏帝聞而憐之以得立相內史皆逮論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

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秋七月晦日蝕既 秋八月改元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桀安弘羊等伏誅賜燕王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諸呂謀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酈曹灌攜劍摧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

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奉職不謹即自經鄂主亦自殺詔赦王太子長公主子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吏爲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二年夏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三年春罷中牟

蠲賦貧民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
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
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四年春正月帝冠見高
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
酒各有差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
者皆勿收丞相千秋卒以王訢為丞相　夏四月孝文廟
正殿火帝及群
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　五年冬十
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免　一
月大雷　丞相訢薨六年春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
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冬以楊敞為丞相元平
元年春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

外縣耕桑者益衆而百姓不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晨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年二十一、六月葬平陵帝初即位少未任聽政丞相千秋謹厚退讓不干政政事壹決於大將軍大將軍念天下當頻弊之後海內空虛欲脩文景之政息天下於無爲諸詔書宣惠布德安輯群生功濟于萌庶本謨畫方也性凝重持大體殿中嘗有怪中夜群臣自相驚光慮不測召尚符璽郎欲收璽郎不肯授光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增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秺侯日磾子賞建秺丁故反俱侍中與昭帝齒

累同與共臥起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
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
帝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耶光曰不在高帝約非軍功
不侯其守正如此或說大將軍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
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以
是天下不信卒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
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則可以免患光曰善
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長樂二人爲光祿大夫守長樂
衛尉每公卿朝會光輒謂丞相曰始與君侯受先帝遺
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光使毋負天下于

秋日唯唯然終不肯有言也宗正丞德妻死光欲以女妻之德畏盛滿不敢娶侍御史逆光意以爲望德不受女即劾德誹謗下詔獄免光聞乃大恨白守青州刺史尋召復宗正蓋公正如此初大將軍既受遺輔政燕王旦忿失職不得立而鄂邑長公主素驕比而疾大將軍左將軍桀子安本光子壻也安有女年與帝相配請光以配帝不許請長公主許之得立爲皇后安封桑落侯長主內行不脩近幸河間丁外人爲外人求封幸得侯國家故事以列侯尚主者光不許求光祿大夫令得召見又不許內慙恨桀自先帝時爲九卿位光右及父子

益將軍皇后親安女光外祖顧專制朝權已不得壹有
爲御史大夫桑弘羊自先帝時爲國興利以自功顧盡
及其爲益深心害之於是詐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
郎羽林於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自恣疑有非
常臣願歸符璽入宿衞察變桀伺光休沐自從其所奏
之冀從中下其事書奏帝持不肯下明旦光聞止畫室
中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
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
將軍之廣明肄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自
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僅十有四尚書左

布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謀為逆計令長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燕王至又伏兵殺之而立桀事覺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皆伏誅當是時光威震海內念以朝無舊臣國有大故而已獨當秉恐疑天下心以尚書令張安世自先帝時志行純篤白用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又以太僕杜延年有忠節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試官者至擢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朝廷稱平及帝崩

無嗣武帝六男獨廣陵王胥在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疑之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所宜即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徵昌邑王賀典喪賀武帝孫昌邑哀王髆子也好內淫于畋武帝之喪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也山陵祔後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於大王於

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
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中
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
遂剛毅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
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剌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
善媿人王嘗與騶奴宰人狎戲無度遂入見膝行前涕
泣甚哀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哭遂曰臣哭
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臣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
西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
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諛常與寢

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數月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哉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何等篇

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
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
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王吉
奏書諫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
日夜哭泣悲哀愼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
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
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
遂參乘至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
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復言王曰城門與
郭門等耳至未央宮東闕遂日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

市。卿關西面哭盡哀止。哭如儀。王既立爲天子。愈益驕。

諫不復聽。與近臣飲食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

馳東西淫戲無度。昌邑官屬徵至皆超擢拜官。龔遂諫

不聽。太僕丞張敞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

不拭目傾耳以觀化聽風。今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

輩先遷。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憂懣。以問故吏大

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

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

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

軍張安世深計定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未央宮既集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則如之何群臣皆震愕失色莫知所對大司農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幼孤寄將軍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臣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洶洶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即引群臣與俱見太后具陳昌邑

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立王入門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驚人如是出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昌邑臣送廷尉大將軍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皆持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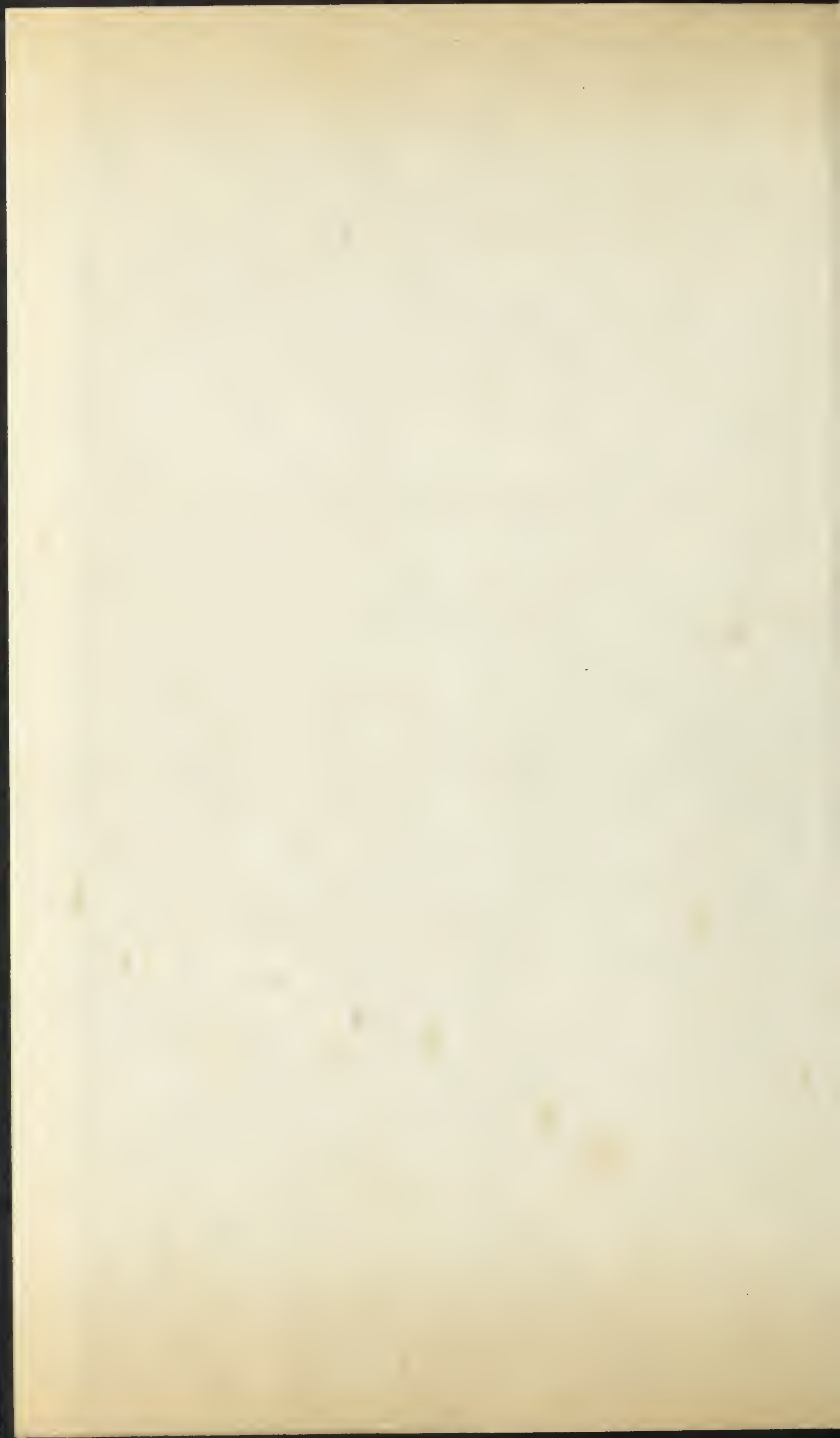
期門武士陛戟陳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以丞相群臣。連名奏王諸不法狀。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棄天下、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娶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悉奏眾樂、與從官飲啗、駕灋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弄彘虎、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勅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佩昌邑郎官者免奴、湛沔於酒、祖宗廟祀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祿大夫夏侯勝、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曰。天子所以保宗廟。總

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也王荒淫迷惑失帝
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甚恐危
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
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
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
軌詩曰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
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絕之於天
下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
宗廟子萬姓當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太后
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

皇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迻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涕泣而去。郎楊雄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

班史論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

充寶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明盱䍧鄧元錫纂

漢宣帝帝紀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帝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繫郡邸獄而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心知皇太子寃又重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事連歲不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

天子氣上遣使者條中都官獄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閉門拒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劾吉拒命武帝聞之悟太息曰天也因赦天下皇曾孫歸無所吉聞史良娣有母兄在載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遣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皇曾孫養視甚謹爲聘暴室嗇夫許廣漢女妻焉曾孫依許史而受詩東海濮仲翁高材好學亦喜游闘雞走馬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失得及昌邑王廢廷尉監

吉時官光禄大夫臣奏記大將軍光言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即以大誼立後所立非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羣生之命在將軍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病已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謂宜襃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善之定議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

昭皇帝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
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陽武侯。群臣上璽綬
即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赦。本上所以立固
命倚伏。一不可測知。而丙博陽終始擁全。霍博陸立明
安宗社。不內顧其私。均古大臣之誼也。丞相敞甍。蔡義
為丞相。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
光祿大夫、年八十餘老矣、議者謂光置宰相專
擇可制者、光曰、以為人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本始元
王師、當相、何謂云云、
年春。募民徙平陵。昭帝陵、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
牧養民而風德化。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萬七千戶。車
騎將軍富平侯安世萬戶。故丞相安平侯敞嗣子忠。今

丞相陽平侯義等而下。邑戶各有差。詔故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議尊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後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廟、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萬、爲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幸得寬、延年言之光、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往就獄、公議之、廣明以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殺。 夏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樂。 匈奴數侵邊、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因使使者上書請救、曰、願哀憐公主、詔大發關東軍救之、三年春正月皇后許氏崩。夏大旱。詔郡國傷旱

甚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食者毋收事盡四年六月。丞相義卒。以韋賢為丞相。四年春。詔歲不登。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毋用傳。三月。立皇后霍氏。赦。夏郡國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安百姓者。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帝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地節元年。五年 春。假郡國貧民田。有星孛。于西方 夏。詔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若有賢

林改行勸善其後屬使得自新十二月晦日蝕二年春三月大
將軍光薨葬霍宣成侯詔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
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
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安宗廟天下
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後世疇其爵邑
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夏五月上親政三年春詔
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
膠東相成勞來不息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異等其秩
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詔假公田貸種加賜鰥寡孤
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敕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

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夏。立子奭爲皇太子。太子外祖平恩侯許廣漢、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帝以問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寵重、丞相賢致仕。自武帝時、丞相多免死、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以御史大夫相爲丞相。秋。地震、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能箴朕失匡朕不逮者。毋諱。有司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勿筭事。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

萬姓歷載臻茲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十二月詔曰閒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務平之以稱朕意四年春封外祖母號博平君故酇侯何曾孫建世爲侯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不得至是始得王媪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封列侯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夏

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秋七月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平等謀逆皆伏誅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

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元年九年春作杜陵壽陵鳳凰集郡國赦天下徙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爵二級民一級加賜鰥寡孤獨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夏五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秋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

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能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已復詔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憂民二年春立皇后王氏上欲立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焉夏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所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

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詔曰古天子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觸諱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恩絫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脩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玄延壽爵

皆列侯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自元帝時積官勞遷至今官自朝廷莫能明其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視吉吉識則謂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勞耳分別奏組等勞苦狀詔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仍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帝親見問召掖庭獄諸在事者考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博陽侯邑千三百戶當封疾病帝使人加紼而封欲及其生存吉上書固辭優詔報不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及其子孫今吉未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疾果愈夏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四年春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年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

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秋八月。詔故右扶風尹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賜其子黃金百斤奉祭祀。是歲賜大司農朱邑子同。又求高祖功臣適後。賜黃金人二十斤。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薨。葬張敬侯。初安世疏乞骸骨。詔報言將軍年老被病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薨。閔䘏勤備焉。比年豐穀石五錢。神爵元年。帝十二年。春正月幸甘

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以嘉穀玄稷降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鹿，詔改元，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西羌反。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之。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與兩將軍俱。秋，罷擊羌兵，聽後將軍充國計，留屯田湟中。二年夏，羌虜降，後將軍振旅，還，置金城屬國處降羌。其戎狄志。秋，匈奴單于遣名王來獻，始和親。三年春三月，丞相相薨，葬魏憲侯。夏，御史大夫吉為丞相。秋，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祿奉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四年，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賜如前。夏，詔

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賜爵及帛各有差。五鳳元年。（帝十七年、幸甘泉、郊泰畤、冬十二月朔日蝕、殺左馮翊韓延壽、二）年。春、幸雍、（祠五畤、）秋。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召。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三

年春。丞相吉薨。葬丙定侯。子顯嗣侯。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乃後已。甘露中。顯有罪。削爵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視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不避嚴刑。扞拒大難。後遭大赦。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吉以所得食米肉。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視省席蓐燥溼。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亡量。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刪去臣辭。專美歸於組徵卿。組徵卿皆受田宅賜錢。吉封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

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制

詔丞相御史封吉孫昌爲博陽侯、奉吉後、以御史大夫

黄霸爲丞相、時天子垂意吏治、而頗溺意於禎祥、數以

天瑞改元、嘉賜吏民、而霸以治行最表著

得相、自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化事、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方引對、時京兆尹張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議上奏言、臣問上計長史守丞興化、條天報下神雀、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敞具奏其事、且言臣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敢白發、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廢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於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子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爲式、毋得擅作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焉、

減天下口錢。

以甘露神爵鸞

鳳降賜民爵帛如前。匈奴亂。置西河北地屬國。處匈奴降者。四年春。減戍卒什二。詔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賜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爵關內侯。自元康以來比年豐。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自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糶。名常平倉。民便之。詔賜爵。夏。四月晦日蝕。遣丞相御史掾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殺故平通侯楊惲。甘露元年。夏黃龍見新豐。丙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帝素服五日。二年。鳳皇甘露降黃龍興醴泉流。赦減民算。賜諸侯王丞相至中二千石金錢。賜民爵。行幸萯陽宮屬玉觀。三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塞朝。詔曰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

藩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詔圖公卿有功德知名當世者十一人於麒麟閣。署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是歲。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鄉之立以萬數。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丞相霸薨。于定國為丞相。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望之等平奏。帝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黃龍元年。二十五年春。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錯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

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烈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先是有奉使求不受奉祿省徒衆自給稟者詔聽之今絕之防欺謾○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宮冬十二月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並領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帝崩于未央宮（年四十二）葬杜陵始帝起細微

在位而大將軍自受遺武皇帝則秉國又新廢昌邑王立帝古今無二威重於天子而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爲東西宮衞尉昆弟諸壻外孫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公卿請立皇后皆心擬大將軍女亦有言上乃命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皇后而大將軍以后父廣漢故賤爲刑人不宜侯歲餘乃封昌成君已光稽首歸政帝謙讓推委敕諸事皆關白然後奏御每朝見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又明年皇后當娠病大將軍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使女醫淳于衍擣附

子為光飲之。有頃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顯恐急。具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猶豫不能。恐奏上。署衍勿論。而帝以后同攻苦困阨。悼痛甚。而竟立大將軍女為皇后。及大將軍疾病。帝自臨問。為涕泣。薨。帝及皇太后親臨喪。太中大夫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皆如乘輿制度。帝既親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御史大夫相以新失大將軍。欲逆閉霍氏權。因許史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令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

兵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可制宜有以損奪其權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及皇太子立霍顯聞怒不食曰此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顧乃當為王邪復教后毒太子召賜食以法阿保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當是時霍氏驕帝內不能平而給事中數燕見言事吏民奏封事者不關白尚書群臣進見召對者獨往來無期霍氏深惡之而上亦寖寖聞霍顯殺共哀后事

矣。於是徙光子壻明友勝廣漢爲他官而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咸屬焉。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宮衛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爲之。以霍禹爲大司馬陽尊重亡印綬罷就第。未幾雲山坐身竟交通諸侯王亦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攝政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

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霍氏三侯皆罷就第衛將軍安世亦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引義固爭然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使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

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繇。夫心之精微。書不能文。惟陛下省察。上甚美其計。然不召也。於是霍氏果恐。急謀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而下。燕。丞相入。則使明友廣漢承皇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方帝初立時。謁太廟。大將軍光驂乘。帝內憚惕。若芒刺在背。後衞將軍安世代。帝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云。先是茂陵徐生上書。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損其權。夫奢則不遜。不遜必犯上。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又行以犯上。不亡何待。書數上。輒報聞。至是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擊牛置酒。謝諸鄰人。焦爛者坐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

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效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帝賜帛千匹以爲郎

帝性明睿好勵精始親政悅御史大夫相倚毗之而權重始復歸中書丞相以下每五日各以其職敷奏隨考試其功能侍中尚書以功勞遷及有興善者厚賞賜尤加意吏治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亾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咨問觀其所繇退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繇然又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

可欺罔。乃服從其教。故二千石有治効。不輒遷。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爲盛。屢詔愼重刑獄。每季秋請讞。常齋居決事。關重愼。而刑獄始平。賞信罰必。綜名核實。繇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當其時。政事文學法理之臣。各效其能。下至技巧工匠。罷械。自元成間少能及之。而吏稱民安。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單于慕義。稽顙稱藩。功軼於上世焉。

論曰。孝宣帝所以能政治光美。聲施後世若此者。以舊爲小人。與閭閻窮苦惸獨俱。知治本所繇。蓋是時漢全

豈且百年於天道豐茂盈成品物幾可材矣而天子引繩墨御群下斤斤所以爲治一主於成民世世稱其見效優於孝文有以也耳或頗以薄儒術遵用申韓言爲疵豈謂時務哉且綜核固全盛世之藥石時爲君者也

魏丙二相謨

魏憲侯相濟陰定陶人字弱翁丙定侯吉字少卿魯人也相少學易爲郡史已舉賢良高第爲茂陵令而吉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至廷尉監相謁茂陵時御史大夫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令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遷河南守

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且獲罪自免去相使掾追之遂去不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歸大將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三千人遮大將軍言願復留作一[illegible]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訟相冤然大將軍

終以武庫令事下廷尉獄繫踰冬乃解復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多所貶退定侯吉時爲光祿大夫與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爲霽威已復爲河南太守宣帝即位徵司農大將軍霍光得親用給事中居久之得相相以爲古今異制漢興以來國家便宜大政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類可施行又采易陰陽明堂月令數條奏請行帝納用焉其奏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知能淺薄不知國家大體時用之宜不能奉明法廣教化以宣聖德民多背

本趨末有饑寒之色為陛下憂臣相罪萬死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昧死奏詔書故事凡十三事臣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

甚士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
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早圖其備以撫海內
臣聞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帝明王未有
不繇高祖時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
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陛下恩澤甚厚而災氣未息恐
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
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帥繇先帝盛德以和陰陽元康
中議臣以匈奴衰弱宜出兵擊其右地相上書諫曰臣
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
應未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謂之忿兵

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
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
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
聞諸將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邊郡
困乏父子共牛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
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
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子弟
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

變也今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孔子所
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
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
言而止相居位每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
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水旱災變郡國不上相輒
先白奏之與御史大夫吉同心輔政帝並重焉相爲人
嚴毅而吉中厚寬好禮讓學詩書通大義爲相掾史有
贓罪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於官屬務掩過
揚善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得成其私然無所懲
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故不爲

也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吏曹
白請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過士令此人將何所復容
第忍之是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會驛騎持赤白囊走公
車馭吏邊郡人出適見之知為邊郡發犇命書也則隨
驛騎走公車刺之知虜入雲中代郡遽走還府詣丞相
白狀因曰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者
宜可豫視吉曰善召東曹趣科條邊長吏年力任兵不
任兵如吏言未竟帝召丞相御史問虜所入郡長吏吉
條對甚悉御史大夫卒遽不詳知以得讓而吉見謂憂
職思邊馭吏力也吉出嘆曰士無不可容鄉使丞相不

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人固各有長也吉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横道吉過之不問前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駐車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怪丞相前後失問以問吉吉曰羣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是以問之時去古未遠相陳時令吉知大體蓋猶以天道爲王事如此及吉疾病帝自臨視問曰君即有不諱誰可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自知臣

愚無所能識。帝固問。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國家法度習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爲不寃。太僕陳萬年養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三人行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帝許諾。後三人者。居位皆稱。上歎吉知人。

論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魏丙有聲。斯時也。黜陟有序。衆職脩理。海內興於禮讓。豈虛乎哉。抑高平其大矣。

元帝。諱奭宣帝太子也母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
間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
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
而見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無已脩申韓術。
然宜用儒宣帝作色怒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任已而歎曰亂
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淮陽王明察。
王母張倢好方幸用欲代太子然終念少依許氏與太
子俱從微細起而共哀后崩非命帝恐也久之乃常玄

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淮陽太子遂安至是即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后曰皇太后邛成王皇后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赦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吏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三月立皇后王氏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所子同產弟子中郎常侍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夏詔曰朕承先帝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閒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烝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

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
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
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
池屬少府者假貧民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匹
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秋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
饑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閒者陰陽不調黎
民饑寒疾疫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
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減樂府員太僕減食
馬穀水衡省食獸肉二年春行幸甘泉郊泰畤罷黃門乘輿狗

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佽飛具矰繳得鳧鴈給祭祀故有池嚴籞池田假貧民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惟天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數歲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

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夏四月、立子驁
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列侯五大夫錢有差、秋、詔曰、歲比災害、民
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
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
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憂之、其悉意陳朕過、毋
有所諱。賜故前將軍蕭望之爵關內侯、冬、望之自殺、三
年春、罷珠厓、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爲逆、今廷議者
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思惟
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
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孰急。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者。便處之。不欲勿彊。

儋耳珠厓郡、地懸南海中、率數年壹反、下廷議、欲大發軍擊之、待詔賈捐之、議以爲不當擊、帝使侍中樂昌侯王商、問捐之、珠厓內屬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未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及其衰也、南征不復、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

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
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
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
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
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
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臣
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
之錢貫朽而不可較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
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
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
制南海以為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鹽鐵酒榷
之積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
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
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萬里之外是皆廓
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人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止此社

擾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難、自古而患之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蛇蟲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往者羌軍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中爲憂、對奏、丞相定國是其議、下詔從焉、捐之、誼曾孫也、夏、茂陵白鶴館災、詔曰、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極言朕過。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厄。無以相振。加以煩擾乎。苛吏拘牽乎

微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非業之作衛不居之宮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各三人四年春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河東祠后土赦五年春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帝如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于參以貢禹爲御史大夫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裁無乏正事罷角抵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罷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李斐曰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

服。詔博士弟子毋限員。廣學者。省刑罰七十餘事。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御史大夫貢禹卒、衛司馬谷吉使匈奴、見止死、永光元年、六年春。幸甘泉郊泰畤、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鰥寡孤高年帛、三月、雨雪隕霜、傷麥稼、秋、丞相定國罷。二年春二月赦天下、以災變、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長吏錢帛、各有差、以韋玄成爲丞相。三月日食下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乃三月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夏條責丞相御史詔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

匿不言耶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豫知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否各以誠對毋有所諱賜司隸校尉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 秋西羌反 三年冬十一月地動雨水大霧 四年夏。孝宣園東闕災 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

孔之衰。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愼身脩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冬。罷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奉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五年。春。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冬。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建昭元年。十一年春

上幸雍、祠五畤、秋、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二年。春、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夏、閏四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齊楚地震、大雨雪、樹折屋壞、三年夏。丞相玄成薨。以匡衡爲丞相。秋、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撟發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討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四年春、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夏。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之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藍田地震、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涇水、水逆流、五年春。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勠力自盡之時也。禮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防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六月晦日蝕、以帝疾、復戾園、復太上

皇寢廟園、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竟寧元年。十有六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夏五月壬辰、帝崩。年四十三、秋七月、葬渭陵。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帝寬弘恭儉、好儒術、委用儒生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言事者多進見、具蒙煦燠。人人自以爲得帝意。而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中書令石顯、弘恭以閹人習文法。典樞機用事。自宣帝而來、方帝即位時、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

多所匡正帝甚鄉納望之白以爲中書政本宜得通明公正之選處之自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國舊制宜罷中書宦官以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而恭顯等以爲爲巳發也大恨之與車騎將軍史高比而傾望之等會稽鄭朋行傾邪始附望之望之接待以意后絕不與通朋怨恨與待詔華龍承恭顯意告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下弘恭問狀於是恭顯請謁者召致廷尉時帝初即位不省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帝召堪更生對曰繫獄帝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

皆叩頭謝帝令出視事恭顯因推將軍高使爲言上新
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宜因決免於是
收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而擢朋黃
門郎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帝感悟詔曰國之
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
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秋
徵堪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時帝甚重
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懼使外
親上變事言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通賢
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

更生獄。論誣罔不道。免爲庶人。是歲冬。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白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歸非於上。失大臣體。且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少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帝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封付謁者。令召望之手付。而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蹷之。使者至。望之欲引決。夫人止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節俠士。勸之。於是望之仰天太息曰。吾嘗備位將相。

年踰六十。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朱雲曰。
游趣和藥來。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
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大官方上食。帝為卻
食流涕。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
謝。良久然後已。居數年。堪猛更生等稍進用。更生懼其
傾危。因災異。條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
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灾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
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
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
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亡

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

天功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

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出奔傷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

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黑白不分。邪正雜

揉。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籍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

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
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
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
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
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
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
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
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
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

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
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
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
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
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
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
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
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
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

拔山。如此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竊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而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

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
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
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
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
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進以爲戒考祥應之
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
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
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
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
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

宜宣泄謹重封昧死上帝意頗悟而恭顯見其書愈與

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巳堪猛以日食左遷復召領尚書

無何堪卒猛竟以譖誣自殺而更生遂廢永光初夏寒日青上書者

迎恭顯及許史意咸以爲堪猛用事之咎長安令楊興

以材幸常稱譽堪帝內重堪欲倚與爲助乃問興朝臣

齗齗不可光祿勳何耶興傾巧億上意疑堪因順指曰

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皆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

堪爲當誅故言不可誅獨爲國養恩帝曰然則宜奈何

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而明主不失師

傅恩策之得也帝於是意疑堪會城門較尉諸葛豐

言堪短帝發怒免豐而左遷堪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後

三歲夏六月孝宣廟闕災其晦日食於是帝召前言日

食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言河東太守堪

先帝賢之命以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發

憤悃愊有憂國之心孤特寡助抑厭而退往者衆臣見

異晻昧言天托咎此人朕不得巳令試出守治未期年

河東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薦不詠頌其美此足彰先帝

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今天著大異朕甚懼焉其徵堪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太中大夫給事中然是時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竟誣譖猛令自殺公車自是顯愈益橫待詔賈捐之以名臣孫有文數短顯不得進而楊興新幸謂捐之曰顯鼎貴上信用必與合意乃得入於是共爲奏薦顯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敏習事宜賜爵關內侯又薦興可京兆尹石顯聞二人指而疾其反覆欲賣以爲功又白帝下興捐之獄雜治因奏興捐之懷詐僞更相薦欲以得大位請論如灋捐之坐棄市興減死髡鉗爲城旦於是帝益信顯孤立不爲黨而顯權威震天下矣

巳帝說郎京房生以易言灾異數驗數召見問事房宴見問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人也帝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乎帝曰

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更求賢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哉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二君而非笑之然而任竪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帝曰唯有道者爲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舉災異盡備陛

下視今爲治耶亂耶帝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用者誰與帝曰然幸其癒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頓首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帝默然良久乃問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帝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帝俯首曰已諭然竟不能退顯也先是房每言古帝王以功實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脩古考功課吏法行之於是顯客五鹿充宗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令試行所上考課法治郡嘗其効否房自請願

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得自第吏千石巳下歲竟得乘傳奏事帝許焉巳令陽平侯鳳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自知爲顯充宗所排意恐懼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言六月遯卦法當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巳出道人當逐死尚何言哉夫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之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趨之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

者也。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已竟坐與淮陽憲王舅張博漏泄省中語徵下獄。論棄市妻子徙邊。當是時。顯與中書僕射宋梁少府五鹿充宗。諸黨友倚附者皆寵。民歌之曰。宋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刑賞大紊。曲直倒置。孝宣之業衰焉。

論曰。嗟夫。臣主之際。豈不至難也哉。蕭太傅。周光祿。元皇帝以師傅恩隆重矣。京生見親得遊燕深語。不可謂千載一時哉。竟皆困於讒以死。況疏遠耶。傷哉主不明武。即仁儉靡益於治亂之數如此夫。

函史上編卷之十三終

